武俠世界

望斷雲山多少路（探索大集故事之三）司馬翎・著

雄長江南的大江堂，忽然天翻地覆高手損折。這固然是「武功」所造成的結果，溯因却由於「智慧」。

使用智慧的人是公門强人沈神通。他負傷被囚，所以只好不動手而動腦了……



編者話

「龍虎風雲」這個故事今期已告大結局了。在四位名作家筆力萬鈞的接力撰述下，把整個故事的「起」「承」「轉」「合」完滿結束，其中過程峯廻路轉，哀艷凜烈，感人肺腑。我們謹感謝四位名家不遺餘力替本刋完成是篇，並盼今後他們再為讀者們貢獻更佳更佳巨著。

**　**　**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一篇文藝式武俠小說——「望斷雲山多少路」。是司馬翎君的搜索大集故事之三，這個故事集本刋先後曾刋出兩集，深受讀者們喜愛，本集故事更為曲折傳奇，莫測高深。公門强人沈神通負傷被囚，命運堪虞，不過，他是「智慧」過人，且看他在本故事中怎樣應付這個厄境吧！

**　**　**

馬騰君繼「情劫」後今期又有新作發表——「血洗沉香令」。故事題材新穎，結構緊湊。分三期刋出，希望各位先睹為快。

下期巨型小說由東方英担綱，是一篇傳奇性武俠巨著「金銀花」。東方英作品享譽武壇，今番他在百忙中替本刋完成是篇，難能可貴，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0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探索大集故事之三

望斷雲山多少路

司馬翎・文
盧　令・圖

相憐一爵酒　千古恨難消

茫茫江水千古無語東流。

但充滿仇恨嫉妬邪惡的人世，却波嘯瀾湧，永無片刻和平靜止。

江邊那幢屋子外表看來很寧恬安靜，甚至屋中人也都表現得有情有禮，但事實上……

馬玉儀美麗臉龐泛起紅潮，却顯得更嬌媚更醉人。

晚飯時她祇喝了一杯酒，酒是從前沈神通特地在紹興府花不少銀子和人情買到的「女兒紅」，那琥珀色液體溢散着誘人酒香。

馬玉儀雖然祇喝了一杯，但直到如今（她已經坐在何同床邊，因爲何同夢魘哭泣之故），她仍然渾身發熱。所以她衣服穿得很少。

所謂穿得很少並非三點式暴露肉感裝束，而是祇是一件寬鬆軟薄外衣。這件外衣雖然足以遮掩全身，可是當她坐在床邊，又當那何同面揉貼她大腿她懷中時，軟薄外衣不但不能產生遮隔作用，反而很容易掀起翻開，以至裸露出雪白豐腴而又香暖溫嫩的大腿。

何同的鬍子扎刺於她大腿白嫩皮膚上，使她更感燠熱。

無論如何她本不想發生這種情形。她本是把何同視同子姪或者兄弟。但現在她却祇能把他看做男人，完全忘記他應該具有的身份，也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何同輕而易舉將她「擺平」。當她躺在床上時，甚至還自動脫下外衣，一腳踢落地上。

大江的風聲浪聲也遮掩不住他們的叫喚呻吟。何同動作是瘋狂有力，但看來却很清醒，一點不像剛從夢魘醒過來的人。

短暫的感官刺激歡樂瞬即消逝。何同裸臥鼾睡，一下子睡得非常酣熟。

但馬玉儀却剛好相反，她瞪大眼睛望着黑暗，眼角淌下淚珠。

就算是明知沈神通已經被殺已經死亡，她也絕不會愛別的男人，更絕不會自動獻身。可是爲何剛才那麼瘋狂熱烈？爲何會做出完全違背自己理智心意之事？

她痛苦尋想好久，忽然想到那杯酒……

×　　×　　×

任何人看見沈神通情形，都會暗暗讚他一聲，他不愧是公門「强人」。

以他所受刀傷之深之重，別人老早魂歸天國。但沈神通仍然活着，甚至看來已經強壯得多。

他忽然發現這間石室非常寬闊，由他床邊走到鐵門至少也有二十多步。若論牢房這一間大概是天下最寬敞的了。如果牢房內發生鬥毆（當然絕不可能，因爲石室內只有他一個人）事件，最少也可以容納三二十人混戰。

沈神通潛心推究其中原因。結論是這一間石室根本不是用作囚禁犯人之用。很可能一直是供守衞們休憩歇息之用。否則鐵門上怎會設有鐵門？怎能從室內門住鐵門？又怎可能是門上有另一方格得以由內邊打開向外窺視？

橫豎無事可做，所以不妨馳騁想像。

——爲何嚴溫不將他囚禁在別的石室？莫非眞有和解之意？

——這間石室既可由內門扃，莫非只有秘道可以透出地牢？

——眼前我傷勢嚴重是一大危機。我雖然已有反擊妙計，但可惜厤雀已經被嚴溫俘擄，所以不能付託她。但除了她之外却又沒有別人可以付託。誰可以帮忙跑腿呢？

——那七個被囚多年的高手，眞的精神已經崩潰已經錯亂？

如果他們仍然正常，毫無疑問可以變成一舉擊垮嚴家的主力；但可惜……

不過無論沈神通怎麼想法，無論他有多少條妙計。但他的肉體却完全無能爲力，連坐起來都不行，更別說離床下地奔跑行動了。

沈神通輕嘆一聲，第一次神智清醒地

小心觀察石室。他雖然不能走路，但眼力仍然銳利。再加上機關埋伏之學的修養，經過測算觀察，也有了結論。

現在他祇須用手敲敲幾處地方，從聲音中就可以斷定有沒有秘道？如果有，他敢保證連門戶開關樞鈕都可以馬上找到。

但這間石室究竟有沒有秘道呢？

他飄忽無羈的思想忽然飛到茫茫大江邊。

馬玉儀那嬌柔美麗的臉龐，長長烏溜頭髮，還有那深沉而又晶瑩眼睛。當然還有他們共同的小寶貝沈小辛胖嘟嘟紅彤彤小臉蛋……一股腦兒都浮現眼前。

爲何人生中那麼多苦難？

爲何沒有快樂幸福時，苦難却不見影踪？但當你得到快樂幸福，苦難不幸却也已到了你身邊？

堅强的男人絕對不會落淚，尤其是天下公門中的「强人」。祇是這一刹那沈神通已知道他其實很軟弱。那恐怕是因爲「命運」太强之故。

所以他很費力舉手擦拭臉頰。他縱是軟弱，都不想被任何人發現……

×　　×　　×

富麗堂皇溫暖舒適的密室內，洋溢着使人臉紅使人心跳的春意。

厤雀白皙光滑的身體，以及無憂無慮青春四射的笑容。再加上瀟洒的嚴溫，竟使秋天變成了春天。

嚴溫想大聲唱歌，可惜他從來都是「聽」而從未「唱」過，所以他祇能想想而已。

厤雀抱住他，用溫暖柔滑肉體厮磨緊

貼他。聲音中充滿快樂，夢囈似地道：「這麼美好日子我活一天就心滿意足了。」

嚴溫聲音中也無限溫柔，溫柔得近乎尊敬崇拜。「我也是。妳使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眞實正常活在世上，難道我眞的愛上妳？」

麻雀道：「我也問過自己，如果這就是愛情，我爲何不早點愛你？」

嚴溫柔聲道：「別再想起從前的日子，我們計劃一下將來，我決定娶妳爲妻子，我知道妳會願意，但鷄婆婆呢？」

麻雀道：「她就算現在不同意，遲早也得同意！但你眞的肯娶我麼？」

她滿身滿心都塞滿甜蜜快樂，她其實並非不相信嚴溫，祇不過她想多聽一次，以便更加快樂更加甜蜜。

「我不但娶妳，還要一輩子對妳很好，比對誰都好。」

麻雀不像小鳥，却變成一條白白的蛇，纏在嚴溫身上。「我快樂得快要死了，你呢？告訴我，你呢？」

嚴溫沒有回答，那是因爲他正要回答之時，忽然發覺麻雀全身僵硬冰冷。她何以從白蛇變成朽木？唉，一定是鷄婆婆。

嚴溫不覺也有點心怵地轉頭望去。却想不到猜錯了，不是鷄婆婆而是啞女人。

麻雀道：「我知道她是你身邊的女人，但她不應該大胆得打擾我們，她呷醋麼？她生氣麼？」

嚴溫一揮手，一道細長的黑影閃電飛出。

那是擱在床頭一條細長皮鞭。皮鞭捲起啞女人身體，使她飛越五六尺才摔回地上，還發出清脆鞭子抽打的聲音。

任何人也看得出啞女人疼痛非常，何況她寬大輕柔的外衣翻起，露出裏面赤裸豐滿的軀體，也露出深紅色一道鞭痕，由左乳房到腹際，非常奪目。

她躺在地上疼得全身顫抖。但她眼中竟找不到絲毫害怕恐懼，祇有奇異的眼神光芒。

嚴溫道：「妳如果不怕我的鞭子，那麼每一回我跟麻雀在床上，妳都可以闖進來……」

他手起鞭落，「拍」一聲，啞女人白白肌膚上又多了一道紅痕。

她顯然疼得顫抖甚至痙攣。嚴溫嘿嘿而笑，忽又給她一鞭。

麻雀忽然驚訝道：「你……你是幹甚麼？」

她不是說嚴溫鞭打啞女人之事，而是嚴溫忽然顯露驚人威風，將她壓在下面。

但有啞女人在場，而且正在鞭打她，他難道毫不分心？難道不顧忌？難道可以當着啞女人面前做這種事？

嚴溫用動作回答她……

× × ×

晚飯是鷄婆婆和啞女人一齊送給沈神通。

因爲鷄婆婆必須替沈神通換藥包紮，而聽她的埋怨顯然麻雀不知野到甚麼地方去了，所以叫啞女人帮忙。

換藥之後鷄婆婆說道：「你今晚如果不發燒，就可算是渡過危險期。」

「但還要多久才可以起身？多久才可以行動出手？」

「至少要一個月，就算『大自在天醫』李繼華替你醫治最多提早十天八天。」

啞女人站在一邊，她不能說話，所以祇好聽着。

鷄婆婆突然想起甚麼事，忽然暴躁起來道：「啞女，你來餵他食飯，我去找嚴溫看看麻雀在不在他那邊。」

啞女人等她出去了，才立刻奔到室角扯動一條紅絲帶，然後回到沈神通床前，手法穩定溫柔地把扶他起一點，用枕頭墊住。這樣餵沈神通食飯時較易吞咽下肚。

沈神通食了不少，也感到氣力恢復不少，便道：「我知道你是嚴溫身邊的女人（這句話說得跟麻雀一樣，但他們却都不知道她是昔年江湖大劍客『天孫織錦、金剛無敵』易東風的女兒。而她正是爲了嚴北殺父之仇而來到嚴家，祇不過歲月推移而又作繭自縛，以至愛恨界限漸泯俱淡）。妳明知麻雀是在嚴溫那兒，如果被鷄婆婆發現，必定有一頓打罵。你可以稍洩心中的不滿，但你爲甚麼趕快通知他們？」

啞女人想了一下，輕輕歎口氣。忽然把身上那件寬鬆柔軟外衣拉起來，一直拉高到頸子。於是從頸子以下那且豐滿雪白峯巒起伏的誘人裸體，立刻呈現在沈神通眼前。

以沈神通現在情況，縱然最淫蕩的女人也知道引誘他完全無用，所以啞女人當然不是對他施以肉誘之計。

沈神車用欣賞眼光瀏覽這副肉體，好一會才說道：「好漂亮的身體，但可惜有五條鞭痕使人分散注意力。難道是嚴溫留下的痕跡？當然一定是他。但你仍然帮他，爲什麼？又爲什麼給我看？」

啞女人放下衣服，於是鎖起使男人心旌搖蕩春光，她又像一朵彩雲般飄滑到門口，向外面瞧一眼，才飄回床邊。不過手中却多了一張白紙和一支削得尖細炭筆。

她既已瘖啞不能說話，要交談當然要靠紙筆才行。

沈神通却阻止她寫字，道：「不必用紙筆，請用手語我看得懂，如果還表達不出我也會猜，你不妨試試看。」

啞女人把紙筆放在几上，迅速而清晰地打了許多手勢。

沈神通道：「妳很恨那個吱吱喳喳的小鳥，啊，就是麻雀，你也恨嚴溫，你恨得想殺死他們。」

啞女人又比手勢，軟薄外衣下那對高聳挺起乳房跌盪搖顫，這種景象能使任何有情慾的男人爲之目眩神搖。但剛好沈神通現在絕對不會有一絲一毫情慾（他能振得起精神講話已經很不錯了）。所以沈神通沒有遺漏她任何手勢。

他讀出手勢的意義說：「妳說嚴溫麻雀已經成爲一體，所以妳很氣很恨。」

「你說鷄婆婆發現了也沒有用，最多罵幾句就沒有事，所以你不讓鷄婆婆破壞妳的計劃。」

「妳說妳很難殺死他們，所以打算帮我逃走，讓我將來對付他們。」

啞女人停止手勢。沈神通沉吟一下，又道：「我不同意。因爲我不一定能活下去，但如果鷄婆婆醫好我又放我走，我就必須守信用不再找他麻煩。」

啞女人靜靜望住他，眼中閃動奇異光

芒。

「妳不必動殺我滅口念頭，」沈神通馬上察覺了危機，趕快說道：「因爲我就算不逃出去，也有辦法對付他，甚至比我親自動手還可靠。

「我當然要告訴妳怎麼做，妳祇須替我送一封信給南京一家綢緞莊，就會有人立刻依照我計劃進行。

「現在許多江湖一流高手聚集南京。這些人任何一個有銀子也請不動，但我却可以使他們紛紛找上門來。他們要找的人當然不是嚴溫也不是找我。但由於我的計劃，所以他們決不相信他們要找的人不在此地，他們一定會堅持要搜宅。問題就由此而生，因爲嚴家絕對不准許他們搜宅。

「原因是除了面子之外，還有這座地牢。如果被人搜到我已經很不妙，何況這兒還有幾個人囚禁了多年，這幾個人身份非同小可，若是洩漏出去武林立刻爲之轟動。

「所以大江堂三香五舵以及其他高手一定奉命硬幹。這些黨羽若被剪除，嚴溫麻雀鷄婆婆也不能不出手。

「就這麼簡單，大江堂就算不是從此冰消瓦解，也一定實力大爲減弱，變成普通江湖上的小帮會，這種結局在公在私都最好不過，妳肯往南京走一趟麼？

「我知道你一定要問那個能使無數一流高手都來找他之人是誰。他就是『海龍王』雷傲侯。但其實眞正對象還不是他，而是『血劍』嚴北。」

啞女人眼中露出奇怪表情。

沈神通道：「妳眼角擠出的淺淺皺紋，以及唇角微微下垂幾條，已經透露妳內心强烈的焦慮惦掛，難道妳也是嚴北的女人？」

啞女人徐徐俯低頭，嘆一口氣。

沈神通道：「妳知道嚴北有雙重殺身之險，一是與『刀王』蒲公望決鬥，如果敗北當然連命都沒有；第二重是『人面獸心』陶正直的可怕陷阱。因此一提到嚴北名字，妳就禁不住焦慮惦掛了。」

啞女人後來在門口把風，讓沈神通寫信。

這封信寫了很久才完成，但啞女人拿到手裏一看，紙上連一個字都沒有。

事實上不是沒有，祇不過整張紙都是數字而不是文字。啞女人完全不明白這些數字代表甚麼意義，所以等於閱看一張白紙一樣。

沈神通顯得筋疲力盡，聲音很衰弱，道：「此信就算被鷄婆婆搜到，也不能證明妳有任何圖謀。唉，我一定已認爲自己無法康復，已經沒有親手收拾嚴溫的機會，才會借助武林同道力量削弱大江堂勢力。我如果調集官軍大舉進攻，雖然也可以重創大江堂。但那『三香五舵』等首腦人物必定逃掉，然後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啞女人悄然出去了。

沈神通覺得越來越疲倦，尤其是信中囑托南京綢緞莊林掌櫃送銀子給馬玉儀做生活費，顧慮一去似乎失去支撑求活的力量。

四周似乎變得朦朧昏暗。

「極力苟延殘喘實在很累人，我好想就此一覺睡着。我好像已沒有放不下心的事，也沒有必須抗之的理由，而事實上我實在太疲倦了……」

他眼睛緩緩閉上。眼睛閉上並不要緊，任何人都應該借助睡眠以恢復體力，問題是他已辦妥後事，好像已經可以放心，因而求生苦撑意志忽然消失。

所以他這一閉眼，恐怕永遠也不會回醒。

人類在某些艱危關頭，意志和勇氣往往變成最重要因素，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使肉體渡過難關。

但沈神通居然沒一瞑不視。他雖然閉上眼睛，思想仍在活動。他這時想起的是被囚在石室多年的七位高手。他實在不該就這樣捨棄他們置諸不理。「血劍」嚴北非法私囚這些人竟達十餘年之久。他如果不知道也還罷了，但既然知道豈能不管？

「正義」、「公理」等等抽象觀念都居然變成血液中的氧氣，也變成意志的養份。沈神通沉重地歎口氣，忽然跌墜於酣睡鄉中。

× × ×

第二天早上，沈神通居然會回醒而沒有長眠不起。

再過兩日沈神通身體顯然好得多了，當然這祇是比較式的說法，所謂好得多祇不過比奄奄一息來說。事實上他傷勢仍然嚴重，若是普通人恐怕已經活不下去了，但沈神通這時居然可以自己挪動身子，而如果他不怕傷口迸裂的話，甚至可以慢慢下床走動。

鷄婆婆每天來給他換藥；啞女人和麻雀則三天都不曾露面。

那封用數字密碼寫的信，不知有沒有送到林掌櫃手中？啞女人何故芳踪杳然？

不過，沈神通並不寂寞，因爲那七個被囚着每天三次叫嘯哭笑擂牆撞門，使得地牢內一片熱鬧。

雖然每天祇是「三次」，但並不是等到吃飯時候才開始，通常是半個時辰前，就有嘶啞低沉的聲音傳出來，聲音越來越響亮有力，也更爲接續緊密，終於滙聚成一片極熱鬧吵耳合奏。

直到吃飯的時候，便沒有一點聲音。似乎個個都有吃飽就睡的習慣，或者吃飽了都懶得弄出聲音。不論是何原因，反正寂然無聲就是。

沈神通却從這種情形推測出不少奇怪秘密。因爲他是沈神通，又恰好有機會有時間觀察聆聽，所以他知道了不少奇怪秘密。

第四天中午，啞女人終於出現。

她帶來豐富的午餐，還有一些祇有沈神通才有本事捕捉的表情。

沈神通靠牆而坐，腰背有枕頭墊着。

啞女人用手勢問他：「你已經死不了？你胃口好不好？」

她得到答覆之後又問：「你先吃藥還是先吃飯？」

吃藥？吃甚麼藥？鷄婆婆早餐時份已替他換過藥也吃過藥。雖然鷄婆婆面色比平日陰沉得多，顯然滿腹心事，但她包紮手法仍然是第一流的。但現在啞女人叫他吃甚麼藥？

沈神通終究是沈神通，銳利目光在她

身上上下一掃，說道：「妳剛從南京回來嗎？」

啞女人點了點頭。

「林掌櫃托你帶藥給我？」

啞女人又點點頭。

「好，我先服藥然後再吃飯。」

啞女人拿出一個小玉瓶，還有一張摺起的信箋，通通交給沈神通。

沈神通慢慢打開瓶塞，一股淸香撲鼻透腦，精神爲之一爽。

不可能的事竟然變爲可能，少林寺無上刀傷靈藥「六度慈悲散」果然已握在手中。這一點却也不得不佩服師父孟知秋的遠見，他特地存一份極辛苦求得的六度慈悲散在林掌櫃那邊，以便急需之時，連藥帶錢以及各種其他支援都咄嗟立辦而不至躭誤時機。

在熱鬧吵耳嘯叫擂撞聲中，沈神通服過藥，其後又吃過飯。

然後衆聲沉寂。

沈神通直到此時，竟還不打開信箋閱看。

啞女人用手勢問：「你已經知道信上寫些甚麼？」

「不知道，但不必急，反正我別的沒有，時間却多的是。」

啞女人問道：「他會不會通知官府派大軍來救你。」

「這樣做法並無好處，嚴溫可以早一步殺死我。官兵收回我的屍體，對他們對我都沒有意思了，何況我答應過嚴溫不調動官兵對付大江堂。」

啞女人說：「你有許多太陽月亮（即時間），但我反而沒有了。」

沈神通一點都不驚訝，道：「是不是嚴溫、痲雀東窗事發？鷄婆婆早上面色壞透了，壞得比爛柿子還可怕。但她有權力有本事對付嚴溫麽？」

啞女人說：「她當然有，因爲她其實就是嚴溫母親。」

沈神通猛可裏感到「悲劇」之可怕意味。

因爲憑他的觀察（他的觀察絕少錯誤），痲雀極可能是鷄婆婆的女兒，故此嚴溫、痲雀就算不是同父母的兄妹，也必是異父同母兄妹——亂倫的悲劇。

他打個寒噤，他本來可以制止這幕悲劇，不管嚴溫多麼該死，但這種可怕之事，還有可愛活潑的痲雀。唉……

以大江堂勢力財富，以嚴溫甚至痲雀本身武功，都不足以抵拒「命運」一擊，難道命運力量大得亘古以來無人可以與之匹敵？

「妳說你沒有時間？」沈神通回到現實中，說道：「是不是因爲妳設法使鷄婆婆發現這件事？但鷄婆婆應該不會因此而對付妳，她傷腦筋的是善後問題，例如不讓他們關係繼續下去，也絕對不可讓痲雀懷孕等等，至於妳有何相干？」

啞女人眼中露出歎氣表情。

沈神通忽然明白，道：「原來你怕的是嚴溫而不是鷄婆婆，嚴溫爲何會對付妳？妳另外又壞了他甚麼事？」

啞女人用手語說：「痲雀，我帶痲雀偷看嚴溫秘密，痲雀氣得幾乎昏倒，痲雀現在很恨他，也很瞧不起他。」

沈神通心裏明明猜得個八九不離十，但仍問她，以免萬一出錯。「痲雀看見嚴溫甚麼秘密呢？」

啞女人道：「嚴溫跟男人在一起，嚴溫做女的而且還挨打挨鞭子。」

這等景象當然使痲雀甚是噁心，也當然不再覺得嚴溫瀟洒機智溫柔。

但啞女人用這方法破壞嚴溫，她自己必定老早就知道也親眼看過。然而啞女人竟然還可以容忍？竟然還繼續愛着嚴溫？

沈神通稍微想一下道：「妳處境的確很不妙，因爲痲雀遲早必會跟嚴溫大吵，而在吵罵指責時，也必定會洩露妳帶她看見秘密醜態。因此嚴溫會非常恨你，恨得足够殺死妳甚至使妳比死更痛苦可怕。」

啞女人連連點頭，眼中露出駭懼光芒，可見得嚴溫必有極之可怕手段。

「妳其實應該在替我送信之後立刻遠走高飛。但妳却回來了，因爲妳起碼有三點考慮。」沈神通隨口侃侃分析和推測，好像他在老早就想好似的。

「你第一點考慮是妳在外面世界沒有朋友沒有親人。加上妳不能說話特徵，留下極易追緝綫索。所以天地雖大，但你却有無處容身之苦。」

啞女人當然連連點頭。他分析得太對了，簡直是把心中念頭讀出來一樣。

「第二點，妳仍存有萬一希望，妳希望痲雀不提到妳，也許能够平安無事。」

啞女人做出歎氣佩服表情。

「第三點，妳想到我，你希望這瓶藥可以救我，妳希望我的計劃實現。妳希望我指點一條更好的路給妳走。至少如果我計劃實現，無數江湖一流高手前來鬧出事來，那時候妳趁亂逃走必定穩當得多！」

啞女人用手語說：「你太對了，你簡直是神仙。我該怎麼辦？」

沈神通歎了口氣，喃喃自語道：「我只是一個凡人，因爲我畢竟也有失算之時。我十拿九穩出手抓住嚴溫，但何同那一刀却把我打入了地獄，使我成爲命運的敗將……」

啞女人問：「我怎麼辦？」

沈神通道：「暫時還無計可施，我們只能一齊祈禱老天爺保祐妳，希望痲雀過兩三天才把妳扯出來。」

啞女人說道：「兩三天時間有甚麼用呢？」

沈神通道：「用處大得很，妳儘量與我保持聯絡。」

他葫蘆中到底賣甚麼藥？啞女人的確無法猜得出來。所以她只好提心吊胆捱熬時間。

沈神通認爲沒有必要告訴她，因爲少林寺鎭山之寶「六度慈悲散」雖然功參造化，能够起死人而活白骨。但醫療時間也必須有三天工夫。每一服藥必須吃六次，每次相隔六個時辰一共三十六個時辰（即七十二小時）才發揮得出最高無上療效。

雖然他傷勢太嚴重，以致一服「六度慈悲散」還不能使他完全康復如常，尤其是武功方面，但最少可以讓他有氣力起身有氣力說話，這是最要緊部份。

所以一切都得第三天之後才有辦法有把握。你豈能期望一個連站也站不穩的人替你消災擋難？況且「三天」其實很短促

，短促得根本很多事情無法完成，以修習武功來說，有時候僅僅要學好一招就得費去三年時間，三天能够做甚麼呢？

× × ×

不過「時間」却很難思議。

在「金面虎」何同來說，過去的四天簡直是使他窒息，使他發瘋。

因爲那夜馬玉儀和他一度春風半宵纏綿之後，她忽然變成木頭人。

馬玉儀光着身子躺在被窩，既不言語也不吃喝，當然更不起身離床，甚至連小沈辛餓的哇哇大哭她也全無反應。

她唯一做的事就是默默流淚。

淚水不久就枯乾。她便變成木頭人痴痴呆呆躺着不動。

所以何同煩惱無比。他得給自己煮飯吃，又得熬些粥水加肉汁給小沈辛吃，又得出去買菜以及洗衣服等等，又得不時抽空跟毫無反應的馬玉儀說話，希望她會突然恢復正常。

何同並非冷血殘酷沒有情義的人，他爲了奉伊賀川而弑刺沈神通（他本來就是奉伊賀川之命混入公門去接近沈神通，以便有機會刺殺他），但沈神通像師父一樣傳授他不少技藝，因此何同心中有一份愧疚，所以他藉照顧小沈辛而當作報答沈神通。

至於對馬玉儀的感情，回溯一年前第一次見到她，何同自己馬上知道已經暗暗愛上她。此後愛慕之心與日俱增，所以就算馬玉儀永遠變成痴呆也不會棄她不顧。

馬玉儀眼睛深陷而憔悴。如果她繼續水米不沾不言不動，一定很快就會枯萎死亡。

因此何同熬了一鍋鷄粥，粥裏還有人參以及補中益氣寧神藥材。他把馬玉儀抱起來硬是餵她吃，硬是灌了一大碗到她肚子裏。

如果每天硬餵她喝一碗鷄粥，保證任何人都餓不死。

馬玉儀似乎忽然明白這個道理，何以當她赤裸白皙身軀回到被窩裏，她眼珠開始會轉動，也開始表現感情。

何同發現她用憎恨仇視的眼光注視自己，不覺大喜道：「妳終於醒啦？」

不論她憎恨也好仇視也好，總之只要她不再是白痴狀態，就有辦法可想。

馬玉儀第一句話問道：「是不是那一盃酒？你放了藥？」

何同坦白道：「是的。」

馬玉儀聲音顯出體力疲弱：「沈大哥是不是死了？」

何同道：「大概是吧。我不敢確定，因爲我沒有親眼看見屍體。」

「沈大哥失踪死亡，而你却生龍活虎回來。爲甚麼？你出賣他？爲什麼出賣他？他對你還不够好？」

「我千方百計跟隨他身邊，本來就是爲了對付他。」

馬玉儀歎歎氣，道：「人生爲何盡是不幸呢？」

「我只感到對不起妳，眞的。但我也眞的愛妳，從第一眼看見妳，我就開始愛上妳。」

「沈大哥眞的永遠不會回來？」

「我想他一定不會回來了。」

因爲那一刀深深刺入體內，必定傷毀內臟，所以他能活着的機會很微，況且嚴府就算有大國手，但嚴溫肯替沈神通醫治麼？

「唉，我只好自己想辦法掙扎活下去了。」

「妳不必担心。我一定照顧妳，還有小沈辛。」

「但是如果我永遠不跟你上床，永遠不讓你碰呢？」

我不相信妳能够堅持很久，我們走着瞧。何同心裏想，口中說道：「我絕不敢勉强你。如果你一定要懲罰我，我也無話可說。但至少現在你應該起床，因爲小沈辛已經快餓壞了。」

馬玉儀一起床來，何同煩惱就烟消雲散。

但事實上何同的煩惱是不是當眞消失了？如果不是，馬玉儀用什麼辦法對付他呢？

馬玉儀餵過孩子，便拿了一籃子衣服到江邊洗濯。

她仍然不時抬頭觀望茫茫大江，但她已經不是等候沈神通的歸帆，而是默默盤算下一步應該怎樣走法。

江上不遠處有一艘巨舫順流疾駛，她居然看得見船身漆着「明月」兩個巨大金字。

她祇漠然看了一眼。而那艘「明月舫」也就隨着滔滔東逝江水霎時去遠。

× × ×

假如馬玉儀知道「明月舫」正載着嚴溫向鎭江航駛，她絕對不會祇投以漠然一瞥。

雖然她對疾駛如奔馬的「明月舫」完全無可奈何，但她至少也會睜眼怒視甚至跺脚大叫，決不會僅僅冷漠地遙望一下而已。

「明月舫」上的嚴溫心情非常惡劣，故此已經摔破六個定窰的白瓷酒盃（一個小小盃子價值不少於一幢房子）。

兩個面目姣好的侍女趕快收拾酒盃碎片，並且盡力拭抹地氈上的酒漬。

她們連一眼也不敢瞧看嚴溫，生怕他一怒之下把她們當作酒盃摔向堅厚艙壁，那時就算不死也至少斷手折足，又如果剛好從窗口飛出去，那就保證必定溺死在大江中變成魚鱉的美味飼料。

幸而嚴溫還沒有拿她們出氣的打算，僅僅是嘴吧裏唸唸有詞地咒罵，却也不知他究竟咒罵甚麼人？

「明月舫」忽然震動一下，同時有人驚叫悲呼之聲傳入來。

不用說必定是有船舶不知死活攔阻明月舫去路，所以被這艘特製專門撞毀任何船舶的巨舫撞沉，落水或負傷的人當然會驚駭大叫。

但任你如何呼救如何驚叫，却也不過徒然增加嚴溫的樂趣。

嚴溫側耳聽了一陣，面色漸漸變得開朗愉快，有些時候他也會覺得奇怪，爲何自已的快樂竟篤建築於別人痛苦上？

最近幾天沒有見到痲雀，所以他乘坐明月舫直放南京，到秦淮河玩樂以消心中悶氣。

他從來不會對任何美女動過眞感情，

不是理智得不想動感情，而是天生涼薄無情，想動也動不了。

但痲雀却使他整個人改變，使他日也想夜也想。除了她苗條又豐滿白皙的肉體之外，連她的一顰一笑也歷歷如在目前。

這種情形很糟糕，我怎能被一個小丫頭片子迷住？那不是變成天大笑話？

但我爲何老是想她？是不是因爲鷄婆婆不許我們相見之故？是不是她忽然神態有異，好像移情別戀之故？

她的笑容，她的聲音，還有溫暖充滿彈性柔滑的肉體，敢是這些使我不能忘記？不對，不少青春玉女都具有這些條件。但我何以却不屑一顧，輕輕淡淡就送給那些「野獸」享受？

她爲何表現得好像不願意再接近我？這個原因我一定要找出來。如果她是移情別戀，我定要把她和那人一齊殺死。哼，或者也把她賞賜給「野獸」。

他們眞是世上最淫野凶驃的人，稱之爲「野獸」非常貼切。如果痲雀落在他們手中，保證她雖然痛苦也必會得到莫大滿足，但滿足中又會非常痛苦。哈……

明月舫在大江中順流而下，加上風帆之力，當眞是疾如奔馬，尤其是途中雖然撞翻撞毀了一些船隻，不少人跌墜滔滔江流中，但明月舫全不爲了施救而停滯片刻，根本任得那些不幸的人葬身魚腹。

明月舫終於在鎭江碼頭靠岸停住，嚴溫獨自緩步走上私用碼頭，四下很清靜沒有閒雜之人，忙碌繁囂祇屬於數丈外的公衆碼頭，那也彷彿已是一個世界。

大江堂老板私用碼頭跟隔隣公衆碼頭之間有一排高大樹木欄柵一樣隔開。

深秋寒風已經吹落大半樹葉，尤其是銀杏樹簡直全部光禿禿，祇賸下刺向天空的枝椏。

但其中有一截粗大橫枝忽然掉下來。落在地上居然是豎直的而且沒有聲響。

當然你也想得到掉下來的決不會眞是樹枝，那祇不過是穿上像樹皮顏色一樣衣服的人。

像樹枝的人手中忽然多了一把劍。劍還在鞘中，却已殺氣騰騰森厲迫人。

他約莫四十歲左右，臉長而有很多深長皺紋，眼睛黑亮射出冷澈光芒。

嚴溫微笑道：「你看來很自信也很冷靜。你一定是那種下了決心就永不動搖不妥協的人。我也看得出你劍法很好。」

他運用從沈神通處學來的粗淺觀測之術。加上自己聰明和博雜見聞（大江堂當然有天下各地人物資料）趁這機會賣弄一下。

那人祇是點點頭，一聲不響。

嚴溫又道：「我當然應該猜得出你是誰。因爲此地是我大江堂勢力最强的重要地方。你若是江湖上成名高手，就一定是武林大門大派精銳人物，否則你決不敢視我大江堂勢力如無物。何況你能變成樹枝，我大江堂負責安全的人居然不曾發現，可見得你必有眞才實學無疑。你還要我猜下去麼？」

那人冷冷道：「你是不是嚴溫？」

嚴溫笑道：「我不像麼？」

那人道：「聽說嚴溫不喜歡講話，但你比老太婆還囉嗦……」

他一定看見嚴溫生氣表情，便又道：「但是憑良心說，你的話使任何人都感興趣。你費這麼大心機莫非施緩兵之計？」

嚴溫不再生氣了，因爲對方已承認他的話能使任何人感興趣，顯然已證明他天聽過人，從沈神通處偸學這一點點，就已經很令人驚訝。

「你一定忘記此地是我大江堂勢力範圍？我爲何要施展緩兵之計？」

那人喃喃道：「你明明是嚴溫，但現在却一點不像他的作風……」

「讓我猜下去，你一定是武當派高手，一來你的劍告訴我，二來除了武當少林這些大門派之外，誰能查得到我行踪？同時也證實我剛才的話，武當派自然不怕我大江堂尋仇報復，對不對？」

那人祇用銳利目光注視他，觀察他，好像正在審視一隻從未見過的怪物。

嚴溫又道：「既然你是武當派高手，那麼在武當派三大派系之中你屬於那一個派系呢？當然我馬上有了答案。」

那人這次微微皺起眉頭，道：「本派有三大派系之事外面很少人知道，所以你一定是嚴溫無疑，大江堂當然應該知道這些秘密。」

「你一定是鷹系人物，幾十年前『武當之鷹』英凌風威震天下，千里誅仇除暴來去如風，江湖上沒人能不聞名喪胆。」

「我祇是一個小人物。但的確屬於鷹系。」

「你祇是不願招搖，不願出名而已，但事實上知道你們的人不少。『你們』就是武當鷹系近些年的三大高手，你是不是司馬無影？」

那人又皺一下眉頭，道：「我是。」

嚴溫道：「你能在光天化日下變成一截誰也瞧不出的樹椏，所以你每每能突然出現而事先無影無踪。也所以你必是司馬無影。」

司馬無影面上皺紋忽然深了很多。無疑這是「憂慮」而不是不耐煩。他知道做錯了一件事，那就是「好奇」竟壓倒了「速戰速決」的初衷。

現在起碼在心理上在精神上嚴溫已勝了一仗。

但時機一溜走祇怕很難追回，此所以古之智者會感歎「時兮時兮不再來」。一點都不錯，時機稍縱即逝。因爲明月舫中已出來三個人，很快就來到嚴溫身後。

現在無論司馬無影出劍多快，也已無法撇開這三個人一舉攻殺嚴溫。

嚴溫道：「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武當鷹系三大高手之一司馬無影，我這邊第一位是李寬人。……」

司馬無影深深注視李寬人一眼，道：「原來是大江堂虎頭香主李前輩。」

李寬人肥頭胖耳紅光滿面，看來很和氣像是大店舖的掌櫃，年紀大概不超過四十，他連連拱手，呵呵笑道：「不敢當得前輩之稱，在下祇不過混口飯吃罷了。」

司馬無影道：「你成名四十年，但外表看來還是如此年輕，可見得江湖盛傳你服過千年何首烏的傳說有點根據，當然你縱橫江湖之時在下還不知道在那裏，所以尊稱一聲前輩實是應該的。李前輩你到底

有沒有服過千年何首烏？」

又是好奇心太强烈了，人家有沒有服食千年何首烏又有什麼關係？我應該趕快觀察另兩個人才對。嚴溫既然帶他們在身邊，看來地位並不如何低於虎頭香主李寬人，這兩個傢伙定也是危險人物。

他果眞立即將注意力完全轉移到另兩個佩着長劍三十來歲的漢子身上，他必須在這瞬間洞悉這兩人劍術造詣，否則意外地傷亡於這兩名劍手下，不但十分不值得，還使武當派盛譽蒙羞。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李寬人隨着司馬無影目光流注而介紹道：「這一位是何自如，那一位是程道一，他們都是敝堂主貼身護衞。」

原來他們是嚴溫護衞，怪不得連「虎頭香主」也對他們很客氣，這一瞬間司馬無影却也觀測得知了不少資料。

嚴溫忽然道：「李香主，究竟你有沒有服食過千年何首烏？你看來如此年輕，滿頭找不出一根白髮，是不是千年何首烏的功效？」

李寬人苦笑道：「千年何首烏祇是傳說罷了。但我的確服食過不少何首烏，我的頭髮不白可能眞是何首烏的功效。」

嚴溫道：「以後我也要服食一些何首烏？」

他退後幾步又道：「司馬無影，你先擊敗他們三個，我們才可以談下去。」

笑話之至，如果李寬人何自如程道一三個人都敗北，當然可以談下去，但祇怕到那時司馬無影却又不願談了。

肥肥胖胖的李寬人不但不遲鈍，簡直像魔術師一樣右手忽然多出一支金光閃閃的令箭。比起眞正的令箭寬些厚些，也略爲長些。

這支金色令箭名字很好聽，叫做「拂花令」。但江湖稱得上高手的人很少不知道「拂花令」是十二種最可怕的外門兵刃之一。也都知道拂花令重達四十二斤，用來拂花一定很不順手，萬一掉在脚上，大有砸碎趾骨的危險。

任何高手面對「拂花令」，絕對不敢不全神貫注，司馬無影自也不能例外。

所以，當他凝目盯住金光燦爛的拂花令時，可就不能同時盯緊何自如和程道一了。

雖然司馬無影眼角餘光仍然能發現兩支長劍一左一右閃電刺到，仍然能拔劍招架，但事實上必定慢了一綫（約十分之一秒）。而這一綫之微對方就足以搶先出手，至少可以連續猛攻三劍而司馬無影却無法反擊。

何自如程道一長劍雙出之際，嚴溫泛起冷酷笑容，而李寬人却皺眉不悅。

可是司馬無影却一點不慢，也沒有被突襲（雖然不是背後抽冷子刺他，但趁他眼神一攏便忽然雙劍齊出，嚴格說來不但可稱突襲，而且還是羣毆），雙劍迫得手忙脚亂後退不迭。

他的身子甚至還稍稍前傾，通常祇有攻擊者身體向前傾伸，事實上司馬無影居然眞的是攻擊者。他根本就是和何自如程道一他們同時拔劍出鞘，所以他並沒有吃「時間」上的虧。

祇見司馬無影的劍像毒蛇舌頭探出，程道一的劍便自滑開，而喉嚨上却多了一個深洞，鮮血噴濺。

司馬無影的劍當然不能閒着，但也更不能回鞘，因爲他劍鞘有劍，他劍鞘的劍却是何自如的，敢情何自如那一劍沒有落空，可惜那是司馬無影的劍鞘而已。

但劍鞘上却已蘊藏着武當派正宗內家眞力，故此何自如好像忽然被蜘蛛網粘住的虫子一點不自如了，他的動作祇不過阻滯一下，便被對方劍鞘傳來的內力震退四步。

但何自如並非脫離困境，他右脅骨要害已中了很深一劍，所以雙膝一軟「叭噠」倒地。

嚴溫不知是驚駭抑或是憤怒，面色煞白。

司馬無影又快又要命的劍法，使他記起十多年前遇見閩南連家高手的舊事。那一次人家一拔刀殺死他六名護衞。現在所不同的是那時有「血劍」嚴北而現在沒有。

他居然忍不住道：「我見過閩南連家拔刀訣，司馬無影，你拔劍速度已可以相比了。」

司馬無影長長的面孔沒有表情，道：「我們絕對不同。」

嚴謹訝道：「爲什麼？」

司馬無影道：「你問血劍嚴北就知道了，你不至於不認識嚴北吧？」

嚴溫搖頭道：「不認識，祇聽過他的名氣，江湖上大概很少人沒有聽過。」

李寬人也道：「雖然都姓嚴，但沒有瓜葛亦不相識。」

司馬無影皺眉道：「那麼『海龍王』雷傲侯呢？他爲何躲到嚴溫你家裏？」

嚴溫搖頭道：「沒有這回事。」

李寬人强調道：「我可以保證沒這回事，司馬兄，道聽途說之言不可相信。」

司馬無影道：「我們截獲雷傲侯親筆信，我們不但核對過筆跡，而且是用當鋪特別字體寫的，你們可曾見過當票？那種字體普通人絕對不會寫。」

李寬人眞不愧是老江湖，立刻問道：「你們？除了你還有別人？」

司馬無影道：「好像還有不少人，不過我祇認識兩個，一是神槍門趙五，一是『撥雲踏雪』李逍遙。」

這兩個人已經很令人頭大了，神槍門趙五就是「鏡裏移花」趙任重。

李逍遙是四川名家，他們都祇有卅來歲，但十年來縱橫江湖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以年齡來說又正是一生最鋒銳的時候。

司馬無影又道：「就算沒有雷傲侯也應該有悲魔之刀吧？難道兩樣都沒有？」

嚴溫搖搖頭道：「沒有，我也想瞧瞧悲魔之刀，從前呼延香主沒有亮出過這把刀。」

李寬人道：「司馬兄，我們暫時不必莫明其妙大戰一場，我們也需要幾天時間弄清楚這件事，看看究竟是誰施展嫁禍東吳之計。你不會認爲我們害怕求饒吧？」

司馬無影很認眞考慮一下，才道：「憑前輩手中的拂花令當然不會害怕任何人，更不會求饒，我們糊裏糊塗幹下去也不

是辦法，本來咱們並非鬧出人命不可，可惜他們（他指指地上兩具屍體）的劍太快太毒，這筆賬……」

李寬人居然自作主張，大聲道：「這筆賬不必提。

嚴溫不高興地瞅李寬人一眼，這筆賬竟然不必提？白白死了兩個精選的高手竟然算了？

但他沒有駁回李寬人的話，祇道：「司馬無影，你知連家拔刀訣有何不同？」

司馬無影道：「他們身體重心都移到前脚，手指不停地有節奏地點動計時，雖然動作很細微，却也瞞不過我的眼睛。」

嚴溫道：「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司馬無影道：「他們正顯示是專練殺人劍法的殺手，所以我也用殺手劍法對付他們。我祇不過能和他們同時拔劍而已，並不算很快。但連家刀訣却是千錘百煉的絕藝，連家的刀由拔出以至劈出，雖是又迅快又急猛，但可以砍開你鼻尖上的蒼蠅而不傷一點皮毛，我剛才那一劍却非殺人不可。」

他忽然轉身走了，連說話都不多講。

李寬人直到看不見他身形，才歎口氣道：「大少爺，你知不知道他爲何講得那麼詳細？」

嚴溫納悶搖頭。

李寬人道：「那是因爲我說過不算賬，所以他把無上湛深武功道理告訴你，作爲報答你又知不知我們現在很危險？」

嚴溫皺眉不開心道：「很危險？在這裏？在我們勢力最强的地方？」

李寬人道：一『鏡裏移花』趙五和『撥雲踏雪』李逍遙固然已不易對付，但他們還祇是出身名門正派，所以司馬無影認識也肯提及。其實一定還有不少邪門外道高手，而且一定每一個都十分難惹的。」

嚴溫覺得他有點渲染誇大，所以眉頭皺得更深：「你怎麼知道？」

李寬人道：「因爲羅翠衣也來了，她本應坐鎮總壇，如果不是打聽到嚴重可怕消息，他不會趕來接應，更不會把五舵舵主召集三個同行。」

羅翠衣就是大江堂三大香主之一，除了龍牙香主呼延逐客已死之外。

賸下來兩個就是虎頭香主李寬人和鳳尾香主羅翠衣了。

大江堂最厲害高手除了「三香」之外，尚有「五舵」。

因此鳳尾香主羅翠衣親率三位舵主（當然還有許多精銳好手）前來接應，情況自是萬分嚴重。

嚴溫的確粗心得沒有注意隔隣碼頭船舶昇起的旗號，否則他當然也會知道本堂有那些人馬趕到。

昇平橫行的日子過得久了，像他這種大少爺的確不免大意粗疏。

他聳聳肩頭，道：「那怎麼辦？」

李寬人道：「我們一舉步，羅翠衣會先帶些人手走前頭開路，三舵也帶些人夾護兩側，我殿後，我們先回府才商量應付方法。」

嚴溫有生以來從未經歷過從未嚐過極度危險形成的氣氛。

連大江堂也從未試過排出這種陣容，目的却不是進攻强敵，祇不過「保護」嚴溫回家。

嚴溫雖是江湖一派帮會之主，但他其實更像富貴之家末代不成材的公子少爺，每天祇找些淫靡驕奢刺激感官之事來做。

「刺激」本身並無好壞，但任何人若染上追求刺激的癮頭就必然會陷溺下去。

甲種刺激隨着時間變得痲木乏味，就一定要找乙種刺激加强或代替。

於是絕大部份追求刺激者遲早身心完全腐蝕，完全痲木而變成人類社會人類歷史的「垃圾」了。

嚴溫忽然變得神采奕奕滿面紅光，眼中也射出異常神采。

當他舉步時李寬人最後看他一眼，却不禁暗自搖頭歎氣。

這種生死大事應當以莊嚴尊貴心情迎接，尤其每一個投入「危險」中的人，無不是千錘百煉武林精英。

每個人的技藝都刻苦鍜鍊而成，因此都值得尊敬，縱然落敗身亡亦同樣值得尊敬。所以如果利用他們畢生修養苦練的技藝胆勇，利用他們的榮辱生死，作爲一種「刺激」的話，任何領袖遲早會被部下唾罵背棄。

雖將軍難免　看翠帶拂花

羅翠衣是個看來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其實她五十有多了），淡綠色的布衣裙，平板的臉孔，走在街上時簡直溶化在行人中，完全不惹人注目。

她左手挽住一個小竹籃子，籃子裏裝什麼東西不得而知，但常人眼中籃子裏不外是些果子、糕餅之類的東西。

羅翠衣忽然停步，這一刹那間她全身以及平板面孔都放射出奇異魅力光采。

現在絕對沒有人會認爲她是市井平凡婦人。

祇要有眼睛甚至祇要還有感覺的人，都必定知道她是超乎常人的人。

羅翠衣停步的地方，正好是距嚴府尚有一個街口的一片廣場，左邊有七八棵老樹，右邊是古老祠堂。

祠堂前面空地本來常有不少兒童追逐玩耍，也有些老人拿着旱烟管坐在陰影中悠閒地消磨餘生。

但現在兒童老人甚至路人都沒有，祇有身穿淡翠衣裙的羅翠衣獨自站在空地中心。當然在樹下和牆壁邊陰影中也有人，祇不過還未現身而已。

羅翠衣從一個極平凡常見的婦女，忽然變成任何場合都可以成爲熠熠明星一般的主角。

這種變化，簡直比魔術師的大魔術還驚人，所以四下裏一片靜寂。

羅翠衣臉孔不但不平板，甚至有一種眩人眼目的冷艷，男人應該很艷羨很愛慕這種女人，但却也不免會害怕會自卑。

樹影下終於走出三個人，在最後面，又最惹人注目的是個峨冠寬袍老道，雪白的拂塵在秋風中飄拂。

另兩人却是四十左右的壯年人，一個腰腋下挾着一支丈二鋼叉面貌醜陋兇悍。

另一個衣服神情都像鄉下人，如果用不客氣的形容詞，簡直可稱爲蠢俗。

陰影中還有十二個人，分別靠近兩頭

通路。他們都刀劍出鞘，神情悍惡，怪不得那些老人兒童全都避開，連路人也趕緊繞路而行。

羅翠衣冷冷瞧着走到前面三個人，面上既無表情，亦不言語。

她這種奇異冷艷居然也變成奇異力量，使那三人露出莊重神情，並且距她丈半左右就停步。

老道人柔聲道：「羅姑娘，妳這是何苦呢？」

挾叉悍漢聲音粗獷，道：「羅翠衣二十年前遨遊天下，武林大爲傾倒。何以居然淪爲鷹犬？她眞是昔年的羅翠衣？」

老道人道：「她是。如果你不相信，她的玉籃翠帶三招之內就可以證明。」

原來羅翠衣手中的竹籃子祇不過「看」起來像竹製，其實却是「玉籃」。

當然更令人想不到這個小籃子是武林中有名兵器之一。

老道人又柔聲道：「羅姑娘，我們曾經見過面。可是，那已經是十八年以前的事了，我希望你還記得。」

羅翠衣冰冷眼光凝注在他面上，却沒有作聲。

老道人乾咳一聲，又道：「當然那時候妳還年輕，而我也沒有像現在這麼老，所以妳不認得我也不希奇。」

任何男人都會替老道人担心和難過。因爲男人最怕最沒有面子就是碰到這種情況。

你以爲那漂亮女孩子認得你，但她居然完全不認得，如果你自尊心太强的話，非自殺不可。

羅翠衣眼中忽然露出些許溫柔，唇角扯動幾下，才輕輕道：「哦？你是『多愁羽客』呂頑石？五年前聽說你已名列惡人譜中，是不是眞的？」

多愁羽客呂頑石道：「眞的。」

羅翠衣聲音中含有諷刺意思，道：「可那眞是可喜可賀之事，但我認識的多愁羽客呂頑石却早已經死了。」

大家都明白她的眞正意思。呂頑石露出尷尬神色。

他其實大可以駁她說：妳投身大江堂，當上大江堂三大香主之一的鳳尾香主。妳難道就是好人？如果妳不是好人，妳又何以用不屑以及鄙夷的口吻提到「惡人譜」呢？

最重要的是天下武林能擠入「惡人譜」之人並不多。

在武功成就方面來說，必須屬於頂尖階層才行，妳難道對此也不屑一顧麼？

羅翠衣又用清清冷冷聲音道：「和你一齊的兩位，無疑也是惡人譜上名人了。要不然你們豈能走在一塊兒？」

醜陋兇悍壯漢厲聲道：「不錯，老子顧天義是也。」

羅翠衣道：「呂頑石，我覺得他的外號是比名字好聽，你認爲呢？」

多愁羽客呂頑石苦笑道：「他外號好聽，居然比名字好聽？我也不明白也不知道，因爲我從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羅翠衣說道：「你是男人當然不同。你們男人很少會想到這種事，但我却是女人。」

講到女人，她自然而然從籃子裏摸出一面鏡子，照照面孔。這些動作非常女性化，因此在她冷艷中又加添不少溫柔。

多愁羽客呂頑石顯得很認眞說道：「妳當眞這樣想麼？但顧天義這個名字好响亮好有味道，比起他的外號『兩頭蛇』我認爲名字好聽得多了。」

連「兩頭蛇」顧天義也點點頭，道：「對，我從來未曾喜歡過我的外號。」

羅翠衣道：「我聽說世上千百種毒蛇之中，最毒就是兩頭蛇。俗語也說『無毒不丈夫』，所以我覺得這個外號很有味道很有氣派。但既然連顧天義自己都不喜歡，那就不必再提了。」

她目光投向那鄉巴佬似的壯年人，又道：「這一位大智若愚深藏若虛的却是誰呢？」

多愁羽客呂頑石道：「假如你沒有聽過陳歸農的名字，相信也聽過十八路大刁刀這門武林絕學？」

陳歸農躬身一禮道：「在下見過羅姑娘。」

羅翠衣歎口氣道：「看你外表看你樣子，我敢用人頭打賭，天下絕對沒有一個人看得出你精擅十八路大刁刀法。」

陳歸農微笑道：「我也敢打賭呂兄和顧兄絕對沒有想到妳利用鏡子打出訊號，我們男人對漂亮女人都不忍心往不好地方想，但妳爲何要使我們失望？」

多愁羽客呂頑石和兩頭蛇顧天義一齊微微變色，顯然他們的確不會發覺。

羅翠衣的微笑消失，因此那絲絲縷縷若有若無的溫柔也消失了，也因此她那種冷艷可以使人冷僵凍死。

「我不希望以一對三，當然更不希望背上忽然中一支冷箭，你們換作我的地位，想必也跟我想法一樣。

「所以我祇不過找兩個人來帮忙。另外又找了六十個神箭手伺候你們十二個手下。

「我祇希望他們五個人伺候一個還應付得來，這樣至少我們可以公公平平打一架。」

她冷笑一聲，又道：「如果你們不滿意，我立刻可以再召來六十個神箭手。」

就算是最狂傲最自信的高手，也一定不喜歡當自己出手拚命時，四周有六十支强弓硬箭瞄準自己。

無論你武功多麼高明，但如果碰上勢均力敵的對手，在激戰過程中你一定時時會露出完全沒有武功的狀態。

那是因爲你每一分氣力恰好和對手的力量對消，所以會出現一刹那的「軟弱」、「空虛」。

對手這時亦和你一樣，所以他無法利用這瞬間機會。

但如果一支箭忽然射到，你當然很難躲閃，因而非死即傷不可了。

「兩頭蛇」顧天義忙道：「雖然我懷疑你大江堂有沒有可能訓練成功這許多神箭手（箭術要達到稱得上「神箭」境界，比其他武功困難得多，因爲其他的武功還可以憑藉兇悍或奸狡等因素助長威力，但箭術却絕對不能取巧）。但我仍然寧可你不要發出召集更多箭手的命令。」

他這個人就算非得承認事實不可，但也要咀硬，也要扳回一點。

羅翠衣四顧一眼，道：「你們選擇這個地方攔截敝堂主，我不得不承認你們很有眼光很有胆色！眼力是選擇得好！胆色却是敝堂主府邸距此地很近，誰都想得到堂主府邸必有武功不錯的人手，但你們居然不怕，可見得胆色也是第一流的。」

多愁羽客呂頑石皺起眉頭道：「妳何故忽然稱讚我們？」

外型忠厚樸實的陳歸農竟然代羅翠衣回答，道：「因爲她也早已看中這個地方，所以我們根本不是被稱讚。」

羅翠衣向他笑笑，道：「陳兄眞是心竅玲瓏的智士。怪不得天下最刁鑽陰損的大刀刀在你手中發揚光大。」

陳歸農緩緩道：「其實我已經提醒過呂兄，顧兄。可惜他們根本不考慮大江堂早已埋伏人手設下陷阱的可能性。」

羅翠衣面色忽然變得很難看，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陳歸農仍然平淡緩緩地道：「因爲另外還有三幾個一流專家已經早一步查勘以及清理過這塊地方。聽說有些人躲在地洞中，他們都配備着可怕長兵器，例如長矛鈎、槍之類，隨時可以從地底伸出來。這種武器本來很平凡，但在某些時候就變得非常可怕了，假如你想躍起之時，雙脚忽然被利鈎鈎住，你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猜一定很可笑也很可憐吧！」

所以羅翠衣面色變壞很有道理，這個陳歸農每句話都像利箭射入她心中。

陳歸農那可憎聲音可厭的慢吞吞語調又開始煩擾羅翠衣。

「羅翠衣，我又聽說有一位專家清理出不少會爆炸、威力也不小的火器，他們都一致認爲大江堂的佈置很傑出很可怕，所以這一點我必須特別向你提及。」

把人家的埋伏破去，事後「特別提及」是甚麼意思？傻子也能感覺得出諷刺譏笑意味，羅翠衣豈能不知？

不過羅翠衣沒有再針對此事談論下去。她祇淡淡道：「你們現在即管出手，還有你們那些專家們也不妨一齊出手。」

「兩頭蛇」顧天義口中嘻嘻冷笑，道：「我們當然要出手，大江堂若是沒有了羅翠衣，沒有了李寬人，再又沒有了五位舵主的話，我很想看看那時嚴溫不能挺立像個男子漢？抑是匍伏塵埃之中變成龜兒子？」

嚴溫其實已經來到空地邊緣，相距祇有十餘丈，所以雙方對話聽得一清二楚。

他白皙英俊面上閃過既憤怒又恐懼神情。

他不明白這些麻煩（足以覆沒喪命的麻煩）竟是從何而來？但無論如何這些人奇異奥妙高強手段，以及咄咄迫人氣勢的確使他暗自心胆俱寒。

他左邊有個六旬老者，滿頭白髮却滿面紅光，手中拿着一支長長釣竿，柔軟末端不斷在空氣中搖顫。

這個看來很像江邊（任何地方的江邊）的釣叟，脚下着的是一雙高屐，所以一路行來之時走得蹣跚遲緩。不過任何人祇要看見他那對閃動懾人精光的眼睛，一定立刻知道他絕對不是爲了消遣或者爲了生計而蹲在江邊蘆葦間的釣叟。

不錯，他不是普通的釣叟，甚至不是普通武林人物。

她姓包名無恙，外號「五湖釣叟」——很雅緻的外號。但江湖上寧願叫他另一個外號「有死無生」。因爲碰上他和他作對的人，多少年來的確是個個有死無生。

廿五年來他是大江堂三香五舵之中的「五舵」首座，他很少露面，但名氣却越來越響亮，當然死在他釣竿下的人亦作正比例增加。

這個人是武林人物，爲何却又不是「普通」的武林人物？

在嚴溫右邊也有兩個形貌不凡的人，都是四十餘歲大漢，一個豹頭環眼手持丈八蛇矛，宛然便是漢末猛將張飛張翼德。

另一個大漢外貌也很凶悍，左手倒握一枝黝黑粗大鐵鐧。此人在江湖上是出了名慓悍凶惡外家高手，姓秦名迪。手中鐵鐧重達三十七斤，所以行家都稱他爲秦三七而忘記他的眞正名字。

「恕屬下無禮。」長長搖顫的釣竿忽然阻止嚴溫想向前衝去的身形。五湖釣叟包無恙用和藹的聲音和很禮貌的字眼對嚴溫說。

不過任何人都聽得出他其實強自捺壓心中怒火，他可能比嚴溫更想衝上去。

「我們這一回合雖然輸了，但並非沒有翻本機會。堂主您是萬金之軀，既不宜涉險，更不可擾亂羅香主步驟。」

這個人跟普通武林人不同之處原來如此，他口齒清楚言語斯文，却具有極强說服力。

他外表一望而知是喜歡垂釣的老者，但又一望而知他絕對不是眞正的釣叟。

他身上似乎蘊藏而表現出種種矛盾。他看來聽來和藹仁慈，但你又會覺得他嚴苛殘酷。他似乎斯文有禮飽讀詩書，但你又會感到他其實完全不是一個讀書明理之人……

嚴溫道：「這些人都在惡人譜上有名字的麼？」

五湖釣叟包無恙應道：「正是，屬下最想不通的是這些著名惡棍何以能够聚在一塊兒？何以能够同心協力對付我們？」

他又嘆口氣道：「這些惡棍隨便來一個我們都會覺得頭痛，却想不到一來就是三個。他們不但率領好些人手助陣，還找來幾個深諳機關埋伏的專家，所以我們埋伏在地底的十八個精明能幹的好手，已經被他們去掉，就像捺螞蟻一樣全部清除，他們想要什麼？」

那邊的「多愁羽客」呂頑石拂塵輕搖，說道：「我們對貴堂並無仇怨，我們不是找上你們，我們祇要一個人。」

羅翠衣道：「你們要的是誰？」

呂頑石道：「海龍王雷傲侯。他躲在貴堂主府上，當然啦，天下雖大，但他除了躲在嚴府之外還能躲到什麼地方？」

羅翠衣冷冷道：「我打算召兩位舵主過來，咱們三個對三個，混戰也好單打獨鬥也好，總之要殺出一個是非就對了。」

她看來根本不想多說，看來好像很生氣，這是受到冤枉、受到委屈之人才會有的反應。

莫非她眞的很爲此而生氣？因而不惜決一死戰？

那豹頭環眼手持長矛大漢以及另一位

舵主秦三七，忽然大步奔出。

羅翠衣說道：「這兩位，都是敝堂舵主。」

她指住豹頭環眼大漢又道：「他是東舵燕人張慕飛。另一位是西舵秦三七。」

三香五舵是大江堂八大高手，個個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所以不必詳細介紹。

陳歸農道：「是與非並不是亂殺一通就殺得出來的，我看最好單打獨鬥，至少先來這麼一場規規矩矩的印證武功，也好讓旁人將來談論起來，心裏多少覺得我們還算是武林高手，而不是地痞流氓。」

他撤出長刀，又道：「笨鳥兒先飛，打旗兒先上。你們那一位指教我？」

秦三七得到暗示，提鐧而出，洪聲道：「秦某先來領教。」

他手中烏黑無光鐵鐧與對方精芒如雪的長刀恰成强烈對照。

若論武功路數雙方也截然不同。秦三七施展出震驚江湖的威猛沉重鐧法，「崩打掃砸」招招都有千鈞之勢、霹靂之威。他這支方形黑鐧重達卅七斤，舞將開來自是勇不可當。

就算是銅皮鐵骨三人挨上一記，鐵定非死即傷，絕無折扣可打。

那陳歸農刀光霍霍，一味避重就輕，又一味從極奇怪詭異角度攻入。

乍看他似乎比較不費氣力，久戰之下必佔便宜。可是却又使人担心他能不能「久戰」？因爲不論他的人也好，刀也好，祇要稍稍被秦三七方鐧碰了一下，戰事便馬上結束了。

但這一點陳歸農本人却似乎並不担心。雖然秦三七鐧招攻勢有如排山倒海，有如狂風驟雨。

陳歸農樣子仍然像平凡鄉下人，面上沒有什麼表情，例如「吃力」或「緊張」，又或者要反擊而像鷹隼虎豹凌厲銳利盯住對方。

其實陳歸農不但祇沒有表情，根本他連身形也沒有被對方强大可怕攻勢迫退。

這並不說是陳歸農雙脚一直釘在原地，事實上相反，他們一開始拚鬥陳歸農就不停退後，祇不過陳歸農是繞着一個直徑大約十五尺的圈子而退。

換言之，陳歸農不是能够站在原地堅守硬拒，而是循曲綫後退。

所以秦三七猛攻第廿四招之時，他們恰好繞回原地。

但身在局中的秦三七却沒有發覺這一點，他一直採取兇猛攻勢迫得對手連連後退。

他的黑色沉重鐵鐧越發舞得順手，威勢有增無減，任何人以爲這樣能够消耗他氣力的話便大錯特錯了。

至少秦三七試驗過無數次，可以連續不斷猛攻兩百招而毫不疲乏。

所有的人心中都有泛起這場拚搏一時三刻難分勝負，難以停止感覺。

當然秦三七也一定是這樣想法，所以他鐧勢決不肯有絲毫鬆懈，他希望强大猛烈攻勢繼續保持下去。

這樣起碼他有無數機會可以一鐧掃裂陳歸農頭顱，或者掃斷他幾根骨頭。

總之他必須盡力保持攻勢，祇要有攻勢，每一剎那都有機會殺死陳歸農而結束戰爭。

但如果他稍一疏懈而至於攻勢大弱或者簡直消失的話，情勢當然立刻相反變得惡劣危險了。

這種想法這種戰略非常正確。老實說以陳歸農的名氣（能够列入惡人譜不但要够「惡」，最要緊還是任何能够大大濟惡的本領。武功自是基本條件之一，但成爲惡人譜上的惡人，祇有武功一樣恐怕還是不行）。

秦三七能够一直打得他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這就已經很成名露臉了。如果能够殺死陳歸農，當然更是了不起的事。

陳歸農平凡面孔忽然出現一點點表情，可惜此時鐧影刀光鬥得正急，而且他的表情一現即隱，所以沒有人看見；沒有人發覺。

事實上恐怕就算有人發現也沒有什麼用，誰知道他這一抹冷笑代表甚麼意思？

陳歸農自己却知道得很，對付秦三七這類「猛將」型高手，陳歸農極有經驗。

本來他並非沒有硬碰强撼秦三七的本錢，但如果能用比較省氣力又比較有效的方法，陳歸農爲什麼不用呢？

他的冷笑是因爲看見秦三七第一次使出相同重複招式而發出的。

他本來也估計秦三七已到了應該使出曾經用過的招式的時候，他果然沒有估計錯誤，所以忍不住露出含有殘忍意味的冷笑。

任何兵刃任何武功都沒有不許使出曾經用過的招式的規定。相反的有人來來去去不外那十招八招，却也可以躋身高手之林。

但如果你的對手是極厲害的高手，當然不能奇招叠出，永不炒冷飯最好。就算非炒炒冷飯不可，最好也別讓對方猜中幾時使出來。

陳歸農既能猜中秦三七幾時炒冷飯使出舊招數，第一次祇是測驗，第二次也是再度證實自己眼光，但到第三次便不客氣了。

祇見陳歸農忽然低俯身子貼地衝去，這一剎那正好秦三七鐵鐧揚起欲砸之時。

由於陳歸農已經知道他會出這一招，反攻時拿捏時間恰到好處。

所以旁人看來竟像那秦三七開門揖盜，竟像恭請敵人殺入。

陳歸農長刀清楚俐落刺入秦三七小腹然後縱開尋丈，人站定時長刀竟已歸鞘。

羅翠衣歎一口氣，眼見秦三七鐵鐧掉在地上，又見他雙膝一軟跪倒了，雙手掩住小腹，但鮮血仍然噴濺迸流，最後這個銅澆鐵打似的大漢向前栽倒，面孔貼地不再動彈。

沒有人逃得過這一關，不管你身體多强壯武功多高明。

但祇要你人在江湖，最後總不外是血濺黃沙的下場。

羅翠衣又歎口氣，這種下場跟病死老死其實沒有分別。祇不過未死的伙伴們親眼看見之時，不免感到凄涼寂寞，不免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不過羅翠衣第二次歎氣除了傷悼秦三七死亡之外，却又另有原因。

她看見陳歸農退到別人後面去，而高冠寬袍的「多愁羽客」呂頑石却已飄然行出。

顯然第二陣是呂頑石上場，所以目前就算極想剁那陳歸農二十刀出口氣也辦不到了。

再者那頑石總算是舊相識（可能十八年前愛慕過她追求過她），所以這一陣派誰應戰比較好些？

這一陣無論如何都不能再輸，可是以呂頑石身為「惡人譜」高手，就算她自己甚至虎頭香主李寬人出手，也未必能够扳回這一陣。

一個人搖擺蹣跚走過來，穿越空地時履聲踢塌。

羅翠衣當然不必看也知道來人是「五舵」首座「有死無生，五湖釣叟」包無恙了。

她常常覺得這位中舵舵主名字很怪很可笑。

他既然外號是「有死無生」，但姓名却叫做包無恙。無恙就是沒病沒痛、情況還好的意思。

但剛說有死無生，又怎能同時沒病沒痛，還担保人家很好呢？（包就是担保之意）。

包無恙道：「羅香主，我跟呂眞人從前也見過面，所以就跑出來了。」

羅翠衣輕輕道：「包舵主請小心。」

包無恙忽然厲聲道：「燕人張慕飛，替我宰了這個假牛鼻子雜毛老道！」

燕人張慕飛就是東舵舵主。他一定多年來跟包無恙搭檔慣熟。

所以他暴雷也似的喝聲起時，丈八蛇矛已經奔雷掣電般刺到呂頑石的面前了。

換言之張慕飛根本就已經早一步衝出，祇不過人人注意力都放在「有死無生」包無恙身上，所以他衝出後別人才發覺。

燕人張慕飛使的是丈八蛇矛，那是長得不能再長的兵器，本應是戰陣上並且騎在馬上施展才對。

如果是步戰這種兵器有去無回，一下攻敵落空及被敵人欺入的話，就等如赤手空拳了。

不過人人都看得見燕人張慕飛背後斜繫一把長大古劍。

這種劍其實也是戟陣武將常用的大劍，劍把特長，可以雙手握持揮砍。

所以如果你迫近張慕飛使他長矛失勢的話，他還可以拔出大劍迎戰，這也是戟陣交鋒時大將們的標準裝備。

總之那多愁羽客呂頑石已忽然陷入非常狼狽情況中，因為最主要的是他被燕人張慕飛搶佔了先機。

故此他一時之間被張慕飛矛影裹住，一連被人猛攻幾十招竟無還手之力，也一連退了卅多步還不能停住。

當然。這一次呂頑石並不是像陳歸農繞圈而退。

呂頑石是眞的不支敗退，所以一直退到將近祠堂門口，神情甚是狼狽。

「有生無死」包無恙居然能忍得住不去瞧看呂張兩大高手的激烈戰況。

他第一步是悄悄移動身形，盡量接近陳歸農。

奇怪的是他腳下的高屐好像已變成他腳板一部份，根本一點聲息都沒有，而且很俐落方便。

包無恙第二步是突然發難出手，長達十五尺的釣竿也是無聲無息破空刺出。

像包無恙這種高手就算用一根芳草戳在何人身上，也一定可以做成可怕嚴重後果，何況這支釣竿本來就是他數十年精心苦練過的武器，軟顫搖擺的竿尖即使刺中石頭，大概可以刺出一個深洞無疑。

不過包無恙這時又令人（如果有人發覺的話）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因為他悄然接近陳歸農，但釣竿出手刺的却是相距較遠數尺的「兩頭蛇」顧天義，而不是陳歸農。

不論是顧天義或者陳歸農，都是成了精的厲害人物。

老實說他們沒有暗算你已經很客氣了，你想暗算他們自然是難之又難的事。

所以包無恙的釣竿雖然迅疾兇毒，但「兩頭蛇」顧天義竟然不慌不忙揮鋼叉封住也就不足為怪了。

情形變得有些古怪，有點不正常，因為包無恙忽然像吃錯藥般瘋狂亡命進攻。

這種打法除了有深仇大恨之外，還必須是初入江湖、浮躁氣盛的年輕小伙子才行。

包無恙已經鬢髮皆白，已經在江湖上享有盛譽好多年，也似乎跟「兩頭蛇」顧天義沒有深仇大恨！

無論從何角度來看，包無恙都不應該變成毛躁小伙子，不應該施展這種瘋狂不要命的打法，所以他不是吃錯藥是什麼？

顧天義驚訝得忘記了忿怒，同時亦禁不住連退十步八步，才穩得住陣腳。

他自然知道其中必有古怪，所以百忙中還曾視全場一眼。

似乎沒有不妥，羅翠衣雖然已迫近陳歸農，却仍未出手。另外呂頑石和張慕飛那一對鬥得正急，仍然激烈無比。

但呂頑石却好像也略略改善劣勢，已沒有起初那麼狼狽，不過由於頑石兵器是一支拂塵，既短而又有一半是軟的，所以既然他仍然距張慕飛十幾步那麼遠，他暫時也無法予對方太大的威脅！

還有就是嚴溫，他站在十幾丈外來路處，身邊除了六名年輕精悍佩劍漢子之外，還有十六個持槍握刀的驃悍大漢護擁兩旁。

嚴溫竟需要這麼多人護衞，是很奇怪很費解的事。

大江堂嚴家「大江流劍法」的威名武林劍道中人無不知道，嚴溫難道未得其眞傳？

此外在樹影下兩邊十二名大漢，却都被六十把强弓六十支硬箭瞄準威脅着。

他們當然不敢亂動，因為六十支硬箭已經萬分可怕，更何況大江堂還有上百精銳人馬從祠堂從樹後等處滲出來？

大江堂應該採取羣毆混戰策略絕對正確。不過若是立刻發動而變成「速戰速決」，形勢則反而不利。

速戰速決祇對呂頑石、陳歸農、顧天義他們有利，以他們武功造詣以及他們閱歷機智，能贏則贏，如果不順利甚至有危險的話。當然撒腿就跑，趕緊突圍而去。

至於帶來的人手，那就祇好由得他們自生

自滅了！

大江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利弊。但為何故意做成速戰速決的局面？

大江堂虎頭香主李寬人出現在陳歸農面前，把疑團解答了一半——大江堂決心要留下陳歸農，因為西舵舵主秦三七死於他刀下。

顯然大江堂決心不惜代價要留下陳歸農。

所以就算李寬人羅翠衣兩大高手合力攻擊陳歸農之事傳出江湖，使大江堂很丟面子，但都不管了！

陳歸農馬上感覺出他處境之危殆，但他心神不亂還能够判斷得出大江堂四方八面的人手，注意力全部集中他身上。

換言之，大江堂寧可讓任何人逃個乾淨清光，但大江堂每個人必定全力堵截攔擊陳歸農。

羅翠衣面龐上露出殘忍無情神色，右手一揚，綠影矯矢盤旋飛繞，那是她腰間一條綠色衣帶，解開來長達三丈。

不過由於在空中屈曲盤繞之故，所以只能攻擊及十二三尺外的敵人。

她的「玉藍翠帶」號稱武林一絕，但對手既是陳歸農，便使得她的「翠帶」變成不怎麼可怕了。陳歸農覺得難以抗拒的不是「翠帶」，甚至不是李寬人的「拂花令」。

而是大江堂在場一衆精選高手那種同仇敵愾、衆志成城的壓力！

大江堂每個人顯然都因舵主秦三七之死而激起强大無比鬥志。

每個人都想得要命，想要斬鬥陳歸農身體，割下他的肉！

陳歸農從未遇見過這種特殊性格的帮會，通常任何帮會就算帮主當場被殺也不至於激起如此驚人可怕鬥志。

所以饒他天性刁鑽狡猾機智無比，却也不禁微微一楞，心中掠過一陣迷惘。

他忽又發現「翠帶」「拂花令」兩般兵刃已經攻入要害。

這句話的眞正意思是說陳歸農由於一瞬間迷惘，所以失去機會而被羅翠衣李寬人殺入最後防綫！

陳歸農刀勢已經施展不開，他被擊敗倒下已經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的結論了。

所以他感到敵人已經攻入要害，已經無可挽救。

他又發覺自己一輩子竟以今日之戰最是老實，老實得任何人都能猜出他用那一招應付「翠帶」那一招應付「拂花令」。

在以往日子裏，不論那一次戰役，他刀招的方向路數從來無人猜中過，故此十八路大刀名震江湖所向無敵。

既然現在招招被人猜中，所謂「失其所强者——弱」。既然失去了優點，賸下來當然祇有弱點了。

陳歸農最後仍然聽到「多愁羽客」呂頑石和「兩頭蛇」顧天義呼嘯突圍飛遁遠逝的聲音。

他自己身體也飛上半空，那是因為在胸口中了一記拂花令又被翠帶捲住拋高之故。

他摔在地上時已經像一隻死狗，沒有人再向他投以一瞥，因為四周已經完全是大江堂的人，而大江堂的人眼睛却全部投注於秦三七屍身上。

人人面上都現出淡淡却眞切的悲哀！

看來秦三七這個舵主當了幾十年，在大江堂一定很得人心。

所以這一刻的生離死別，才有如此簡單却極之隆重的哀悼場面。

任何人都不免一死。然而有些人之死像蚊蟲像蒼蠅。

有些人却令人眞心悲悼，而且記懷不忘。

祇不知後者能不能稱為「强人」呢？

× × ×

麻雀本是吱吱喳喳不停跳動的小鳥，如果不動也不叫的話，大概就快變成死雀了。

在沈神通眼中，從前那隻快樂活潑的小麻雀已經從世上消失。

現在這個女孩子雖然仍然漂亮迷人，却不是從前那隻可愛的小麻雀了！

麻雀悶悶不樂道：「他回來了。」

沈神通道：「嚴溫麼？他為何要出門呢？如果我是他，我寧可挨揍也一步不離此地。」

麻雀禁不住笑一下，雖然她的笑容看來無精打采！

「你不是他，所以我一直覺得你很風趣很有味道。但是他……」

沈神通道：「別提起掃興或不開心的話，我難道不需要輕鬆和開心麼？」

麻雀輕輕道：「你一定是最溫柔最體貼的丈夫。」

沈神通搖搖頭，却忽然發覺這個動作太輕鬆瀟洒，麻雀很可能看得出他傷勢已痊好了十之七八。

所以連忙故意皺皺眉頭，才道：「如果我活不長久，我何必使人懷念記掛？我寧願是個可憎的暴君，這樣大家都會好過些。」

「唉，你知不知道這種話多情得使任何女人心軟掉眼淚？你眞是公門捕快？你眞是沈神通？」

「喂，我們換個題目好不好？」

「為甚麼？你怕我愛上你嗎？」

「我不怕，却祇是不想。因為我好比風中殘燭，每一刹那都有熄滅的可能！」

「唉，沈神通，請告訴我。我該不該殺死嚴溫？」

沈神通大吃一驚，望望石室鐵門，外面似乎沒有任何人。

因此他眞心實意的替麻雀嗟嘆一聲，道：「別提這種事，如果鷄婆婆聽見，不但我沒命，連你也靠不住。」

麻雀搖頭道：「鷄婆婆絕對不會對付我。但嚴溫却會，他是個非常邪惡冷酷殘忍無情的人……」

「但你絕對不可以殺死嚴溫！」沈神通想了一下，終於給她忠告：「小麻雀，妳年紀還輕，妳可以經得起任何打擊。但是世上有些事情是絕對不可以做的。」

「我不明白，我恨他，我想起就覺得他很噁心。」

「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妳不要忘記。他是你的主人，他可能是妳的丈夫，也可能是你的兄長。」

「如果妳覺得如此已沒有意義已活不

下去,反正你已決定放棄一切,你爲何不悄悄地去(死掉之意)?

「你爲何一定要做些甚麼事情:難道一個人失去生命之後,還能夠回顧欣賞你做過的事情?」

麻雀瞪目道:「沒有人跟我講過這種話,我也從未想過死亡以後的事!」

沈神通道:「大多數人避免不去想到死亡!更多的人一切思想不論幽深或者壯闊,不論卑俗或高雅等等。當思想走到『死亡』界綫時就自然止步收回。」

麻雀問道:「你有沒有越過死亡界綫繼續想下去?」

「我也沒有,因爲你祇能用生前的慾望感情,用現世間的學問智識去推論想像死亡以後的情況,但你會覺得自己荒謬可笑,而且你絕對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沈神通停歇一下,又道:「我記得有一首歌詞(其實徐志摩詩),那是向親愛的人說的話,他說『當我死去的時候,別爲我唱悲傷的歌,我也許還記得你,我也許把你忘記』。你瞧,悲傷之歌固然不必,報仇之舉更是多餘,因爲你不一定還記得世間之事。」

麻雀輕輕道:「但歌詞也說『我也許還記得你』。既然可能記得,許多事情就變得有意義了。」

「這話不錯。可惜你永遠不知道現在的你,將來會有怎樣的變化?這是我們在實際生活經驗中時時發生的,所以雖然今天你非常痛恨某一件事,但明天明年甚至十年八年之後,你敢說你仍會痛恨麼?你可能變成很喜歡很讚美。」

麻雀眼中露出迷惘神色,她走入如此複雜變幻人生,而不幸碰上荒誕人物,不幸掉入離奇可怕情網……

「我該怎麼辦?不殺他難道要殺死自己?」

她聲音聽來含有嚴肅意味,她一定不是開玩笑。

以她的年紀,以她的衝動性格,也許她非有一條路走不可,否則她眞的可能自殺。

沈神通道:「如果你忽然失踪,嚴溫會不會知道原因?」

這句話是替啞女人問的。啞女人帶麻雀偸窺嚴溫秘密這件事,麻雀如果尙未透露,當然對啞女人很有利。

麻雀搖搖頭,道:「他還不知道,但他有財有勢,有很多女人也有男人,他不會在乎我失踪的。」

「他對你感情很特殊,我敢担保這一點,所以你忽然失踪一定可以使他痛苦一陣。」

「然後雖然他能找到別人代替你,可是他將永遠很難過,因爲他想不通以他的英俊瀟洒,以他的財勢地位,何以妳會棄他而去?」

麻雀離開時還帶着深思表情,她同時又覺得奇怪,何以會把心事全盤托出?還向沈神通請教?她爲何敢信任沈神通?

× × ×

嚴府在外表上並無異狀,其實內裏十分緊張,雖然還在大白天,但各處門戶各處通道都有巡哨和守衛。

這些人都是大江堂精選的子弟兵,曾受過嚴格訓練,個個手底都眞有幾下子,算得是一支相當强大厲害的力量。

嚴溫坐在巨大書房角落太師椅上,他認爲一個時辰之前舵主秦三七被殺,繼後那惡人譜上有名的陳歸農則被李寬人羅翠衣合力誅除。

這些經過都十分精彩,所以他直到現在眼中仍然閃動興奮光芒。

書房中還有不少人,大江堂的香主李寬人羅翠衣,舵主五湖釣叟包無恙,燕人張慕飛。還有一個走路像滑水似的啞女人,一直斟茶倒水等等。

他們在這一個時辰中已有不少消息等到手。

所以李寬人首先道:「秦三七雖然不幸死於陳歸農刀下,但我們總算也報了仇,秦三七的葬禮要緩一緩才能辦,要等到我們應付完這些强敵才舉行葬禮。」

羅翠衣苦笑一聲,說道:「現在已查出的五個人,每一個都是十分强大的强敵,秦舵主葬禮遲點舉行也好,說不定還有人陪秦舵主先走一步,我是不是太示弱了麼?」

包無恙搖頭道:「如果有人竟會誤會羅香主是害怕示弱,這個人必定是全世界最沒有腦筋最愚蠢的人。」

嚴溫本來好像想發表評論忽然閉口無言,大概他不想做沒有腦筋愚蠢的人吧?

張慕飛沒有開腔,一來地位稍低那麼一點點,二來他素來沉默寡言。

李寬人道:「我們殺死陳歸農之事,雖然報了仇出了氣,卻也種下禍根。」

別人都好像能瞭解他這話包含的意思。但嚴溫的確不明白,幸而他的身份可以任意詢問。

「爲什麼是禍根?」

李寬人道:「因爲我們顯示有擊敗他們的力量,但也告訴他們不可單獨對付我們,否則很可能就得到陳歸農下場,何況聯手夾攻甚至羣毆是我們先做出來的,所以他們亦不必顧忌江湖評論嗤笑。」

羅翠衣道:「他們若是肯聯手對付我們,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抵擋不了他們兩個人夾攻,正如他們若是走單,我們有兩人出手夾攻的話,他們也受不了。」

包無恙道:「據我所知,神槍門『鏡裏移花』趙任重和『撥雲踏雪』李逍遙不但住在同一個客棧,而且看來已有聯手默契,另外那個一直在大江南北遊蕩忽邪忽正的『猛將』朱愼,更是個頭痛討厭的人物。」

嚴溫問道:「這個『猛將』朱愼是不是外功極佳脾氣暴躁的那個朱愼?」

包無恙道:「就是他。」

嚴溫聲音有點迷惑道:「這個人不錯可以使人頭痛,但聽說他能吃能喝,大談大笑,爲人並不令人討厭。」

包無恙道:「對,他是這麼一個人,但我已注意到他好幾年了,此人外表粗獷,一身武功亦是剛烈硬暴路子,但其實此人心細而聰明,很會算計利用任何人。」

嚴溫沒等他講完,插口問道:「你爲何特別注意他?」

包無恙道:「因爲朱愼一直在大江南北遊蕩,而五年前我發覺他對我們大江堂特別有興趣,所以我也特別注意他,這個

人現在對我們的威脅,武功尙是其次,而是他能把趙任重李逍遙兩人,跟另外兩人拉攏成爲一個集團,另外兩人就是『長春藤』常逢,『醉貓』周四平。」

李寬人道:「這幾個人能拉攏在一起,以前我聽見一定不相信。」

嚴溫忽然微笑道:「這五個人中誰最厲害,最可怕?」

看他樣子好像突然有了應付之計,好像已經胸有成竹。

別人反而大大担心起來,因爲這位堂主的斤兩他們都知道,如果嚴溫亂來的話,他們就很難保護週全了。

李寬人笑聲很和氣,眞的活像面色紅潤和氣生財的大掌櫃。

「這五個人各擅勝場,實在很難確定指出某一個最高明,我們現在都頭痛的要命,所以如果堂主你有妙計的可以應付的話,請快點告訴我們。」

嚴溫聳聳右肩(左肩已經不會動):「我想派人暗殺他們。」

話講得輕鬆,但那些人豈是是容易暗殺得了的?

嚴溫又道:「但現在他們究竟想對我們怎樣?仍然要雷傲侯和悲魔之刀?」

李寬人道:「不錯,如果我們說沒有,而他們仍然不相信,那就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聚集本堂各種力量與他們一戰,一是開放本府讓他們搜查。」

包無恙忽然道:「其實讓他們搜查也是好辦法。」

嚴溫面色馬上變得鐵青,冷冷道:「絕對不行。」

包無恙忙道:「堂主別生氣,我們雖然讓他們搜查,但還有下文,我們可以要他們公開道歉,並且公開向江湖證明雷傲侯和悲魔之刀都不在本府。」

嚴溫面色仍然壞透了,道:「想都不要想,你忘記我這條左臂?」

包無恙訝道:「你的左臂?你不告訴我們是如何受傷的,但難道是跟這些人有關?」

李寬人道:「這一點可能是綫索,堂主可不可以透露內情?」

嚴溫道:「沈神通,他廢了我的左臂,但他自己也負重傷,現在還未死,還囚禁在地牢內,這個人豈是可以讓外人看見的。」

當然不能,這事一傳出去,必定招來滅帮之禍,官府有無限龐大人力物力作長時期剿捕行動,任何帮會若是硬碰,遲早覆滅毫無疑問。

羅翠衣驚異道:「沈神通絕對不會跟外傳雷傲侯逃到本府一事發生關係。」

李寬人表示意見,道:「我們祇賸下一條路可走,這些人雖然比官府可怕,但至少我們若是失敗,還不至於連累數以千計本堂子弟。」

嚴溫又泛出興奮神情,大聲道:「對,本堂不但放手一拚,而且更要搶先出擊,我意思說最好以攻代守。」

李羅包張四人雖然都露出苦笑,却又一致舉手贊同「出擊」戰略。

祇有一個人由頭到尾都沒表示任何意見,也不作聲,但也沒有任何人覺得奇怪,因爲這個人就是啞女人。

自惜好身手　鼠輩却橫行

啞女人雖然不能說話,但耳朵却靈敏得驚人,所以書房中這些人的談話,她本人雖然有時走近有時走遠,但每一句話都沒有錯過漏失。

因此她眼中盡是欽佩仰慕神色,望住仰臥床上像病貓一樣的沈神通。

這個人本事眞駭死人,一張紙條送出去,紙條上祇不過寫了很多數目字而已。

但居然眞能搬動許多當代正邪高手,把嚴府弄得鷄犬不寧。

大江堂絕不是平常碼頭市井那種小帮會。大江堂基業穩紮近百年之久,數以千計的好手實在是極强大力量,就算官府想掃蕩剷除他們,祇怕也不是省級官府所能勝任。

但沈神通連身體也離不開床板,就有本事使大江堂焦頭爛額,好像有法力的道士燒一道符就召來許多天兵天將。

沈神通側耳聽了一陣,才忽然由奄奄一息的病貓變成活人,坐起身微笑。

「是不是有人來找大江堂麻煩?」

他怎能一望人家表情就知道了許多事情呢?啞女人佩服得嘆口氣,用手語回答:「是的,五舵舵主已死了一個。」

然後啞女人又把聽到他們的情況和計議詳細「說」給沈神通聽。

等沈神通結束沉思之後,啞女人又道:「我該怎麼辦?」

沈神通道:「妳暫時還沒有危險,妳能不能替我弄幾十個饅頭?最好都夾着醬肉,還要水,用人參熬過的更好,有七壹就够了。」

啞女人驚訝得連連眨眼,這個人無端端要這些東西幹甚麼?莫非他知道將會被關起來很多天,而且沒有飲食供應,所以及早準備?

但又不對,饅頭醬肉兩三天就開始有問題會變壞。

幾十個饅頭至少是半個月一個月的糧食,到那時祇怕連老鼠也不顧而去。他難道慮不及此?

沈神通微笑道:「妳辦得到麼?」

啞女人點頭,帶食物進來當然毫無困難。

沈神通又道:「我希望有一把匕首。雖然匕首太短管不了用,但不至於手無寸鐵也就差强人意了。我說句笑話,我們練武的人手無寸鐵,就好像女人沒穿衣服一樣,總是覺得很彆扭,很不習慣。哈,哈哈……」

啞女人搖搖頭,表示一點不好笑。

因爲她時時赤身露體,並且是在一堆野獸似的男人中斯混,沒有穿衣服根本不算一回事。

沈神通道:「我的笑話太糟了,請你原諒,但我還得要求你帶一條鋼鋸片給我,妳找得到那種東西嗎?」

啞女人微笑一下,鋼鋸片又不是稀世珍寶,這種東西有甚麼難找的?但他要鋼鋸片做甚麼?

這是因爲沈神通這間特別寬大乾淨的石室雖然也有鐵門,但至今都一直敞開。而且這道鐵門不但從外面可以上鎖,裏面

竟也有鐵門。

如果是外面上鎖，他有鋼鋸片亦無濟於事，因爲他根本够不着鋸斷鎖頭，如果是他自己在裏面閂住鐵門，他還需要鋸斷門閂嗎？

總之這個人腦袋裏很多主意令人莫名其妙，令人猜測不透。但無論如何對大江堂一定很不妙，一定是可怕的打擊。

×　　×　　×

遠悅老店是鎭江兩家規模最大的客店之一。院落房間不計其數，附設的飯莊也很有名，生意甚佳。

不過未申時分飯莊內可就很冷淸了，總共祇有兩桌客人在喝酒。

一桌是三個壯年人，另一桌則祇有一個人獨自飲酌。

獨酌的人顯然是當地人，跟堂倌很熟絡，但另一桌的三人却相當惹人注目。

因爲有一個膀厚臂粗，坐在那兒宛如半截鐵塔，相貌甚是威武悍猛。

另兩人其一儒巾儒服淸俊瀟洒，其一面色黝黑身子矮壯，一枝大槍靠牆豎立。

他們已喝了將近半個時辰的酒，但却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如果他們是仇人所以不願交談，外表上看來又不像，因爲他們神情很平靜，偶然也互相擧杯。

假如是仇人的話，喝了這麼久的悶酒不打起來才怪，那裏還會擧杯互敬？

獨酌的酒客忽然也不孤獨，因爲有個漢子進來彎着腰跟他低聲說話。

店堂裏仍然很靜，那兩人的竊竊低語並沒有打擾任何人。

鐵塔似的悍猛的大漢忽然開口說話，但話聲却十分低柔，使人不敢相信這是他的聲音。

「兩位兄台，直到現在爲止，李寬人，羅翠衣、包無恙、張慕飛四人仍然在嚴家，另外還有逾百的精選好手，又有幾十個神箭手。」

矮壯黑面漢子問道：「朱慎兄何以得知？」

朱慎聲音仍然輕柔得像春風向人耳語：「好敎趙五兄得知，那邊的人正是我派去打探偵查的好手，他們用暗號把情況告訴我，我們不必當面交談。」

趙五眨眼望住瀟洒斯文的儒生，道：「逍遙兄怎麼說？要硬幹還是再等？」

朱慎也望住儒生，接口道：「李兄，憑咱們三個人殺上門去，並沒有什麼好怕的，不過咱們橫豎不急，所以不妨瞧瞧熱鬧。」

朱慎那副威武悍猛面龐上現出微笑：「是無形的熱鬧，兩位兄台聽我解釋就明白了，熱鬧當然要有人製造出來，但如果我們看不見而又知道發生種種事故，這就叫做無形的熱鬧。」

趙五也不禁微笑：「妙得很，但誰去製造熱鬧呢？」

朱慎道：「是兩位志同而道不合的人，我們似乎都不願意跟他們坐在一起喝酒，不過却不妨秘密配合行動以對付大江堂，換言之現在我們等於有五個人聯合起來，不過分兵兩路而已，他們一個是『長春藤』常逢，一個是『醉貓』周四平。」

「他們已經出動？」趙五歎口氣：「我們眞的需要跟他們聯手？」

「大江堂實力不可輕侮。」李逍遙也歎口氣道：「李寬人羅翠衣聯手威不可當，連陳歸農也不堪一擊，事實已經擺在眼前。」

趙五伸手拍拍槍桿，那支槍桿粗如鴨卵，一望而知十分沉重：「請問朱兄，我們等看甚麼熱鬧？」

「常逢周四平他們已經出動，我們三人雖然坐着喝酒，但鐵定可以收到牽掣以及吸引大江堂注意力之效。」

「這一來常周二人就更易闖入大江堂總壇，我希望他們這次行動能殺死守在總壇的東舵舵主方重和北舵舵主錢立品。」

「如果這兩人除去，大江堂三香五舵八高手就祇賸下一半了。」

原來他們三人坐在此地喝酒，吸引了大江堂注意力，而周四平和常逢却出動突襲。

周常二人若是得手，大江堂勢必陷入混亂，也勢必要抽調人手回去總壇坐鎭及善後。

當然最理想的是李寬人和羅翠衣分開，他們若是分開力量就大大減弱了。

這種熱鬧自是很値得看也値得等。

朱慎又用輕輕柔柔聲音道：「分兵兩路，我們就可以不必跟周四平常逢坐在一起喝酒，我覺得這樣比較好些，兩位兄台以爲如何？」

隔壁桌子又剩下一個人獨酌，一切情形恢復原樣。

堂倌送來一盤使人垂涎的五香牛肉和鹵蛋。

他們都想動筷，因爲午飯距現已有兩個時辰，就算是普通人也會餓了，何況他們正値壯年而又一身武功，身體强健那是不在話下。

不過他們都沒有動手，因爲有人進來，這個時分有人來光顧已經値得奇怪，何況來人又是兩個女的，都很年輕漂亮，一個是大家閨秀小姐裝扮，葱綠色上衣配深綠色裙，還有頭上碧油油的釵鈿，嫩白手腕套的也是上好翡翠玉鐲。

另一個雖是丫環打扮，但俏麗不減於小姐。

她們居然一逕找張桌子坐下，由頭到脚都綠得很美的小姐垂眼不敢瞧看任何人，但那俏丫環却瞪大眼睛到處張望。

整個廳堂都浮動着細細甜甜香氣，朱慎等三個男人却很有興趣地輪流跟那俏丫環瞪眼睛，如果眼光可以殺人的話，那麼朱慎李逍遙趙五等三人老早被她殺死好幾次。

不過他們終是有身份有名望而又是正派（除朱慎外）的武林高手。

所以雖然覺得有趣，却不談論她們，更不會出言調笑。

由於他們目標對着大江堂，所以禁不住想起羅翠衣，這位女性高手向來全身綠色，但羅翠衣已經是中年婦人，這個小姐却祇有十九二十歲顯然決不會是羅翠衣。

「猛將」朱慎一筷子就是好幾塊牛肉送入口中，李逍遙趙五也開始動筷。

忽然香氣瀰漫，那是女人用的香料的香味，並不是飯店的菜香肉香。

祇見那丫環拿着一個玉瓶，打開瓶塞嗅聞。

小姐用低低却嬌軟悅耳聲音道：「別聞啦，快送去給王姑娘，小心別洒了。」

俏丫環起身行走，她顯然要把這瓶香液送給住在客棧的「王姑娘」，所以不向外走而是走向飯堂後側通入客棧的門口。

她一邊走一邊將瓶塞塞回瓶口，誰知此時一隻花貓箭也似竄入飯堂，後面一隻大黑狗洶洶衝入疾追。

俏丫環被大黑狗絆一下，驚啊一聲，身子向前直仆。

李逍遙距她最近祇有數尺，所以扭腰一伸手就抓住俏丫環胳臂，使她免去仆跌地上之禍。

俏丫環嚇得面色蒼白全身發抖。

李逍遙待她站穩便立刻放手，道：「別害怕，那隻狗已經跑掉。」

綠衣小姐嬌聲道：「謝謝先生帮忙。阿慧，你先回來。」

俏丫環回到小姐那邊坐下，直到這時她總算把瓶塞塞好。

李逍遙皺起鼻子嗅聞一下，朱慎和趙五却微微而笑，這是因爲李逍遙身上已沾了幾滴香液，所以香得比濃妝艷抹的女人還要香。

如果李逍遙不是當代名家高手，又如果大家都年輕十歲，朱趙兩人一定會講幾句「飛來艷福」之類的俏皮話。

李逍遙聳聳肩頭，道：「在下換件衣服就來陪兩位喝酒。」

朱趙都忍住笑點點頭，他們自己也贊成李逍遙去換衣服，否則他這一身濃香如果走到街上，不被人竊笑才怪，尤其是李逍遙是一個白面書生。

李逍遙走了之後，趙五吃第三個鹵蛋，他忽然整個面孔都僵住咀吧動也不動。

如果不是眼珠還會轉動，別人一定以爲他突然中風死掉。

朱慎皺眉但聲音很輕柔：「怎麼啦？那蛋有問題？」

趙五眨眨眼睛，露出了苦惱表情，由於咀吧裏塞着一隻鷄蛋，雖然不算大，但話聲却變得十分含糊不清了：「臭蛋，好臭……」

朱慎這時又不能不忍住笑：「爲什麼你不吐掉？含在咀吧裏終究還是聞得到臭味的。」

這道理誰不知道？那裏還須你朱慎提醒？但是隣桌有那小姐和丫環，若是大口吐出自然很失禮難看。朱慎你連這一點也不知道？

趙五端一杯茶匆匆起身，飛快走出通入客棧內那道門口，就在天井溝渠邊大口大口吐出那隻臭得可怕的鹵蛋。

這一輩子還是第一次吃到這麼臭的鹵蛋，簡直把人昏臭得頭昏眼花，恨不得把舌頭都吐出來。

這時候就算世上感覺最靈敏的人也一定變得遲鈍。

因此兩把長劍尖鋒巳碰觸及趙五雙脅要害時他才發覺，也就可以原諒，可以解釋了。

祇不過趙五根本不必向任何人解釋，因爲性命是他自己的，而且性命祇有一條，實是寶貴無比。

如果這條性命失去，任何原諒任何解釋也都失去意義。

趙五虎吼一聲，左手中的茶杯連茶帶杯挾着凌厲無匹的內力扔出，右手反掌拍出。

掌上當然也用足平生功力，迅猛如雷轟電擊。

兩個人在趙五左右兩方飛起，但顯然他們並非自願飛躍，而是被趙五茶杯和右掌擊中。

趙五的茶杯和右掌巳經用盡平生功力，就算兩具鐵人也能够打彎打斷，何況兩個活人而已。

所以他們都飛出兩丈外才叭達一聲墜地，而且顯然一招斃命了。

這兩把劍僅僅刺入趙五雙臂寸許之深而已，雖然所刺部位乃是要害。

但劍刺得不深，所以以趙五一身精湛功力，根本不當回事。

祇不過當他運足平生功力反擊左右敵人，而且得手之時，他舊力巳盡新力未生的一刹那間，另外有一把長劍無聲無息刺入他後心要害。

這把長劍順利輕鬆得有如用一把刀子插入流水中一樣，連一點漣漪，一點波紋都不曾引起。

大名鼎鼎位列當代高手的「鏡裏移花」趙任重身子依然屹立不倒。

他明明感到劍尖巳刺穿心臟，幾乎從前胸穿出來，但他仍然沒有倒下。

趙五徐徐掉轉頭向後面望去，他看見一個年約三十歲、面貌英俊却又滿面狠厲之氣的人。

此人的劍仍然插在趙五背上，所以他現在赤手空拳，躍退尋丈。

趙五道：「你是誰？」這一問有沒有多餘了一點？

「我姓郭，人家都叫我郭五郎，我是大江堂嚴堂主十二貼身護衞之一。」

「哦，郭五郎？我從未聽過你的名氣。」趙五聲音很穩定：「你們使用的佈置手法，還有你們的劍法，都是暗殺道惡毒手法，嚴溫是暗殺道中高手？」

郭五郎搖搖頭：「我不知道，但劍是用來殺人的，明殺暗殺有何分別？」

「當然有分別，」趙五又搖搖頭，並且歎口氣，想不到英雄一世，却喪身於暗殺道詭計和無名殺手劍下。

暗殺道也有很多層境界，到了高層境界的著名殺手，就不會使用詭計。

他仍然面對面刺殺敵人，唯一分別就是一般武林高手的武功，因不論任何門派，都寓有强身自衞之意思，所以不一定每招都能致人死命，但殺手的劍法却是任何一招都足以致死對方，甚至不惜自身負傷或者同歸於盡。

趙五又深深歎口氣：「你絕不是暗殺道天下第一的『血劍』嚴北訓練出來的人。如果是嚴北訓練的人，絕對不會用這種不榮譽的陰謀詭計以及劍法。」

郭五郎雙眼直視發怔，聲音沒有自信和軟弱：「我雖然殺死你，但你仍然瞧不起我？你爲何要說這些話？」

但趙五巳忽然跌倒！

剛才趙五一聲虎吼，不但飯堂內的「猛將」朱慎聽到，連遙隔兩重院落的李逍遙也聽見了。

可是李逍遙連尋思趙五發生何事的餘暇都沒有。

因為當李逍遙脫掉外衣祇剩下一條短褲之時，突然間三股勁風襲到。

李逍遙久經大敵，在這刹那間居然還能發覺那三股勁風雖然都是鋒快刀劍，但其中兩把的主人身上透出奇怪的使人作嘔的臭味！

另一把劍則告訴他那是兇毒殺手的招式。

事實上任何人匆匆忙忙脫掉衣服時，心思和感覺都會因為脫衣而分散，警戒的注意力不能集中，所以這眞是偷襲的好機會。

李逍遙名不虛傳，居然能及時發覺甚至還有餘暇暗暗冷笑一聲。

他不慌不忙掉轉身軀，於是可以看見偷襲的三個人。

這一眼的印象雖然使李逍遙驚異難忘，但他並沒有因而亂了自己步驟。

他身子如行雲流水退了三步，暫時避過那三人惡毒兇厲的偷襲。

使他驚異難忘的不是刀法或劍法，而是這三人之中使刀的兩個人，也就是身透惡臭的兩人。

嚴格說來他們根本不像人，他們佝僂，兩手特長，全身都是黑毛，臉孔醜陋得可怕，扁鼻掀唇有如猩猩。

尤其是他們的刀法全是有去無回的招式（即祇攻不守，但也祇有李逍遙這等當代高手才察覺得出），好像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性命。

他們活到如今唯一的原因就是跟李逍遙拚命（如果把李逍遙換為別人，也是一樣）。

總之這兩人簡直是沒有人性，不會思想的惡獸，此所以他們兩把鋒快耀目長刀激射出厲森寒氣。

李逍遙若是胆氣稍弱武功稍低之輩，祇怕這一照面就已駭得四肢發軟任憑殺戮了。

第一個使劍的人大約廿餘卅歲，面貌俊秀。不過眼神森冷，滿面殺機。

所以任何人都瞧得出他決不是斯文講理之士。

他一劍落空便突然退出房外，身法甚快，顯然是早已盤算過每一步行動。

但另外兩個惡獸般赤裸上身的醜漢，兩把刀卻橫劈直砍瘋狂攻到。

他們喉嚨中還發出咆哮聲，做成說不出的獰惡詭異氣氛。

李逍遙身子動都不動，雙手探出食指，疾彈，雙手兩指一齊彈中兩把長刀，由於時間一樣，所以祇聽到「噹」一聲。

祇見兩把長刀分向左右屋頂斜飛出去，竟然都插在屋樑上。

不過那兩個醜陋惡漢仍然空手撲到，而且不是咆哮而是怪吼嗥嘯！

李逍遙每個動作都很瀟洒，雙手劃個小圓圈一勾一撥，祇見兩個惡漢健軀都轉了方向互相碰撞在一起，也互相緊抱齊齊用牙齒噬咬對方咽喉。

當他們一齊反衝亂咬絆跌時，李逍遙已揮手以兩掌分別擊中他們後背。

咆哮吼叫聲音立刻停止，那麼瘋狂兇暴的動作也忽然消失，祇剩下兩具不會動彈的屍體。

李逍遙舉手就弄死兩個惡漢，不但全無欣慰之色，反而顯得很沉重以及憤怒。

他自從退後了三步之後，雙腳一直沒有移動過。

門口持劍的漢子壓劍欲發，兇狠地死命地盯住李逍遙。

李逍遙歎一口氣，說道：「想不到我『撥雲踏雪』李逍遙今日死於無名小輩手中。」

他似乎感到眼前模糊，所以用力眨眨眼睛：「你們胆敢暗算於我，難道連姓名來歷都不敢報上？」

門口那人冷冷道：「我是姜大成。是大江堂嚴堂主十二貼身護衛。」

李逍遙道：「床底下那個呢？」

姜大成道：「他也是十二護衛之一，姓黃名光明。」

李逍遙搖搖頭歎一口氣：「他躲在床底下暗算我，為人行事一點也不光明。」

如果李逍遙不是口口聲聲提到「暗算」，別人一定很難發覺床底下伸出一把長長窄劍，劍尖已深深刺入他小腿。

怪不得他退了三步之後就不再動彈，任誰小腿上深深插着一把劍保證也不肯移動腳步，除非那把劍縮回去或跌落地上。

可是這時那劍已無人握住又插得太深，所以既不會縮回亦不會掉在地上。

李逍遙用力眨眨眼睛，但看來他的確已經視綫模糊，面色也蒼白如紙。「你們不但用卑鄙暗殺手段，那黃光明的劍上毒性更是厲害不過，我雖然盡力運功迫住毒性，卻白費氣力，這究竟是什麼毒？」

姜大成聲音冷冰，也沒有絲毫羞愧意思。

「祇要暗殺成功，用任何手段都一樣，死亡難道有分別麼？黃光明劍上之毒當然很厲害，如果是別的人被刺中，老早就七孔流血而死，你何以還能夠活着？」

「因為我……想殺死你……」李逍遙身體搖幌幾下，慢慢蹲低：「可惜……可惜我遏制不住毒力……」

他仍然能夠伸手拔出那把窄身長劍，祇見劍尖大約半尺的一截，藍光湛然，顯然劇毒無比。

姜大成見他手持毒劍，心中大為惕凜，不過又見他站都站不起身，所以亦不退開，祇橫劍加意防範。

李逍遙身子蹲低了，就可以看見縮在床底角落的黃光明，但他似乎已無能為力出劍報仇，祇能恨恨瞪他一眼：「黃光明，不但你學雷傲侯做縮頭烏龜，連大江堂三香五舵八大高手也都一樣，你們都不敢堂堂正正決一死戰，祇會用暗算手段。」

門口的姜大成應道：「幾位香舵主都趕回總壇對付『長春籐』常逢和『醉貓』周四平，你們算是正派人物，所以派我們來收拾你們！」

這種戰略的確很有道理。

如果姜大成他們這一套使到常逢周四平身上，一定失敗無疑。

李逍遙是因為身上沾染香液而趕緊回房換衣服，在換衣服過程中不免有疏忽而露出可乘之機，如果是常周那兩個惡人，身上沾了香液根本不打緊，絕對不會回房更衣。

又如果常周二人任何一個吃着臭蛋，定必當場一口吐在地上，那裏理會有女孩子在旁邊而不好意思亂吐？

李逍遙已聽見趙五大吼之聲，又見遲遲無人來援，心知趙五和朱慎一定已發生了問題，當下劍尖移轉對準床底下的黃光明。

黃光明見他中了毒劍好久還不死，本已大為驚訝，現在又見他挺劍相向，更不敢怠慢，雙臂一振，整張床鋪呼一聲飛上半空，登時樑折瓦穿，不但弄出一大片震耳聲响，而且木頭磚瓦紛紛飛墜，使人睜不開眼睛。

不過屋瓦樑木跌墜下來，已經不對任何人構成威脅了，這是因為當黃光明振臂震飛床鋪站了起身之時，李逍遙不但也能站起身而且動作之迅速，使人難以置信。

李逍遙在這刹時間閃電般刺出一劍，湛藍色劍尖祇刺入黃光明肚子半寸左右就收回去，因為他的人已經倒縱出房，毒劍當然也跟着他出去，所以祇刺入半寸深而已。

剛才說屋頂的瓦片樑木掉下來對任何人不構成威脅，正是因為黃光明肚子已被毒劍刺一下，那毒自然是非常可怕的劇毒，黃光明可能有解藥亦可能沒有。

但不管有或沒有，由於李逍遙劍尖上另有一股內力衝入他經脈中，使他有如木偶動彈不得。所以有沒有解藥都變成毫無意義。

屋瓦和碎木以及那張破裂的床鋪掉下來時，有一部份落在黃光明身上，黃光明既不會躲閃亦不會叫喊，靜寂無聲地埋在瓦木底下。

李逍遙則已經躍出屋外，所以房間內一切也與他無干。

他提着毒劍目光銳利注視姜大成，從他面上、從他動作一點瞧不出毒劍對他有何影响。

「你們都是相當厲害的殺手，可惜卑鄙了些，也似乎不求上進，所以你們永遠不會成為偉大的殺手。」

李逍遙語聲清晰而又從容，好像跟一個朋友談心。

姜大成最強烈感覺是，明明人家站在面前，而且祇有孤身孤劍沒有別人推助。

但何以好像四方八面都被他封鎖住？似乎向任何一方逃竄都不妥當都有危險？

莫非一流高手便有這種氣勢威力？李逍遙無疑是當世一流高手，但他中了毒劍竟還這麼可怕？

李逍遙歎口氣：「你們祇是較傑出的鼠輩，想不到我李逍遙下場如此可悲。」

他又歎口氣：「姜大成，我三劍之內就取你性命，絕對不多用一劍。」

姜大成激起雄心壯志，因為自從他出任嚴溫十二護衛之後，也曾見過不少高人名家。

「哼，三劍就能取我性命？殺了我也不相信！」姜大成微微冷笑：「三劍？眞的祇用三劍？何以不是兩劍或是四劍？」

話聲中盡是譏嘲不信之意。

「因為我祇有三劍的氣力。」李逍遙居然十分坦白說出來。「如果超過三劍，我便沒有氣力取你性命了。」

原來如此，那麼祇要設法躲過他絕命前的三劍，豈不是可以逃過大劫？

但姜大成忽然覺得很不對很彆扭，為什麼第一個念頭就是「逃避」？為何不能像有些人昂然不懼奮起應戰？

何況已曾練武多年，若是連人家三劍都接不住，則死在這種人物劍下又有何憾呢？

可惜這個念頭一掠即逝不留下痕跡，他仍然考慮如何逃過這三劍一定是極可怕的攻勢？

李逍遙長笑一聲揮劍刺去，劍招很平凡，是人人皆識的「仙人指路」。

但劍勢速度還有無形無聲卻又的確存在的強大信心，使得這一招正如白開水加上很多味精——清水變鷄湯。

祇這麼一招，姜大成已擬想了七種逃避身法竟然全都用不上，竟然沒有一種有用處。

姜大成雖然勉強揚劍封擋，但已經沒有用了，連不懂武功之人也看得出。

因為李逍遙那把毒劍已刺中姜大成心窩，刺得不深卻足以瓦解任何掙扎抗拒。

李逍遙的確人如其名，既瀟洒而又逍遙。一劍奏功就飄開七步之遠，還隨手把毒劍丟掉，微微含笑背負雙手：「現在我們都一樣了。」他聲音很平靜，但難道死到臨頭他仍然能保持風度？抑是他當眞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姜大成由於全身感到痲木而跌坐地上：「你的確是當世高手。」他口氣很眞誠：「我連一招也擋不住，我輸得死得心服口服。」

「你如果不作逃過我三劍之想，大約可以鬥上廿招。」李逍遙口氣也是眞誠得叫人不能不信：「現在你一定明白何以一招都擋不住的原因了？祇可惜我們已沒有機會再試。唉，化鶴如今歸去，悲歡舊業付誰？」

含有無限惆悵無限遺憾的長吟聲中，李逍遙面色很快變得蒼白。

變得可以令人一望而知他生命已走到盡頭，當眞要化鶴歸去了。

祇不知「猛將」朱慎情況如何？如果連他也遭暗算，那麼他們這個集團可說是一敗塗地了。

× × ×

「猛將」朱慎當他一聽到「鏡裏移花」趙任重趙五的吼聲，就立刻跳起身。

第一個念頭自是趕緊出去瞧瞧，但第二個念頭卻是完全相反，祇因他也不能置身事外。

既然人家遣派殺手對付趙五甚至李逍遙（後者遭遇他尚不得而知，祇不過猜想而已），怎可能放過了他一個？

飯堂突然瀰漫着惡臭，以朱慎見識之廣居然也說不出那是什麼一股可怕味道？

祇見四個赤裸上身，祇穿一條短褲的漢子，兩個持刀兩個提斧忽然出現在他四周，惡臭就是從他們身上發出。

朱慎望見之後也就覺得不希奇了，因為這四個漢子倒是有七分像大猩猩，祇有三分像人。

他們滿身黑茸茸長毛，黃色獠牙外露，身子稍稍佝僂有如猿猴，他們既然似獸而不似人，則身有惡臭何須感到奇怪？

不過這四個惡獸似的漢子卻有一種兇

厲殺氣。

他們顯然不把自己性命放在心上，所以眼中泛閃殘忍得近於瘋狂的光芒。

朱愼外號稱爲「猛將」，又能被推爲當代高手，當然除了兇猛之外，武功智力也眞有一套，否則焉能掙到這等地位？但現在他也不能不承認這四個醜陋惡獸似的漢子，一定賦性比他更爲兇殘猛惡，祇因他們祇有三分是人所以不能以常情而論。毫無疑問，這些人是大江堂派來的殺手。

大江堂居然能當機立斷敢施展先發制人手段，這一點却也不能不佩服的。

無論如何朱愼當前唯一要務就是如何應付這四個怪物，祇要擺得平今日的危機，以後還有很多時間可以領教大江堂的手段。

以朱愼的武功造詣和威名，還有他那兇暴悍猛的脾氣，任何人都敢打賭他八成拔刀衝上去斬殺，有兩成可能則是橫刀待敵。

但「猛將」朱愼居然做出任何人想不到的事。

他忽然鑽入桌子底下，就像忽然碰上危險的胆小女人的反應一樣。

事實桌子底下半點都不安全，桌子除了一張厚硬桌面之外，就是四條桌腿，誰都能從四方八面向他攻擊，祇須彎低身子就可以了。

「猛將」朱愼却絕對不是這樣想法，因爲第一點大江堂既敢發動攻勢突襲，而連趙五這等人物也顯然遭遇暗算發生了不幸，可見得大江堂必有相當佈置也有相當把握。

所以絕對不能够輕視這四個惡獸似的漢子，也更不能貿貿然就當他們是眞正敵手。

第二點他心神絲毫不亂，所以忽然已聽見有十幾個人包圍飯堂，並且都扳開了牆壁的好些磚塊。

這些人要進來的話，飯堂前後都有門戶，又沒有人防守，他們何以不湧入來而挖開牆壁（牆上的磚塊顯然也是早就弄鬆，所以他們能够很容易地就弄開幾塊磚頭）才鑽入來？

所以不用多想也可以斷定這十幾個人絕對不是想鑽進飯堂，既然不鑽入來，他們在牆上開個洞幹什麼呢？

答案淺之又淺，這些人不是想用強弓硬箭，就是可怕的獨門暗器，總之，他們決不是開個洞作壁上觀，這一點朱愼連人頭都敢打賭，也因此他忽然鑽入桌底就變成不是沒有意義的舉動了。

飯堂內自然不止一張桌子，相反的桌子比任何地方都多，故此朱愼從桌子底下忽左忽右，一張竄過一張，堅厚的木頭桌面就變成極佳掩體，可以使他不受十幾個牆洞向他瞄準的硬箭或暗器威脅傷害。

「猛將」朱愼還有一點最狠不過，那就是一刀劈死門口那個又醜又臭漢子之後，逕自衝出店外，一溜烟跑得不知去向。他居然連趙五和李逍遙的安危生死全然不管。

祇管自己逃命，相信沒有人（武功高明如他才算數）能够做得出，但朱愼却做出來了。

飯堂瓦面忽然有四處裂開，乒乓嘩啦聲中，四個裝束俐落手提長劍的人飛落地上。

他們的裝束神情都跟郭五郎、姜大成、黃光明一樣。

他們當然也看見「猛將」朱愼奪門而去，不過他們的步驟絲絲入扣極爲準確。

所以他們蹬破瓦面飄落飯堂的行動也已來不及更改取消，也因此他們等於投入一個沒有敵人的戰場。

飯堂內一片死寂，祇有剛才暗暗向朱愼通消息那個本地漢子弄出低微聲響。

這種聲響平時可不大容易聽到，而且他也不想弄出來，祇不過他全身抖個不住，這也是他無法控制的。

由於他躲在桌底下，身子挨觸桌脚和椅子，故此他身子一抖就發出有節奏的聲音了。

沒有人瞧他一眼，那四個劍手動作一致而又迅速，齊齊長劍歸鞘，大步向店外行去。

他們剛走到門口，忽然有些聲響使他們驚愕停止。

那是沉重却不甚堅硬的物體墜落地面的砰訇響聲，人人都馬上想到這是「人」在高處跌落地面的聲響。

但誰跌在地上？現下扒在高處的祇有大江堂十二名神箭手，他們輕身功夫過得去，絕對不會無緣無故跌落地上。

如果是他們墜地弄出聲響，顯然必有外來因素，說得直接一點，那就是有人把他們擊墜，決計不是自己失足跌下，何況就算有一個失足，也斷乎不會連續七八九十個先後跌下。

四名劍手雖則都是嚴溫十二護衞，但其中當然也有發號施令的領隊。

這時其中一人厲聲道：「弟兄們小心，分散到四面屋角。」

他們動作都很快，話聲剛剛消失，四個人已分佔飯堂四個角落。

反而原本在飯堂內又醜又臭的三個漢子（本來四個，其一已被猛將朱愼殺死），却變成在內圈中。

外面砰訇人體墜地之聲至少響了十下以上，如果是那批神箭手被殺，至少也有十個以上遭遇不幸，甚至很可能十二個全部被殲。

然後店門出現一個人，正是「猛將」朱愼，此人果然不愧是當代一流高手，身手之高强，應變之機靈實在使人大出意外，而且他捲土重來一眨眼間，就殲滅了敵人一大半力量。

如今敵方祇賸下七個人，其中有三個還不能算是人而祇能算是野獸。

朱愼目光一轉，突然大喝一聲，聲如霹靂，震得人人耳鼓嗡嗡作响而又疼痛。

他這一聲大喝自然不是胡亂吆喝壯胆，喝聲猶自轟轟隆隆震耳之際，祇見他連人帶刀化爲精光耀目風雷迸發的長虹，宛如電掣在飯堂內繞個圈子。

這一招祇要有點眼力之人都能够瞧得出那是無上奇妙人刀合一的刀法。

尤其可怕的是他那種兇猛暴烈有如烈火的氣勢，簡直是無敵不殺無堅不摧。

所以刀光星旋電掣那麼一刹那，旋即變回高大軒昂的朱愼。



但飯堂內已經有三人倒下，便是那三個惡獸也似的漢子。

「猛將」朱愼身形露出之時不是在飯堂當中而是在東首角落，他那柄像雪一般寒光閃耀的長刀橫擱在一個劍手咽喉上。

即使是不懂武功之人，看了這等情形，也知道朱愼那把鋒快長刀祇要稍爲緊一緊，那個劍手咽喉必定裂開一道口子。

這意思是說朱愼隨時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殺死那名劍手。

大江堂的人目下在場的祇賸下四名劍手，而其中一個却又是命若遊絲，一點也靠不住。

偏偏這一個被威脅的又是四名劍手的領隊，所以一時之間全無聲息，也全無行動。

朱愼洪聲大笑一聲，道：「老子刀下向來不想有無名之鬼，你們報上名來。」

被他長刀架住咽喉的劍手臉色蒼白如紙，道：「在下熊知本，他們是車十一，金無敵和李沛，我們都是嚴堂主身邊十二護衞。」

朱愼道：「你們祇是下三流的殺手，就像江湖上玩魔術的人，如果沒有別人替你們分散對方注意力，你們根本全無作用，你們根本不敢面對面拔劍拚鬥。」

他的聲音流露無限鄙視意思，連性命有如俎上魚肉的領隊熊知本也氣惱或是頹喪得面色大變，其餘的人更不必說了。

朱愼又用極爲鄙視聲調說：「你們就算能殺死十個一百個武林高手，但鼠輩就是鼠輩，永遠變不了虎豹龍鳳，我希望你們還聽得懂我的意思。」

聽不懂才奇怪，任何人誰不想力爭上游，誰不想做個堂堂正正氣凜千秋的英雄？但能做到麼？

現在朱愼也看清楚四個劍手的相貌，很令人詫異的是他們全都相當英俊，年紀也都是廿九卅歲左右，由此可知這批護衞殺手都是同一時間訓練出來的。

以朱愼久歷江湖的眼光看，車十一和金無敵兩人相貌似乎正派忠厚些。

至於熊知本和李沛眼睛相貌都透出奸險味道，朱愼很不喜歡這種味道。

所以他長刀稍稍吐出一點，熊知本祇低哼一聲，轉眼間全身軟垂，沿着牆壁癱跌地面不再動彈。

朱愼已經走到飯堂當中，眼睛望住大門外，完全不看那三個活人一眼。

「你們已經看見了，我殺人也不會眨眼，你們那一個能逃出店外，就算是檢回性命。」他聲音冷如霜雪，絲毫沒有兇猛躁急之意。

此外他的話也講得明明白白，由得他們自己選擇。

兩邊牆角同時响起暴厲喝聲，當然隨着喝聲還有兩把長劍宛如迅雷急電攻到。

朱愼居然還有餘暇歎一口氣，心裏說：我的眼睛果然沒有看錯人。

出手攻擊我祇有車十一和金無敵，不問可知李沛必是趁機逃走了。

車十一和金無敵兩柄長劍完全落空，既刺殺不到敵人，亦沒有遭遇反擊。

他們都看見「猛將」朱愼使出宛如鬼魅身法，從兩把長劍空隙處閃出去（其實這個空隙本該有第三把長劍堵住，可惜沒有，所以才變成空隙）。

朱愼並非閃避而是追殺，他那魁偉如一座鐵塔那麼巨大的身子，竟比貍貓還靈巧輕快，眞使人咋舌難以相信。

祇見他刀光揮掃閃耀出一道光芒，立刻有人慘叫一聲，鮮血迸濺。

那人就是李沛，他上半身已鑽出牆洞（那些箭手弄開的牆洞），但下半身却掉下來血淋淋摔於地上。

朱愼一刀得手，迅速躍回對車十一和金無敵。話聲平淡冷漠說：「我知道他最狡猾，他一定會利用你們而自行逃命，你們事前可曾想得到？」

車金二人都怔住，那李沛忽然捨棄戰友獨自逃生之舉，他們的確想不到。

然後金無敵厲聲道：「朱愼，不必多言，咱們決一死戰。」

車十一聲音顯得比較冷靜：「對，朱

愼，雖然我們很佩服你的眼光，也很佩服你的刀法，但今日强存弱亡，祇怕已沒有第二條路了，我和老金將要聯手出戰，請賜教。」

朱愼笑道：「這才像話，若是都用鬼祟卑鄙的手段，誰還需要辛辛苦苦修習武功呢？請！」

他橫刀胸前，脚下不丁不八，看來架式雖是平凡，但自有威震千軍橫掃六合的氣概。

果然不愧是當代高手，也怪不得李寬人羅翠衣包無恙等名家十二分重視，若論眞才實學，嚴溫的十二護衛的確還差那麼一大截。（其實武當鷹派的司馬無影一出劍已殺死兩個護衛，就已經可以看得出此中區別了。）

車十一和金無敵壓劍待發，脚下一步步繞着順時針方向轉圈，當然他們必須找到機會（那怕祇有那麼一點影子），才可以發劍。

祇可惜現在已輪不到他們主動了，武功和智慧其實是二而一的東西，有高低强弱的話，硬就是不能打馬虎眼不能「混」過去。

朱愼忽然鬚髮戟張，神態威猛有如暴虎怒獅，大吼聲中，一刀劈出。

金無敵雖然同時一劍刺出，却被一股强厲勁氣震得連退七八步，這當中還撞翻兩張桌子。

車十一却沒有他這麼好運氣，他的長劍招架敵刀之時已經折斷，這還不是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車十一的頭顱有半邊飛出尋丈，白色腦漿鮮紅血液噴得滿地。

車十一當然馬上就死了。

金無敵面色灰白，眼中露出悽慘光芒，你也一定能够了解他的心情，如果你含辛茹苦，刻苦鍛鍊了多年武功，却發現擋不了敵人一招，你豈能够不灰心氣餒，豈能不感到悽慘痛苦？

朱愼居然收回了長刀，聲音很平靜道：「金無敵，每個人資質稟賦都不同，古代左思的三都賦用了十年時間才寫出來，司馬相如有名的長門賦却提筆就寫好，但他們誰也不勝過誰。」

金無敵訝疑不已，所以聲音也很不自然：「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寫文章跟武功一樣，」朱愼那麼高大魁偉粗猛的人，話聲居然很柔和毫不凶惡，「有些人學一招費上好幾日時間，但有些人一看就懂並且也使得出來，這兩種人若是十年八年之內拚鬥，當然聰明的後者獲勝無疑，但如果有三二十年時間，結局就難說得很了，因爲如果有足够時間，則學得快懂得快的人優點就喪失了，你看有沒有道理？」

金無敵吶吶道：「很有道理，我從未聽過這麼有道理的話，可是這跟我們目前局勢有何關連？」

朱愼道：「我祇不過是告訴你，你年紀還不大，還有機會變成眞正一流高手，你雖然已苦練過十年八載功夫，但還不够，我給你一個機會，你踏出此門，給我走得遠遠的，决不回去大江堂，不可回去嚴溫身邊，十年或者二十年後，你可能成爲我眞正敵手。」

金無敵怔一下，才道：「有沒有其他條件？例如要我供出大江堂和嚴府內幕秘密等等？」

「沒有，」朱愼說得斬釘截鐵：「你走吧，走得遠遠的就行。」

金無敵長刀歸鞘，拜倒地上，然後起身出去，臨走之時祇說了一句話：「你才是眞眞正正第一流高手。」

朱愼祇微微而笑，但笑容中却掩不住苦澀之意，想那李逍遙和趙任重何嘗不是一流高手，但他們却敗亡於鼠輩手下……

他一面動身視察李逍遙趙任重的結局，一面在心中連連歎氣，像李趙二人被暗算身亡，固然很不值得。

但就算十九年前我父親何嘗不是威名赫赫身負絕學的一流高手？父親他雖然死於天下第一殺手「血劍」嚴北手底，但事實上他與死在鼠輩手中有何不同呢？

× × ×

嚴溫面色壞得無以復加，但面色壞很可能祇因憤怒，然而他這刻决不祇是憤怒，却是有更多的恐懼。

他無法再在太師椅坐得住，起身踱了幾個圈子，心中煩燥得很想狠狠打任何人幾鞭子。

但啞女人剛剛奉命去瞧瞧沈神通情形，而兒子嚴星嚴雨甚至小麻雀都跟隨鷄婆婆躲在秘室（那兒地方很大，有廳有房，所以應該稱之爲秘屋）。

眼前的唯一生還者郭五郎平時還可鞭打，但現在却不行，因爲這次動用了九名貼身護衛，還有神箭手和野獸似的惡漢不算，却祇回來一個。損失不可謂不慘重。

然而敵方三個人却祇死了兩個，而最可怕的「猛將」朱愼又不知去向，並且也可能把金無敵擄走（因爲沒有發現他的屍體）。

如果金無敵落在朱愼手中，祇怕嚴府及大江堂，許多秘密以及本身的實力都瞞不過對方了。

這都還是其次的問題，眞正可驚可怕的是假如這等江湖中一流高手再來這麼幾個，還有什麼力量什麼方法應付？

遁走了的「多愁羽客」呂頑石和「兩頭蛇」顧天義當然有可能捲土重來。

而目前大江堂全部精銳高手去對付的「長春籐」常逢和「醉貓」周四平，結果如何尚未可知，如果那兩個「惡人譜」中的高手逃走了任何一個，自然也是莫大禍患。

退一萬步說，就算常逢、周四平兩名惡人被大江堂誅殺了，但祇要有點腦筋的人，也會知道大江堂一定付出相當代價。

可惜的是大江堂現在付不起代價，最主要支柱「血劍」嚴北已經離開，能不能回來或者何時才能回來無人得知，而大江堂三香五舵八大高手，已經少了兩個而祇賸下六大高手，大江堂豈能再付出代價？

郭五郎忽然道：「大爺，你何必煩惱何必多慮？其實你已經大大成功，祇不過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嚴溫訝然注視，成功？那裏來的成功？眼看大江堂基業不保，眼看嚴府被敵人入侵無力抗拒，這算什麼成功？

他心中很氣惱，如果郭五郎講不出强有力能說服我的道理，我叫你馬上屍橫此地。

「大爺，你莫非忘記了『猛將』朱愼，『鏡裏移花』趙任重，還有『撥雲踏雪』李逍遙都是當代一流高手？他們任何一兩個若是殺上門來，連三香五舵沒有一位會不皺眉頭，對不對？」

這話似乎很有點「道理」，嚴溫眉頭一舒：「那便如何？」

「可是大爺祇派出你的護衛以及幾個『狠人』，加上十來個箭手，就能够殺死了大高手，你何以還不滿意？」

「我應該滿意？人家都快要殺上門了，天下又不是祇有三個一流高手。」

「眼前確實是迫促一點，但祇要熬過去，祇要能保存大江堂元氣，大爺，咱們大江堂千餘帮衆，再加上我們可以控制的數以萬計的人家，我們挑選一兩百個少年才俊之士，有何難哉？」

嚴溫連連點頭：「的確不算困難。」

「如果你身邊有一兩百個像我們這種護衛，我想天下絕對沒有能動得你的人。

「就算來上十個八個一流高手，你至多用三二十個護衛性命，就可以殲滅他們，請問大爺那時還何懼之有？」

嚴溫過去攬住他肩頭，甚至把臉頰靠貼過去，柔聲道：「對，對。你眞是天才，以後訓練人手時，你一定要盡力要負責，其實我們可以在一二百個護衛之中，再挑選出一些特選好手，組成一個極秘密的殺手組織，我們可以早一步除去任何可疑人物，我們永遠不會洩漏秘密，因爲，我們根本不在外面接受生意不必在外面賺錢，我這主意好不好呢？」

郭五郎想一下才衷心應道：「簡直太妙了，大爺你才眞是天才。」

嚴溫眼中露出殘酷無情兇光，任何人眼中若是出現這種光芒，已可以肯定他想殺人了。

但郭五郎却看不見他眼光，因爲嚴溫像女孩子一樣偎靠他肩上，而郭五郎有力的雙手也摟住他的腰身。

郭五郎忽然發出淫邪古怪笑聲，把嚴溫抱起向緊隣書房的臥室行去，他想幹什麼？他爲何像吻女孩子一樣吻嚴溫面上，甚至唇上？

書房門口忽然閃入一個人，無聲無息而又飄滑得很快，霎時阻擋了郭五郎的去路。

郭五郎祇停下脚步，既不放下嚴溫，也不說話。

嚴溫在他懷中懶懶道：「啞女，有什麼事？沈神通怎樣了？」

啞女人大概已看慣這種場面，所以神色如常，一連打了好多手勢。

嚴溫點點頭，也不耐煩地揮揮手：「你走吧。沈神通既然還不能走動，地牢既然一切正常，這一方面沒有什麼可躭心的了。啞女，你去召集神箭手和劍手，嚴密守住我這兒，我不想被任何人驚動敗了我的興緻。」

× × ×

暫時沒有人會敗他興緻。因爲「猛將」朱愼或者司馬無影這時都不知在何處。

而沈神通也仍然在地牢中。

現在已經是晚餐時分，地牢內一片喧嘈，鐵門和石牆砰訇作响。

但沒有人會覺得奇怪，十多年來這已是有如春去秋來，或者火燥水濕樣地自然，一樣地合理。

假如忽然一旦全無聲响，全然不嘈不鬧，反而變成不正常而使得防衛方面進入緊急程序。

若是進入防衛緊急程序，担保連蒼蠅也飛不出這座地牢，詳細情形太過囉嗦了一點，所以暫時不必浪費筆墨時間。

總之幾個滿身黑毛形狀醜陋的漢子（現在已知道他們是嚴溫用某種方式做成的獸人），他們迅快送食物進來，也迅即離開。

由於極吵耳極駭人的種種聲音忽然消失，所以有兩道鐵門關閉鎖上聲响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沈神通忽然像跳蚤一樣靈便跳下床，並且奔出外面甬道。

他話聲很和緩有禮，但聲音却是用內力迫出，故此十幾間地牢（有人無人全部在內）都一定聽得清楚。

「各位前輩，我已奉告過我的姓名是沈神通，但各位前輩可能有些不知道我究竟是誰，祇不知我若是提起家師就是『中流砥柱』孟知秋，諸位前輩知不知道？又諸位前輩敢不敢相信我聽從我的辦法？」

他不但早在午飯前已經塞給每個人（一共七人）兩個夾醬肉饅頭和一壺參茶，又說出自己名字，並且再三叮囑人人不可食用送來的飯菜。

沈神通這個名字雖然是名滿江湖，但究竟還是晚近的事，「孟知秋」可就大大不同了。

果然一個低低而又含糊聲音道：「神捕孟知秋？你眞是他弟子？」

沈神通發出輕鬆笑聲：「講話的敢是武當前輩痴道人？」

衆聲寂然一陣，仍然是含糊聲音道：「我一開口你就知道？爲什麼？」

沈神通道：「天下沒有人能够話聲既含糊，但入耳又字字清楚，這等玄門正宗至高無上內功，除了痴道人還有誰？」

一個破鑼聲從左邊最後一間石牢傳出來：「不對，不對，他是天台山傻禪師，不是武當痴道人。」

「不對，不對，」沈神通也學他講話腔調，唯一不似就是那副天生破銅鑼聲：「我是百花洲胡說和尚。誰叫我的江西口音露出破綻？當然還有這副破鑼嗓子，也是罪魁禍首。」

「哈哈，」破鑼聲乾笑兩聲，但任何人都聽得出他竟是承認了：「神捕孟知秋果然名不虛傳，洒家看這個徒弟可能比老孟還可怕。」

如果順着江西百花洲胡說和尚話題講下去，恐怕一忽兒就繞到天南地北去了。

所以沈神通道：「還有五位前輩，希望不必叫我一個個的猜，因爲我們的時間很寶貴。」

一個石牢內傳出雄壯震耳聲音道：「我是鄂北袁越。」

「我早猜到了，」沈神通的確早已猜到，故此聲音很平靜：「除了袁前輩之外，天下還有誰能將石牆擂出那麼巨大聲音？」那鄂北袁越外號「擂地有聲」，十二式「擂手」拳力之重天下第一。

袁越重重歎口氣：「秋老果然天下無

雙。連他的弟子也如此高明，誰能不佩服呢？」他祇短暫停歇一下：「除了胡說和尚痴道人和我你已知道之外，此地還有四人，一個是萬里雲雁吳瀟瀟，他是第一流的獨行大盜，諒你必定知道他，所以不必多介紹了。」

沈神通的確驚訝地嗯了一聲。

「第二個是『割愛手』顧慈悲，這個傢伙邪得很，我也不必多說。」

當然誰不知道天下十六邪人之一的「割愛手」顧慈悲呢？

祇不知輪到顧慈悲他自已之時，能不能像他對別人那樣洒脫地使人割愛？

袁越雄壯震耳聲音又道：「還有兩位，一是泰山怒漢馮當世，一是黃山女俠『金花銀蛇』冉華。這兩人名字你聽過麼？」

「我聽過，」沈神通聲音仍然很平靜，雖然他心裏其實很急，現在是什麼時候？還在這裏慢慢的介紹？

「從前傳說『金花破鐵胆，銀蛇吞怒漢』，看來泰山馮前輩的鐵胆和石敢當神功，都在冉姑娘面前大大吃癟了？」

泰山怒漢馮當世居然不「怒」，反而哈哈一笑。冉華聲音仍然嬌滴滴很悅耳：

「沈神通，孟老還好麼？」

「家師目下情況未卜，此事說來話長，反正跟刀王蒲公望和血劍嚴北都有關連，但如果眞有問題的話，禍患却絕對不是蒲嚴兩人，所以我說這事很複雜需得慢慢解釋。現在諸位前輩要不要離開此地？」

胡說和尚破銅鑼聲首先道：「廢話，我們好好的爲何要離開？你担保有地方給我們管食管住？」

痴道人聲音含含糊糊而却偏又十分清晰：「我們出得去？」

馮當世聲震屋瓦大叫：「小冉，我們出得去第一個地方就是到黃山去……」

吳瀟瀟很斯文很溫和：「沈神通，如果你不要代價，我們一定會很感激，如果你要代價，我們一樣也很感激。你爲何遲疑？爲何要多問我們？」

「吳前輩的話眞是一針見血，我先請問你們，爲何你們被囚十多年都很安份？爲何每天三餐你們叫嘯吆喝，但一吃飽就沒有一點聲息？」

沒有人出聲回答，所以沈神通祇好自己接下去：「因爲飯菜之中有毒，你們吃完之後，不得不運功對抗，所以你們不但沒有餘暇設法逃出石牢，而且每到吃飯前那一點時間，正是你們功行圓滿之際，於是你們或是嘯吼，或是笑喝，還有撞門擂牆無所不至。你們祇不過試驗自己的功行而已，並非眞要弄出許多聲音。」

胡說和尚道：「放屁，我們又不是吃飽飯沒事幹（其實正是沒事可幹），你快快滾蛋，別惹惱了大和尚我……」

顧慈悲立刻接口道：「沈神通，這傢伙就愛胡說八道，不過你分析這些情形有何用意？嚴家向我們下毒也不算怪事！」

冉華悅耳聲音昇起來：「這種講法也不妥。因爲，血劍嚴北當年在牆壁留下擊敗我們每個人每一招的劍法圖形，又在屋角留下一條紅綢帶，言明祇要我們找得出破他劍法的招數，我們一扯動紅綢帶，他馬上就會出現會面。既然如此，他何須下毒？」

馮當世厲聲道：「對，嚴北明明要借我們之力，找出他劍法尚未圓滿的地方，所以他怎會向我們下毒？」

他聲音甚是響亮，故此沈神通實在不得不「噓」兩聲，道：「諸位前輩照例飯後就寂靜無聲，如果給人家聽見我們許多聲響又聽見我們交談內容，祇怕非常非常不妥。」

冉華低聲呵斥道：「對，馮當世，你以爲你聲音大就什麼都辦得通？哼，笑話，我十幾年食不飽睡不好，還有十幾年都沒有衣服可換，你怎不替我嚷嚷，怎不使我日子好過一些呢？」

馮當世自是不敢哼聲，他能够一頭碰死自己，但「金花銀蛇」冉華的要求却是無法達成的奢望。

「擂地有聲」袁越道：「沈神通，你一定猜對了，怪不得十幾年來每次食完飯，不論早午晚那一頓飯，食完總是眞氣溢散全身懶洋洋的，所以不得不全力運功對抗。也所以一吃完飯就無人弄出聲響。」

胡說和尚打個哈哈，道：「那時我祇是跟着大伙兒不作聲而已。要是祇有一個人窮嚷嚷有什麼意思呢？」

痴道人聲音含含糊糊道：「別聽他胡言，沈神通，嚴家下的毒很了不起，我們十幾年來雖然也想過這一點，也運功試過無數次，却沒有人敢確定人家下毒，而且如果嚴北要殺死我們，根本不費吹灰之力，何須用毒？」

「萬里雲雁」吳瀟瀟道：「祇要一二十天不送食物食水，我們通通餓死渴死。人家爲何要使毒呢？」

胡說和尚搶着說道：「人家高興行不行？」

好幾人一齊罵出「胡說」「放屁」等話，但沈神通接口時聲音大而憂慮：「有時候某些情況不一定是按常規常理想得通的，胡說和尚前輩這話大有道理。」

袁越重重哼一聲，道：「我看沒有道理。」

黃山女俠冉華道：「有道理，我常常會想到，我們既不是貪生怕死之人，更不是貪吃饞嘴之人，但何以每到快有飯菜送來時刻，個個都急得不得了？個個都垂涎等候？」

沈神通道：「我老早想過這個問題，如果人家飯菜中有某種奇異藥物，迫使各位不得不全力運功消解，等到毒力去盡却也就是各位能够發出聲音之時，咱們更可能假定由於各位運功之故，所以那時飢渴交集都十分急於得到飯菜食水，但天下有這種奇妙可怕的毒藥麼？」

「割愛手」顧慈悲緩緩道：「我祇奇怪何以起初的一年多嚴北對咱們人人禮遇非常，每天有人打掃，有人收拾床鋪。每天有熱水洗澡也有人洗衣服，飯菜也十分豐盛。但爲何突然間完全變了樣子？」

人人全都默然，大概除了同樣感到迷惑之外，却不免懷念嚴北禮遇那段時光。

沈神通道：「各位前輩當必知道，再過一陣就有人進來收回碗盤，他們十幾年來已做慣這些事，所以這也是各位離開這地牢的上佳機會，你們意下如何？」

胡說和尚道：「我不走。」

馮當世奇說道：「這裏很舒服麼？」

胡說和尚應道：「當然啦，天下還有那一個地方管食，管住而又沒有人向你囉嗦的？」

顧慈悲道：「沈神通，我們誰能破門而出？如果能够老早就動手了！」

沈神通道：「各位若是出得此地，嚴家有兩個人萬萬動不得，一個是啞女人，他行走之時連飄帶滑十分好認，第二個也個女子很年輕也很美麗，叫做痲雀，她們都出了不少力量我才能够帮忙各位。」

這些高手們絕對不會傷害啞女人和痲雀，這是沈神通現下唯一最有把握的了。

至於他們出去之後會怎樣做，却無法猜測也無法管束。

要是你是當代一流高手，而又被囚禁十幾年之久，你知不知道你脫困之後會做些什麼事呢？你大概也不知道，也無法想像吧？

銷沉二十年　居然見天日

沈神通恨不得立刻背生雙翅，立刻飛回大江邊那個小小愛巢，祇要能够再看見馬玉儀再看見小兒子沈辛一眼，那怕當場死了也沒有遺憾。

因爲他這條性命根本就是檢回來的，何況他已答應過嚴溫，祇要治好他放走他，以後不得出手報仇，還須奉上「悲魔之刀」？

故此沈神通空自有一身本領，却祇能藏身在大樹上。

而且由於塲面之盛大，所以一時也不肯走不願走。馬玉儀以及小兒子，也祇好等一等再說了。

能够吸引沈神通的塲面當然不至尋常。嚴溫便化成灰也認得出。

而大江堂的高手如虎頭香主李寬人，鳳尾香主羅翠衣，「有死無生」包無恙，「燕人」張慕飛等等，沈神通也都認得，此外還有幾十個箭手劍手聲勢頗爲浩大。

但對方人數雖然不多，聲勢却絲毫不弱，沈神通自然也通通認得或猜得出來。

第一個就是武當派的司馬無影。

此人劍術之精妙當世恐怕祇有「血劍」嚴北才接得住（意思即是贏得他）。此外還有一個鐵塔似的提刀大漢，就是「猛將」朱愼。

雖然天色已經昏暮，但四下燈火通明，把庭院一片平坦空地照得纖毫畢現。

沈神通眼光落在第三個人身上，這個人高高瘦瘦大約五十餘歲，身穿青袍，面色也有如衣服一樣青得駭人。

由於眉毛淡得幾乎看不出，加上唇角兩道下垂的深紋，使人禁不住泛起「他不是人」的奇異感覺。

司馬無影朱愼站在一邊，青袍人却離開他們遠達兩丈，但三個人却一齊對着大江堂嚴溫等人。

可見得他們都是大江堂的敵人，同時又可見得這三人志同而道不合，所以並不站在一塊兒。

「看來大江堂形勢很不妙。」沈神通心中自言自語：「青袍人顯然就是列名惡人譜，而且又是天下十大邪人之一的『青蠅吊客』樂未央。事實上祇要司馬無影和朱愼兩人就足以使大江堂很難應付，何況又加上青蠅吊客樂未央這個惡魔？如果我是嚴溫的話應該怎辦呢？我想我祇好不露痕跡地趕快溜之大吉，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不管形勢多麼緊張，「玉籃翠帶」羅翠衣仍然是最惹人矚目的一個，因爲她又已露出那種攝魂奪目的冷艷光彩。

她似乎每逢遇到艱險遇到强敵，就會呈現直迫人心的冷艷光芒。

「猛將」朱愼集中注意力觀察羅翠衣好一會，忽然大大歎口氣：「唉！如果我早生二十年就好了。我可能會很傷心，但却不會遺憾！」

若是時光倒流二十年，那朱愼遇到遨遊江湖的羅翠衣，彼此年齡相當，自然可以有非份之想。

由此推論，朱愼很可能因爲得不到芳心獲不到青睞而傷心，却沒有今日全無指望的遺憾。

人人都明白他的意思，目光一時都集中羅翠衣面上。

羅翠衣的表情越發冰冷得如霜似雪，但也美麗冷艷得更爲眩目更有魅力。

她修習的一定是一種奇異內功，人人都這樣想，因爲她平時看來祇不過是個很普通的中年婦人。

可是一旦臨陣對敵（對敵時當然要運功護體以及準備出手），便突然呈露無限奇異冷艷，變成光芒熠熠的明星。

朱愼一點也不在乎她不悅的反應，還聳聳寬厚的肩頭，又道：「我的話雖然聽來近於褻瀆，也近於不自量力，但我說的是實話，所以問心無愧，別人不過祇把話藏在心裏而已，這兒可有誰敢說我講得不對？」

當然沒有人肯獨持異議，就算眞的不同意朱愼，也絕對不會講出口。

李寬人踏前五步，笑容聲音都十分和氣說：「諸位如果是爲了『海龍王』雷傲侯而來，我李寬人的回答是雷傲侯既沒有來到嚴府，也沒有來過敝堂任何地方。」

司馬無影道：「雷傲侯親筆用當舖特殊字體寫的一封信，藏在大廳主樑上，這封信是留給他兒子雷不羣的，信內寫得明明白白，若然發生鉅變，他會躲到嚴家。這封信當然不是事情發生後才寫的，可見得他十分愼密，事前連兒子都不透露不讓他知道，可惜百密一疏，他差遣人送信給管家于忠時，這一封信却被人截獲，所以找到樑上那封密函。」

嚴溫以致李寬人等爲之目瞪口呆，既然雷傲侯留下親筆，當然舉世之人都絕不相信大江堂方面的話了。

司馬無影又道：「我們在碼頭別後，我查了兩天，祇知道那陳歸農，還有『長春籐』常逢，『醉貓』周四平，『鏡裏移花』趙五『撥雲踏雪』李逍遙等正邪五位高手死在大江堂手中，雖然你們大江堂也折損了三位舵主，但如果雷傲侯實在不在此地，你們何以全力以赴殺死那些人？你們難道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讓天下的人消釋疑惑？眞的沒有其他方法解釋誤會，還你們清白？」

大江堂的人你望我，我望你，竟沒有一人能够開口反駁。

如果祇有一個司馬無影，那怕他劍術

精妙絕世，大江堂仍然不須多所顧慮，道理講不通乾脆就動武，但現在還有朱慎和「青蠅吊客」樂未央，問題就不但不簡單，簡直是嚴重之極了。

李寬人笑嘻嘻（他外表一團和氣，就算刀子擱在頸子上也是如此）說道：「雖然雷傲侯的確沒有來過，但根據司馬兄的話，看來雷傲侯却又一定躲到嚴府來了，如果這是一個圈套，我李寬人第一個佩服得五體投地，天下誰能設下這麼一個圈套呢？」

這個問題天下祇有一個人能够回答，這個人就是藏在十丈外一棵大樹上的沈神通，祇不過沈神通就算打死也不會現身回答，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所以沈神通聽到嚴溫忽然大叫說「我知道是誰」這句話時，幾乎以爲自己耳朵出毛病。嚴溫怎會知道？難道啞女人會洩漏秘密？但一定不可能，她若是洩秘，鐵定連自家性命也保不住，她會做這種傻事？她會出賣我？

嚴溫忽然變得口齒不清，所以他雖然喃喃反覆說出：「一定是人面獸心陶正直」這句話，却沒有人聽得明白。

人面獸心陶正直的手段智計，的確可以佈出這種可怕圈套，尤其是他曾經參與刀王蒲公望、血劍嚴北、雷傲侯乃至微塵和尚山凝之等人一連串的決鬥場面，知道了一切內幕，所以的確祇有他最有設圈套的資格。

李寬人道：「堂主，既然您知道幕後之人是誰，何不公佈出來讓大家知道？」

嚴溫身子震動一下搖頭道：「不，我猜錯了，一定不是他，他決不會害我。」

他不但語無倫次，而且面上表情顯現出甚是恍惚。

五湖釣叟「有死無生」包無恙斯斯文文道：「堂主若不想說，那就不必說了，難道咱們大江堂還能讓人迫着說話不成？」話聲雖是斯文有禮，但話中之意却橫蠻暴戾之至，這一點正是與衆不同之處。

羅翠衣的聲音冰冷而又清脆說道：「青蠅吊客樂未央，你走還是不走？」

顯然他們很多年已經相識，甚至可能不祇「相識」那麼簡單。

樂未央青色的面孔閃過一陣白氣道：「我不走。」他答得很乾脆！「你若是站到一邊看熱鬧，我也站到一邊去。」

李寬人肚子裏算盤一打，立刻算出這是穩賺不賠的交易，一個羅翠衣抵消一個樂未央，自然佔足了便宜。

「羅香主，」李寬人聲音十分威嚴有力，「且站到一邊去。」

羅翠衣道：「好的！」舉步行去，但却是向青蠅吊客樂未央一直走過去。

人人都聽到李寬人的話，當然也聽到羅翠衣的話。目下既然她已聽令移步，不問可知她和樂未央都將置身事外，所以都不再注意她。

直到羅翠衣忽然揚手飛出一道顏色柔和的綠光，那是她兵器之一的「翠帶」，這條翠帶居然竟是遠攻丈半外的司馬無影時，雙方的人才大吃一驚同時也十分疑惑不解。

李寬人訝疑的是羅翠衣何故魯莽違令出手？難道她不知道樂未央的份量？

司馬無影和朱慎則奇怪她何故硬要拖樂未央下水？何以反而跟大江堂過不去？

司馬無影像變魔術一樣，也沒有看見他有什麼動作，但手中忽然多出一把寒光四射的長劍。

長劍劃出一道精芒，劍氣乍閃，羅翠衣那道翠帶忽然有兩尺軟軟垂下。

羅翠衣掣回翠帶，司馬無影也壓劍凝立。

首先說話的人，果然是青蠅吊客樂未央，他說道：「羅翠衣，你必定想知道二十年後的樂某人，還會不會像當年那樣爲妳出手對付任何强敵？我看妳馬上就知道答案了。」

人人心中叫聲「慚愧」，敢情羅翠衣突然出手另有內情，並非自以爲武功蓋世，也不是失去理智。

羅翠衣冷冷道：「我爲何要知道？」

她說話時舉起左手玉籃道：「樂未央，如果你不馬上離開嚴府，那就不能不猜猜看我一手訓練的『六十甲子死神之箭』裏面那十二支是『空亡』之箭了，你要不要猜猜看？」

四方八面突然出現六十名箭手六十張强弓，每張强弓都已拉滿也都搭着硬箭。

六十甲子是中國自古所用干支記年以及記載日子的方法。由於天干（甲乙丙丁等）有十個，而地支（子丑寅卯等）有十二個，故此排列起來每一句有兩個地支落空，在占卜星相諸家稱爲「旬空」，也叫做「空亡」。

換言之羅翠衣的箭陣隱伏着奇異的危機，這種危機對付別人有沒有用不得而知，但對付青蠅吊客樂未央必定百分之百有效，因爲樂未央面色已經由青色轉爲白色，又由白色變成黑色。

「我一直希望你來試驗一下，看看『空亡』之箭能不能殺死你。」羅翠衣顯然很開心，所以如冰似霜的臉上居然露出笑容，樂未央面色變得這麼劇烈，即使是傻瓜也看得出他的驚震恐懼。羅翠衣當然更加看得出。

「不過現在不急，」她又說，「你既然不跟着我出手，那就站到一邊去，等我應付過强敵之後，才輪到你。」

青蠅吊客樂未央好一會兒面色才恢復原狀。他跺脚厲聲道：「罷了，罷了……嗚……嗚……」慘厲嘯聲極是驚心動魄。嘯聲隨着他宛如一朵青雲的身形破空飛起，霎時搖曳於數十丈之外。

羅翠衣徐徐回到本陣，這時連嚴溫也稱讚地向她笑着點頭。青蠅吊客樂未央成名三十餘年，名列惡人譜上同時又是天下十大邪人之一。這種惡敵誰惹上了誰就倒霉無疑，但羅翠衣輕描淡寫之間就把他撵走，誰能不佩服呢？

李寬人拍拍「拂花令」的皮鞘，跨出兩大步說：「我担保敝堂主開放嚴府以及大江堂任何地方，好讓天下名家高手搜查。雷傲侯確實沒有來過，所以我們並不怕被你們搜查。」

司馬無影道：「如此最好。」

李寬人苦笑一聲說：「但嚴府以及大江堂各處地方豈能輕易開放供外人搜查？所以你們最好先殺死我們幾個人，祇要我們都變成屍體，敝堂主一定給我們這個面

子，一定讓你們搜查任何地方。」

說來說去仍然是老套。看來當眞除非殺盡大江堂「三香五舵」八大高手（現在祇剩下一半），否則必定有阻力，必定不能進行搜查。

「有死無生」包無恙揮動一下長長釣桿，由於釣竿末端纖細而又柔軟，所以劃過空氣時發出刺耳的「忽忽」聲響。

這種刺耳聲響可怕的程度，絕對不比刀劍相交的聲響弱些，你祇要知道那細細的釣竿末端掃中的話，不但臂膀大腿會斷掉有如刀劍砍中一樣，又或者身上任何骨頭都會斷裂，你就非害怕不可了。

「我先請教司馬無影的武當鷹派神劍，」他拖着高木屐踢躂走出來說：「但司馬無影請你注意提防，我有不少幫手，我不是跟你單打獨鬥不是跟你印證武功。」

「對，我們是拚命，」司馬無影回答。對於這個人他反而有點好感，因爲他一派明人不做暗事作風。

包無恙離司馬無影還有兩丈之時，突然一道人影如奔雷電掣的衝出擦過他身邊，一直撲向司馬無影。

這人手中的丈八蛇矛一下子就捌到司馬無影胸口要害。

丈八長的蛇矛屬於長兵器，本是在戰陣騎馬衝殺的武器，所以威猛之勢懾人心胆，再加上「燕人」張慕飛凶悍的外型，更添凜凜然三軍辟易的威勢。

包無恙一定也跟張慕飛搭檔慣熟，故他手中釣竿「忽」一聲斜斜掃去，居然後發先至，一股寒風已割到司馬無影右頸要害。

任何人都不難想像得出司馬無影窘困危險處境，因爲包無恙張慕飛都是時下高手名家，這兩人聯手出擊已經難得少見，更何況他們竟然搭檔慣熟曾經操練過，因而一加一便不等於二，而是等於八或者十了。

司馬無影長劍一豎一壓，黏住釣竿壓倒右邊空門，這一瞬間張慕飛長矛也到達了，司馬無影略略一側身，矛尖挾着勁風從他胸口邊擦過，却落了空。

張慕飛的長矛當然不是那麼容易落空，事實上長矛是被一把特別寬厚特別沉重的長刀劈歪的，長刀主人就是「猛將」朱慎。

朱慎龐大身軀輕盈如燕雀迴旋半圈，長刀映出耀眼精芒，「噹」一聲及時架住另一件沉重兵器「拂花令」。原來李寬人亦已出手進攻。他動作快得有如鬼魅，一眨眼間又攻了三招之多！

雖然拂花令三招都被封住架住，但已形成可怕壓力，所以一道翠帶橫空飛來之時，連十丈外的沈神通也幾乎閉上眼睛。

羅翠衣這一招實在攻得太美妙了。不但招數是第一流境界，尤其是拿捏時機恰好趁虛攻入，這一點才最上乘才最可怕。

雖然她和李寬人也是搭檔慣熟，所以配合得精嚴神妙，所以威力陡然增加許多倍！

翠帶「劈」一聲掃中朱慎肩頭，朱慎像鐵塔那麼高大的身形也禁不住輕輕軟軟一條絲帶子一擊，斜斜搶出三步。

在這踉跟敗走的三步當中，朱慎長刀一共擋了三招拂花令和一記翠帶的攻擊。

朱慎居然還不倒下（換了別人老早肩骨盡碎至內臟重傷跌倒了）。他忽然舞刀幻成一團光影護住全身。

拂花令和翠帶雖然驟雨狂風般攻去，但看來朱慎這一套防守護身刀法嚴密得有如鐵桶，看來三、二十招之內絕無問題。

朱慎聲音很柔和，絕對不像鐵塔也不似大漢口中說出：「無影兄，今日看來情況不妙，咱們還是脚底抹油逃之夭夭。」

司馬無影的辛辣劍法已迫入張慕飛圈內，所以張慕飛也已經丟掉長矛改用背上的長大古劍。另一方面包無恙的釣竿由於戮不進司馬無影劍圈中，所以暫時是僵持局面。

他面上泛起淡淡笑容，在這種拚命時候，這個人居然還能够笑得出，的確令人驚奇，也可以由此而看出司馬無影不但劍術精妙，而且心靈的修養也很有火候：「說到逃之夭夭，朱慎兄可曾考慮到四方八面的箭手和不少古怪殺手？又可曾考慮到速度問題？朱慎兄，你這麼一個大塊頭，難道跑起來會比別人快？」

朱慎柔緩回答：「不要緊，我皮粗肉厚任何兵器都可以硬拚一兩下，所以我一定可以衝出去，你呢？」

司馬無影道：「說來慚愧，我跑得挺快是不錯的。可是原意却不是用來逃走的，唉，」他重重歎口氣：「但現在不跑祇怕不行了。」

他忽然喝一聲「着」，劍光閃處張慕飛左上胸口經中了一劍，濺射出鮮血。不過因爲刺得不深而又不是要害，所以張慕飛掄劍撲攻如故，似乎一點也不受影響。

羅翠衣清冷聲音插入來：「你們如果想變成刺蝟，那就不妨逃走，我這個箭陣就是專門對付去來如風的高手，例如青蠅吊客樂未央之類擅長輕功的人物，你們大可以試試看。」

朱慎司馬無影都還未有回答（事實也不易回答任何話）之時，忽然嗅到一陣臭味。

這種臭味絕對不是「毒氣」，而是污穢動物的臭味，他們眼光一閃，已看見一共六個赤裸上身，下身也祇有一條短褲，全身黑毛面目獰惡的大漢衝過來了。

陣陣噁心臭味無疑是從他們身上發出，這些人簡直祇能稱之爲「野獸」，連聲音也是可怕的咆哮。

他們動作極爲敏捷，一下子就撲入戰圈，也一下子就被司馬無影和朱慎劈死兩個。

是剩下的四個更爲凶惡，露出獠牙猛撲過來。

司馬無影朱慎的兵器被對方四大高手牽制羈絆住，一時抽不出手對付這些野獸般的惡漢，祇連連後退。

嚴溫縱聲尖笑：「他們就是我豢養我訓練的『獸人』，我還有幾十個獸人，我想知道你們能够殺死幾個？」

連沈神通也爲之毛骨悚然，因爲這些獸人顯然絕不怕死，你就算有一身武功可以一脚踹死一隻瘋狗，然而當你面對幾十隻瘋狗之時，你豈能不心驚胆寒？

臭味忽然更濃，因爲黑暗中又奔出八九個獸人，咆哮之聲確實可怕之極，此外又湧出七八個持劍的驃悍漢子，這些人一

望而知是擅長殺人的專家，也就是世俗稱爲「殺手」的人。

他們散開守住外圍，分明是等對方突圍之時才出劍狙殺。

天羅地網似乎巳經佈成，司馬無影朱慎能夠至今尚未敗亡，巳經很不容易了。

忽然衆聲寂靜了一下（咆哮聲除外），因爲黑暗中出現了一隊人，魚貫列隊出現在燈火之下。

帶頭的一個竟是妙齡少女，臉蛋圓圓的既美麗而又可愛。

跟在後面成爲一串的人個個衣衫襤褸，鬢髮蓬鬆污垢，面孔髒得瞧不出本來面目。

緊跟在美麗少女後面的是一個白髮老人，他手中有一支竹子，看得出乃是剛剛折下來的，竹枝一端頂住美麗少女後心，其餘尚有六個同樣古怪污垢的老人，魚貫跟在後面。

尾隨最後面的也是個高大魁偉的白鬚白髮虬髯老者，他突然發出一聲更可怕更響亮的咆哮，也突然離開隊伍飛身躍出數丈，落在那羣獸人中間。

「砰砰訇訇」一陣七八下巨响過處，同時便是七八個獸人飛上半空，每一個至少也飛上六七丈之高，在夜色中幾乎巳看不見了。

不過這些獸人很快就掉下來，重重摔在地上，祇見他們個個癱捲成一團，顯然早巳全身骨骼盡碎。也顯得不是摔死的。

這等雄渾威猛的拳力眞是曠古絕今。你不妨拿一塊石子丟丟看，如果你能夠丟上六層樓上，你巳經可以創紀錄了，何況是一個人那麼巨大體積和重量，當然更加驚世駭俗。

他鬚髮戟張，仰天大笑：「痛快，痛快！」聲音响亮得震耳欲聾：「大江堂那一個過來接老夫一拳？」

李寬人大驚，發出號令，登時人人撤退，因此那四名獸人轉眼間都死在武當長劍和朱慎大刀之下。

李寬人發出和氣笑聲，說道：「您老敢是拳力天下無敵的『擂地有聲』袁越前輩？咱們無寃無仇，有話好說，何須動手呢？」

嚴溫祇盯住那美麗少女，他巳經很久沒有見到這個美麗活潑的痲雀，他實在又氣惱而又想念，那幾次的合體纏綿巳經形成神秘魔力，使他無法忘懷。

但痲雀爲何會和這七個奇形怪狀、污垢骯髒的老人在一起？她爲何面色很蒼白也有點憔悴？她最近日子過得好麼？

七個骯髒老人當中有一個是女性。她的面孔五官巳瞧不清楚，祇有一頭白髮顯示出她的年紀，不過她的聲音倒是很嬌柔悅耳：「李寬人，你說我們之間無怨無仇麼？」

李寬人大大怔一下，這位聲音嬌嫩的老婆婆是誰？她何以認識我呢？

這個老婆婆自然是黃山高手「金花銀蛇」冉華。她輕笑兩聲：「對，你也許說得對，我們之間可能無怨無仇，但我却想把你們所有的人通通剝皮拆骨。」

她用食指按唇「噓」一聲，表示要別人不要做聲。然後又說道：「別問我爲什麼，前塵往事不堪回首，總之，我要剝你們的皮拆你們的骨。」

爲什麼她和他們都對大江堂如此深仇大恨？爲什麼他們都那麼骯髒污垢以至全身發出臭味？爲什麼痲雀會帶領他們前來？這些昔年縱橫江湖却又巳經銷聲匿跡很久的一流高手們何以會聚在一塊兒？

總之都是爲什麼都是疑問。

緊隨冉華身後就是泰山怒漢馮當世。他身量也和「擂地有聲」袁越一般高大，所以他忽然離隊斜行十步，沒有人會看不見。

馮當世的位置巳經告訴大家他要對付三名持劍殺手，這三人都是嚴溫的親信侍衞，平時只聽嚴溫命令，甚是跋扈驕橫。

他們雖是震懾於袁越驚世拳力，但這一個老人並不是袁越，手中也沒有兵器。所以他們反而竊喜，因爲一來他們手中之劍都極爲鋒利，所學的劍法也都是凶毒狠辣的殺手劍法，一般武林高手的武功可能強過他們，但却不一定會被殺，這是很微妙的問題，此處暫時不浪費時間分析了。

這三名殺手二來都認爲世上拳力強猛，威重得有袁越的人絕對很少，這一點他們都很有信心，假如沒有袁越那種可怕拳力之人，却用赤心空拳對付他們三把快劍，這人一定是想自殺或者是神智不清了。

故此當馮當世用粗大手指指住他們之時，他們不但沒有退却，反而一齊迎上去，事實上除了他們三個之外，還有三個服飾兵器甚至年紀都一樣的殺手悄悄移動脚步。這另外的三個顯然打算截斷馮當世的逃路。

正面那三個殺手之中有一個冷笑道：「你想動手？」

馮當世發出响亮笑聲，不過笑聲中却表示出勃勃怒氣而不是歡喜高興。「對，我要砸扁你們腦袋。」

那三個殺手中有個比較聰明冷靜，所以有點驚訝：「你很生氣？」

馮當世道：「我當然生氣才殺人，誰在高興快樂時殺人呢？」

既然他巳聲明打扁腦袋聲明要殺人，所以那三個殺手更不必客氣了，正面的一個長劍疾揮劃出一道眩目光圈，由於劍身雪亮，燈光強烈，故此反射出去的光綫眞能使對方眼睛有一瞬間看不見別的景物。

就在這一瞬間，三支劍的鋒利尖端都刺中馮當世身體，事實上正面的一支劍（劃圈反射光綫的）慢了一綫才刺到馮當世身上。

他們的招式一點都不好看，而且最大缺點就是人人都放盡全力，不像其他武林高手總是攻中有守，總是蘊蓄餘勢和餘力，這樣若是一劍攻去不能得手，自己還可以閃避對方攻擊，或者可以回劍封架。

但這三個殺手却都是用盡所有力量和速度，故此看來既不瀟洒又沒有學問。

可是這才是正式的殺手劍法，這些殺人專家受過嚴格訓練，絕不浪費任何一絲氣力於無關「殺人」的動作上。「閃避」或者「封架」只跟自己安危有關，與殺人無關，所以他們就完全不加理會決不留下絲毫氣力。

三把劍明明都刺中當馮世胸腹等處，可是問題馬上出現，那三個殺手忽然懷疑自己的劍尖是不是因爲有東西包住所以變

得很鈍變得完全不鋒利？

那是因爲三把劍都刺不入對方身體。

其實以他們劍上的外功內勁，加上閃電般的速度，就算用鈍頭的粗木棍，也可以洞穿牛腹了。

泰山石敢當神功號稱天下硬功第一，果然有驚世駭俗之威。

馮當世怒吼一聲，這是他神功的一部份，並非被人刺中而憤怒大吼，其實他吼聲還未傳出口腔，雙拳巳發，像打鐵一樣「砰砰砰」一連三响，就完全解決了三個殺手。

這時他怒吼之聲才响徹全場，有如深山虎吼，四下樹木都肅籟搖震。

馮當世第四拳却是向身後殺手攻去，其間毫無停滯，在他後面那三個殺手本巳包抄阻截他退後，所以雙方距離並不遠。

誰也想不到馮當世身軀那麼魁偉，硬功那麼霸道，但縱躍之時竟也靈活迅快如燕子。

所以那三名殺手巳來不及逃走來不及後退，當然他們絕對不會束手待斃，所有的人都看見三把長劍一齊刺中馮當世身體。他們的劍並無虛發，而且最可怕的是劍劍刺中都是立刻就死，立刻就失去抵抗力的要害。

可惜，碰到馮當世就一點用處都沒有，馮當世第四拳第五拳第六拳連環發出，這三個殺手都立刻飛開老遠，有的面目血肉模糊，有的胸陷骨碎，總之都是一拳就送了性命。

李寬人和羅翠衣迅速交換一個眼色。這迅速一瞥中巳經互相交換不少意見：「我們的兵器碰上馮當世都糟糕之至！對手有這麼多高手我們一定崩潰敗亡，所以我們要不要逃走呢？唉，我們能逃到那兒去呢？如果血劍嚴北在此就好……」等等。

在這些意見中令人不解的是以李寬人和羅翠衣一身本事，何以會有不知逃往何方的憂慮？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馮當世巳走回冉華身後，隊伍中却奔出一瘦一胖兩人，快逾奔馬一轉眼巳分頭撲上東西兩邊高牆。

眨眼間這兩人又巳奔回，一去一來都迅疾宛如兩陣無聲清風。

四面高牆高簷上忽然紛紛傳來驚駭叫喊，衆人都聽得出那是有不少埋伏高處人手被那一肥一瘦二人給殺死或者至少被點住穴道。

那個瘦老人聲音含含糊糊：「這個箭陣暗藏空亡危機，那可不是開玩笑的。」

身量肥胖的老人聲音有如破鑼：「沒有的事，這個箭陣祇不過是小孩子的玩意兒。」

破鑼聲當然就在江西百花洲胡說和尚，此人平生專說反話，你這樣說話他就非那樣說不可，不知道他的人一定全被他弄得顚七倒八，至於聲音含糊的瘦老人則是武當癡道人，這兩大高手一齊出馬，又是猝出不意，所以羅翠衣辛苦訓練的「六十甲子死神之箭」登時陷入混亂不能呼應，冰消瓦解於一旦也就不足爲奇了

現在祇賸下「萬里雲雁」吳瀟瀟，「割愛手」顧慈悲沒有作聲，但顧慈悲根本巳經出手，他用一支竹枝頂住痲雀後心，痲雀但覺心胆俱寒，不知何故害怕得完全沒有反抗勇氣。甚至連反抗連逃走的念頭都不敢泛起。

她如果知道這種現象祇不過是「割愛手」制馭心神的妙用之一，她一定更驚懼而且自歎倒霉，爲何偏會落在這種邪裏邪氣的人手中？

大江堂外圍力量（箭陣，人獸，殺手等），無疑巳經全部瓦解崩潰。現在祇賸下主力李寬人等四大高手有資格一拚，其餘的人雖然還有十幾個，箭手也還有三四十個，但都不發生作用了。

嚴溫一轉身隱沒於黑暗中，但誰也不加理睬，那七位從地牢得出生天老一輩高手根本不知道他是誰，而司馬無影和朱慎却認定祇要誅除了李寬人等四大高手，嚴溫就等於沒有脚的螃蟹，一點也不必担心他有什麼作爲了。

李寬人他們雖然巳發現痲雀面色不對，知道她受到某種奇怪功夫所制，也知道她隨時隨地都會性命不保，但既然連嚴溫都不管，他們又何必多管呢？

司馬無影朗聲道：「那一位敢是癡師叔？我是司馬無影。」

癡道人怒道：「我不跟你講話，你們都當我巳經死了都很高興，所以這麼多年都沒有人來探探我。」

司馬無影微微一笑，他雖然跟這位最不甚熟絡親近，但他的癡呆脾氣却知之甚稔，所以既不着忙也不急於答辯。

胡說和尚罵道：「牛鼻子眞是糊塗透頂，如果你廟裏的人都以爲你死了，敎他們上那兒探你？」

「猛將」朱慎大步踏前幾步，道：「李香主，朱慎請你再賜敎幾手拂花令絕學。」他外表雖是驍勇威猛，但其實心細如髮智計過人，所以他能夠一下子就扭轉場面氣氛，使得所有的人注意力又回到大江堂四大高手身上。

朱慎剛才以一把大刀，在重圍中力拚李寬人羅翠衣兩個高手，居然還支撐得住，可見得若是以一敵一，他的勝算一定比較大。

「我朱慎跟各位並沒有樑子過節，要是諸位肯讓我們搜查嚴府和大江堂各處，證明『海龍王』雷傲侯的確沒有來，我轉身便走。」

怪叫怒吼之聲忽然震耳欲聾，最嘈吵的當然是「擂地有聲」袁越和「泰山怒漢」馮當世。其餘的人（癡道人等）雖是哼哈吆喝以及說話，但聲音都被這兩位悍猛高手的吼嘯聲壓下去。

連朱慎也不禁心頭一凜，坐馬蓄勢準備應變，因爲他們激烈反應顯然是聽到他的話而發生。他們當然很可能都是「海龍王」雷傲侯的朋友，如果正是如此，則身爲雷傲侯的對頭的人不用說也當必是極危險的事。

衆聲稍歇，冉華嬌軟聲音昇起：「雷傲侯如果在此，那就太好啦。」

雷傲侯在此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而且他的話也沒有任何暗示使人從而得知他們和雷傲侯之間究竟是友是敵？

朱慎轉頭望望司馬無影一眼，司馬無影心中明白，當下大聲道：「癡師叔，我們想從雷傲侯身上找到血劍嚴北，但你們跟雷傲侯不會是朋友吧？」

癡道人「呸！」一聲，道：「誰跟他是朋友？」

敵我之勢本是立刻分明，但癡道人又道：「可是那老小子很有點辦法，好像跟掌門眞人頗有點交情，我也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以雷傲侯的聲名本事，能與武當派掌門眞人結交並不算是奇怪的事。

泰山怒漢馮當世大怒喝道：「好哇！牛鼻子我告訴你，我找雷傲侯算完賬，再找你們武當掌門算賬。」

這話居然有幾個人出聲贊同支持。

冉華嬌脆聲音道：「馮當世，你是不是糊塗了一點？」

馮當世道：「我清醒得很！」

冉華道：「這十幾年來癡道人跟我們有什麼分別？你先告訴我。」

馮當世道：「沒有分別。」

冉華道：「對，可見得人家武當根本全然不知我們的遭遇，既然全不知道，還有什麼責任？難道凡是認識雷傲侯或者認識血劍嚴北的人都有罪過都有責任？」

人人都沒有了聲音。

朱愼直到這時才放心，但李寬人他們却恰恰相反，因爲在這一眨眼間，他們已經陷入七個骯髒老人包圍網中，這七個老人雖是骯髒發出奇怪臭味，可是使李寬人等皺眉躭心的決不是衞生問題。

癡道人忽然問道：「這女孩子叫什麼名字？」說時指指麻雀。

「割愛手」顧慈悲白眉皺了一下，道：「左右一個女孩子，管她叫什麼名字？」他祇須竹枝上傳出奇異內力，麻雀就包死不生。

但顧慈悲却不敢這樣做，因爲他感到左右兩邊都有森寒殺氣，左邊是胡說和尙，右邊是「萬里雲雁」吳瀟瀟，如果麻雀倒下，那時他就算不死，恐怕也得付出相當代價。

羅翠衣立刻答道：「這女孩子名叫麻雀。」

登時六對眼睛都集中在顧慈悲面上。

顧慈悲收回竹枝，很大方地把女孩子推到吳瀟瀟身邊。

吳瀟瀟一手抓住麻雀脈門，麻雀自是全然動彈不得。

羅翠衣忍聲斥道：「放手，你們都是當代一流高手，幹嗎欺負一個小女孩？」

但沒有人理睬她，因爲人人眼睛都注視着吳瀟瀟，好像吳瀟瀟忽然變成英俊小伙子，所以值得全神欣賞。

羅翠衣怒哼一聲，一道綠光從右袖飛出，又快又靈活向吳瀟瀟手腕搭落。

吳瀟瀟沒有動彈，反倒是旁邊的顧慈悲竹枝忽然一伸，讓翠綠色的綢帶搭住，這支竹枝伸出去的時間簡直間不容髮，眼睛不够尖的人必定以爲吳瀟瀟正在變魔術，把他的手腕變成一根竹枝。

顧慈悲內力傳出，祇見那條翠帶忽然飛起丈餘。

羅翠衣感到對方內力沿着翠帶傳到，當即也運內力抵禦，同時小指微微勾一下，收回翠帶，表面上風平浪靜，雙方祇過了一招，但羅翠衣却感到心神一震，情緒突然波動得煩燥不安。

她猛一收攝心神，冷冷道：「原來你是割愛手顧慈悲？你怎會跟癡道人他們走在一塊兒？」

顧慈悲不答反問：「剛才我好像聽見青蠅吊客老樂的怪叫聲，是不是妳把他撵走的？妳何以當起大江堂的保鏢？」

他們顯然是老相識，羅翠衣道：「你向來最講究衣着，爲何現下如此狼狽難看呢？」

誰也沒有回答誰的話，而且由於吳瀟瀟忽然開腔，所以他們更加沒有機會追問了。

「還好，」吳瀟瀟聲音很溫文爾雅：「麻雀沒有事，說不定是顧慈悲功力衰退，所以連一個小女孩也傷不了，哈，哈，哈……」

顧慈悲怒道：「放屁，如果別人都不帮忙，我馬上叫你好看。」

吳瀟瀟仍然溫和而又斯文，道：「你省點力氣吧，如果雷傲侯在這兒，嚴北也不會離得很遠，我會等着瞧你怎樣給嚴北好看。」

霎時所有注意力全集中在李寬人等大江堂四大高手身上。

吳瀟瀟一手牽着麻雀奔去，當他經過一棵大樹下面，忽然停步，因爲樹上傳下來沈神通壓低的語聲：「吳前輩，我是沈神通，顧前輩爲何不守諾言，竟想傷害麻雀？」

吳瀟瀟放開麻雀：「你最好記住他的外號，他一定以爲你跟麻雀有一手，這個人就是喜歡人家傷心。」

麻雀恢復自由，嗖一聲躍上大樹。

沈神通道：「顧慈悲根本弄錯了，麻雀祇是個又乖又熱心的女孩子。」

吳瀟瀟道：「我沒有錯，麻雀已經懷孕，我把的脈從不會出錯，連『大自在天醫』李繼華也不敢說我錯。」

沈神通替麻雀歎口氣，也趕快換個話題：「我要先走一步，我希望有機會請你喝酒……」他本來正想說「向前輩你請益」等客氣話，但忽又覺得很多餘，所以沒有講出來。

吳瀟瀟笑一聲，回頭行去，祇說了一句：「是不是薑酌呢？」薑酌就是生孩子請客慶賀的意思。

沈神通一手抱住麻雀，頭昏腦脹苦笑一聲，這誤會可大了，麻雀若是有孕，當然是嚴溫的骨肉，我沈神通連邊都沾不了，但現在却變成是我的孩子？

這件事必須設法澄清，所以沈神通改變了主意，決定暫時不走。

麻雀在他懷中發抖，她大概二十歲還不到吧？但已經遭遇悲慘命運，命運之神究竟是怎麼回事？爲何使美麗可愛還未完全長成的孩子，陷入如此悲慘境地。

那邊吳瀟瀟大聲道：「她已經走了，還有那個傢伙。」他向衆人眨眨眼睛：「她已經懷孕，我希望她順順當當生個胖小子。」

除了顧慈悲之外，人人微笑點頭。

接着衆人眼光又回到李寬人等四人身上。

朱愼和司馬無影互相瞧了一眼，莫逆於心，突然間一齊出手。

但他們並非向李寬人他們出手，而是分頭撲向那殘餘的十幾個獸人和劍手，他

們猝然發難事前毫無徵兆，所以大刀長劍一下子就劈翻了兩個劍手和四個獸人。

餘下之人四散奔竄，朱愼司馬無影放盡全力追殺，一眨眼間又各人殺死一個獸人。

朱愼忽然在一棵大樹下停步，接着微微彎身作勢便待躍上。

樹上傳下來低低而又淸晰的聲音：「我不是大江堂的人。」

朱愼仍然躍起，但方向已改向斜刺裏飛去，最後停在一根橫椏上。他看見丈許外樹上有兩個人，是一男一女摟抱着，如果他們是敵人，這樣子摟抱着的姿勢一時也發揮不出什麼威力。

朱愼冷冷道：「你們是誰？」

「朱兄在百忙中居然還能發覺樹上有人，的確是一代高手，看來剛才你對付李寬人羅翠衣之時根本未盡全力。」

朱愼聲音仍然冷冰冰，但事實上心中吃了一大驚：「我爲何不盡全力？」

「因爲你就算出盡全力，但那時也祇不過能够稍佔上風，可是如果你忍辱負重裝作不支，還挨了兩下翠帶，你就大有機會忽然大展神威殺死李寬人他們了。」

朱愼哼一聲，道：「你一向都喜歡猜測別人的心意？」

「可以說是，但也可以說不是。如果與我無干之事，我才不傷這個腦筋，換言之，如果大江堂不是我的仇敵，我老早就出手帮李羅二人對付朱兄你了。」

朱愼默然無聲，他本來已運聚全身功力準備立刻撲過去，可是對方的話句句連環勾結，使他不能不往下聽，而不幸的是聽到最後，忽然發覺消失了撲過去全力一擊的理由。

那人既然是大江堂的對頭，則殺死他豈不是等於給自己過不去？而且世上也沒有殺死同仇敵愾的人的道理。

「我是沈神通，希望朱兄聽過在下賤名！」

「啊，我當然聽過。你爲什麼不早點說呢？」

「因爲你爲人精細愼重，所以既不能太早報告，也不必太早報名。」沈神通顯然鬆一口氣，照他觀察估計，朱愼武功之高十分駭人，如果他猝然發難出手，沈神通自問雖然可以躲得過，但懷中的美女就難說之極了。「太早說出來祇怕收到反效果，反而會加速你出手，但如果我能够使你聽下去而不出手，你才肯相信我是沈神通，故此不必太早說出姓名。」

朱愼點點頭道：「沈神通名不虛傳，我敢用人頭打賭你絕不是冒牌貨，你有什麼指示呢？」

「朱兄太客氣了。我目前祇想安然離開嚴府，你肯不肯帮帮忙。」

「帮忙？憑你沈神通也要我帮忙？」

「是的，如果我從未負傷，又如果我祇有自己一個人，大概我還用不着請求朱兄。」

「你抱着麻雀？爲什麼？她究竟是誰？爲何幾位前輩都護着她？她分明是嚴家的人，你爲何……？」

朱愼忽然閉住嘴巴，因爲他知道有些問題既不便問，也不必問。

他擺動一下長刀，簡簡單單道：「跟我來！」

沈神通歎口氣：「現在還不行，因爲我希望能够知道何以連李寬人羅翠衣這等人物，竟也甘爲大江堂香主，並且忠心耿耿至死不渝？」

朱愼以旁觀者的語氣道：「你忽然變得婆婆媽媽，要走又不走，無疑跟麻雀有莫大關係，也無疑你對她有深厚感情，但你不走我走。」

此人個子雖是魁梧高大，雖然樣子氣度很悍猛，但他外號絕對不應該叫做「猛將」。

沈神通苦笑一聲：「你應該改一改外號，不妨稱爲『心細如髮料事如神』。」

「我們之間沒有交情。」朱愼道：「我平時也瞧不起吃你這行飯的人，所以我們根本不是朋友。」

沈神通道：「是的，我向來很少朋友，大概很多人都像你一樣想法。」

朱愼道：「但無論如何麻雀把那七位前輩高手帶來，使局勢扭轉反敗爲勝，她的功勞不小。」

司馬無影聲音插入來，他其實已躍上大樹好一會，所以雙方對話他並沒有錯過多少：「其實沈兄的功勞也很大。」他聲音比朱愼尖銳生硬得多：「看來麻雀所以不會被割愛手顧慈悲所殺，完全是由於沈神通的關係，由此也可知沈神通跟那七位前輩高手有莫大的關連。」

沈神通道：「兩位請看，李寬人他們已經作困獸之鬥了。」

其實司馬無影和朱愼都已看見，祇不過他們一邊看一邊說話，他們顯然弄清楚沈神通與那七位高手之間的關係。

出手的人是馮當世袁越兩位極悍猛高手，還有就是顧慈悲和吳瀟瀟。

對方當然是大江堂四大高手，李寬人羅翠衣碰上馮當世袁越，馬上就顯得手忙脚亂難以應付。因爲馮當世的絕世硬功到底厲害到什麼程度李寬人無法得知，所以明明有機會可以用「拂花令」掃中他身體，却又怕是誘敵之計而不敢掃出，這種打法自是萬分糟糕，也是有敗無勝。

另一方面「擂地有聲」袁越的「擂手」絕技也把羅翠衣打得花容失色有退無進，因爲羅翠衣的「翠帶」根本遠距袁越尋丈就被他舉世無匹重逾山岳的拳力震退。她的兵器已經失去效用，試問焉能有取勝機會？

包無恙的釣竿去勢兇毒詭奇無比，可是碰到「割愛手」顧慈悲的短短竹枝，却有如蒼蠅的脚黏在蛛網上，只覺黏滯得有如在水裏面揮舞一樣全然不能從心所欲。

其實招式尙是其次，如果包無恙不是當代高手，如果不是內功精純深厚的話。他早就已被顧慈悲由竹枝傳來奇異古怪、能够制馭心神的內力擊敗了。

吳瀟瀟身子大半時間在空中，像大鳥一樣盤旋轉折往來，不過他輕功身法雖是神妙莫測，但碰到「燕人」張慕飛雙手揮矛遠遠掃打刺扎，反而甚是不利而無法迫近張慕飛。

然而整個局勢已經十分顯明，大江堂眞能出手一戰有名有姓的現在只賸下這四大高手，而目下一望而知他們支撑不了多久，只要大江堂這四大高手都傷亡了，大

江堂等於完全崩潰瓦解。

這種想法看法連沈神通也不禁大吃一驚，誰敢相信以百年基業高手如雲的大江堂，居然會一旦淪爲一般小帮會的命運？金錢和勢力（即權力）竟然失去作用，顯赫歷史只不過是一場虛幻夢境？

如果世間上的一切，例如無數財富强大權力甚至男女間的愛情，在本質上根本空幻不實，在無限空間無盡時間之中倏然而生，又倏然而滅，世人們爲何還栖栖皇皇追求呢？

追求幻夢當然很愚不可及，可是有沒有「永恒」，或者「超永恒」的事物存在呢？

如果有的話，世人當然值得去了解去追求，但永恒或超永恒又是什麼呢？應如何着手去了解去追求呢？

不過幻夢般的世事却也正如「幻夢」這兩個字包含「變幻不定」的意義一樣，世事永遠變幻莫測，時時叫人大出意料之外而吃驚。

那泰山怒漢馮當世和擂地有聲袁越的驚天動地威勢，忽然大大減弱，而且不久甚至都停歇退後兩丈，自然割愛手顧慈悲和萬里雲雁吳瀟瀟也一樣。

他們七個老人又聚在一起，都略略仰頭向天，清凉晚風中透來陣陣奇異香氣，漸漸變濃而瀰漫四下。

古人說「不見西子之美者是無目也」，這兒稍爲改動一下，變成如果沒有嗅到而且不覺得這氣味清香的話，是無鼻也。

這陣香味既不是香料香水之香，又不是食物之香，總之很香又香得不令任何人討厭。

李寬人等都露出喜色，却也掩飾不住貪婪嗅吸香氣的動作。

這陣香氣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出現，所以一個面貌瘦削鼻咀尖突的老嫗現身時，沒有人覺得奇怪，却只想知道她是誰？她施放的是什麼香氣。

李寬人等四大高手向她行禮，稱呼她「鷄婆婆」，事實上她樣子當眞像極老母鷄，誰也不知道她那一對作弧形下垂的大袖（有如僧袍欵式）內裏藏有些什麼玩意兒？

鷄婆婆眼光很銳利，聲音也一樣尖銳刺耳：「大江堂的事我向來不管，可是眼看覆亡在即，所以我又不能不管了。」

她眼光向黑暗中搜索，又厲聲道：「麻雀，妳躲在那裏？」

現在是何等形勢何等時機？鷄婆婆不趕緊料理重大之事，却找尋起毫不足道的小女孩麻雀？她是不是老糊塗得分不清事情輕重緩急呢？

麻雀身子一顫，嘴唇擦過沈神通的嘴吧，跟着又擦過他面頰而停在耳邊，低低道：「我以後要找你的話，怎樣才能找得到？」

沈神通嘴上還殘存着她柔暖香唇味道。他也在她耳邊輕輕說出南京茂興綢緞莊林掌櫃地址，並且告訴她最好留下密函便可以聯絡上了。

麻雀迅快躍下大樹奔到鷄婆婆身邊。

鷄婆婆先向顧慈悲冷笑一聲：「你最好看清楚麻雀的面貌。」

顧慈悲訝道：「我？看清楚她？爲什麼？」

鷄婆婆又指着吳瀟瀟和袁越：「你們也是，快看清楚她。」

這時不但顧吳袁三人，其實所有的人都睜大眼望住麻雀，人人都想瞧出她面孔究竟有什麼奇特之處值得細瞧。

鷄婆婆又道：「好，你們已瞧完了，麻雀，你回去，坐在房間裏不許出來。」

麻雀遲疑一下才迅快跑掉。

人人知道鷄婆婆已遣開麻雀，當然馬上會給出答案，所以都十分聚精會神。

鷄婆婆道：「麻雀的媽媽十年前已經死了。但她直到臨死之時，還不知道麻雀的父親是誰？你們三個瞧得出麼？」

「你們三個」指的是顧、吳、袁三人。袁越用打雷似的聲音道：「爲什麼問我們？」

鷄婆婆道：「因十七年前麻雀的媽媽夕姬曾經認識三個男人，她輪流和他們要好了一個多月。直到月事不來知道已懷孕，才從此絕跡從此不再找那三個男人。」

顧吳袁三人滿面汚垢竟也掩不住駭然震動神情。

顧慈悲一定是心腸較硬的人，所以他首先道：「夕姬爲何要找那些男人？爲何要三個之多？她是很淫蕩的女人？」

鷄婆婆冷嗤一聲：「淫蕩？如果她淫蕩的話，後來爲何不找那些男人？難道懷孕之後就由淫蕩變成貞潔？」

顧慈悲果然無話可駁。

鷄婆婆又道：「夕姬是我的女主人，她後來生下一個女孩子，她就是麻雀。」

當然人人都猜到了，但問題是麻雀究竟是誰的女兒？鷄婆婆爲何在這時提及這件舊事？

鷄婆婆不必指明那三個男人是誰，沒有人不知道便是顧吳袁他們三人。

但顧吳袁都不作聲，都不敢說麻雀像自己或像任何人。

鷄婆婆忽然轉變話題：「你們剛才嗅到的香氣一定覺得很舒服，那是用罌粟爲主再加上十七種藥物焚燒發出的香氣，不過你們嗅過之後，很快就要服食一種藥物，否則你們全身骨節酸痛、頭暈眼花而且鼻涕眼淚都會出來，時間久一點連大小便都會忍不住。」

七位前輩高手都大爲震動，四下氣溫忽然降低，寒冷得好像要下雪，當然那是他們人人透出殺氣匯聚瀰漫而使得氣溫陡降。

鷄婆婆喔喔冷笑，笑得像隻老母鷄！「你們根本不必動手。」

她指指自己面孔：「你們看看我的樣子？我活着有什麼意思？我又醜又老，早就恨不得死掉，如果不是主人夕姬託我一些事未辦好，我老早就上吊了。」

這話說得也是，任何女人長得她那麼老醜，眞是活着沒有一點趣味。

對方既然不怕死甚至想死，你自然消失了殺死她的理由，自然感到殺她的行爲愚蠢而又不合理。

所以氣溫忽然恢復正常清凉狀態，李寬人等四大高手這時才收起劍拔弩張的姿態，顯然如果對方出手對付鷄婆婆，他們一定全力出戰阻止，至死方休。

大江堂四大高手何以如此忠心耿耿？

早先李寬人和羅翠衣都有「天下之大無處容身」之歎，莫非他們不得不忠也不能遠遁離開，却是由鷄婆婆所說那種「藥物」之故？

世上有很多藥物可以殺人，也有很多會令人上癮，這種癮絕對不是抽烟喝酒那麼簡單、那麼容易戒絕，何況當這種癮得到滿足的過程中，還有飄飄欲仙脫離現實的快樂？

祇見李寬人等四人都摸出一個小銀盒，也都從銀盒中掏出一粒黑色的指尖大小的藥丸，放入口中。

幾個銀盒一打開，便又另有一種香味透出來。

其他的人也莫不眼露奇光，盯住那些銀盒，看來那幾個小銀盒在他們心目中比千萬兩黃金還寶貴重要得多了。

「你們若是想要這種美妙藥物，一點都不困難。」鷄婆婆聲音變得溫柔而不尖銳：「我保證你們天天都有藥。保證你們武功功力有增無減。保證你們住得好食得好也穿得好。也保證你們如果還喜歡女人的話，有一百個美女任你們挑選，天天可以換人，你們什麼事都不必做，祇要大江堂不垮就可以了。」

如果是別人許諾這些豐厚條件，尤其是「女人」這一項，一定很難叫人相信。

但大江堂當然不同，大江堂的富有天下皆知，買他百兒八十個美麗女子祇是小意思而已，又祇要大江堂不垮台，物質上的享受保證可以達到第一流水準。

痴道人用含含糊糊聲音說道：「胡說和尚一定第一個答應，因爲他整天都怕沒有人管吃管住，何況還有香噴噴的妙藥，香噴噴的女人？」

胡說和尚道：「放屁，現在的女人都變成母豬比我還臭。」

這話未免太過離譜一些，而且還使「金花銀蛇」冉華誤會。冷冷地道：「你罵誰？」

胡說和尚可眞不敢惹她，因爲泰山怒漢馮當世鐵定會爲她拚命，這兩高手聯手之威那裏可以開玩笑？「我說的是現在年輕一輩的小女人，我意思根本是說十七年前的夕姬才是香噴噴的女人，可惜那時候我和尚禪心清淨白白糟塌了好機會，所以現在那些小女人我那裏還放在心上呢？」

此人向來出名胡說八道，所以誰也不敢眞信，却又不能完全不信。

鷄婆婆笑得很和氣：「但你到底肯不肯留下來？」

胡說和尚搖頭：「我不知道，如果武當痴道人也留下，我跟他便是。」

馮當世暗暗拭掉嘴角口涎，因爲他已看見冉華眼中閃動熟悉光芒，那是她已有了決定的意思，她向來很固執，誰也不能說服她改變她，而她顯然不打算留下，所以馮當世祇好一橫心忘掉那妙藥的香味。

痴道人道：「眞眞胡鬧，你一個大和尚跟着道士亂跑那像什麼話？」

鷄婆婆突然指住「割愛手」顧慈悲：「你，你怎麼說？」

她果然找對了對象，顧慈悲毫不遲疑：「我留下。」

鷄婆婆手指移動換了「擂地有聲」袁越：「你呢？」

袁越怔一下：「我想再瞧瞧麻雀的樣子。」

鷄婆婆毫不放鬆，冷笑道：「別的話不必說，你祇要回答留下或者不留下。」

袁越無可規避，垂頭道：「留下。」

鷄婆婆尖聲大笑，她當然可以傲然放心大笑，大江堂忽然多了顧慈悲和袁越，已經立刻恢復無比强大實力，任何强敵也可以一拚了。

「你呢？」她繼續移動手指，現在指着萬里雲雁吳瀟瀟。「留下或不留下？」

吳瀟瀟比較沒有心理負担，一來他本來邪多於正，二來前面已有顧袁二人答應留下，便少却許多被迫意味，面子上好過得多。「我留下。」

大江堂實力更强了，也因此李寬人他們對鷄婆婆這種忽然扭轉乾坤的手段大爲佩服。

冉華聲音仍然很嬌脆悅耳，但却透出萬分堅決意味道：「我不留，馮當世，我們走。」

馮當世聲音有如巨雷道：「好，咱們走。」任何人一聽而知他心中絕無絲毫勉强，也因此使人感到他能如此深愛冉華，實在是既可佩而又是很有福氣之事。

忽然連沈神通也聽得見司馬無影的喘氣聲，以及抓碎樹幹聲響。

司馬無影內功深厚，要他病到神智不清地步祇怕比殺死十個獸人還困難十倍，但如果他不是病得神智不清，何以忽然喘氣以及把樹幹抓成粉碎？

當然沈神通幾乎同一時間就明白了。

「司馬兄，我不敢保證痴道長前輩不會做大江堂保鏢，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司馬無影長長舒口氣，道：「不必賭，祇要敝師叔抗拒得住大江堂的詭奇誘惑，我一定用最好的酒泡死你，用無數金錢壓死你。」

因爲這個判斷是由沈神通口中說出，自是大大不同於別的人，所以司馬無影馬上鬆一口大氣，如果痴道人也做了大江堂的保鏢，他司馬無影可就當眞不知怎麼辦才好了，故此沈神通的判斷眞是使他感激萬分。

沈神通躍下大樹，不過他才站穩身子，旁邊已多出一個人，此人身材高大，可是輕功之佳妙絕對比一粒跳蚤更高明更厲害。

這個高大的人竟是未愼，沈神通說道：「朱兄不瞧瞧熱鬧了？」

朱愼微笑一下道：「如果痴道人不肯留下，我敢打賭胡說和尚也一樣，所以已沒有熱鬧可瞧，但你的情況却使我担心，你一定眞的受過傷，所以輕功已經大打折扣。」

「是的，我早告訴過你，我曾經負過傷。」

「好戲還未散場，所以如果你要安然離開，當然要趁這機會了。」

「是的，我正是這樣想，可惜你已經躭誤了我不少時間。」

「你放一百個心，我朱愼若是不能保你平安離開，我馬上自殺以謝你沈神通，走！」

司馬無影其實也已經在他們旁邊，他這時才道：「我也一樣。」

有這兩大高手保駕，沈神通不禁欣然一笑，故此當他們已經出了嚴府來到江邊一處很僻靜地方時，沈神通才道謝一聲，道：「如果不是兩位神威，我自問很難衝得過那數十個獸人和百餘守衛的包圍。」他講的是實話，那些獸人悍不畏死，往來巡邏形成一道包圍網，此外大江堂上有精銳好手守於嚴府外圍，他們當眞費了不少氣力才突圍而出。

司馬無影先行離開，朱慎仍然陪沈神通站在江邊。

沈神通很感激：「朱兄不必相送了，此地雖然仍屬大江堂勢力範圍，但他們主力還在嚴府，我大概還可以照顧自己。」

朱慎看看黑暗江邊，這時候想僱船似乎不容易，尤其這兒不是碼頭，根本沒有船隻靠泊過夜。

「我不是爲你着想，我只爲自己打算，我絕對不許大江堂把沈神通殺死。」朱慎一邊說一邊發出奇異令人困惑的笑聲：「你水底功夫好不好我不知道，但大江堂却肯定有不少高手，所以如果你掉在水裏一定非常不妙。」

沈神通在陰暗中蹲下，他雖然不是筋疲力竭，但受過傷的內臟隱隱作疼，同時他必須盡可能趕快恢復氣力，越多越好，因爲世事變幻莫測，很可能剛剛拚命救過你的人，忽然會變成可怕敵人，至少朱慎笑聲很古怪，似乎有點變化莫測的跡象。

朱慎居然學他蹲下，他莫非也覺得疲倦？

兩人在黑暗中蹲了好久，朱慎竟沒有其他奇異的表現。

沈神通聲音很穩定平淡：「朱慎兄，你一向都很深藏不露，你的性格跟你外型竟是如此迥異其趣。」

朱慎語調也很穩定，聲音却柔和而又低細，所以距離稍稍遠一點的人絕對聽不見：「我等你開口，我知道你不會輕易開口。如果開口絕對不是平淡無奇的話。」

「你希望我說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朱慎似乎很坦白：「所以我在底。當然我極不希望你會使我失望。」

這種話顯然屬於沒頭沒腦一類。連你自己都不知道想聽什麼，別人如何能使你不失望呢？

但沈神通居然不困惑不驚訝：「好，我試一試，誰叫我是沈神通呢？」

四下雖無人影人聲，但還有多少聲音，例如江水拍擊江岸的汩汩低聲，秋風掠過遼闊江面宛如喃喃低語，還有一些不知名的秋虫發出很有節奏鳴叫！當然四下隨風送來此起彼伏的犬吠，更是有人烟地方所不可少的夜間聲音。

沈神通道：「你用剛强明快的長刀，手法招式却陰柔細膩，我早先看看不明其故，但剛才聽到你調息運勁，才知道你深藏不露到了驚人難能地步。」

朱慎嘆道：「唉，沈神通名不虛傳，果然一開口就有制馭心神魔力。」

「誇獎了，我聽你呼吸調息節奏，顯然你一身兼具陰柔陽剛兩神內功，陽剛內功是那一家派不很清楚，但却是你用刀的原因，只不過你永遠不施展出來，除非到了生死關頭之際，你才突然使出殺敵人救自己！那時敵人早已習慣了你陰柔細密刀法，所以你如果忽然改變爲雄猛無比大開大闔刀法，担保你就算高明如割愛手顧慈悲那一類人物，只怕也很難不遭遇敗亡命運。」

朱慎又重重歎口氣：「這是我秘密中的秘密，我用了十幾年時間使武林人人都相信我是『刀走劍路』，但和你只坐了一會兒就原形畢露了。」

「這個秘密的洩露對你可有妨碍？」

「當然有，我不必騙你。」

「既然如此，朱慎兄，你還有一個秘密我不妨說出來，橫豎如果你想對付我的話，一個秘密和兩個秘密已沒分別了。」

朱慎訝道：「我還有秘密？但我自己竟然不知道。」

沈神通道：「這個秘密就是：等到你用刀法對付過血劍嚴北之後，你才肯讓天下武林知道你其實擅於用刀，也才讓天下武林知道你刀法是什麼家派，可惜現在你找到血劍嚴北的機會已經很渺茫了！」

朱慎沒有作聲。沈神通道：「當然你想找血劍嚴北亦不算秘密，可是等你擊敗嚴北，然後再向刀王蒲公望挑戰，這才是你最大、最後的願望。你想成爲『刀王之王』，你其實不想飄泊江湖流浪人間，終於平平凡凡死去。」

沈神通的確很感慨，如果練成之人都不過爲了强身自衞的話，人世上眞不知少了多少兇殺，少了多少仇恨。

所以他出自眞心嘆口氣，又道：「你若不是胸懷大志，你的秘密一定不能隱藏這麼多年，你也一定不能忍受羅翠衣要帶襲體的痛苦和侮辱。」

勾踐不但臥薪嘗胆，還奴顏婢膝逢迎夫差，還挑選越國最美麗的女人西施送給夫差享受。如果不是有更大圖謀、更大目的，他豈能够如此堅苦卓絕，忍受一切恥辱呢？

朱慎輕輕道：「沈神通，我正考慮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沈神通淡淡應道：「如果我是你，自然也不得不愼重考慮，但是我還要指出兩點。」

「一是我沈神通絕不是世上唯一能够看出你秘密的人；二是你目前已經很難找到血劍嚴北和刀王蒲公望，如果這兩人一死一傷，你的秘密就失去任何意義了。」

沉重歎氣聲混雜在江水嗚咽聲中倒也不如何刺耳，關於血劍嚴北，刀王蒲公望他們結局的推測，沈神通必有堅强理由以及確鑿根據，朱慎怎能不相信？但如果心目中的武林兩大强人都已變成弱者，這十多年苦心孤詣豈不是白費了？

所以朱慎面上還泛起苦笑：「我本以爲快要大大忙碌起來，可是現在忽然發覺竟沒有任何事情可做了！」

「如果你找事做一定找得到的。」

「我爲何要『找』事做呢？」朱慎搖搖頭問。

雖是在黑暗中，朱慎仍然發覺沈神通眼光銳利地觀察自己，但這一回他還能不能找出連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呢？

沈神通道：「每個人不論是聖賢豪傑或者是販夫走卒，他最大、最難戰勝的敵人不是從外來的，而是他自己的習慣。」

「你忽然冒出這番道理，我要想過考慮過才可以答覆，不過假定就算你道理很對，這與我有何關連？」

沈神通微微而笑：「你起初要找嚴、蒲二人雖是主動的、自發的，但多年下來却已變成被動，因爲你已形成習慣，這個習慣已經變成你人生重大理想目標，正如好酒者的酒一樣不可分離。」

他停一下又道：「我還可以舉幾十個一百個例子，因爲我們生活態度完全被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習慣支配。我們養成無數習慣，却不是主人而是奴隸。你還要我舉例嗎？」

現在絕對不是探討人生哲理的時候。因爲朱慎也不是沒有觀察力的人。沈神通來到這地方，眼睛時時搜索江面，顯然他有點把握或者曾經有過安排，所以如果忽然出現一艘快艇之類並不稀奇。

但朱慎對沈神通卻生出肅然起敬的感情，他一點沒有公門中人的缺點，反而有深邃智慧，所以對人對事無不觀察入微。

「好，我跟你去。」朱慎忽然大聲說道。

「跟我？」沈神通也禁不住驚訝了！

朱慎道：「你目前一定需要一個能抵敵也能殺人的朋友，我就是。」

沈神通聲音流露出眞正感激：「你使我忽然對人又恢復信心。」

這意思祇有他自己懂，他也不要求朱慎懂。又道：「不過目前祇怕泰山怒漢馮當世和金花銀蛇馮華兩位前輩更急於有人暗中保護。他們要全力向習慣作戰，所以外來的侵害便無法應付了，痴道人和胡說和尚的情況比較好，司馬無影一定已趕回去帮忙。」

沈神通的推測大可以相信。朱慎沉吟一下，道：「敢向那麼可怕習慣挑戰的人我很佩服。如果當時他們投降，大江堂力量就更加可怕了。你說得對，我應爲他們出點力表示敬意。但你自己呢？你的船會不會來？」

「不一定，我已經負傷被囚多日，是一個親信手下背叛我，所以現在外面情形如何我還不知道。」

他的安排自然可能被笑面虎何同查出而予以破壞，甚至進一步裝設陷阱，可惜他目前無可選擇，一來找不到可靠船隻，二來他若想觀察論推一些大本營的情況，非得有個觀察對象不可。

過了多久，江上忽然出現兩點燈光，那是懸掛船頭船尾的角燈，是一艘快艇。

朱慎已失去踪跡，他也許還在遠處暗處望着這邊？但現在任何事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江邊那幢小房子的女人和孩子。只要能再看見再擁抱他們，一切痛苦災難，一切榮華富貴都可以完全忘記。

沈神通很有信心，所以他微笑一下便躍上那艘來接他的輕舟。後事如何，請看本故事之四「江天暮雨洗清秋」。

（本篇完，全文未完）

傅振嵩創八卦刀

麥海雲

舊日北方拳師南下，非常熱鬧，有羅漢門的掌門人孫玉峯，螳螂拳的掌門人羅光玉，以及鷹爪門的掌門人陳子正等，另有八卦門的高手傅振嵩，因爲他另創一格，把八卦拳加入龍形掌之內，變成八卦龍形掌，故此他並非八卦拳的掌門，而是另一派的開山祖師，可惜由他創下的龍形八卦掌，竟然沒有一個徒弟打得好，甚至他的兒子傅振輝，也無法打得出水準來，現時傅振輝亦超過中年，進入晚年了，他在廣州拳術界担任總教練，以他來說，還跟父親傅振嵩相差得很遠，由此可以反映出中國功夫的深厚確非一般人所想像得到。

傅振嵩多次表演龍形八卦掌之後，順便表演拋石球，兩個圓形石球，重達十斤六，他能够把它用兩手分別拋高拋低，有如玩雜技，最後接過石球，站在較遠之處的觀衆都聽到蓬蓬之聲，他却視如無物，單是這一手掌勁，已經無人能及，再者，他能够單脚站穩，提高另外一條腿好像金鷄獨立，就用脚跟旋轉，轉了十多個圈，然後發招，有如風車一般，故此，他的掌法又快又準，加上旋轉形的姿勢，對方無從捉摸，兩人交手，只有他打人，對方難以打他。

只是憑着掌勁以及脚力，仍然無法寫出他的龍形八卦掌有甚麼奧妙，事實上這一路拳脚最巧妙的地方就是轉身出擊，剛剛交手，他就必然標馬上前，使勁貼住對方的身體，差不多是兩人身體貼到肉貼肉的，由於兩人緊貼，對方無法起脚，只好用拳掌交手，他的龍形八卦掌就在這種地方顯出本領來，必然壓倒對方，由於他的掌力深厚，不管用手掌的掌心或掌背向對方胸部拍下，一拍就使對方內臟受傷，痛楚不堪，故此，從來沒看見過他表演龍形八卦掌的教頭跟他交手，總是輸的，就算認眞明白龍形八卦掌的妙用，也難以抵擋，因爲中國武功極少如此冒險，碰頭就拚命貼近對方出擊的。至於龍形八卦掌的掌法，係有八種招式，每種招式亦有八個變招，等於八八六十四種，他的手掌往往由上邊的一掌掩護，然後由下邊打出，故此對方不容易看見他如何出擊，只是驟然覺得一陣痛楚，便即倒下來。

南派的龍形拳係大門派之一，八卦掌或者八卦拳係由北方名拳師董海川教授的，龍形拳係硬橋硬馬，八卦掌以陰柔取勝，這兩種拳脚本來是不相混集的，傅振嵩能够把它們化爲一個整體，實在不容易。

當時傅振嵩在許多間武館教授拳脚，經常在國民體育會以及精武會教授太極拳，對於龍形八卦掌，除非碰上了他心愛的弟子，認爲可以造就，然後教才授。他曾經在燕塘軍校執教鞭，抗日時期，組織大刀隊，殺奔東北，當衆表演大刀的時期，各人看了大吃一驚，因爲他僅有五尺三寸高，那柄大刀却有六尺長，比他本人站起來的高度更高，他竟能够揮舞如飛，普通的單刀根本無法跟這麼厲害的大刀交手。

宋哲元將軍在四平街殺敵立功，他指揮的大刀隊，就是傅振嵩教出來的徒弟，至今這種刀法仍在軍中教授，可以說是傅振嵩創的「八卦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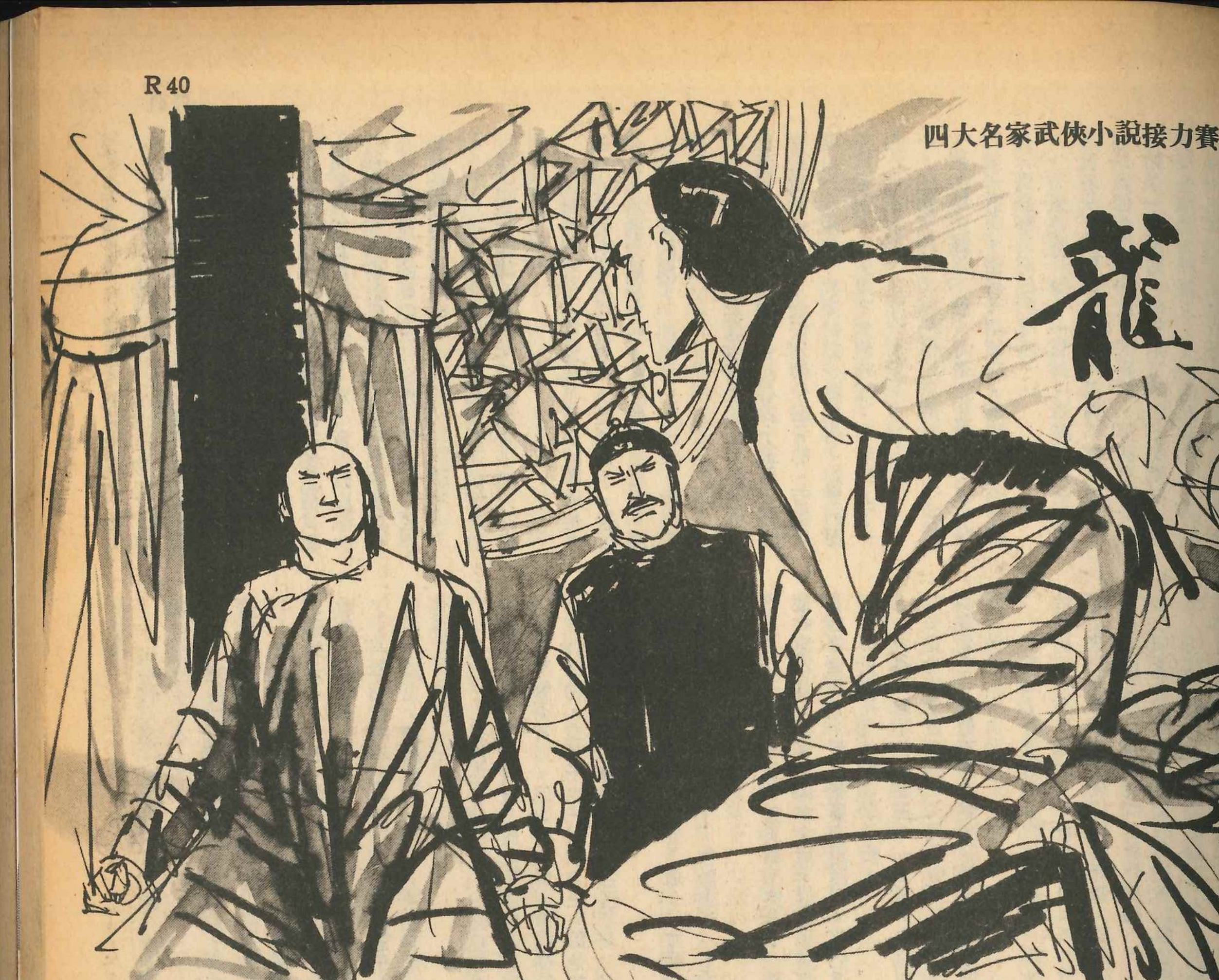
（完）

四大名家武俠小說接力賽

雲風虎龍

諸葛青雲·臥龍生
司馬紫烟·獨孤紅　聯合執筆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豪在蘇州府衙中，假扮玉貝勒要親審戴四，想從戴四口中問出那份名單，來到大牢前之時，方豪立卽暗中施出細如牛毛的毒針，殺死戴四，免他活受罪，出手後，方豪立卽離開，九格格錯愕，不知何因戴四會死，但一査卽知乃中毒針，遂急追方豪，九格格責問方豪，但方豪矢口否認，忽然，玉貝勒剛好來到，使在場各人爲之瞠目結舌，而玉貝勒以他是「神力親王」的身份把方豪帶走了……九格格，血冠子，玉貝勒之間勾心鬥角，這天，九格格到玉貝勒臨時府邸要提回方豪，但門下人說玉貝勒已將方豪送去蘇州府，九格格一聽又驚又怒……

第十七章　道是無情却有情

（由司馬紫烟執筆）

在一旁呆立看熱鬧的九格格忍不住出口叫道：「玉琪！這是何苦呢？賭氣也不是這麼賭法的，別太認眞了。」

玉貝勒沉聲道：「笑話，我玉琪幾時說話不算數！」

九格格忙道：「是！是！我看得出，你確實有在十招之內殺死血冠的能力，只不過你先說出來，使他有了戒心，一味只求防守，才勉强挨了過來的。」

伏身在外的雲氏姐妹却比誰都緊張，決鬥已止，十招亦滿，但血冠子仍然健在，那麼他玉貝勒是否眞打算如約自戕於那柄「九龍碧玉刀」下呢？

玉貝勒頓了一頓，看了站在對面手執血劍，雙目圓瞪的血冠羽士一眼，拋下了手中的秋水雁翎刀，走向案前，雙手恭敬地擎起了那柄御賜的九龍碧玉刀，看樣子眞的打算要刎頸自絕了。

玉琪冷笑道：「若眞叫他挨過了，便是我學藝未精，料敵不準，不僅愧對聖上的寵信，更對不起這口九龍碧玉刀了，我把聖上的御賜供在桌上，就是爲了要大家都知道，我玉琪絕不隨便亂說話，御賜臨，有如御駕親蒞，當着聖駕的面，我絕不敢作欺君之舉！」

他把刀又高舉了一舉，特別强調了這柄御賜名刄的尊嚴與權威性.

但也是找自己的痲煩，因爲九龍碧玉刀既是如此神聖不可侵犯！他玉琪就必須應誓自裁了。

九格格更爲着急了，幾乎帶着哭聲哀求道：「玉琪！你幹嗎要跟自己過不去呢？這麼糊里糊塗一死太沒價値了，你怎麼對得起朝廷，堂上雙親，又怎麼對得起我？」

玉貝勒的神情很古怪地笑道：「老九！我率爾輕生，上負朝廷雙親是沒話說了，但對不起妳，却令我難解，我若死了，妳該是最高興的一個人，從此再也沒人跟妳爭了！」

九格格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道：「玉琪！你是傻瓜，難道你不明白，我一直都在喜歡你，在京師的王族親貴中，除了你之外，那一個我都瞧不上眼！」

玉貝勒似乎頗感意外地道：「什麼？老九！妳喜歡我？這話是從何說起，從小妳就我跟過不去，打從我們第一次見面吵架開始，足足有十幾年了……」

「十八年零四個月，那天你才六歲，我阿瑪生日，你跟僧王來拜壽，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對了！妳倒是記得清楚，那也是我們第一次吵架，從那時候開始，妳就沒放過我，見了面總要找我的……」

「玉琪！還記得第一次我們爲什麼事吵架嗎？」

「早忘記了，誰會記得那些，反正是妳先找上我的。」

「亂說，那次是你氣我的，我穿了一身新做的紅色衣服，每個人都說我好看，我問你我好不好看，你却笑我是剛從湯裏撈出來的大蝦米！」

玉貝勒哈哈大笑道：「是嗎？老九！那可實在抱歉，不過妳也得原諒一下，我這人向來沒有奉承人的習慣，別說你阿瑪只是攝政王，就算他是皇上，我看妳像隻煮熟的大蝦米，我還是會照實說出來的。」

「玉琪！我當眞長得那麼難看嗎？」

「這個……老九，老實說，妳不但不難看，而且還十分的好看，是京師中最美的一個姑娘，不過那也是近幾年的事兒，妳小的時候，可實在不怎麼樣，經常跟男孩子打架，弄得一身泥……」

這使得九格格十分高興，因爲玉琪畢竟還是記得她的，她破涕爲笑，道：「我沒那麼野，只是對着你的那一伙子死黨才動手的，我把他們打得爬在地下，就是爲了要氣你，引你注意，要你來找我報復……」

「哈！這妳可是用錯了手段，我學武功可不是爲了炫耀的，打從阿瑪教我第一招開始，就嚴誡我輕易出手，嚴誡我私鬥，京師那些貴族子弟們打羣架是常有的事，我從沒參加過一次……」

「我知道！後來我也知道自己太淺薄，所以不再做那些無聊的舉動了。」

「可是妳仍然一個勁兒的不放過我，處處跟我爭！」

「我還是在引你注意我，我實在氣不過你，對別的女孩子都是溫文有禮，有說有笑的，唯獨對我，你從沒擺過一次好臉色，始終都是冷冰冰的。」

「那是因爲妳太討厭，處處要佔先，處處要强。」

「玉琪！憑良心，我要强佔先是不錯，但對你，我總是忍着性子，有好幾次，我們爭得不相上下時，最後總是你勝利，那可不是爭不過你，是我讓你，我想你自己也明白！」

玉貝勒微微一笑：「老九，既是準備讓我了，又爲什麼要跟我爭呢？」

「因爲我……氣你眼中沒有我……」

玉貝勒嘆了口氣道：「姑奶奶，妳這份青睞實在叫人承受不起，妳喜歡一個人時，就要處處跟他過不去，我寧願妳恨我了……唉！反正現在說什麼也晚了，今後，我再不會跟妳爭了。」

他的眼睛瞟向了血冠羽士，見這個假牛鼻子仍然是一動不動地站着，乃又微微輕嘆一聲，徐徐抽出了刀刄。

御賜名器，畢竟不同凡响，刀刄還一半在鞘，卽有一道靑白色寒光湧出，而且有龍吟之聲作嘯，彷彿它是有生命的物體，在爲卽將嘗飲人血而歡呼！

九格格的臉色大變，她已强拉下了尊嚴的面紗，坦訴了自己對玉琪的戀情之後，再也顧不得那些了，上去拉着他的胳臂道：「玉琪，我求你別自殺行不行！」

玉貝勒一聲輕笑：「血冠不死，我就非死不可。」

「要他死太簡單了，我帮你殺了他。」

「妳帮我殺了他，這倒妙，去了血冠，我又欠了妳的情，從此只有被妳牽着鼻子走，妳可以大權一把抓了。」

九格格終於哭了出來：「玉琪，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從今以後，我不會再跟你爭了，我一切都聽你的，我的人也都交給你全權指揮……」

「老九！這可是妳自己說的。」

「是的！我說的，以後一切由你作主，甚至於我可以回去向聖上請求，撤消我這一組，由你統一指揮。」

「妳父親會答應嗎？妳那些手下肯接受我的指揮嗎？」

「阿瑪絕沒問題，他一直就不贊成我幹這個，他認爲女孩兒家該守在家裏才是本份，至於我手下的人，更沒問題了，他們是我一手訓練的，我都聽你的了，他們還敢違抗嗎？不過，玉琪，爲了你我兩家好，我們還是別合併的妙，因爲侍衛營的權太大了，抓在一個人手裏會令很多人眼紅的，甚至於連皇上都會不太放心的！前車之鑒很多，我們還是維持個貌離神合的情況最好。」

「這是說我們還得爭下去。」

「是的！小事情你讓着我點，大事情我聽你的……」

玉貝勒陷入了沉思中……

× × ×

雲素素在暗中哼了一聲道：「沒出息的傢伙，看樣子他是準備接受九格格的條件了？」

雲施施却不同意地道：「九格格其實根本沒有提出什麼條件，事情完全對他有利，他爲什麼不接受。」

「可是他立下的誓就不算了。」

雲施施冷笑道：「他不是江湖人，不必講什麼一諾千金輕生死，在官場中，講究的是權術，這就是權術的運用妳懂不懂，如果玉琪眞的抹了頸子，他只是個大傻瓜，大笨蛋，根本不够資格領導大內密探了。」

「那他對血冠羽士又如何交代呢？」

「他跟九格格聯了手，血冠子還敢跟他們作對嗎？他們肯留下血冠的一條性命，就已是天恩浩蕩了……」

「二姐！現在妳還是打算要嫁過去。」

「不錯！這是一把有心計的好手，值得我在他的身上用點工夫，也勾起我跟他周旋的興趣！」

「二姐！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妳還……」

「素素！妳要清楚，我之所以要嫁給他，只因爲他是密探的首領，並不因爲他是個貝勒，也不會因爲他是個英雄，更不會去攷慮他的人格，他能夠背信不死，這就證明他很愛惜生命，這就是他的弱點，把握住他的弱點，我才能夠控制他，駕御他……」

「可是九格格呢？九格格是爲了鍾情於他，才會跟他釋嫌合作的，若是他娶了妳，九格格還會聽話嗎？」

雲施施一笑道：「別忘了我要的聘禮是血冠與九格格的頭，血冠看樣子是死定了，還欠着九格格的一顆玉首呢！如果他能交出來，那一切都不成問題了，如果他交不出來，我也不會嫁過去。」

「施施！妳的算盤打得太如意，也把小玉兒看得太簡單，假如妳是傾心於小玉兒，妳就不妨嫁給他，但是最好別懷什麼目的，若是妳還打算利用他，我要給妳一點忠告，妳會因而吃大虧的。」方豪不知何時掩了過來補上了一句。

「我不相信，你把你的兄弟說得太了不起，他的功夫雖然不錯，可是太狂傲自大了，跟血冠子訂下了這麼一個賭約，事後却又不想履行，這些都證明他的膚淺。」

方豪輕嘆一聲：「施施，原來妳還是抱着這種看法，我對妳的觀察力更爲不敢信任了，妳以爲他是賭約失敗了想要賴，那就更爲大錯特錯了，妳想想，僧王是京師第一條英雄，小玉兒是他的衣砵傳人，又豈能做這種丟人的事，假如他眞的敢貪生怕死言而無信，僧王就會劈了他。」

「他們大家一起掩蓋，事情就不會洩漏出去。」

「掩得住嗎？今天在塲有多少人？何況小玉兒還知道有我們在，這種事能瞞得下嗎？」

雲施施也承認方豪的話不錯，但是她却想不透地追：「可是十招之限已過，血冠子並沒有倒下去呀。」

「妳爲什麼不仔細看一下呢，血冠子一直到現在爲止，動都沒有動一下，這並不是一個很舒服的姿勢。」

血冠子自從停止了比鬥後，一直凝立不動，雙腿微屈，上身前傾，血劍平伸向前，演出這個姿勢雖不費力，但要將這個姿勢維持很久却極爲吃勁，血冠子也許耐戰力足，但是却不須要如此表現呀，除非是另有古怪了！

× ×

九格格那邊也有所發覺了道：「血冠，我跟貝勒的話，你都聽見了，你該表示一下意見了？」

血冠子不動不言，玉貝勒冷笑道：「妳叫他守秘不言，無異是緣木求魚，他也知道妳不會信得過他的，何必還要多說話呢，我們這個圈子裏只有死人才最可以信賴。」

九格格忍不住低聲道：「玉琪，你明知道我一定會除他滅口的，又何必要說穿了讓他提高警覺呢，趁他不知不覺間除掉他，不是很好嗎？」

「老九！若是他相信妳會放過他，那他就是個草包，不足爲懼了，殺不殺他都無所謂，若是決定殺他滅口，最好即說即做，夜長夢多，片刻的拖延就會影响到全盤皆墨的。」

向玉貝勒表明了愛意的九格格竟像是換了個人，在誰的面前都强悍橫蠻，不肯受半點委屈的刁公主居然變得像水似的溫柔，一任玉貝勒如何譏諷教訓，她都是笑吟吟的，沒有半點惱意，難道愛情的魔力眞有這麼神奇嗎？

此刻，她仍是溫嫻的一笑道：「你說得對，玉琪，當機須立斷，要下手就得快，我們一起出手，一起擺平他！」

說動就動，她的身軀已飛了起來，手中青芒急閃，掃向了血冠子，但身當其事的玉貝勒却沒有及時配合，笑吟吟地抱着雙臂，看着她一個人行動！

更令人詫異的是血冠子眼見青光掠體，不避不擋，硬生生地挨了一劍，青光過處，身軀砰然倒地，一顆腦袋滾出老遠，腔子裏血似泉湧直標出來！

九格格似乎難以相信地望着地上的殘屍道：「這傢伙怎麼如此地不濟事，連一劍都避不過。」

玉貝勒的臉上沉下一片冷色，微步上前，抬脚輕踹，將無頭的屍體踢得滾前兩尺，但地上却留下了一片脖子，厚約半寸，雖爲鮮血所染，但仍看得出是從血冠子的殘屍上落下來的，就像是菜市零售切下的一片多瓜。

九格格看得又呆了，愕然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玉貝勒冷笑道：「這就是說妳出手的部位沒拿準，還差了半寸，沒有恰好地落在我的劍痕上，所以才多出這一片脖子來，老九！妳還差了一點！」

「什麼？你的劍痕，你什麼時候出手？」

「老九！別裝了，妳明知是第十招上！」

「第十招，你是說你在第十招上已經殺死了他，這怎麼可能呢，我出手時他還站在那兒的。」

「死人也能站的，尤其是剛死的人，手脚未僵，你要把他擺成什麼樣子都行。」

「可……可是你已經砍斷了他的頭頸，爲什麼隔了那麼久血仍然不流出來呢？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玉貝勒突然仰天長笑，笑聲淒厲刺耳，笑了很久，那才停了下來道：「老九！這才是妳眞正不知道的地方，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在沒說之前，我要先問你一句，妳必須要誠實地回答我，妳知道我一共用了幾招？」

「你們不是定下了十招之限嗎？」

「不錯，那是我們兩個人加起來的招數，老九，妳說，在這一戰中，我共用了幾招？」

九格格想了一會兒才道：「你的身法太快，我根本沒有看清楚，但是我記得血冠先後好像用了八招。」

「七招半，最後的一招只遞了一半。」

「那麼你祇用了兩招，玉琪，你是怎麼練的，只兩招就斬殺了血冠，照這樣看來，天下將無人是你的敵手了！」

玉貝勒微笑道：「妳錯了，嚴格說來我祇用了一招，這一招威力無匹，劍招運足時，鋒刄未至，劍炁先及，把敵人全身罩於劍炁之下，封住對方所有的穴道，截斷所有的脈絡運行，等鋒刄臨體時，對方一動都不動，等於是個死人了，這就是血冠受劍之後，仍然站立不倒，以及沒有血水流出來的原因。」

「我懂了，血冠頸部受劍後，由於血脈仍爲劍炁所阻，血水不流，所以才未見溢出，一直等我補上了一劍後，牽動屍體倒地，震通了被阻的脈絡，血水才標射而出。」

玉貝勒微微一笑道：「差不多就是這麼回事了，老九，妳的劍上還沾有殘血，回去可以找人檢驗鑑定一下，血中絕未含有毒質，我也不是用什麼暗算的方法殺死他，一切都是憑着眞本領。」

「玉琪，你怎麼說這種話呢？」

玉貝勒冷笑道：「老九，我們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誰是怎麼一塊料還不明白，妳早已發覺血冠是個死人了……居然還會去砍他一劍，當然一定有目的，對你而言，了解我如何殺人自然是最大的目的。」

九格格的臉色一變，像是被人當面摑了一掌，咬咬牙厲聲道：「玉琪，你是混蛋，你是個很無趣味的人。」

玉貝勒聳聳肩：「老九，我也希望能有趣一點，陪你把這齣戲唱終塲，但是我也實在擔心，妳剛才說動就動，對血冠的那一手，也很叫人心驚肉跳，血冠即使是個新鮮活蹦的人，也很難在那一劍下全身而退的。」

九格格氣沖沖地一揮手，只說了一個「走」字。

這種情形下，除了拂袖而退，沒有更好的台階了，何況，她總算了解了玉貝勒的實力，憑他那無形劍氣以及一招搏殺血冠的武功，自己是無法跟他力搏的，再留下去，不僅是自討沒趣，而且還得擔心玉貝勒找個藉口，也來上一下子，把她也陷在這兒了。

跟在九格格身後的是玉貝勒的一陣大笑，那笑聲像一條鞭子，鞭着九格格的心，鞭着她的尊嚴，出了府衙之後，她連住所都不回，一逕向北行，啓程回京去了。

在京師，玉琪至少不敢明目張膽地殺她。

方豪，雲素素，雲振天與凌翠仙都悄悄地離開了，只有雲施施一個人留了下來，她要留下接受第一件聘禮。

玉貝勒突然止住了笑聲，朝空處一揮手，府衙內外的人影幢幢，立刻有了行動，有的向外走，有的向內行，那揮手所代表的意義，也祇有他們自己明白。

雲施施總算又看到了玉貝勒另一面，他佈防之嚴，出人想像，那些地方雲施施都經過，探查過，甚至於心中所估計，假如再要秘密地進來，可以利用那些掩蔽。

現在，她才知道不必去動那個腦筋了，這個玉貝勒太厲害了，他若是不默許，連隻蒼蠅都別想飛進來。

玉貝勒很有風度地向她藏身處一鞠躬：「二小姐，請妳出來過目聘禮。」

所謂聘禮，是指血冠的首級而已，雲施施的目的只是要血冠羽士的性命，對這顆死人的腦袋瓜子却沒有多大的興趣，因此她從容地走了出來，來到了玉貝勒面前，這個男人是她認識的，也曾使她一度爲之動心過的。

人沒變，樣子也沒變，只是身份變了，名字變了，變得她不知要如何稱呼才好！

倒是玉貝勒很體貼地一笑道：「叫我的名字玉琪好了，我想妳現在還不會把我當作方豪了，也能分辨出我與方豪了。」

雲施施頓了一頓，才點了點頭道：「好的！玉琪，妳也叫我的名字吧，我最怕你的一個稱呼就是二小姐。」

「爲什麼，我聽人一直那樣稱呼妳，妳也很自然。」

雲施施道：「不，我從來沒有自然過，因爲雲二小姐這個稱呼時時能提醒我不要忘了我的身份，不要忘了我是雲家的女兒，也是讓我記起了我的姐姐悲慘的命運。」

「是的，施施，有的時候，我也很討厭別人叫我玉貝勒或是貝勒爺，那像是在我身上加上了一重桎梏，一根無形的繩索，綑得我很不自在！」

「你手掌大權，一呼百諾，富貴榮華都臻於極頂，居然還會感到不自在。」

玉貝勒深深地嘆了口氣，「施施，妳不是個愛慕虛榮的人！」

「我當然不是，雲家的女兒沒一個是愛虛榮的。」

「那妳就不該說那種話，也該知道爵位，榮華富貴，我都沒放在眼中，別人求之唯恐不得，我却棄之不惜，人人都羨慕我這份差使，但只有幹過的人才知道其中的苦況。」

「哦！其中有什麼苦況，你說說看！」

玉貝勒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第一是身體行動不自由，幹上了這一行，就等於是把整個人都給了官家，告訴妳，我曾經有一個多月沒回過家，每天却從家門前經過了幾十次，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世人以爲聖賢，他跟我一比可差遠了。」

「男兒志在四方，才一個多月不回家，有什麼了不起。」

「現在是不在乎，因爲家裏沒有一個讓我關心的人在等着我，老實說，一年不回家我也不在乎的。」

「難道你的父母就不值得你在乎？」

「那種關心不同，我也想他們，但只要能見個面，招呼一聲就得了，我說的那種關心對象却不一樣，那是與我共渡良宵，厮守終身，情逾金石，與其白首的閨中良伴，一天見不着她就會相思，更別說是一個多月了。」

他說着要去拉她的手，雲施施下意識地一避，但沒有閃開，由他握住，那微糙的掌心使她心中也起了一陣悸動，這隻手證明了他的確是那個使自己動心的男人。

玉貝勒此時也忘情地道：「施施，我說忙是事實，但也不見得連回家說句話的時間都沒有，我之所以不肯回家，主要是家裏沒有那種吸引我的力量，今後就不同了，有了妳……」

雲施施漸漸地感覺到他的臉孔貼近，她也很想躱開，但却又身不由己，忍不住有點恨自己不爭氣了。

他們像這樣携手輕擁也不是第一次了，但雲施施却感到十分不自在，因爲以前，幾乎都是她在主動，今天，她却感到自己像隻任人撫摸的小綿羊，這使她心中有着一種微妙的感受，既新鮮又刺激，但也有點屈辱。

因此，她掙了一掙道：「若是你把我當作那種會苦守在屋裏等着你的女孩子，你就看錯了。」

玉貝勒笑道：「我當然知道妳是那一種女孩子，我傾心的就是妳這種女孩子。」

他想親她那發燙的臉頰，雲施施却不習慣地推開了；她無法在這府衙的院子裏提起那份卿卿我我的激情。

這個女孩子的脾氣是烈火般的，但她的感情却似水樣的細膩，她認爲這種情話該在花前月下，詩情畫意中去講，耳鬢厮磨，一語溫馨，也是在無人處才做的。

此刻雖然四下看不到人，但在暗處，不知有多少隻眼睛在盯看着呢，所以她用力地一掙，不但躱開了他的嘴唇，也脫出了他的擁抱：「慢着！玉琪，你別想得那麼美，你還沒履行你的條件呢。」

玉貝勒指指血冠子的屍體：「不是嗎？」

「這祇是一半，還有一半呢？」

「妳是指殺老九嗎？剛才的情形妳已經看到了，她不會再跟我作對，妳還要殺她嗎？」

「她殺死了我們不少人。」

玉貝勒笑笑道：「施施……別說這種蠢話，那就不像雲二小姐了，妳明知道我不是爲了妳而殺人的，妳也不是眞要殺這兩個人，祇是難一難我而已。」

「我不管，玉琪，這是一早就說好了，而你自己也答應了的，只是你交不齊聘禮，我們的約定就告吹！」

玉貝勒哈哈大笑：「施施，殺老九一定要符合我的利益，還是那句話，她如繼續和我作對，我定然會殺她，若是她今後處處與我合作

，或是退出了這個圈子，我實在沒有殺她的理由，這兒的事情完了，一切都由我作主了，所以，也沒人會抓妳的父母了，明天我要同京師了，妳是跟我一起來，還是自己來？」

雲施施道：「你同你京師，我去幹嗎？」

玉貝勒大笑：「你會來的，爲了我們的婚約，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妳們都會來的，最好妳明天跟我一起走，要不就隨後跟着來，可不能就誤太久，時間不多了。」

他說得好像她非去不可，雲施施不禁氣往上沖，口中罵了一句：「活見你的大頭鬼！」

她拔步向外急衝，玉貝勒既沒攔她，也沒追她，只留下了一句話：「到了京師就找我去，問城門口的人，要他們帶路，還有，告訴方豪，可別跟着來，再次碰頭時，可怪不得我了，京師不比別處能一手遮天，眞要攪出了什麼事，我這個貝勒可是幫不了他的忙。」

× × ×

雲振天臉色十分沉重地聽完了雲施施的報告，然後才以更沉重的聲音道：「他說對了，我們非去京師不可，因爲各地義軍首領，相約在先思宗皇帝殉難之日，齊集景山之前，增設恭祭先帝英靈，嗣後舉行重要會議。」

「你以前怎麼沒說呢？」

「以前不是我去，是戴四代表，現在他死了，我們這一個組合中一時找不到代表的人，只有我去了。」

雲施施說道：「景山在皇城之內，能去設祭嗎？」

「每到那一天，朝廷會開放宮後什刹海一帶，准許民衆隔着湖設祭，這也是他們籠絡人們的一種手段。」

「可是聽那個傢伙的口氣，似乎他已經知道了京師首領聚會的事情了。」

雲振天一聲輕嘆：「這件事參加的人很多，決定了也很久，自難保密，但是朝廷也不會在那一天抓人的，否則失信於民，暴亂必起，他們反而得不償失了。」

雲施施知道老父一經決定的事是無法變更的，沉默了片刻才道：「那我明天一早去找玉琪，跟他一起去，相機看看他們在做些什麼，也看看能爲大家做些什麼？」

雲素素憂慮地道：「二姐，你不再攷慮一下嗎？」

「攷慮什麼？人家聘禮已交了一半，我催討另一半去！」

「那個玉貝勒的城府太深，尤其是他已練成了無形劍炁，武功太高，妳鬥不過他的！」

「我不是去跟他決鬥，我是去嫁給他。」

雲素素還要開口，雲施施一笑道：「不用擔心我，還是好好地管住你的方豪吧，叫他別溜了去湊熱鬧，這次玉琪好像狠定了心，再見面時眞會殺他的。」

方豪在旁邊始終沒開過口，此刻忽地一笑：「施施，如果爲了大局，要妳去殺玉琪，妳下得了手嗎？」

雲施施神色一變，但仍然堅決地道：「我不會忘記我是雲家的女兒，眞到必要的時候，我自然知道該怎麼做。」

「好，施施，我們都相信妳是個堅强的女孩子，而且，也只有妳才有機會刺殺他，只要你心裏有這個準備就行了，明天妳先走也好，我們隨後就來。」

「行了，你也要去。」

「雲世伯只是代戴四爺去，我却是代表方豪前去，再者，我還是主祭人，不去行嗎？」

對於方豪的這個宣佈大家都吃了一驚，方豪笑笑道：「以前因爲你們不必知道這件事，所以我沒說，現在既然大家都得跑一趟，我只好說了。」

雲振天道：「方老弟，你這一去，你們弟兄就難免要碰上面了，你怎麼辦？」

万豪聳聳肩：「玉琪今天表演了一手劍氣，目的在向我示威，但也顯示了他的虛實，使我十分放心，憑他這一手還奈何不了我！」大家望着他充滿了驕傲與自信的臉，心中都有着莫測高深的感覺。

認識他們愈深，對他們愈了解。這兄弟兩人的確是一對不折不扣的雙胞胎。

第十八章（由臥龍生執筆）

密雲不雨暗湧起

雲施施望了方豪一眼，欲言又止。

她很顯然的想說什麼？但却忍了下去，那回眸一瞥間，有無盡的幽怨和情意。

父女親情，姊妹之愛，兒女之私，再加上民族大義。

不但一向豪放的雲施施不知如何開口，就是老練如雲振天，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如若是辭不能達，何如不說。

一時間，沉默下來，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很多的話說，但却誰也想不出，如何開口。

仍然是雲施施開了口，笑一笑，道：「我走了，爹、娘、妹妹、方豪，你們多保重。」

她笑得很勉强，但她還是笑出來了。

說完話，轉身就往外走，爲了不願讓人瞧到她湧含在眼眶中的淚水。

雲施施是個堅强的女孩子，寧可流血不流淚。但雲素素忍不住叫道：「二姐，妳……」

「我很好。」施施停下脚步，但她却沒有轉過身子。

接下道：「好好的勸勸方豪，在京裏他强不過玉琪，不論他有幾成勝算，勝了玉琪，他也一樣走不了，何必一定要拚個同歸於盡。」

雲素素望望父母，又望望方豪，她是安份的女孩子，有一份溫婉、賢淑的性格，不論她內心中有多麼堅强，但却一直保持了那種傳統文化蘊育出來的溫柔。

她不能回答什麼，這必須要方豪決定，她和方豪之間，沒有名份，也沒有正式約定，但是她却對這個心目中的男人，保持了絕對的尊重。

事實上，雲振天和凌翠仙，也無法決定什麼。

方豪已經很明顯的表露出了他的身份，在反清復明的義軍大組合中，他具有了很高的領導權威。

「施施，別爲我担心，我相信我有很充份的自保能力……」

「玉琪的人多，天子脚下，是大內好手的集中所在，他如若存下了殺你之心，以證血誓，他有很多理由交代……」

「玉琪眞要殺了我，他用不着向任何人交代，連雲方家的人，也不會去找他拚命，方家的人，只有公忿，不存私怨，除非，大局上需要，非殺死玉琪不可，方家的人，才會高手盡出。」

「撇開方老爺子不說，我不相信，方家下一代中，還有比你更能幹的人，你是方家的希望所寄，也是義軍組合中的重要領導人物，我不希望你受到什麼傷害。」

方豪說道：「謝謝妳，施施，但我不能不去。」

雲施施仍然沒有轉過身子，舉手理一下飄動的頭髮，緩緩說道：「方豪，爲了大局，也爲素素，雲家三姊妹，已經犧牲了兩個，我希望素素能眞正過一些快樂的日子，那怕是短短

一年也好，今年不要去……」

方豪很感動，回頭看素素，素素正低着頭拭淚。

這是姐妹之間的深摯情意，施施個性爽朗，素素外形嬌弱，平常實在瞧不出她對素素有什麼關心的地方，而且，她一向對素素大呼小叫，看上去，還有點欺侮妹妹。

但此刻，雲施施眞情流露，對素素的愛護，竟然是如此的深刻。

雲素素招手拭去淚痕，道：「二姐，我不怕……」

「我知道，你不怕打擊，也不願讓兩個姐專美於前，不過，素素，每個人的際遇不同，妳有機會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感情，妳愛方豪，他也愛妳，我請求方豪和妳，過一年屬於自己的生活，不算過份，愛，妳不會反對，方豪也應該有個氣度，三妹，只有一年，好好把握住，甜蜜、快樂的一年，以後，要如何，你們自己決定了。」

雲素素道：「二姐，我不能拖累到他，也不能因兒女之私，誤了大事……」

「妳沒有拖累，這一年，是二姐我憑自己一切去換取的，沒有方豪到京城裏去，我會把這件事情處理的更好，我保證，讓設祭的義軍首領，平安的離開京師，方豪，這一點，你能不能相信我？」

方豪歎一口氣，道：「施施，我相信你有這個能力，不過，我却不能不到場……」

雲施施道：「方豪，你是一點也不肯給我面子了。」

方豪正容說道：「施施，這裏面別有原因？不過，我無法解說得很清楚。」

雲施施沒有再說什麼，擧步向外行去。

她一直沒有回頭看過方豪和素素一眼。

但素素知道，雲施施很傷心，她已經完全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雲振天，凌翠仙相互望了一眼，站起身子，道：「咱們一切都聽命行事。」兩個人進去了。

此時此刻，他們覺得留這裏，不如離開的好，素素一向害羞，有二老在旁邊，她有很多話，反而不便開口。

廳中，只餘下了素素和方豪。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是不是很不滿意我的決定。」

「我不願因爲我消失了你的英雄志氣，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但你應在言語間緩和一些，那樣太傷二姐的心？」

「素素，妳應該瞭解施施，我不能騙她，因爲，她很信任我，我告訴她不去，她就會認定我不會去了……」

「可是，我們……」

「事後，不論有多少理由，都很難解說的清楚。」

雲素素道：「是不是玉琪也知道你一定會去？」

「不錯，玉琪知道我一定會去，而且，他會安排下天羅地網，必欲殺我而後甘心。」

雲素素有些担心了，但她强行壓制着內心的激動，溫柔的笑一笑，道：「大內高手，齊集京畿重地，你至少也應該選一個和他決戰地方……」

「素素，玉琪不會讓我選擇，我們兄弟這一次會面之後，玉琪已下定了非殺我不可的決心。」

「你是他的勁敵，也是他的心腹大患，不論誰，在玉琪那位置上，都會有殺你之心。」

方豪苦笑一下，道：「素素，骨肉相殘，是人間最大的悲劇，何況，我們都對自己的一切，瞭解的很清楚……」

「就像大姐，二姐一樣，她們都是爲了一個崇高的目的，民族的志節，却不得不嫁給她心中最恨的仇人……」

方豪道：「大是大非之下，總是有很多無奈和可悲，素素，這壯麗的河山，總要有愛它的人，用鮮血灌溉，民族的志節，也都是以血淚編織成的。」

雲素素忽然抬起雙目，望着方豪，神情堅毅的說道：「方豪，我以你爲榮，想一想，我比大姐和二姐幸運多了，她們委身侍敵，我却能和一個眞正相愛的人，相處一起，方豪，答應我一件事，好不好？」

「什麼事？」

雲素素道：「我去求爹娘，答應我們的婚事……」

方豪聞言，怔了一怔，道：「素素，不能晚一點麼？過了京師，祭日……」

「不！我就是要在此之前，辦成這件事情，方豪，當你以身殉國的時候，我也會以身殉夫……」

方豪苦笑一下，道：「素素，不會那麼壞！我的機會，不會比玉琪小，至少，我們會是五對五的局面。」

雲素素道：「方豪，你也許可以和玉琪分庭抗禮，但你不能對抗那樣多大內高手的圍攻，我也許不夠瞭解玉琪，但我的想法，他不會和你硬拚。」

方豪笑道：「玉琪的富貴極品，對權勢和富貴，自然我會心生留戀，也許，缺少我具有的一份拚命的狠勁，我也相信，他會有嚴密的安排……」

「玉琪的安排越嚴密，你的機會越少。」

「問題在玉琪不太瞭解我，素素，我挑明了到京裏，不是個人的主意……」

「你本來可以不去的，至少，不要在他計算的時間中去，這樣，也許會勝算大些。」

方豪道：「素素，在家裏，我不能找玉琪，必須要他找我，只有他絕對的自信時，他才會見我，才會跟我放手一拚。」

雲素素妙目一張，道：「你是挑戰去？」

方豪道：「玉琪在這些年都按兵不動，那是因爲他一直在暗中調查義軍的實力，你們雲家班大樹是他調查的最後的一個地方，他心中早已有了把握，妳認爲他答應殺血冠和九格格，是眞的是爲了表現出一種愛情至上，討好施施的行爲？……」

雲素素接道：「難道，那也是別有用心不成？」

「不錯，他確實很喜歡施施，但玉琪這個人，不是個被愛情困住的人，他殺血冠，震懾九格格，這都是早已安排好了，那是因爲，他對消滅各地義軍組合，已經有了絕對的把握，殺血冠樹威，使九格格知難而退，這是他統一權勢的一個步驟，對施施，不過是個順水人情罷了，明挑了你們雲家班，那是一個先兆，玉琪已經決心對義軍下手，這次設祭，先捕殺各與祭的義軍首腦……」

雲素素愣住了，有些黯然的道：「你早知道了玉琪的陰謀，爲什麼不阻止這次聚會。」

「那更糟，玉琪心中早有了一筆賬，如若各地義軍首腦不去，他會展開個別的圍剿，捕殺，那時各地義軍首尾不能相顧，勢必被玉琪逐個擊破……」

雲素素道：「這一次會聚京師，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

「至少，可以奮力一拚，我洞悉了玉琪的用心，故此也調集了各地的高手，準備在京師和玉琪決一死戰。」

「可是，我們……」

「我們很吃虧，那只是表面上的看法，我

要讓玉琪先有幾次小勝的機會，讓勝利沖昏了他的冷靜，然後再選一個隱密的地方，和他放手一戰。」

「你一個人，我想玉琪不會一個對一個和你作一場公平決鬥。」

「我知道，所以，我也有了安排，連雲方豪也很隱密的訓練了七個高手，都已經早到了京師，而且，各地義軍首腦，也都會選擇高手同往。」

雲素素終於吁了一口氣，多情的望着方豪，對這個年輕英俊，滿懷正氣的高手，不但更爲敬愛，也多了一份佩服。

「方豪，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能分享一些你的榮耀。」

「素素，我的意思……」

「我知道，你希望我不要和你同往京師，對麼？」

「素素，有些工作，比拚命還要重要，你的精細，更適合那些工作。」

「我知道，但我選擇的是你，我要和你禍福與共，方豪，你可以不喜歡我，也可以不要我作你的妻子，連雲方豪的少爺，也許早已經有了心目中的情侶，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你活的時候，可以不娶我，我不會很重視名份，我也可以作妾，爲婢，方豪只要肯要我，不論什麼身份都行，但我要求的是『生可不同幃，死也要同穴』，一個像你這樣的英雄人物，如若不幸戰死了，沒有一個可以願以身相殉的女人，那豈不是紅花雖好，少了托襯的綠葉。」

本是一件很蒼凉，悲壯的事情，但雲素素娓娓道來，却把它美化了。

方豪內心中很感動，美女垂青，生死相從，是何等至美的境界，但他却故意板起臉色，道：「素素，我可告訴妳，你是我的紅粉知己，也是我信任的朋友，我方豪能夠不死，我們也是一對很好的情侶，但我借重妳的是……」

「好了，方大哥，我的武功，雖然不如你和玉琪，但我自信也可以担當一些工作，我不會誤你的事，答應我，不然，我……」

方豪知道無法拒絕了，苦笑一下，道：「素素，我也有條件。」

「好！你說吧！」

「聽話，很嚴厲的令諭，我不允許存有兒女私情，破壞了令諭的尊嚴。」

「是！方豪，難道你一直沒有發覺，我是一個很溫柔聽話的女孩子？」

緩緩向方豪的懷中偎去。

方豪不再回答，緊緊擁住了素素嬌小、玲瓏的軀體。

× × ×

京師，東道門內，王家老棧。

這不是一家很好的客棧，在北京那樣的大地方，也沒有什麼名氣，但這裏有兩樣好處，地方很好很清靜。

方豪和素素要了一座跨院，雲振天和凌翠仙也住了進來。

他們一路的行程很小心，忽車忽馬，盡量隱密行踪。

雲振天派了焦大繼後，保持了四、五里的距離，一直沒有發現跟踪的人。

素素穿着男裝，一路緊隨方豪，道：「怎麼？咱們在這裏等下去呢？還是……」

方豪淡然道：「明天，如若沒有什麼變化，我帶妳到幾個地方逛逛。」

「變化，什麼變化，爹，娘，焦大叔，都很小心，以他們的江湖閱歷，難道連有沒有人跟踪，也不會發覺。」

「素素，不要低估玉琪，這兩天，我沿途觀察，發覺了，有幾批人，都很可疑……」

「你是說，他們都是朝廷大內密探。」

「這個，我倒不能肯定，不過，我發現有幾批商人，是義軍改扮的，素素，我能發覺，玉琪也會發覺。」

「他們是不是也發覺了我們的行踪？」

「這倒瞧不出來，看樣子，他們還沒有發覺。」

素素道：「這證明爹的統計很有效……」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我對老伯的安排，也很有信心，我怕的是樓台失火，殃及池魚，他們只要被發覺了，就會波及到我們。」

雲素素道：「對！好像有一批皮貨商人，也跟着我們一起住了進來……」

方豪笑一笑，道：「不錯，素素，你可記得他們有幾個人？」

雲素素沉吟了一下，道：「六個人，兩個老闆，四個伙計……」

方豪道：「你少算了一個，他們一共是七個人，另外一個人，一直躲在一匹騾子馱着的大木箱裏面……」

雲素素不服氣，道：「那是爲什麼？他們六個人，都可以明目張胆的趕路，却把另一個人裝在大木箱裏，這不是掩耳盜鈴，就是故弄玄虛。」

方豪笑了一笑，道：「素素，如若那個人，身體有一種很明顯的缺陷，不是易容的方法所能掩去，躲在馱騾的大木箱中，是不是好一些。」

雲素素道：「好像，我總是說不過你，你看到他沒有；他有些什麼缺陷？」

「我沒有看到木箱中那個人，這說明了，他們也很小心，但我能肯定，那個木箱中是人，素素，那人可能有缺陷，同時也可能是一支伏兵。」

雲素素說道：「對了，他爲什麼一直和我們同行了兩天，而且，也跟我們住進了王家老棧。」

方豪道：「他們可能發覺了我們有些可疑，想摸摸我們的底，也可能是有意的和我們結伴而行，總之，這不是巧合。」

雲素素皺眉道：「他和我們一直住進了王家老棧，是否別有用心呢？」

方豪道：「目前，我無法回答，所以，我說等一天才行。」

「我明白了，如若他們是義軍，必然會和我們連絡，不是義軍，他們也會表現出他們的用心行動了。」

方豪笑道：「對，就是這個意思，有重要的一點修正是，他們會想辦法，擺出連絡的暗記。」

雲素素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過去，我只知道，我們雲家班的組織很神秘，那麼多事情，同時都在進行，想不到整個義軍，一直生活在一種緊密的行動中。」

第一夜，過的很平靜，晚上除去了有一點神秘，令他們小心戒備之外，一夜無事。

「我去跟他談談。」

「素素，你去跟他談什麼？走吧！我們到前廳去吃點東西，如若沒有什麼事情，咱們順便出去逛逛好了。」

雲素素扮成了一個遊方學子，方豪也經過了一番刻意的修飾，完全掩去了本來面目。

他們經過另一座跨院門口時，方豪突然間停了下來。

這座王家老棧的生意，似乎並不太好，快近中午了，這裏還是一片寧靜。

雲素素目光轉動，跨院中除了方豪和她之外，沒有見到別的人。

但方豪突然停了下來，他究竟爲什麼？

雲素素沒有問，却用眼睛看。

祇見方豪的目光，落在跨院門口處一片雜

草和落葉上。

驟然間看上去，並不起眼，仔細的看了一陣，就會發覺，那些落葉，青草是經過人工刻意的擺出來的。

方豪瞧了一陣，轉身向前廳上行去。

雲素素緊追上一步，低聲道：「那記號是什麼意思？」

方豪道：「找人，他們希望有人能幫助他們。」

雲素素道：「他們是不是義軍的人？」

方豪道：「是！」

雲素素道：「你爲什麼不去見見他們？」

方豪苦笑一下，道：「因爲，他們擺出來的記號，是義軍中高度的機密，我不知令尊是否能認得出來……」

「那就對了，他們若然需要幫忙，我們應該過去問問。」

「素素，那記號中，有一片葉子的位置，擺的角度太大，和原設計不同。」

素素吃了一驚，她眞的對方豪佩服了，在如此局面之上，他還能夠注意到那記號上一個擺設的角度。

兩個人行入了大廳上。

前廳中有不少人，這座王家老棧，還經營着酒飯的生意。

方豪帶素素在東北方一處角落上坐下。

素素心中一直奇怪，方豪爲什麼要跑到這個角落中來，大廳上的客人並不多，有非常多空着的坐位。

但坐下之後，素素才發覺了奧妙，除了有兩個坐位需要回頭去看之外，整座大廳，都在兩人的目光自然監視之下。

處處留心皆學問，方豪就是個處處留心的人，素素感覺到跟着他，隨時隨地，都能够學到很多的東西。

店小二送上酒菜，方豪替素素加了一杯酒，說道：「能喝就喝一口，不能喝，也擺個樣子。」

方豪叫了不少的菜，似乎是準備要坐一陣子。

素素對方豪，已心生敬服，她覺着方豪的舉止，都有用心，所以，她沒有多問，只是不停的用眼睛來看。

忽然，發覺了一個人行了出來，緩緩地在一處較暗的桌位上坐下來。

他是裏面行出來，那是說，是住在這座客棧中的人了。

這座客棧住人不多，除了方豪等一行，分成兩批住入店中之外，只有那一批皮貨商人。

雲素素很仔細的看了那人一眼，才發覺着，那是雲素素心目中的兩個老闆之一——周大掌櫃。

他換了一身衣服，臉上的連腮大鬍子，也剃乾淨了，這就像完全改頭換面，變了一個人，素素一下子竟然未認出來。

先擺出了求救的信號，又經過一番易容改扮，這就顯得情形有些不好了。

方豪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低聲道：「你看的太過份了，已經引起了他的懷疑。」

果然，素素發覺，那人的兩道眼神，也投注了過來。

方豪的從容，自然，慢慢的化去了那人的懷疑，那人才把桌上的茶杯，筷子，移動了一下，擺出一個簡單的圖案。

片刻之後，一個穿着藍衫的客人，行了進來，在周大掌櫃的對面坐下。

兩個人很親熱的低聲交談一陣，周大掌櫃，由身上取出一個白布袋子交給了藍衫人。

這一下，素素也看的很清楚。

但方豪却像是沒有看到一樣，沒有一點表示。

藍衫人站起身子，告辭而去，那位周大掌櫃又足坐了半個時辰，才結賬離去。

他沒有離開客棧，祇是退回到客棧中去。

雲素素都看在眼裏，心中也很急，低聲道：「他們已傳出去一種重要東西，我們難道……就不聞不問了。」

方豪笑一笑道：「走！咱們出去逛逛。」

結過酒賬，站起身子，緩步行出了客棧。

雲素素心中雖很急，但他仍然跟在方豪的身後。

第十九章 風雨欲來顯殺機（由獨孤紅執筆）

「北京城」值得逛的地方，城內城郊，多得數不過來，就是值得逛而又能逛的地方，也絕不在少數。

所謂值得逛而又能逛，是指平民能去的地方，當然，像一些內廷禁地，甚至於一些西郊名園並不包括在內。

方豪帶着雲素素信步徜徉，安詳悠閑，雲素素儘管在狐疑，儘管心中有很多疑問，此時此刻却是不便動問，事實上也根本沒有她插嘴動問的餘地，因爲方豪一路上指指點點，談笑風生，談的，說的不是名勝古蹟的來歷，就是些京城中的趣聞。

雲素素雖然沒有機會插嘴動問，但一語靜聆之餘，確也增長了不少見聞，對於方豪胸羅之淵博，又多了一層認識。

北京城裏，值得逛而又能逛的地方，首推百技諸藝雜陳，龍蛇混雜處的「天橋」。

但是方豪沒有帶雲素素逛天橋，隨便逛了幾個不值得逛的地方之後，却帶着雲素素到了「文丞相祠」去。

文丞相祠在府學胡同，遠在安定門大街東頭有「育賢坊」大牌樓，胡同東口有「忠烈祠」的匾額，入小門有「文丞相祠」額，這個地方就是明代的柴市，也就是文天祥殉國授命的地方。

雲素素疑惑而錯愕地看了方豪一眼。

方豪一片肅穆之色：「南宋狀元宰相，兩江孝子忠臣，我認爲這座『文丞相祠』，是我輩到京裏來，頭一個應該參拜的地方。」

雲素素釋然了，立即熱血上湧，嬌靨上也有着肅穆崇敬之色，跟着方豪進了祠堂。

任何人進祠堂的頭一眼不是看這座文祠，有歷代名人聯詩的東西壁，也不是看那書於屏風之上，筆勢飛舞，瀟洒明快兼而有之的「正氣歌」，而是投向神座前上刻「衣帶詔」的遺像碑。

自然，雲素素也不例外。

但是當她雙目投向遺像碑的時候，她的目光立即被遺像碑前的一個白色物體吸引住了。

那是一個小小的白色布袋。

那赫然竟是，王家客棧裏，那位周大掌櫃交給藍衫人的那個白色小布袋。

這個小布袋怎麼會到了這兒！

雲素素一怔之後，心中頓生狐疑。

方豪走過去先拜遺像碑，然後伸手拿起那個白色小布袋，扯開繩紮的口，往外一倒，從裏頭倒出來的，竟是隻製作精巧，鑲金鏤花的鼻烟壺。

雲素素脫口道：「怎麼會是——」

話沒說完，方豪已經扭開蓋子，把一壺鼻烟，倒在了左掌之上，「忽！」地一吹，鼻烟飛散，「烟」霧一片，左掌心只剩下一顆小如綠豆的蠟丸。

雲素素看得一怔。

方豪已捏碎了蠟丸，碎蠟落地，兩指中捏着的，是個小紙捲。

輕輕地攤開紙捲，那是一張幾寸長寬的小紙條兒，方豪一雙炯炯目光落在那張小紙條兒上，只一眼，臉上閃過異采、眉宇間飛掠凜人神色，順手把小紙條兒遞給了雲素素！

雲素素接過來，只見小紙條兒畫的盡是些煞威麻麻，螞蟻般大小的符號，一個也認不出那是什麼來，她訝然抬眼：「這是──」

方豪冷然道：「這張紙條上，寫的是所有到京裏來的義軍首領的住址。」

雲素素心中不由一震：「你是說那七個人是──」

「應該是義軍中人，但却是義軍裏罪該萬死的人。」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都是內奸。」

「我想不出還能叫他們什麼別的。」

雲素素臉色大變：「這麼說，在客棧裏跟那個周掌櫃碰面的藍衫人是──」

「如假包換的大內密探。」

剎時間，雲素素出了一身的冷汗，道：「這要是落進了他們的手裏……方豪，這是誰放在這兒的，你怎麼會──」

只聽方豪的話聲帶着懾人的威嚴道：「出來見見雲三姑娘。」

方豪話落，微風颯然，從那上寫「正氣歌」全文的屏風後閃出來一個人，恭恭敬敬的在方豪面前躬了身：「少主人。」

那是個跟方豪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穿一身要飯的破衣裳，臉上還抹着東一片西一塊的黑灰，但是，破衣裳無礙他的挺拔，臉上的黑灰也掩不住那股透露於外、能令人機伶冷顫的冷肅煞氣，還有那種超人一等的機警敏銳。

雲素素怔住了，憑她的一身所學，這年輕人藏身於那方屏風後，近在咫尺，她居然茫無所覺，此人的修爲，可想而知。

只聽方豪道：「見過雲三姑娘。」

「是。」年輕人恭應一聲，轉向雲素素恭謹躬身，叫了聲：「雲三姑娘。」

雲素素忙一定神答禮：「不敢當。」

方豪道：「他們六個呢？」

年輕人說道：「正在執行少主人交付的任務。」

方豪道：「你是什麼時候把東西截下。」

「就在『王家客棧』拐角處那條街。」

「雲二姑娘什麼時候到的。」

「早少主人一點進的城！」

「如今呢？」

「她一進城，就被接進了『貝勒府』。」

聽見提到了二姐，又知道二姐已經被玉琪接進了「貝勒府」，素素心裏有種異樣感受，說不出那是種什麼感受，只知道想掉淚，但她終於強自忍住！

方豪一擺手道：「去吧，依計行事，隨時聽候新的令諭。」

恭應聲中，年輕人一躬身，飛閃隱入祠後不見。

雲素素沒說話，臉上也沒什麼表情，但是方豪似乎看透了她，那雙炯炯有神、帶着冷肅威嚴的目光，一變而爲無限溫柔：「素素，不知道怎麼說好，不過施施──」

雲素素突然截口道：「方豪！他是不是你所說方家選拔訓練的七個高手裏的一個？」

方豪微一怔，旋即點頭道：「是的。」

顯然，這時候，雲素素不願提二姐，也是一提起來除了徒亂人意之外，又能如何？

方豪自然明白素素的感受，素素既不願提，他也立即就此打住。

表面上是不提，但是兩個人心裏的感受是一樣的，因爲，施施，素素雖是一母同胞姐妹，而方豪跟雲家，跟雲家姐妹之間，也已經有了牢不可分的深厚情感，那種等於是一家人的情感。

只聽素素道：「那就難怪他有這麼高的修爲了。」

方豪道：「我從來不打沒把握的仗，既然這趟京師之行是非來不可，對手偏又是玉琪，我不能不盡心盡力增加自己的勝算，事實上，這種工作早就在連雲方家暗中進行了，因爲我跟方家都知道，我跟玉琪之間，會有這麼無可避免一天的來臨。」

素素道：「但是此時此地，我還是覺得我們的實力不夠。」

方豪臉上掠過一絲異樣神色，道：「我詳細的算過，我跟玉琪之間的生死搏鬥勝負是五五之比，他沒辦法再增加一分，我也是有心而無力，彼此各佔一半，剩下的，就是取決於從現在起，到決鬥那一天這段時間的種種因素變化了，時、刻、人、事，不論那一種的些微變化，都能決定某一個的勝負與生死，最後的一分，那就要看天意了。」

聽方豪這麼一說，素素似乎也不願再談下去，人都是這樣，在無能爲力的時候，都會盡量逃避，直到無可逃避的時候，有的是毫不反抗，任憑命運的宰割，有的則回身迎上，孤注一擲，全力一拚，勇者跟懦弱的人的分別，也就在這兒。

素素沉默了一下，忽然道：「既然你的各種計劃都是謀定而後動，都是早經安排好的，你是不是疏忽了一點。」

「那一點？」

「這個小白布袋──」

方豪微一笑，道：「素素，妳又怎麼知道，那個大內密探懷裏，不是還揣着一個小白布袋回去邀功了。」

素素一怔，道：「你也早已仿造了這麼一個鼻烟壺，裝上了同樣的鼻烟──」

方豪道：「人畢竟是人，不是神仙，無法預知太多的事，不過，那個大內密探還沒有打開小白布袋，還不能確定他知道布袋裏裝的是什麼，是不是？」

素素又一怔，說道：「萬一是他們事先約好的呢？」

「這就要賭雙方的運氣了，不過不管賭輸賭贏，對咱們這一方來說，都是無害的，是不是？」

的確是，素素不能不同意這一點，旋即她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她道：「那麼，你既然已經知道那七個人是內奸了，想必也打算好怎麼對付了。」

方豪的眉宇間，立即又騰起一片冷肅之氣，道：「妳說對了，對敵人，我或許還會留一分情，但對這些內奸，我是半分情也不會留的。因爲敵人本就是敵人，而內奸，則是棄宗忘祖，喪心病狂，罪無可恕。」

× × ×

方豪的安排，嚴密而周詳，而且是言出必行，就在他跟素素在文丞相祠裏說話的時候，又一個藍衫人進了「王家客棧」，調走了那皮貨商周掌櫃的七個人。

藍衫人把周掌櫃的七個帶進了東城那兒一片密樹林裏，周掌櫃的七個剛覺出不對，六個一身黑衣的年輕人從四面撲出，加上帶領的藍衫人，七個人，七把軟劍，對付七個皮貨商，迅雷不及掩耳，手法乾淨俐落，只見寒光閃了兩閃，連哼聲都沒聽見了，七個皮貨商人已然血濺屍橫躺下了地。

致命傷跟死狀，七個人都一樣，都是喉頭破個鷄蛋大小的洞，喉管被切斷，鮮血從七個人的喉頭洞中湧出，剎時間，染紅了密林中的

草地。

而那七個人，無聲無息的隱入林中深處消失了，就像從來沒出現過一樣。

等到方豪跟素素回到了客棧裏，王家客棧一切如常，也像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

本來就是，客棧本就是個客人進進出出的地方，來的客人來了，走的客人走了，本就是這麼一回事，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坐在廳堂裏，素素把那裏發生的事，告訴了爹娘跟焦大叔。

雲振天，凌翠仙跟焦大，誰都沒說什麼，但是心裏除了對方豪有一份佩服之外，還有一份沉痛。

他們佩服方豪整個安排的嚴密周詳，也佩服方豪能洞悉先機，心裏的那份沉痛，則是痛心義軍裏的那幾個內奸。

他們不明白，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凡漢族世胄，先朝遺民，人人背負着如山似海的國仇家恨，何以竟還有人如此喪心病狂，甘心棄宗忘祖，賣身投靠，出賣義軍裏的弟兄。

但是，有一點他們是完全明白的，如今這座北京城裏，是羅網遍佈，步步殺機，表面上的寧靜，只是暴風雨欲來之前的那一刻而已。

只等這一刻過後，這座北京城就會變成人間地獄，羅刹屠場，一番大刦過後，誰棄屍拋骨，誰能倖存，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預料的，也許今天還相聚着的親人朋友，大刦過後，就會陰陽相隔，人鬼途殊。

這是人世至悲至慘的事情，但是爲了大局，爲了漢族世胄永繼不絕的子子孫孫，這種犧牲是必須的。

沒有今天這些人的血汗，就沒有後世的子子孫孫。

沒有今天這些人的血汗，匡復大業，也就無法綻開燦爛的花朵，不開花，又何來豐碩的果實。

廳堂裏，這令人心焦的片刻沉寂，讓素素打破了，顯然，蕙質蘭心的雲三姑娘是有意岔開話題的：「方豪，我心裏突然有個疑問。」

方豪道：「疑什麼，相信我能給妳一個滿意的解答。」

「玉琪要是個這麼容易對付的人，也就不配讓你把他當成對手，跟你扯平這五五勝負之數了。」

「想來你指的是那個小白布口袋的事。」

「對，你既然知道我指的是什麼，定能給我解疑。」

「妳以爲，來跟他們接頭的，可是玉琪的人？」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九格格，她已在玉琪面前遭到了挫敗，喪失了女兒家的尊嚴，她還敢──」

「就是因爲這，」方豪道：「她才想力圖振作，扳回頹局，否則她讓玉琪壓得透不過氣來，隨時會喪失性命，此地是京城，他們那個皇帝近在咫尺，就憑這最後一點仗恃，她想暗中下手，消滅幾個地方的義軍首領，重振聲威，至少跟玉琪扳成個平手。」

「你說她會喪失性命，玉琪會殺她？」

「玉琪不必殺她，即使玉琪掌握欽賜的『九龍碧玉刀』，九格格畢竟是皇族，玉琪要殺她，還有很多阻力，很多顧忌，但是以九格格的聲威、身份、跟脾氣，一旦她被玉琪壓倒，那會比殺她還讓她難受，她會馬上自絕，不會多活一刻，所以玉琪才會把她的性命，也當作聘禮之一，事實上玉琪根本可以兵不刃血，不必負任何責任。」

提到了聘禮，自難免想到施施，雲振天、凌翠仙夫婦，從一路上想這個二女兒想到如今，未曾片刻放下心，只是誰都沒提，沒表露吧了，可是如今，却忍不住臉色爲之一變。

素素忙說道：「那麼，依你看，九格格她能──」

方豪搖頭道：「她不會這麼做，玉琪念在兒件份上，還會有些不忍，她一這麼做，玉琪就會非置她於死地不可，畢竟，在他們那個圈子裏她是唯一能與玉琪抗衡的人，睡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眠，玉琪絕不會讓她再站起來的，名利權勢不是任何人都能抗拒的，一旦置身其中，利害衝突，就連親人也會全然不顧的。」

素素美目微睜：「聽你的口氣，好像你的安排是──」

方豪輕淡一笑：「驅狼噬虎，未必能傷到虎，但至少可以除去一隻狼，不管日後我是不是能獵到這隻虎，至少削弱他的實力，就等於增強咱們的力量。」

「未必能傷到那隻虎？」

「妳不也認爲虎不好鬥嗎？今天晚上沒有月亮，大家摸黑等分曉吧。」

× × ×

今夜，確是個沒有月亮的夜晚。

夜色顯得特別黑。

有燈的地方是亮，奈何有些地方沒點燈。

這麼一個夜晚，「北京城」裏沒點燈的地方還眞不多，扳着手指數數，也不過是那麼五六處。

就這五六處，在摸黑的情形下，誰也看不見誰遭到了襲擊。

拚鬥厮殺相當激烈，等到亮起燈，發現眞象，敢情都是一家人，進襲的人想撤，被襲的不放，結果，進襲的人悉數被留下了，一個也沒能走脫。

「北京城」是個大地方，夜色本就暗如濃墨，這麼大的地方，幾處小地方黑暗中發生的事，不足以驚動全局，所以，表面上看，「北京城」仍然是十分安詳寧靜的。

這裏安詳寧靜，使得雲振天、凌翠仙、素素，甚至於焦大，都很不安。

不知道方豪怎麼想，只看他的表面，那是跟這座「北京城」一樣的安詳寧靜。

而，三更剛過，一輛氣派豪華的雙套馬車，停在王家客棧門口，車前，車後，各兩名騎着蒙古種健騎的打扮俐落黑衣漢子。

車篷掀處，下車的竟是雲家二姑娘施施。

雲施施一個人直奔後進，雲振天夫婦等，除了方豪，一見施施都怔住了，在施施叫爹娘，妹妹，大叔聲中，定過了神，驚喜地擁作一團。

施施表現得很冷靜，幾句話之後就轉向方豪：「方豪──」

方豪馬上截了口：「玉琪讓妳來的？」

「對，他讓我來謝謝你，謝謝你把九格格的性命，交在了他的手裏。」

方豪道：「我只求妳諒解一點，我無意幫他湊聘禮。」

施施很平靜，也很坦然：「此時此地，這種事無關緊要，緊要的是我不能不來，因爲玉琪已經知道你們住在這兒了。」

「你來告訴我，讓我們盡速遷離。」

「你不用擔心走不了，他讓我告訴你，不論你們遷到那裏，他絕不阻攔。」

「當然，他料準了我非去參加祭典不可，既有那一刻，我們遷到那兒都是一樣。」

施施目光一凝：「方豪──」

方豪截口道：「妳不要再勸我，甚至可以說不要再勸我們，因爲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躲他，妳可以放心，不到祭典那一刻，他不會動我，我也不會動他，麻煩妳把我的話轉告他，從祭典那一刻起，甚至於只等我踏上煤山，他

跟我無時無地不可以碰頭。」

施施目光從方豪堅毅、肅穆的臉上移開，掠過乃父雲振天，乃母凌翠仙，乃妹素素，以至焦大，四個人臉上的神色，就是最好的答覆。施施的目光，最後仍回到了方豪臉上，她沒有多說一句，也沒有絲毫留戀，一點頭道：「好吧。」

說完了話，轉身就走。

凌翠仙畢竟是個做母親的，她上前一步，抬手張口要叫施施。

雲振天抬手攔住了她，道：「這個女兒，從現在起，已經不屬於妳我的了，她有自己的決定，也有自己的路，讓她去吧。」

凌翠仙無力地垂下了手，沒有說話，臉上也沒有悲痛的表情，只是在兩眼之中，有些晶亮的東西在閃動着。

素素出奇的平靜，平靜得近乎冷漠，只望着施施在院子裏轉眼去遠，轉眼消失的身影，一動也不動。

× × ×

景山，座落在「神武門」北面，距宮城不過百步之遙，又名「萬壽山」，相傳其間儲煤以備不虞，故俗稱煤山。

實則此山乃築紫禁城，掘護城河時所積之土丘，周圍二里，高僅數十丈。

景山因崇禎之自縊而家喻戶曉，崇禎縊死煤山時，衣襟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於天咎，致逆賊直通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

崇禎帝的自縊處，即在景山東麓之海棠樹上。

自滿清入關之後，即將景山視爲大內之鎮，列爲禁地，平民百姓休說登臨，就是想走近些都不可能。

× × ×

夜色頗濃，微有月色，是一彎鈎月。

整座景山，籠罩在昏暗的冷輝之下，空蕩，寂靜。

今夜的景山，一片寂靜，不致空蕩，但，除了森森林木跟殿台閣榭外，的確看不見一個人影。

從登山道往上，經正門「北上門」，倚望樓，或者經山後之東的左裏門，之西的右裏門，到壽皇殿，觀德殿，倚望殿，萬福閣，興發閣，永思殿——到處空蕩蕩的，看不見一個人影。

每日裏巡弋的禁軍，佈哨站崗的侍衛與密探，全撤了，撤得無影無踪。

但，任何人如一近景山，就會清晰地感覺出一股逼人，懍人的肅殺之氣，令人毛骨悚然，令人不寒而慄。

誰都知道，今夜的景山，隱藏着無窮的殺機，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致人死命，都可能是令人血濺屍橫的地方。

誰都知道，今夜的景山，上罩天羅，下佈地網，只要踏進一步，就是一隻飛鳥，恐怕都別想再飛出去。

但，今夜的景山，還是有人來，而且來的人還不在少數。

二更剛過，步履聲劃破寂靜，幢幢的人影也驅走了空蕩，陸續有人踏上了登山道，每一個步履是那麼的從容，神態是那麼的安詳，不管是從容或安詳，却都帶着一股不可侵犯的肅穆之氣。

登山的隊伍，陸陸續續，但都是從正面登山，絕沒有一個走山後的登山道。

參加祭典的各地義軍首領，陸續到了。

侍衛營的密探也好，衛護山城的禁軍也好，還沒見一個。

最先登上景山的，是一前四後五個人。

這五個人，一個黑袍老者，四名黑衣壯漢，四個壯漢身上，揹着一個不算小的黑包袱。

五個人脚下不停，目不邪視，一路登山，入北上門，經倚望樓往東，一直到東麓那棵枝葉不算茂盛、但枝椏縱橫，讓人有鐵骨嶙峋之感的海棠樹前。

五個人有着片刻的肅立，然後四壯漢解下身上包袱，就地打開，四個包袱裏全都是祭典上應用之物。

抖開一塊黃綾鋪好，然後燭台，香爐，祭品……應有盡有。

這裏剛擺好，後頭的人已陸續來到，自動分左右肅立，中間留下一條五尺寬窄的走道。

不到盞茶工夫，海棠樹前已站滿了黑壓壓兩片。

人，約摸有百來個，但却肅穆寂靜，鴉雀無聲。

人，約摸有百來個，但却個個垂手挺立，一動不動。

昏暗的月光下看，恍若一尊尊泥塑木雕的人像。

驀地裏，梆柝聲响動，山下遙遙傳下來打三更聲。

五條人影，一前四後，踏着輕捷的步履來到。

方豪，雲振天，凌翠仙，雲素素，還有焦大。

兩片黑壓壓的人影恭謹躬身，聲如雷動：「恭迎令主。」

雲振天，凌翠仙，素素，焦大爲之一怔，旋即心神震動。

五個人裏，令主應該只有一個人—方豪。

方豪竟然會是領導天下義軍的令主，日月令主。

方豪肅穆，莊嚴，不答禮，未點頭，直行向前。

第二十章 鴛鴦碧血洒蘆溝（由諸葛青雲執筆）

其實，方豪不是來得最晚，他比任何人來得都早。

在這遙祭前明先帝大典的前夕，他作了不少重大的事！

首先，他作了與玉貝勒決鬥的準備——從內到外，從戰鬥精神，到戰鬥技能，每一樣所能準備的都準備！

其次，他結了婚，和雲素素圓了房，這不是方豪的意思，這是雲素素的意思，雲振天、凌翠仙夫婦的意思，也是全體義軍的公意。

因爲這場玉貝勒與方豪兄弟相殘的「誰應蘆溝血誓」之鬥，玉貝勒得「地利」，擁「人和」，委實有太大便宜，方豪則充其量也不過在「天時」二字之上，勉強有點想頭。

萬一，方豪有個三長兩短，這位優秀鬥士的血胤，不應由此而斷，江湖，義軍，甚至整個復興大業，都需要他的優秀血胤作種，繼續開花，結果——結出更多更豐碩更堅強的武林奇葩，民族異果！

於是他不單止匆匆與雲素素結婚，圓房，夫婦並雙雙服下由前明太醫院學院供奉所虔誠煉製的「種玉神丹」，以求就憑這花燭之夕，便使雲素素荳蔻含胎，藍田種玉！

喜悅中，帶有悽慘，他們的「交巹杯」內，不是美酒，而是鮮血，雲素素以新娘子的身份，竟當着爹娘，義軍首領，暨一干江湖長輩，在花燭宴上，喝了血酒，立了血誓，即令方豪果有不測，她也淡於夫仇，重於育撫子女，

把這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留到二十年後！

還算好，這雙新人，男的是絕代國士，女的也是巾幗奇英，他們不厭惡有任何不祥，他們默默承受，相互關懷，明晨蘆溝生死決，今宵儂我儘關懷，紅燭高燒，巫山春好，在悽慘中仍有幾分喜悅。

可憐，爲了蘆溝決鬥，爲了煤山大祭，方豪那裏敢貪枕席之歡？在一般新人好夢方濃之際，他和雲素素便起床結束停當，雙雙携手到清宮大內的「神武門」後。

由於各路義軍首領，即將齊集煤山，方豪身爲「日月令主」，他必須把玉貝勒的埋伏情況，完全了解，設法對抗，决不能把這點民族精英，任對方一網打盡。

但說也奇怪，方豪，雲素素施展絕頂輕功身法，搜遍整座煤山，以及煤山週圍，竟未發現玉貝勒於血冠羽士暨九格格死後，所集權統率大內高手的半點踪影。

雲素素「咦」了一聲：「方豪，玉琪新統事權，指揮起大內武士，更應得心應手，但是，他……他的人呢？」

方豪臉上神色，毫不輕鬆，劍眉深蹙說道：「小玉兒居然完全撤防，給了我一個莫大面子，他總算還念在一番兄弟之情，讓我平平安安地，再作一次最後的『日月令主』！」

雲素素與方豪兩心已同，自然聽得出他的言外之意，聞言瞿然道：「你是說他在煤山給你面子，却在蘆溝橋上，對你痛下殺手？」

方豪點點頭道：「小玉兒官居顯職，位極人臣，尤其是血冠與九格格已滅，他不需要爭功，他如今最需要的，就是個人英雄聲譽！我太了解他了，他越是在此表現得如此大方，便越是顯示了他對蘆溝一戰，有了十分的充分把握！」

雲素素嬌軀一顫道：「煤山撤防，顯他氣量，蘆溝殺你，成他威名？……」

方豪說道：「不錯，這是小玉兒等待已久的日子，也是他悉心佈置，刻意完成的最高心願！」

雲素素心中一酸，忍不住握住方豪的手兒，悽聲叫道：「方豪……」

方豪也握着她的手兒，稍加安慰道：「素素，不要怕，我們先前不是在瞻仰文山聖像之時，讀過他的『正氣歌』麼？願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鼎鑊甘如飴，陰陽不能賊！成、敗，尚在未可知之間，時辰到了，擦乾眼淚，不要傷感，陪我去主祭先皇，看我担任最後一任的『日月令主』！」

方豪一再重覆這「最後一任」之語，自然使雲素素聽在耳中，頗不是滋味，但酸辛滋味，才化淚水，幢幢人影，已到煤山……

× × ×

極簡單，極隆重的祭禮一畢，方豪向各地義軍首領，作了兩點極重大的宣佈：

第一，從今後不再舉行煤山大祭。

第二，從今後不設「日月令主」名位。

這兩點決定，都聽來有點齘人，震駭得那羣江湖義士，民族英傑，俱都鴉雀無聲，靜等他們最敬佩，最服從的「日月令主」方豪，作進一步的闡釋。

方豪說：「不忘先朝，心存漢室，重意識，不重形式，與其每年甘冒奇險，來此祭靈，不如各安其分，各盡其能，分散在羣衆之中，灌輸民族氣節，培養復國力量，反能使先皇先烈，告慰九泉，免得只要有一次不慎，被敵方一網打盡，則元氣之傷，便幾乎無法彌補。」

這是正理，這是名言，但從來無人敢說，因爲畏難苟安，似乎不是英雄本色。

但如今方豪說了，却不單不使巍立在煤山夜色以下的濟濟羣豪覺得他貪生怕死，不是英雄，反而加重了大家的信服，越發敬佩他是敢作爲有承當的眞正英雄好漢！

方豪又說：「既然不再舉行甚麼每年一次的煤山大祭，則『日月令主』一位，也無須再設，昭昭日月，各在心頭，良知良能，即爲令主……」

說至此處，各地義軍領袖們，立刻表示意見，他們認爲反清復明大業，不能沒有統一指揮之人，故而羣請方豪，勉爲其難，煤山大祭可以改在各地，小規模的舉行，但「日月令主」之職，却堅求方豪繼續担任。

方豪笑了：「諸位一定要方某留任令主之位，方某也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我在這大家最後一次齊集煤山的機會中，要提出兩句似爲打破傳統的新口號，看看諸位有無反對意見？」

各地義軍領袖一致表示恭聆令主高論。

方豪一字一字，萬分鄭重說道：「排……賊……不……排……滿……與……漢……亦……與……華……」

乖乖，這十個字兒中的「不排滿」三字，不單打破傳統，簡直可以說反叛傳統，聽得一干義軍領袖，全都默無反响。

方豪笑道：「同文同種，四海一家，從小的區域劃分，生活習慣略微有異上看來，固然可以分爲『漢、滿、蒙、回、藏、苗』，但以炎黃世胄，統一源流而言，均是中華民族！忽必烈、成吉思汗的豐功偉業，使中國聲威，遠及異方，清帝入關主政，也照樣有賢能之主，尤以漢族文化，博大精深，其他少數民族，均漸漸在潛移默化之中，暗暗合併爲一以漢爲主的綜合整體民族，故而我提出『排賊不排滿』的新穎口號，凡屬民賊國賊，雖漢亦排，凡屬德行良好，功業卓著，愛國愛民之士，雖滿亦戴，眞能共昌漢化，羣戴賢能，則十年，百年後，將無漢滿蒙回藏苗之分，只見中華民族的之燦爛光輝，天下大同，照耀世界！」

這又是至理，一般人所不敢出口的至理！傳統的力量，太强大，太深刻了，明明方豪說的是至理，但因他違背傳統，甚至於反叛傳統，以及雖在濟濟羣豪的心頭上，激起了一陣驚佩性的漣漪，却未能博得任何明顯性的承諾！

方豪嘆了一口氣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合理的制度，必須推翻，賢明的領袖則不分畛域，應該擁護，我若在蘆溝決鬥一役上，僥倖生還，則後半生的工作重點，將是在江湖廊廟之間，儘量灌輸這種新的革命意識！」

一揮手，羣雄盡散，連方家所苦心訓練的那七名高手，也被方豪强硬遣回，他調來這批精英，主要是爲了保護煤山大祭赴會的各路義軍首領，不願意把他們投入自己與玉貝勒的私鬥，而有任何損折之虞。

轉眼間，煤山之下，空蕩蕩的，只賸下了雲振天，凌翠仙，焦大，雲素素和方豪五人。

雲素素的心湖，怎能平靜？她望了望未透曙色的東方暗空，向方豪凄然說道：「你要去蘆溝橋了麼？」

方豪點了點頭，緩緩答道：「我和小玉兒約好了的，這場『蘆溝洒血之戰』，由旭日東升開始，大概到日正當中，可以結束……」

雲素素說道：「你……你……你……不帶我去？……」

方豪嘆口氣兒，雖然當着雲振天夫婦和焦大，也毫不避忌地，握着雲素素的柔荑素手，目射深情說道：「素素，你喝過血酒，立了血誓，應該識得大體，不必再去經歷那種場面，反正在日正當中之前，我和小玉兒，總有一人，會沉屍於『蘆溝橋』下的『無定河』中！」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此情，此景，是多悽楚的調子，雲素素忍不住了，兩行晶瑩珠淚，撲簌簌奪眶而出！

但絕代俠女，畢竟不凡，淚珠沒流多少，雲素素便倔強抬頭，兩隻妙目中，淚光模糊地，凝望方豪說道：「好，我不去，有妻在塲，或消壯志，但你一人赴約，我們却怎樣曉得你的凶吉？」

方豪想了一想道：「從時間上來看吧！這裏是大內禁地，對方不能久撤崗哨，你和岳父母，焦大叔等，仍去『文丞相祠』等我，僥倖無恙，『末』必歸，否則，趕緊快馬離京，因為我縱陳屍於『無定河』中，小玉兒也必遍體鱗傷，決不好受，我担心他因怒成恨，會起斬草除根之心，對你們有甚酷烈手段！」

雲素素咬牙，揮手：「好，一切都遵從你的安排，你去吧，你志壯山河，氣如瀚海，『無定河』中，恐怕容不下你！」

方豪凝重地先拜雲振天，凌翠仙，又向焦大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大禮。

這不是「令主」拜僚屬，這是子侄之禮，並隱有「寄妻托子，生離死別」之意，雲振天•凌翠仙夫婦，以及焦大，毫不客氣，坦然受之，但誰的心內，均在發酸，誰都盡力忍住了潛潛欲滴的英雄珠淚！

夫妻之間，不必多禮，略一執手欷歔，方豪便軒眉撒手，飄身而至。

× × ×

「蘆溝曉月」，是京師八景之一，長橋臥波，當然絕美，而在這橋上決鬥，以橋下滾滾東流河水，作為葬身之地的想法，也着實相當洒脫！

方豪認為玉貝勒定會比他到得更早，以逸待勞，但却完全想錯。

他到了，橋上無人……

傾耳細聽，展目四顧，周圍一片寂寞，決沒有任何埋伏！

方豪俠胆如天，但如今也不禁略微興起了那麼一絲一毫的怯懼！

因為，他弄不懂玉貝勒到底玩的是什麼花樣，故不可測，總是最最可怕的事！

長橋望明月，明月漸西沉……

換句話說，遲遲鐘鼓，耿耿星河，業巳天光欲曙！

方豪等了很久，決鬥的時刻，快要到了，玉貝勒的人呢？……

驀然間，「轔轔」作響。

「轔轔」，是車聲，方豪循聲注目，果然看見從京城的來路上，馳來了一輛雙駕宮車。

起初，距離還遠，等到車兒走近，方豪不禁暗叫一聲：「慚愧」！

因駕車的人，是雲施施，方豪覺得玉貝勒能讓雲施施駕車送行，自己却不能讓雲素素相借赴約，未免在氣勢上便已輸人一着！

車到橋下，方豪又是一愣！因為，雲施施是獨自下車，從車廂內取了一具巨大革囊，逕向「蘆溝橋」上，姍姍走來，却仍未見玉貝勒與她同行，或是人在車內？

方豪忍不住了，雲施施尚在十步之外，他就高聲問道：「施施，小玉兒呢？他是畏戰不來，還是看我不起？」

雲施施淡淡地笑道：「你們約的是甚麼時刻？」

方豪道：「從東陽初起，鬥到日正當中，小玉兒並已說明，在昨日黃昏以後，今日午正之前，『蘆溝橋』左近，完全戒嚴，不許任何局外人加以滋擾！」

雲施施向初透一些濛濛曙色的東面天空，看了一眼，揚眉笑道：「時間早得很呢，玉琪說用不了太多時光，約莫十招左右，就足以使你陳屍於這條先叫『無定河』，後改『永定河』，又稱『蘆溝』的河水之內！」

方豪怒道：「他不能這樣驕傲，這樣小看我，我不是血冠羽士。」

雲施施點頭道：「你比血冠，當然強得太多，但玉琪却練有平素決不輕易顯露的四大絕藝！」

方豪皺眉道：「四大絕藝？這四大絕藝中，大概有一樁便是『無形劍炁』？」

雲施施點頭道：「不錯，在蘇州府衙，搏殺血冠子時，他用了『無形劍炁』，但你知不知道他手兒特別粗糙之故，是從『白象國供奉』之處，學成了十二成火候，足以刀劍不傷，並能耐極重指力，掌力的『象皮神功』，更生生拔去滿口銀牙！換裝毒齒，若與強敵近身拚搏，只消凝聚眞氣，張口一噴，便連大羅神仙也難逃刼數的『九毒飛牙』，而蒙古摔跤技藝，也到了無以復超，一人足敵八條蠻牛，極上乘的『金段』地步！」

方豪越聽眉峯越聚，雲施施又復笑着道：「起先幾招，他用『無形劍炁』攻你，即令你能騰挪閃展，甚或蹈隙逆襲，他再倚仗象皮神功護身，施展蒙古摔跤的『金段技藝』，把你纏住，只要雙方糾結不開，立從口內噴出『九毒飛牙』，則勝負之數，大概可以決定！」

方豪無話可答，看了看「蘆溝橋」下的嗚咽流水，以及和那具放在橋欄上的巨大革囊，突然劍眉一挑，目光如電地，凝注雲施施道：「施施，謝謝你，你比小玉兒先行趕來，便是告訴我這些虛實？抑或不忍見我葬身魚腹，要用這具革囊，替我收屍？」

雲施施搖頭道：「都不對，我是來向你道喜，並有兩個問題，要你由衷回答！」

方豪皺眉道：「道喜？道甚麼喜？莫非指的是我和素素之事？」

雲施施笑道：「正是，但天下事奇巧無倫，我和玉琪，也和你與素素……」

方豪道：「你也與小玉兒，結過婚，圓過房了？……」

雲施施毫不羞澀，點頭接道：「就因為我太關心這塲『蘆溝橋』，深恐他一去不回，玉琪才向我吐露他身懷四大絕藝，並在洞房花燭之中，親自演練『象皮神功』的護體功能，和『九毒飛牙』的對敵威力！」

方豪目光一注京中來路，雲施施便又笑道：「你放心，在我兩項問題未曾經你正式答覆之前，玉琪絕不會猝然出現！」

方豪如今業已意識到這兩個問題，定必相當重要，凝望着雲施施點頭說道：「施施，你問吧，甚麼問題？」

雲施施道：「問題不會離開這塲龍虎風雲的『蘆溝』之戰！我先問你，在這一戰中，死的若是方豪，後果如何？」

方豪毫不思索，應聲答道：「死的是我，後果還不太嚴重，不過是雲素素碎心待產，將來撫孤報仇，小玉兒毫無對手，益發飛揚跋扈，以及矢志光復的遺民義士之中，又要煞費苦心，尋找培植一位有守有為的『日月令主』而已！」

雲施施淡然道：「死的是玉琪呢？」

方豪苦笑道：「死的是他，後果反而更糟，朝廷必然極度震怒，盡出官家之力，搜殺前明遺臣，連以前再三攷慮，才頒佈天下的懷柔政策，亦將修改，我們那些氣候未成的義師組織，必定大受打擊，縱不完全被滅，也告元氣難復！」

雲施施一雙妙目之內，閃射出無限敬佩神色，盯在方豪臉上，凝望有頃，點頭說道：「方豪，我佩服你，你大概早已自知必敗，仍一再強調是五五之局，應邀來此赴約之意，是不

是打算以命酬弟，拿血肉換取時間，讓玉琪除去最強對手，滿足了驕妄之心，安安逸逸地，當他的一品王侯，不再對江湖志士，過份追殺，而使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革命力量，有一些休養孳生的機會？」

方豪也深深看她兩眼，點頭嘆道：「施施，你既是有心人，我便不瞞你了，我早料此戰必死，才和素素結婚圓房，讓她在以後的日子裏，一意撫孤，精神有個寄托，而我昨夜遣散的七名少年高手，也不是回轉連雲方家，而是分投七處大荒，苦練絕藝，將來義師長老們，可以選擇其中成就最高，品行最好的人，繼承革命大業……」

雲施施聽到此處，搖了搖頭，緩緩說道：「方豪，你肯犧牲小我，能够着意安排，雖令人敬，却未令人服，因為你選擇的，並不是一條最完美的路兒！」

這幾句話兒，聽得方豪萬分驚詫地，失聲問道：「除了兄弟生死血濺蘆溝之外，還有第三條路，並是最完美的路兒？……」

雲施施正色回答道：「有，很簡單，只有十個字兒，就是『你死，他也死，你活，他也活』！」

方豪苦笑道：「小玉兒身懷那多絕藝，我死他也死之望，已極渺茫，至於我活他也活的兩全妄想，更是談也休談，因為不論就僧王血誓，或目前大局，『蘆溝』一戰，已是無法避免……」

雲施施不等方豪話完，便接口苦笑道：「方豪，你先聽我解釋，『你死他也死』之意，是指你死的是名，他死的是人，『你活他也活』之意，是指你活的是肉體，他活的是如今的『貝勒』銜頭，和他日繼承的『神力親王』爵位……」

方豪有點迷惘了，目光凝注道：「施施，別弄玄虛，請解釋得詳盡一點。」

雲施施說道：「譬如，玉琪血濺蘆溝，但對外宣傳，却說方豪戰死，由你倚仗兩人聲音容貌，無不相同，以及神力老王已纏綿病榻，病入膏肓便利，留在大內，供職巖廊，則不單可於廟堂之上實行，你『光漢化滿』上策，照拂江湖草澤之中的志士遺民，互相配合，同光大業，並可娶福晉，育王侯，進一步使得清廷天潢貴胄間，也血脈旁移，漸漸滲入了革命的種子……」

方豪聽得始而驚，繼而佩，不禁目注雲施施，嘴唇欲動。

雲施施不給他中途接話機會，繼續說道：「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這條路兒，聽來對革命大業雖美，其中却含蘊有莫大痛苦，首先，要你喪失方豪名號，用『神勇威武玉貝勒』的身份，酬酢於銅臭齷齪的富貴塲中，放棄心上人，另行婚娶生育，把嘯傲山河的雲風壯志，收斂為衣冠揖對的宦塲傀儡，你拿不拿得出這份勇氣？」

方豪凄然一笑，暫未置答。

雲施施又復說道：「其次，談到素素，她要有夫等於無夫，眼看自己丈夫懷抱之中，夜夜抱的是別的女子，而且，三年五年還拿不準能否可與你見上一面半面，這份酷烈相思，够她消受，够她咀嚼，但她是雲家的女兒，你應該知道，雲家的女兒，無不勇於犧牲，甘心承當痛苦，故而，我可以代表素素，作一肯定回答，能不能走這『你死，他也死，你活他也活』的第三條路，便全看方豪你了。」

方豪嘆道：「施施，你為何只談細則，不談原則？」

雲施施詫道：「甚麼原則？」

方豪答道：「你這第三條路兒的原則，是必須小玉兒先死，他精擅『無形劍炁』，練了『象皮神功』，藏有『九毒飛牙』，摔交纏撲技藝，又已到了『金段』地步，誰還能殺得了他？……」

雲施施道：「我！」

好簡單，好有力的答覆，自然震驚了方豪，但射向雲施施的目光之中總難免略有懷疑難信神色。

雲施施滿面神光地，侃然續道：「九格格自盡之前，與我曾作密談，她認為我肯嫁玉琪，必然恨中有愛，愛中有恨，另具重大圖謀，故而送我一樣東西，希望我能殺掉玉琪，替她報仇雪恨！」

方豪道：「這是甚麼東西，小玉兒既練有『象皮神功』，九格格雖然精於暗器，她那『大內十三紅』等，恐怕也……」

雲施施臉上微紅道：「這東西有點下流，叫『玄牝化血粉』，我自從問明玉琪身懷四大絕藝，確定蘆溝一戰，死的必然是你以後，才決心對他施為……」

方豪皺眉道：「小玉兒上當了麼？」

雲施施幽幽地一嘆，說道：「他够精明，够厲害了，但是却絕未想到九格格會在臨死之前，傳了我這記下流殺手，故而，素素和你圓房，是要替你延嗣，我和玉琪圓房，却是要他絕命……」

方豪驚道：「什麼？你是說……小玉兒已經……」

雲施施泰然自若地，指着橋欄上的巨大革囊，緩緩說道：「他已經死了，一度春風，全身化血，被我盛裝在這具革囊之中，來應蘆溝血誓！」

她一面侃然說話，一面走到革囊之前，並從頭上取下一根紅色的金簪，慢慢挑開囊口繩結。

繩結一開，囊中果然滿貯血水，雲施施目注方豪，滿面神光地道：「方豪，你不必再去『文丞相祠』找素素了，我來此以前，知道米已成飯，木已成舟，你這隻鴨子，非被抱上架去不可，我已向爹娘，素素和焦大叔等，飛函詳陳經過，如今，他們早已離京，計程當在百里之外……」

說至經過此處，忽用那根血紅色的金簪，向手背上戳入，劃了一個寸許血口。

方豪驚道：「施施，你這是……」

雲施施笑道：「這也是九格格的東西，我雖然殺了玉琪，却並不是不愛玉琪，只是立塲不同，重於光復大業而已，他既死去，我應該追隨於九泉之下，向他謝罪，作他最忠實的妻子……」

語音略頓，又神態自然已極地，嫣然笑道：「方豪，快去應付一切相當艱難而費力的各種善後，好好作你的『神勇威武玉貝勒』，明年此日此時，不妨來此一奠你的胞弟弟婦，因為，那時橋上還會有兩個人，是素素，和她抱來給你看的麟兒，或是嬌女……」

話尚未完，神情已萎，雲施施趕緊把玉貝勒所化的盈囊血水，傾入「無定河」中，自己也緊跟着飛身一躍。

好厲害的九格格獨門劇毒，革囊飄處，雲施施骨肉也化，她的血水和玉貝勒的血水，混成一片，傾注橋下，逝向東流。

方豪怎麼樣呢？鴨子業已上架，他只好孤孤單單，寂寂寞寞，蹩裏蹩扭，齷裏齷齪的，去當他的一品王侯，故事也結了尾。

鴛鴦碧血洒蘆溝，龍虎風雲一旦收。
跳出英雄兒女外，深情俠骨足千秋！

謝謝司馬紫烟兄筆力萬鈞的「起」，臥龍生兄深秀委婉的「承」，獨孤紅兄挾嶽超海的「轉」，並慚愧我筆拙才非，未如人意的「合」，更謝各讀友熱烈捧場閱讀。　（完）

隱形魔手續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毒龍妖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易敏和杭雲岫結伴而行，一日，在途中見兩名大漢在打鬥，易敏和杭雲岫也在圍觀的人叢之中，忽見一老花子在嘆息，說這兩人爲了龍門提名而相爭鬥，實在不值，杭雲岫聽了就和老花子答上話了，後來老花子請易敏杭雲岫到他住處，老花子知易敏是天羅門未來門主後十分高興，並互道兄弟起來，老花子又知易敏爲了尋找失踪的妻子，決定找上龍門，因易敏懷疑此事與龍門有關，老花子恐怕易敏門不過龍門，要易敏小心從事，接着易敏和杭雲岫又一路朝杭州方面走去。

聯袂登天目　勇闖龍門谷

但最動人的還是她那對纖纖蓮足，弓鞋三寸，瘦不盈握，只要是男人，都會對它生出憐愛之心的。

易敏吁出一口長氣，道：「小妹，妳走得動麼？」

杭雲岫一怔道：「爲甚麼走不動？」

易敏道：「妳的脚這麼小，我實在替妳担心。」

杭雲岫嬌靨一紅，抛給他一記白眼道：「我跟着你走過千山萬水，幾時走不動了，一個練武的人沒有脚也能走，何况我還有雙脚。」

易敏道：「好，好，算我說錯了，咱們走。」

他們先往北走，再西出湧金門便達西湖。

西湖古稱明聖湖，一名錢塘湖，又名西子湖，湖周三十里，有外湖，裏湖，後湖之別，是一個風光明媚的遊覽勝地。

今日的天氣很好，遊湖的十分之多。這般遊客之中，自然有些服色鮮明，英俊倜儻的人物，但易敏與杭雲岫却是頗爲出色的一對。

易敏還是一身粗布衣褲，一副鄉下人的打扮，杭雲岫白衣素裙，粉脂不施，也無法跟那些千金小姐，名門閨秀相比。

只不過易敏那敦厚的面頰之上却滿臉正氣，英華內蘊，只要是具有深度的人，必然不敢對他輕視。

杭雲岫的裝扮雖是樸實無華，却無法掩蓋她的天生麗質，尤其是那份新清脫俗的氣質，更是人見人愛。

他們看上去似乎有點格格難入，仔細一看又覺得他們十分相配，因而每個人都會對他們多看上幾眼，誰知道一看竟看出麻煩來了。

此時他們剛剛走上楊公提，杭雲岫牽着易敏的手，正像一隻百靈鳥兒吱吱喳喳的講個不停。

忽然……

「朋友請留步！」

語音來自身後，易敏不由停下脚步回頭一瞥。

他身後站着三個人，一名年約四旬的灰衣大漢，兩名二十出頭的長衫少年，這三個人他全然不識。

他怔了一下，道：「尊駕是跟在下說話？」

灰衣大漢道：「朋友姓易？」

易敏道：「在下易敏，尊駕是……」

灰衣大漢道：「錢塘霸主馬庭芳，朋友應該有過耳聞？」

易敏道：「原來是馬大俠，失敬。」

馬庭芳道：「那邊寬敞一點，請。」

易敏一怔道：「你這是做甚麼，馬大俠，咱們似乎素不相識。」

馬庭芳道：「你認識艾缶麼？」

易敏啊了一聲道：「馬大俠原來是艾大俠的朋友，那就更不必以武相見了，在下與艾大俠不打不相識，已經成爲很好的朋友。」

馬庭芳冷冷道：「我不管這些，你折辱了艾缶，我就得替他討回公道。」

杭雲岫怒道：「大哥，姓馬的不講理，讓我給他一點教訓。」

易敏搖搖頭道：「這是無謂之爭，在下不能奉陪，告辭。」

他正待轉身退走，馬庭芳忽然哼了一聲道：「要走？那有這麼容易，丢開艾缶的事不談，馬某還要向你挑戰。」

易敏道：「挑戰？你找錯對象了，有勇氣挑戰你爲甚麼不去龍門？」

馬庭芳道：「我原要去龍門的，遇到你就不必去了。」

易敏道：「這話怎麼說？」

馬庭芳道：「閣下最近經龍門品題，名列四品，在下只要打敗你就可晉昇，自然不必多跑一趟龍門了。」

易敏愕然道：「你弄錯了，馬大俠，易某名門不見經傳，怎麼會有龍門品題的榮幸？」

馬庭芳哼了一聲道：「不要替龍門丢臉，姓易的，馬某雖是名列五品，也不敢妄自非薄，走，咱們到那邊去！」

武林之中好名重於惜命，既然沾上一個名字，就不是言語所能所解決的，易敏雖是不願，却不能不接受馬庭芳的挑戰。

於是這一對素昧平生之人，竟然展開了一塲爭名之戰。

馬庭芳是一名使刀的高手，掌中一柄斷魂刀，具有近三十年的高深造詣，但一幌百招，他並未佔到半點便宜。

其實這還是易敏心存厚道，不希望毁掉馬庭芳得來不易的那點虛名。

但姓馬的並不領情，斷魂刀招招煞手，每一刀都向易敏的要害之處招呼。

這當眞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連旁觀的杭雲岫也瞧得大爲氣惱。

「大哥，你這是幹甚麼，難道你瞧不出人家想要你的命？」

易敏當然瞧得出，他的九星劍守多攻少，無非要姓馬的知難而退，現在看來他的好心是白廢了。

於是他們招式一變，刷刷兩劍，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劃破了姓馬的胸衣，回手用力一帶，劍柄忽然撞上刀身，馬庭芳只覺得虎口一震，斷魂刀已經脫手飛了起來。

姓馬的當衆出醜，砸掉了錢塘霸主的招牌，他是咎由自取，當然怪不了別人。

他是咎由自取，旁觀者可是無辜的，如果那把斷魂刀飛向觀衆，豈不是一塲無妄之災？

瞧熱鬧的實在太多了，當正是盈千累萬，無論斷魂刀飛向何處，這無妄之災非發生不可。

現在人們不再瞧着鬥塲，千萬雙目光一起投向那把晶芒四射，橫空飛馳的斷魂刀。

「啊……」

刀似流星，比弩箭還要勁急，它越過人羣，急向湖面飛去。

如果它落入湖中倒也罷了，偏偏湖面上停着不少畫舫，也是瞧熱鬧的。

那把刀却也作怪，它竟然帶着一溜晶芒，一直奔向一艘畫舫。

畫舫上的人呆了，岸上的人也已呆了，他們都不約而同的發出一陣驚呼。

此時一條人影忽然凌空而起，他以雷奔電逐之勢，凌空一把抓着那把飛刀，然後輕飄飄的落在那艘畫舫之上。

「好……」

人們驚魂乍定，不由暴起雷一般的叫好聲。

那條人影是易敏，禍是他闖的，他自然顧不得驚世駭俗了。

「兄台好身手，倒叫在下開了一次眼界。」

說話的是一名身着紫衫，神情飄逸的年輕公子，他由船艙迎了出來。

易敏不好意思的雙拳一抱道：「在下不速而來，希望兄台不要見怪。」

紫衫公子道：「好說，易大俠高軒莅止，是在下的光榮，如果不嫌簡陋，咱們何妨共謀一醉。」

「不要，大哥，咱們到別處去玩？」

接話的是杭雲岫，她也飛身躍上了這艘畫舫。

紫衫公子覺得目光一亮，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這位是易夫人吧？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易夫人何必見外。」

「易夫人」，在杭雲岫聽來，這可是一個新鮮的名詞。

其實這個名詞不只是新鮮，而且令人喜悅，要不她就不會紅着臉兒，低下頭去了。

此時船艙之內走出一名濃裝艷抹，滿身羅翠的姑娘，她向易敏襝袵一禮道：「賤妾姚素素見過易公子。」

易敏還了一禮道：「不敢當，姑娘不必多禮！」

姚素素嬌軀一擰，握着杭雲岫的玉手說道：「易夫人好美，來，咱們到艙裏聊聊。」

她將杭雲岫拖進船艙，易敏就有點進退不得了。

他不喜歡交遊，更不喜歡攀龍附鳳，像紫衫少年這等滿身華貴的公子哥兒，自然不是他交接的對象。

可是杭雲岫進艙去了，他總不能就這麼甩手一走。

紫衣公子乘機一笑道：「易大俠是高人，在下可是一個俗物，但小坐一下又有何妨。」

經他這麼一說，易敏倒不好意思再予

竣拒了，只得雙拳一拱道：「兄台言重了，因爲在下是一個鄉下人，所以……」

紫衫公子哈哈一笑道：「相逢就是有緣，易兄何必謙虛，請。」

此時此地，易敏實在不便再說什麼，只好丟掉手中的斷魂刀，隨着紫衣公子跨進艙門。

船艙頗爲寬大，陳設花團錦簇，華麗無比，靠窗是兩列長長的錦櫈，中間是一張矮桌，桌上擺着四葷四素八色菜餚，都是時下的名菜。

紫衫公子邀約易敏及杭雲岫入座，兩位清秀的丫環立即添上杯筷，替他們斟上了一杯紅似櫻桃的美酒。

紫衫公子舉起酒杯道：「蔬菜淡酒不成敬意，咱們乾。」

易敏乾了一杯，道：「在下還沒有請教……」

紫衫公子道：「敝姓雲，草字單名一個飛字，承江湖朋友抬愛，賜給在下一個紫流星的渾號，其實在下只是浪得虛名，要是跟易兄相比就差得遠了。」

易敏道：「不敢當雲公子謬贊，在下只是一個見識淺陋的鄉下人而已。」

紫流星雲飛道：「易兄太謙虛了，尊師是少林寺的那位高僧？」

易敏知道雲飛是由適才門庭芳時瞧出他的武功，但他不願解說，只是淡淡道：「家師道衍，是一磚堂的住持。」

紫流星雲飛道：「果然是名師出高徒，易兄，咱們乾。」

易敏再度乾了一杯道：「在下已不勝酒力，改天咱們再圖良聚，告辭！」

紫流星雲飛未再强留，吩咐船孃將船靠岸，雙方抱拳而別。

經適才這麼一鬧，易敏已經成爲湖海名人，他討厭爭名奪利，又却不請自來。

那麼他自然是萬衆矚目的人物了，足跡所至，必然被人目送目迎。

如此一來易敏可就煩透了，那裏還有遊玩的興趣。

「小妹，我不想玩了。」

「好，咱們回去。」

杭雲岫十分可人，只要是易敏不喜歡的事她決不會做。

回到客棧，易敏將身體往床上一拋，杭雲岫一連問他幾次要不要吃晚餐，他竟然一語不發。

杭雲岫不再問了，逕自往椅上一坐，雙手托着香腮，自個兒在那兒發呆。

良久，易敏翻身坐起，道：「小妹，妳不回房歇息，坐在這兒做什麼？」

杭雲岫立起身來，嫣然一笑道：「我以爲你在生氣，而且你還沒吃晚飯嘛。」

易敏道：「我沒有生氣，走，咱們吃飯去。」

杭雲岫道：「就在房裏吃吧，我去叫店小二送來！」

語音一落，翻身向門外奔去。

片刻之後，店小二送來菜飯，杭雲岫擺好碗筷，他們就這麼默默的進食。

飯後，易敏目注杭雲岫，帶着歉意的道：「小妹，我很抱歉……」

杭雲岫一怔道：「抱歉？爲什麼？」

易敏道：「適才在姓雲的船上，那姚姑娘……」

杭雲岫面色一紅，有羞意，也有喜悅，她向易敏瞥了一眼，道：「你是說，她叫我……那……沒有甚麼嘛。」

易敏道：「那女人口沒遮攔，希望妳不要介意。」

杭雲岫道：「我本來就沒有介意嘛，用不着大驚小怪的。」

易敏道：「那好，妳回房休息吧。」

姚素素稱她易夫人她沒有介意，易敏要她回房歇息她却介意了，舉目向他一瞪，冷冷道：「你就這麼討厭我？」

易敏一怔道：「誰說我討厭妳了？」

杭雲岫道：「那你爲什麼要攆我？」

易敏道：「這不是攆，只是男女有別，此時已經是黑夜了，如果讓人瞧到咱們同處一室，會對妳的名節有損的。」

杭雲岫道：「咱們晚間相處一室，當眞會損喪我的名節麼？」

易敏道：「自然是眞的了，我豈會騙妳。」

杭雲岫一嘆道：「不錯，名節重於生命，這該如何是好？」

易敏道：「別担心，妳的名節並未受到傷害，只要今後咱們注意一點就是。」

杭雲岫忽然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好得很，姓易的，你想過河拆橋？」

易敏一呆道：「妳說甚麼？小妹。」

杭雲岫道：「我說甚麼你應該明白，咱們千里同行，日間共乘一馬，晚間共宿一榻，我的名節早已被你破壞得點滴不存了，到現在你倒攆我起來了！」

易敏心頭一震，額頭上的冷汗也暴了出來。

杭雲岫說的是事實，這種事實是百口莫辯的。

雖然她以往是男子裝扮，但不能抹殺他們曾經同騎同宿，如果說他不知道以往她是女人，又有誰願意相信？

良久，易敏一嘆道：「小妹，妳知道我是有妻子的。」

杭雲岫道：「我知道，但是陸公佐說過……」

易敏道：「陸公佐只是片面之詞，咱們不能就此認定蓋齊齊已經移情別戀。」

杭雲岫道：「你還是要去找她？」

易敏道：「是的。」

杭雲岫道：「好吧，反正我已經不能再嫁別人，將來怎樣隨你安排就是。」

易敏道：「小妹，妳不覺得太過委屈妳了？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妳何不多作一番選擇？」

杭雲岫道：「姻緣是前生所定，你不要我，我只好去當尼姑。」

這位姑娘似乎下定了決心，要想解開這個結只怕十分不易，不過人事是無常的，誰也無法料到未來的發展。

其實像她這樣的姑娘，就算打着燈籠也很難找到，人家情有獨鍾的看上了他，應該是他的福份。

他並不怎樣英俊，敦敦厚厚的像一個鄉巴佬。也只有這樣的人才可靠，也許這就是女孩子喜歡他的原因。

此時他忽然嘆了一聲，道：「妳要是跟了我必然會吃很多苦。」

杭雲岫道：「我不怕吃苦。」

易敏道：「有時我很固執。」

杭雲岫道：「那不要緊，我一切都聽你的。」

易敏道：「好，回妳的房間去，我要歇息了。」

杭雲岫道：「大哥——」

她似乎想說甚麼，但話還沒有說出，店外已經傳來一片叱喝之聲。

「朋友，請讓開一點，咱們找的不是你。」

「你們要找誰？」

「姓易的。」

「姓易的是我的朋友，天塌下來在下一肩承當。」

「你既然要多管閒事，咱們兄弟不就客氣了，上。」

聽到這裏，易敏霍的一聲站了起來，道：「是紫流星雲飛，咱們快去瞧瞧。」

杭雲岫道：「別忙，姓雲的身手極高，他應付得了的，我還有話說。」

易敏道：「有什麼話妳快說。」

杭雲岫道：「紫流星雲飛不是好人，你不能跟他做朋友。」

易敏道：「妳原來認識他？」

杭雲岫道：「誰說我認識他了？」

易敏說道：「那妳怎麼知道他不是好人？」

杭雲岫道：「此人目光邪惡，其心不正，兩腮擴張，刻薄寡恩，鼻帶鷹鈎，心機深沉，這樣的人如何能交？」

易敏道：「妳會看相？」

杭雲岫道：「我師父精通相理，我只學了一點皮毛。」

易敏道：「盡信書不如無書，我不相信這個，再說別人在替咱們與人拚鬥，咱們怎能袖手旁觀？走。」

他倆奔出店門一瞧，只見紫流星雲飛手挽一枚紫色流星鎚正跟十幾名大漢惡鬥。此人功力極高，流星所及，哀號隨起，對方十幾名大漢已是傷亡累累，潰不成軍了。

易敏高聲呼叫道：「雲飛兄，請高抬貴手，放他們走吧。」

紫流星雲飛正在追奔逐北，聞言脚下一窒同時大笑道：「便宜你們了，滾。」

待找麻煩的扶傷帶死，狼奔鼠竄而去，易敏這才迎着紫流星雲飛雙拳一抱道：「多謝雲兄，小弟作個東，咱們喝幾杯聊聊。」

紫流星雲飛道：「舉手之勞罷了，易兄何必客套，我正想陪易兄喝幾杯，不過這兒沒有甚好吃的，咱們得換個地方。」

易敏道：「小弟初遊杭州，對此地陌生得很。」

紫流星雲飛道：「這個易兄放心，兄弟理當充任識途老馬，請。」

他對杭州果然十分熟悉，經過一陣奔走將易敏及杭雲岫帶進一幢深廣的巨宅。

杭雲岫有點不安的道：「雲大俠，這是甚麼地方？」

紫流星雲飛道：「本宅的主人在京裏作官，是兄弟租下來的。」

杭雲岫道：「原來如此。」

紫流星雲飛的解釋，並不能使杭雲岫滿意，她的不安似乎較適才更勝幾分。

莫非這幢房子太大，杭雲岫如同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這幢房子的確很大，但還不至使杭雲岫感到不安，他所以如此，是覺得氣氛有點不大對勁。

甲第連雲，大厦千間，像這樣的建築，在杭州城裏並不多見，但住在裏面的除了紫流星雲飛，就只有兩名男僕及兩名婢女而已。

當然，他們是租來的，只是主僕才有五個，爲什麼要租這麼大的房屋？

如果說紫流星雲飛喜歡排場，房子大可以充充場面，並不是說不過去，不過在杭雲岫的感受上却有一種陰森森的，甚至危機四伏的感覺。

也許這只是女人的特殊敏感吧。

進門之後，穿過幾重廳堂，才到達一個陳設華麗，古色古香的大廳之上。

大廳正中吊着一具龐大的油燈，但見光芒四射，整個大廳顯得明亮已極。

此時廳上已經擺好了一桌豐盛的酒席，紫流星雲飛舉手相邀道：「粗菜淡酒不成敬意，兩位請坐。」

他要易敏與杭雲岫同坐主客之位，他自己在下首相陪，旁邊有兩名清秀的婢女在執壺斟酒，然後就天南地北的聊起來。

此人的見識極爲豐富，而且長於詞令，易敏要是跟他相比，那就差得遠了。

杭雲岫的江湖閱歷也不太多，自然跟他聊不上來，因而這杯酒聯歡的氣氛，顯得並不融洽。

紫流星雲飛似乎也査覺了這些，因而語氣一轉道：「易兄，在下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問？」

易敏道：「沒有關係，雲兄請說。」

紫流星雲飛道：「江湖上對易兄有一種傳說，看來並非事實——」

易敏道：「雲兄說的是隱形魔手？」

紫流星雲飛道：「是的，聽說……聽說……」

易敏道：「她是在下的妻子，在下浪跡江湖，就是爲了找她。」

紫流星雲飛啊了一聲，目光迅速的向杭雲岫投下一瞥，道：「這個……咳，在下就有點不懂了……」

杭雲岫冷冷道：「雲大俠是聰明人，這有甚麼不懂的？男人麼，擁有三妻四妾的多得很，雲大俠何必少見多怪！」

紫流星雲飛哈哈一笑道：「易夫人說的是，在下該罰。」

他喝了一杯酒，接着詢問道：「易兄，在下有點不解，臂膀是連接着身體的，身體可以瞧見，臂膀何以能够隱形？」

易敏道：「這個在下也有點不解。」

紫流星雲飛道：「如非情有獨鍾，一般男人絕對不會娶一個肢體殘廢的女人，依在下猜想，易兄娶尊夫人之時，她的右臂必然還沒有隱形……」

杭雲岫冷哼一聲道：「人人都有一些不足爲外人道的私隱，雲大俠如此逼問，不覺得有點過份？」

紫流星雲飛哈哈一笑道：「易夫人責備的是，這是在下的失言。」

易敏道：「多謝雲兄招待，在下已經不勝酒力了，如果雲兄不介意，咱們想就此告辭。」

紫流星雲飛道：「別忙，易兄，在下藏有一件隱形寶衣想請雲兄觀賞一下。」

易敏心頭一動，暗忖：「他會藏有隱形寶衣？這眞使人不敢相信，莫非也是來自赤狄族人？」

一股陰森冷酷的眼神，由紫流星雲飛的雙目中一閃而逝，他緩緩立起，指着右側一個敞開的門戶道：「這件寶衣得來不易，在下在塞外浪費五年寶貴的時間，才能弄到一件。」

易敏沒有猜錯，紫流星雲飛的隱形寶衣，果然是從塞外弄來的，塞外除了赤狄族人有隱形衣別人沒有，莫非蓋蘇他們出了意外。

他如此一想，自然希望瞧看一個究竟，因而微微一笑道：「隱形寶衣，絕世難求，在下怎能不開開眼界。」

他說話之間，便巳起身向那道門戶走去。

易敏去看隱形寶衣，杭雲岫自然也要前去，只是她起身慢了一點，與易敏差了兩步的距離。

兩步伸手可及，但這伸手可及的距離，幾乎天人遠隔，造成終身難補之恨。

因爲易敏剛剛踏進房門，只聽得刷的一聲，一道鐵製的房門竟然自動的關了起來。

杭雲岫大吃一驚，心知易敏巳經跌入紫流星雲飛的陷阱，她心頭一陣狂怒，猛吸一口眞氣，一掌擊向鐵門。

轟的一聲巨响，幾乎屋瓦皆鳴，但那道鐵門依然紋風不動，這一掌竟像蜻蜓撼石柱一般。

嬌軀一旋，她以一雙怒目瞪着紫流星雲飛道：「雲大俠，你這是做甚麼？」

紫流星雲飛狡笑一聲道：「姑娘，在下可是爲你好。」

杭雲岫道：「此話怎講？」

紫流星雲飛道：「姑娘風姿絕世，美逾姮娥，易敏麼？只不過是一個不解風情的魯男子罷了，姑娘跟着他如同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豈不十分可惜！」

杭雲岫此時雖是怒到極點，却能心神不亂，她知道要救易敏，除了制服紫流星雲飛別無選擇。

因而她强抑怒火，輕盈的一笑道：「你說的並不全對，易敏對我很好啊。」

紫流星雲飛說道：「那有甚麼用呢，再好還不是一堆牛糞？姑娘如果嫁給在下，雲某當香花供奉，使姑娘享盡人間的榮華……」

杭雲岫哼了一聲道：「我憑甚麼相信你？」

紫流星雲飛道：「在下是四明山的少山主，雖然不敢說富堪敵國，也當得金銀如山，易敏只是一個窮小子，實在值不得姑娘留戀。」

杭雲岫說道：「但有一點，你却比他不上。」

紫流星雲飛道：「哦，那一點。」

杭雲岫道：「武功，易敏龍門品題，名列四品，巳是武林名人。」

紫流星雲飛哈哈一陣大笑道：「那是姑娘看走了眼了，在下也是名列四品。」

杭雲岫道：「當眞麼？但我却有些不信。」

紫流星雲飛道：「姑娘要是不信，在下可以陪妳到龍門品題碑上瞧瞧。」

杭雲岫搖搖頭道：「我沒有興趣去龍門。」

紫流星雲飛道：「那不要緊，在下可以找幾個知名人物前來作證。」

杭雲岫冷冷道：「知名人物？哼，當今江湖之上浪得虛名的太多，你這個辦法不行。」

紫流星雲飛道：「要怎樣姑娘才會相信？」

杭雲岫道：「只有一個法子，讓我試試你的武功。」

紫流星雲飛呆了一呆，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看來姑娘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了，好，妳出招吧。」

杭雲岫不再言語，纖掌急吐，使了一招「投石問路」。

掌勢快速，有如閃電，只是勁道不足，內力差了幾分。

紫流星雲飛笑了，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像杭雲岫這般身手，就算被她擊中，比搔癢又有甚麼兩樣？

此人雖是心存輕視，却有一股憐香惜玉之心，雙掌在隨意揮洒的應付着，口中却也沒有閒着。

「這招不錯嘛，令師是那位高人？」

「你管不着。」

「咳，姑娘，隨便聊聊嘛，啊……」

隨便聊聊結果他却聊不下去了，因爲他脇下一麻，竟然中了杭雲岫一指。

這一指决不是內力不足，力道之强，幾乎像彈丸掠空一般，他方自神色一呆，又連續被擊中了兩處穴道。

現在他再也輕鬆不起來了，原本英俊的面頰，立刻蒙上一片死灰。

「嘿嘿，姑娘深藏不露，敢情是一位武林高人。」

「少說廢話，放我的大哥出來。」

「咳，姑娘，妳何必死心眼，難道在下當眞比不上姓易的？」

「別往臉上貼金，姓雲的，我大哥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你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個爲人不齒的賤丈夫而巳。」

「妳……」

「我怎麼樣？要不要給你一點苦頭嚐嚐？」

雲飛道：「別得意，姑娘，妳何不回頭瞧瞧？」

其實杭雲岫早巳聽到脚步之聲，必然是紫流星雲飛的兩名男僕來了，據她所知，本宅只有四名男女僕人，廳上原有兩名丫環侍候，現在趕來的自然是男僕了。

及扭頭向廳門一瞧，她的面色不由一變。

來人竟有十幾個，手中全都執着明晃晃的兵刄，顯然這是一個預謀，是紫流星計劃好了暗算他們的。

杭雲岫撇了一下櫻唇，纖掌急伸一把掐着紫流星的脖子，手指微微用力，紫流星不只是冷汗直淌，面頰也變做一片深紫之色。

「姑……姑娘……請……請……請放手……」

「放手可以，先叫他們放下兵刄，一起站到大廳的左上面去。」

「是，姑娘，你們聽到了麼？還不照姑娘的吩咐去做！」

主子落在別人的手中，做奴才的那敢違拗，這般來勢洶洶的大漢，一個個都變成小綿羊了。

杭雲岫放開了手，接着冷冷哼道：「姓雲的，放出我的大哥，否則我要你生死兩難！」

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紫流星正待打開那扇鐵門，忽然轟的一聲巨响，鐵門竟然倒塌下來，同時一股急風向外湧出，威勢之强宛如狂飆一般。

杭雲岫呆了一呆，一把抓着紫流星叱喝道：「姓雲的，你敢使詐！」

紫流星苦着臉道：「姑奶奶，在下怎敢，啊，妳瞧……」

杭雲岫早巳瞧到了，而且一聲歡呼，嬌軀像投懷乳燕一般，向一條人影撲了過去。

這條人影自然是易敏了，他摟着杭雲岫向她打量一陣道：「小妹你還好吧？」

杭雲岫緊緊摟着易敏的脖子，櫻唇一噘道：「你這人，哼，自己差點沒有命了，就只會關心別人。」

易敏微微一笑道：「妳又不是別人，我自然要關心了。」

杭雲岫報以甜甜的一笑道：「姓雲的壞死了，不過他陰溝裏翻了船，落在咱們的手裏。」

易敏將她放下，向面如死灰紫流星冷眼一瞥道：「姓雲的，這是爲了甚麼？」

紫流星面帶愧色的道：「在下不自量力，請易大俠高抬貴手。」

易敏道：「不自量力？你能不能說明白一點？」

杭雲岫道：「不要問了，大哥，回去我告訴你。」

易敏道：「好吧，妳解開他的穴道，咱們走。」

杭雲岫道：「帶路吧，姓雲的，送咱們回客棧我會替你解開穴道的。」

紫流星雲飛無可奈何，只得跟他們往外走，待走出十丈之後，易敏停下脚步道：「放他走吧，小妹，他身後跟着一大羣，叫人煩死了。」

杭雲岫流目向四週一瞥，知道巳經脫出紫流星的勢力範圍，縱然遇到攻擊，憑他倆的身手也可從容應付，便連續拍出兩掌，解開了紫流星的穴道，然後加快步伐，並肩奔回客棧。

× × ×

「歇一下吧，大哥，我走不動了。」

「叫妳不要跟來，妳偏偏不依，現在又喊走不動了。」

「人家脚痛嘛……」

他們是易敏與杭雲岫，淸晨由臨安出發，經護龍嶺登上了西天目山。

經過一天的跋涉，他們到達了「半山橋」，但見泉如白練，澗如龍吟，四週萬峯插雲，脚下雲海漂渺，身在靈山仙境，不由塵俗盡消。

不管景物如何的可愛，但巳晚霞含山，是該尋找投宿之處的時間了，偏偏杭雲岫一個勁兒喊脚痛，易敏拿她沒辦法，只好陪她在一塊小石之上坐了下來。

「咳，小妹，我忘了問妳，昨天，紫流星雲飛說他自不量力，我却有點想不明白。」

「他說自不量力，包括兩種原因，一是嫉妒你的武功，明知鬪不過你，才設法對你暗算。」

「這太想不到了，一個文采風流的公子哥兒，心胸竟然這麼狹窄。」

「這有甚麼稀罕，綉花枕頭嘛，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比比皆是。」

「那第二種原因呢？」

「這個……」

「不方便說？那就算了。」

「他……要我嫁給他。」

「哦，哈哈……哈哈……不錯嘛，郎才女貌……」

「不准你瞎說！」

「好，我不說。」

「咳，大哥，那屋裏到底有沒有隱形寶衣？」

「如果他有隱形寶衣，他要害我何必費這麼大的周折。」

「不錯，要是他有隱形寶衣，那就糟了，嗳，大哥，你用甚麼辦法弄開那扇鐵門的？」

「用天羅珠，那是本門的一種獨門暗器。」

「那必然是一種極端霸道的暗器了，鐵門都能炸開，血肉之軀的人類，誰能當他一擊？」

「是的，所以如非萬不得巳，我决不輕易使用。」

「送我一顆好麼？」

「好，不過妳要十分謹愼的收藏，失落了固然不好，更要緊的別讓它炸了妳自己。」

「瞧妳婆婆媽媽的，我又不是小孩子，難道連這點利害都不懂？」

易敏微微一笑，取出兩粒龍眼大小的黑丸交給杭雲岫，她却只要一粒，十分仔細的藏於百寶囊中，她剛剛藏好天羅珠，一陣脚步之聲忽然傳了過來。

易敏道：「有人來了，咱們走吧。」

杭雲岫道：「好的。」

他們正待再往上爬，身後巳經响起呼喚道：「易少俠，杭姑娘，請等一等。」

易敏回頭一瞥，來人竟然是假花子胡不用。

杭雲岫撇撇嘴道：「前輩高人，果然神秘得很。」

胡不用苦笑一聲道：「別挖苦，姑娘，假花子爲朋友跑脚，由於時間急迫，所以才不辭而別。」

杭雲岫道：「現在呢，也是爲朋友跑脚？」

胡不用道：「差不多，你們不知道龍門谷在那裏？」

杭雲岫道：「不知道。」

胡不用道：「這不就結了，我要是不趕來替你們帶路，只怕够你們找的。」

易敏道：「果然有點奇怪，咱們問過幾處寺院，他們竟然不知道西天目山中有一個龍門谷。」

胡不用道：「龍門谷是一肩担日月焦鼎取的，除了武林中人，別人怎會知道？天快黑了，走吧，還有七里山路才能趕到高峯禪院借宿。」

在天色全黑之前，他們終於趕到了高峯禪院，次日在禪院進過早餐，才由胡不

用領頭出發，沿途經幻住庵而至香爐峯。

此地峭石林立，潔白如玉，映着旭日的霞光，實在美麗已極。

到達峯頂，似乎已無路可走，但胡不用却帶着他們穿越石縫樹隙盤旋而下，經過兩個多時辰，終於來到一個十分隱秘的山谷。

胡不用脚下一停道：「易少俠，你是要作晉品挑戰？」

易敏淡淡道：「谷口一個人也沒有，就算晚輩想挑戰，怎樣才能告訴他們？」

胡不用道：「谷口右側的石壁之上，繪有兩面石鼓，少俠可曾瞧到？」

易敏道：「瞧到了。」

胡不用道：「紅色的石鼓是供九到一級挑戰用的。少俠名列四品，應該使用那黃色石鼓，你只要在鼓前三尺之處，向石鼓連擊三掌，谷內立即有人出來接待。」

杭雲岫道：「石壁那麼厚，掌力擊在上面有什麼作用？」

胡不用道：「不，那繪有兩面石鼓之處，石壁是挖空了的，只是厚度不同而已，九級中的人物，必然擊不響黃鼓，這也是到龍門挑戰的初步考驗。」

易敏道：「好，讓晚輩試試。」

龍門谷兩面的石壁，全都光滑如鏡，左面刻着當今天下武林分品分級的姓名，右面則繪着兩面石鼓。

易敏在走向石鼓之際，曾流目向左壁投下一瞥，在四品人物之中，果然發現了他的姓名。天下武林多如過江之鯽，像他這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鄉下人都沒有逃過龍門的注意，怎能不使他大爲驚異。

他走到石鼓之前八尺之處停了下來，暗凝磨盤神功，向黃鼓一掌推了出去。

轟的一聲巨响，但見石粉激飛，山鳴谷應，威勢之猛，如同山崩地裂一般。

敢情他這一掌竟將石鼓擊穿，勿怪具有如此威猛的聲勢了。

此時胡不用與杭雲岫立在他身後五步之處，這一武林罕見的掌力，使他們的面色爲之一變。

胡不用嘆息一聲道：「少俠功力之高，假花子算是開了一次眼界，不過你却闖下了殺身之禍！」

易敏淡淡道：「前輩！請你帶着杭姑娘馬上走，這兒的事我會應付的。」

杭雲岫道：「不，我不走。」

胡不用嘆道：「此時要走也來不及了，假花子年逾五十不算短命，你們兩個麼，嫩芽兒剛冒出來，怎能不叫人惋惜！」

杭雲岫撇撇咀道：「你少說喪氣的話，咱們不見得就鬭不過他們。」

胡不用口齒微動，似乎想說什麼，及目光一瞥谷口，他又將要說的話嚥回去。

敢情谷口湧出來一批勁裝大漢，人數之多，使得胡不用心神狂震。

來人由三名藍衫老者領頭，後面跟着一黑一白兩列武士，這般人每一個都是脚步靈輕，氣度沉穩，由他們的表現推想，一身功力必然全都不凡。

現在易敏一行只有三個，對方却出動近百名高手，不必等到搏殺，就知道易敏絕對討不了好去。

此時對方三名藍衫老者之一忽然立下脚步，目注胡不用道：「是你打破的？」

胡不用道：「胡某沒有那份能耐，不敢往臉上貼金，不過只要你們划下道來，胡某決不會叫你失望。」

藍衫老者扭頭瞧向易敏，面露訝異之色，道：「是你？」

易敏淡淡道：「這個不能怪我，是你們的鼓面太薄。」

藍衫老者道：「毀壞神器應受五馬分屍的懲罰，老夫慈悲一點，你自裁吧。」

易敏道：「請問閣下，你們是不是歡迎有人前來挑戰？」

藍衫老者道：「咱們當然歡迎，但不能容許有人毀壞神鼓。」

易敏道：「你這是強人所難了，挑戰者必須擊鼓，是你們定下的規矩，爲恐石鼓不响，誰都會使出全力，結果擊不响鼓的你們不肯接受挑戰，擊破了鼓就得五馬分屍，這分明是一個騙局，今後只怕不會再有人前來挑戰了。」

藍衫老者面色一變道：「你敢侮辱本門，給我拿下！」

他身後的兩名藍衫老者之一晃身走了出來，此人面色冷肅，似乎全身都在冒着寒氣，他向易敏的身前一站道：「副巡山鍾愼我請賜招。」

副巡山鍾愼我，易敏雖然從未聽到過這麼一個字號，却斷定他必然具有一身驚人的武功。

他正待挺身應戰，杭雲岫却伸手一攔道：「等一等，大哥，這一場讓我來。」

易敏道：「此人可能身負絕學，妳要當心一些。」

杭雲岫道：「我知道。」

她踏上幾步，柳眉一揚道：「杭雲岫候教，請。」

鍾愼我冷冷道：「妳是他什麼人？」

杭雲岫道：「你問這個做甚麼？」

鍾愼我道：「姓易的犯了本門的大忌，他必須得到最嚴厲的懲罪，退下去吧，姑娘，妳何苦代人受過。」

杭雲岫撇撇嘴道：「別唬人，咱們不是嚇大的，再說他是我的大哥，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別說廢話了，出招吧。」

鍾愼我一嘆道：「姑娘注意了。」右臂倏吐，五隻枯瘦的手指，逕抓杭雲岫的肩井大穴。

杭雲岫哼了一聲，食中二指一挺，必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划向鍾愼我的脈門。

這位一臉冷肅的副巡山果然身負絕學，他並不收招避讓，只是以翻雲覆雨的手法，使出一招妙到巔毫的擒拿。

但他並未拿着杭雲岫的腕脈，却也沒有輸招，兩個人雙掌交纏，奇招百出，刹那之間，已經交換了三十六招之多。

易敏決未想到杭雲岫的身手如此高明，他懸起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當然，敵衆我寡，未來的搏殺並未樂觀，不過杭雲岫的身手足可自保，他畢竟少了一層顧慮。

他不想再浪費時間，正想挺身向藍衫老者挑戰，一條人影忽由谷口急奔而來。

來人是一個身着白衣，約莫十五六歲的少年，他遠遠就出聲招呼道：「門主有令，總巡山不得怠慢客人。」

鍾愼我足尖一點，退後八尺，這一架眼看打不成了，杭雲岫只得退到易敏的身

邊。

易敏由衷的稱讚道：「小妹深藏不露，敢情還是一位高人。」

杭雲岫嫣然一笑道：「所以你要當點心，以後不能惹我發火！」

易敏一笑說道：「那我豈不是怕老婆了？」

杭雲岫纖足一跺道：「不來了，你欺負我。」

她雖是在噘嘴跺脚，但那嬌小的身子却緊緊的向易敏的懷裏偎去，好在場中所有的目光都被白衣少年吸引過去，否則她這一撒嬌，不笑掉別人的大牙才怪。

此時白衣少年已經向總巡山交待過了，一轉身逕向易敏走了過來。

「易大俠，門主有請。」

「貴門主請我進去？」

「是的，敝門主現正在頤心堂恭候俠駕。」

「好，請帶路。」

易敏跟着白衣少年走，杭雲岫不便反對，但却不安的悄聲道：「大哥，咱們不該進去的。」

易敏道：「我知道。」

杭雲岫櫻唇一噘道：「你知道還要進去？」

易敏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如果制服了那位門主，豈不是爲天下武林除了一個大害！」

杭雲岫道：「你這人，咳，誰叫我喜歡你？你要找死，我只好跟你殉情了。」

易敏笑笑道：「不要這麼悲觀，咱們會平安無事的。」

杭雲岫道：「但願如此。」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到達谷口，兩人的交談也就暫告結束。

谷口的厚度不寬，只有兩丈長短，易敏放眼向谷內一瞧，忍不住讚了一個「好」字。

這是一個十分美妙的山谷，有飛瀑，有流水，有亭台，有蒔花，每一個景物全是匠心獨運，只要一眼瞧去，就會有一種心胸舒暢的感覺。

由谷口開始是一條白石板舖成的大道，兩旁濃蔭瀉地，全是排列整齊的蒼松。

走出約莫四丈，一名身着青衫，年約五旬的老者，領着兩名白衣少年，及兩名綠衣少女迎了上來。

青衫老者雙拳一抱道：「老朽薛松是本門總管，奉門主之命前來恭迎少俠。」

易敏拱手一禮說道：「不敢當，前輩請。」

這位薛總管不只是長相不俗，而且允文允武，他沿途介紹谷內的景色，談吐風雅，涉獵古今，竟然是一個飽學之士。

最後他們來到一幢美侖美奐，雕樑畫棟的建築之前，門上一塊橫匾，大書「龍門」二字，旁邊是兩根蟠龍石柱，石刻的兩根金龍，昂首舒爪，栩栩如生。

進門是一條紅氈，一直通往大廳之上，兩側左黑右白，排着兩列懷抱長刀的勁裝武士。

易敏與杭雲岫並肩而行，胡不用落後一步，他們踏上紅氈，目不旁瞬的向大廳走去。

廳上正中立着一名身材高大，鬢髮斑白的老者，此人面色穆肅，不怒而威，的確具有一代宗匠的威儀。

他身旁立着一位年約四旬，風姿不俗的半老徐娘，另有一名老夫子及一名彪形大漢站在他們的身後。

總管薛松趨前幾步，抱拳一拱道：「稟門主，易少俠到。」

敢情這位鬢髮斑白的老者就是龍門門主，江湖上稱他爲一肩担日月焦鼎。

哈哈一陣朗聲大笑，焦鼎踏前一步道：「易少俠果然是人中蛟龍，幸會。」

易敏抱拳一禮道：「不敢當，晚輩不速而來，請前輩不要見怪。」

焦鼎道：「那裏話，咱們歡迎還來不及呢，快請坐。」

待雙方就坐之後，焦鼎目注胡不用道：「如果老夫沒有猜錯，尊駕就是遊戲風塵的假花子胡大俠吧。」

胡不用站了起來，說道：「門主果然高明，像假花子這等小人物也難逃門主的法眼。」

焦鼎微微一笑道：「胡大俠請坐，這位是易夫人吧。」

一肩担日月焦鼎問到杭雲岫的頭上來了，但易敏却難以作答。

焦鼎問的是易夫人，雖然杭雲岫早已聲明非君不嫁，只是他們並未成親。

易敏難以作答，杭雲岫却答上了話。

「小女子久仰龍門的盛名，所以才跟着拙夫前來開開眼界。」

「好說，聽說易夫人姓杭？」

「是的。」

「令尊是……」

「家父不是武林中人，說出來前輩未必知道。」

「不，易夫人，武人的朋友不一定全是武人，老夫就有個經營藥材的朋友。」

「哦，貴友也姓杭？」

「不錯，他名叫杭天鵬，是山西渾源縣的藥材商人，也是當地的首富。」

杭雲岫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門主當眞認識我爹？可是我却沒有見到過前輩？」

焦鼎哈哈一笑道：「妳是七歲到恒山懸空寺習藝的吧？十年隨師習藝，如何能夠見到老夫？」

杭雲岫立即抱拳一揖道：「侄女見過伯伯。」

焦鼎欣然道：「我與妳爹是生死之交，賢侄女不必多禮，這是妳伯母史小雅，她昨天還在唸着你們父女呢。」

他順便介紹了他的妻子，這位門主夫人史小雅立即接上話頭，道：「啊，十多年不見，岫侄女由黃毛丫頭變成一個大美人了，快過來讓伯母瞧瞧。」

杭雲岫過去了，女人的家常話一拉開，就沒有個完。

現在好了，寃家變親家，氣氛也跟着爲之一變。

焦鼎揮退所有的武士，吩咐擺上一桌豐盛的酒席，參與者除了門主夫婦，客人就只有易敏這一行三個。

在飲宴之間，焦鼎絕口不提易敏闖谷破鼓的事，除了殷殷勸酒，就 講一些與杭天鵬相交的往事。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魔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千戶、楚烈、秦獨鶴、柳清風江南四友，在一條通道內與孫天成相遇，雙方打起上來，楚烈被孫天成所殺，而孫天成也喪命在柳清風劍下，打鬥結束後，不久，沈勝衣才現身，與張千戶等三人會合，四個人在通道內團團轉，歷經幾許險阻艱難，才碰上一位小老頭，他們請這位小老頭帶他們去見他的主人（即擁有魔刀之人），小老人要他們先收藏起兵刃，才帶他前去。結果在一處空地上，見到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從地洞中冒出來，此人鬚髮皆白，但精神矍鑠、充沛，穿戴有如帝王，自稱「寡人」，係世外魔域之王。沈勝衣等人一見，即要求與其談判什麼的……

江南四老友　竟自狗咬狗

「即使你主事幽冥，也非要解釋清楚不可。」張千戶冷笑。「因爲我們既不是你的子民，也並非身在幽冥。」

秦獨鶴冷冷接道：「若沒有一個清楚明白，我們非獨要繼續下去，而且這個地方在天明之後，一定會翻轉過來。」

柳清風亦道：「江南四友的弟子雖然不多，要夷平這個地方，還不成問題。」

魔王沉默了下去。

張千戶目光盯在那具蠟像之上，左手忽然捏了沈勝衣的右手一下。

他那隻左手藏在衣袖之內，這一捏完全不着形跡，沈勝衣心念一動，微微一頷首。

他並不知道，張千戶那一捏是什麼意思。

所以頷首，亦只是表示一切由得張千戶做主。

張千戶沒有說什麼，只是看着那具蠟像。

沈勝衣的反應他當然已看在眼內。

秦獨鶴目光忽一轉。「老大，這些人命……」

張千戶目光落在楚烈屍體之上。「人死不能復生，而且殺人的乃是孫天成。」

秦獨鶴無言。

張千戶目光轉向柳清風。「老弟認爲怎樣？」

「冤有頭，債有主，這倒是不錯。」

柳清風忽然一笑。「那我們還要什麼解釋呢？」

張千戶笑笑。「你難道一些好奇心也沒有？」

柳清風點頭。「這件事這麼奇怪，又怎會沒有？」

魔王的聲音即時又傳來。「你們要知道甚麼？」

張千戶道：「以閣下一個這麼聰明的人、難道連我們要知道什麼也還要問？」

魔王道：「寡人只知道，你們提出問題，寡人回答，簡單俐落。」

張千戶隨即問：「孫天成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不是已經對你們說得很清楚。」

「還有很多我們不清楚的地方，譬如說：『他怎會變成艾飛雨？』」

「那是因爲寡人需要他變成艾飛雨而已。」

「他們完全一模一樣？」

「不完全一樣，但無可否認很多地方都相似，所以寡人才要他變成艾飛雨。」

「怎樣變？」張千戶不由追問下去。

「這好像與你們並沒有關係。」

張千戶仍然問道：「是不是因爲你有一把魔刀？」

「還有一雙魔眼，一雙魔手，一具魔軀。」

張千戶沉吟着道：「我看這只是易容

術的一種。」

「也許是的。」

沈勝衣插口道：「閣下在進行一件事，需要艾飛雨在其中，而艾飛雨不答應，所以閣下索性變出一個可以亂眞的艾飛雨來。」

魔王道：「艾飛雨是怎樣的一個人，你當然很清楚。」

沈勝衣道：「我們是好朋友。」

魔王道：「寡人雖然與他並沒有交往，只聽他平日的所爲，亦清楚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所以你非變出另一個艾飛雨不可，而你所變出來的艾飛雨，不幸又與江南四友結仇，所以事情才會另生枝節，變成這樣。」

魔王道：「我們一開始便說好事成之後，他喜歡怎樣可以怎樣，而事成之前却必須勤習劍術，將私人恩怨暫時放下。」

「可惜他心切報仇，劍術一有成，便急不及待，要了却當年恩怨。」

「他無可否認是一個天才，劍術方面，進步神速，甚得寡人歡心，寡人原以爲他應該知道怎樣做，想不到報仇的力量遠在寡人的影响之上。」魔王歎了一口氣。「寡人也以爲他會再來請示，他却是連寡人考慮的結果也不管，擅自採取行動。」

「也許閣下根本就不應該說『考慮』這兩個字。」

「不錯，不錯——」

「閣下既爲魔域之主，自應有魔主的威嚴，以閣下的聰明，也不應該有所考慮才作覆。」沈勝衣沉聲道：「考慮，原就有同意的傾向。」

魔王又歎了一口氣。「寡人怎麼忘記了這一點？」語聲一頓，突然一沉。「你這是教訓寡人？」

沈勝衣沒有回答，那刹那彷彿突然省起了什麼。

魔王也沒有責問下去，轉回話題。「孫天成雖然是有學劍的天份，却絕不是一個甚麼聰明人。」

張千戶應道：「他的確不是，所以他不直接向我們四人採取行動，而只是先找旁人。」

秦獨鶴接道：「這也等於說，他雖然已練成很不錯的的劍術，對自己却沒有太大的信心。」

張千戶頷首道：「不錯，以他這一身武功，出其不意，要殺我們，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還有最笨的一點，就是以艾飛雨的身份出現，做出不是艾飛雨該做的作爲。」

魔王冷冷道：「這才是最令寡人痛恨的。」

張千戶道：「也所以他再沒有利用價值，而閣下也毫不珍惜的將他交出來。」

「不錯！」魔王發出了一下陰沉的笑聲。

沈勝衣突然道：「除了相互利用之外，閣下是必還有什麼方法控制他們。」

魔王道：「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弱點，孫天成也只是一個人。」

沈勝衣接問：「我只想知道閣下到底怎樣控制艾飛雨？」

「你們既然是好朋友，對於他的家庭狀況你應該很清楚。」

沈勝衣道：「他是一個孤兒，傳授他劍術的太乙眞人已經去世，到現在應該還沒有喜愛的人，快意江湖，視人命如草芥，視自己的性命也一樣。」

「要控制一個這樣的人，也許你有辦法，寡人可沒有。」

沈勝衣道：「那現在他的人呢？」

張千戶接道：「將人放出來，我們之間的事便已經解決了一半。」

沈勝衣看了張千戶一眼，道：「這當然是要一個眞正的艾飛雨。」

張千戶道：「當然。」

魔王道：「還有一半又如何解決？」

張千戶道：「將我們好好送出去。」

魔王又沉默，秦獨鶴目光一轉。「老大——」

張千戶道：「一路出來，有驚無險，我雖然不見了一隻手指，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秦獨鶴冷冷道：「連你也不在乎，我當然不反對。」

柳清風接道：「在我們來說，事情到孫天成的死亡本已經解決，但後來的遭遇，與孫天成並無關係。」

張千戶揮手道：「正如人家說，我們闖不出來，根本就連談話也沒有資格，沈老弟的好朋友又在人家手上，沈老弟够朋友，我們總不能不够朋友。」

柳清風看看沈勝衣，無言頷首。

魔王的語聲隨即傳來。「你們對於這種人變人的魔法難道完全不感興趣？」

沈勝衣冷冷的道：「閣下話說在前面，這與我們並沒有關係。」一頓又說道：「而且易容術，我們也不是沒有見過！」

「易容術？」魔王發出不屑的冷笑。

沈勝衣道：「也許閣下還沒有聽過變化大法師，粉侯白玉樓這兩個人。」

「變化算得了什麼？」魔王又一聲冷笑。「至於白玉樓，也不過得了一册無雙譜，易容取巧，算不得本領，也瞞不過名家法眼。」

沈勝衣怔住，這魔王竟知道這許多，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一個奇怪的念頭旋即從他的心底湧上來，可是他並沒有說什麼。

魔王接問：「對於我在準備幹什麼，你們也不想知道了？」

沈勝衣反問：「我們只是想知道，閣下會不會回答。」

「不會——」

沈勝衣接問：「閣下請將人送出。」

「人就在你們面前。」

沈勝衣呆一呆：「藏在蠟內？」

「你們可以在這裏將蠟剝去，亦可以連人帶椅搬走，玉帶上的兩顆是藥丸，和水服下，半個時辰之內，人可清醒，除了身體比較衰弱之外，並無其他毛病，以他的內力修爲，不用到明天這個時候，便會生龍活虎。」

沈勝衣聽得眞切，身形一動，欺前去探手一揑，便從那個老人的身子揑下薄薄

的一層蠟來。

張千戶三人沒有動，却小心着周圍，以防突變。

魔王接着說了一句：「給艾飛雨準備些清水。」

這句話沈勝衣聽得更淸楚，他終於發現，語聲是由椅子上的一個洞透出來。

那個洞包圍在彫花圖案中，實在不容易察覺，沈勝衣也沒有理會，迅速將那面上的蠟剝下，藏在蠟下的，是一張年青的臉龐。

這張臉對張千戶他們當然也不會陌生，方才他們就是殺了一個一模一樣的人。

——艾飛雨！

沈勝衣接從艾飛雨的頭上剝下了一個花白的髮笠，與之同時，他已經探出，艾飛雨仍然有呼吸，只是很微弱，但還甚均勻。

蠟只是封到頸部，而雙手亦只到腕間，不消多時，已完全剝下來。

珠簾聲接响，那個小老人捧着一個矮几子走了出來，放在沈勝衣旁邊。

几子上一壺清水，一只杯，小老人放下几子退到珠簾前，大大的吁了一口氣。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你其實不用擔心的。」

小老人雙手一攤。「這大概我還沒有忘記掉，你這位叔叔在那條巷子內窮追猛打。」

沈勝衣道：「那只因你對我這位叔叔，竟然施放暗器，險些要了叔叔的命。」

小老人笑道：「叔叔大人大量，當然不會再記在心上。」

「也許——」沈勝衣接從腰帶上扳下那兩顆碧綠色的藥丸，一手揑開艾飛雨的嘴巴，和水冲進去。

小老人聳肩，道：「用不着再等半個時辰的吧？」

沈勝衣笑笑，「反正閒着，人在這裏醒過來，我們不是也放心得多。」

小老人苦笑。「叔叔歡喜這樣，只好這樣了。」

張千戶忽然走了過來，笑問：「你叫他叔叔，叫我做什麼？」

小老人有些尷尬的道：「應該是老公公了。」

張千戶一摸鬍子。「小朋友貴庚？」

小老人笑笑。「忘掉了。」

張千戶接口道：「我們好像在那裏見過。」

小老人眼珠子一轉。「是麼？怎麼我一些印像也沒有。」

張千戶一聲歎息。「長江後浪推前浪，你們這一代的孩子聰明得多了。」



小老人笑道：「我只是說老實話，主人時常教導我，小孩子不可以說謊！」

張千戶方待再說什麼，魔王的聲音又來。「沒有寡人的吩咐，他是絕不會告訴你們什麼的！」

小老人應聲問道：「老公公的耳朵一定還很好。」

張千戶笑笑，一旁坐下來。

魔王的聲音接起。「人醒了之後，替寡人送客。」

這一次聲音由强而弱，到最後一個字，已經幾乎聽不到。

小老人接道：「幾位要不要茶點？」

張千戶搖頭。「小朋友大概不會介意我們到處看看？」

小老人道：「隨便。」

張千戶於是站起來，到處看看，他當然看不出什麼來，小老人亦步亦趨，一些畏懼也沒有。

柳清風一旁坐下，秦獨鶴却沒有動，彷彿在想着什麼。

大堂異常的靜寂，只有張千戶行走間偶然弄出一些輕微的聲响。

時間也就在這種靜寂中消逝。

也不知過了多久，艾飛雨終於吐出一聲輕息，緩緩張開了眼睛。

他的眼瞳就像是籠上了一層霧。

到這層霧散去，他才露出了一絲笑容，一聲：「沈兄——」

沈勝衣笑笑。「很奇怪？」

「若是別人，當然奇怪，是沈兄，却意料中事。」艾飛雨接又一笑。「小弟本

就一直在想，若能得救，來救之人，沈兄之外，沒有的了。」

沈勝衣接道：「你試試運轉眞氣，看可覺得有什麼不妥？」

艾飛雨雙膝往椅上一盤，眼觀鼻，鼻觀心，一口眞氣在體內運行起來。

沈勝衣目不轉睛，緊盯着艾飛雨，只待有什麼不妥，便立即出手將他的穴道封閉。

張千戶柳清風秦獨鶴的目光都集中在艾飛雨面上，那個小老人亦走了過來，在艾飛雨面前張頭探腦。

一陣異乎尋常的靜寂，艾飛雨緩緩抬起頭來。「沒有什麼，只不過有些飢餓，若是能夠塞飽肚子，應該很快就也能夠完全地恢復過來了。」

小老人一旁笑應。「抱歉得很，這時候這裏可沒有現成吃得的東西。」

艾飛雨目光一轉，盯着那個小老人。「就是有，姓艾的也不會吃，我們之間的賬總有一天算一個清楚明白！」

小老人一攤雙手。「我其實也沒有做過什麼，只將你誘到陷阱。」

艾飛雨冷笑。「我還以爲你已經忘掉了。」

小老人笑道：「你若是小心一些，一定看得出那是一個陷阱。」

艾飛雨悶哼一聲。「這樣說，這件事是錯在我的不小心了。」

小老人道：「以後再遇到同樣的情形，保管你絕不會上當，這種教訓，就是有錢也未必買得到。」

艾飛雨一挺身，看似便要撲出去，沈勝衣伸手按住。「艾兄，這個賬以後再算吧。」

小老人撫掌道：「還是這位叔叔通情達理。」

沈勝衣淡淡的道：「我們並不是那種說過作罷的人。」

小老人笑道：「看來也的確不像。」

沈勝衣還未接上話，艾飛雨已叫起來。「你到底答應了他們什麼？」

「沒有什麼。」沈勝衣目光轉回來。「只是他們將你交出來，我們也不再與他們糾纏下去。」

「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艾飛雨盯着那小老人。「無論如何，我都不會與你們罷休。」

「將你囚起來，的確是他們的不對，但你既然也沒有受到什麼傷害，這件事也就罷了。」接上話的是張千戶。

艾飛雨目光轉向張千戶，一皺眉，沈勝衣即道：「這四位就是江南四友——」

艾飛雨目光一轉，落在楚烈的屍體上。「那位老前輩怎樣了？」

張千戶慨然道：「江南四友現在只剩下三友了。」

艾飛雨回盯着那個小老人。「就是他們殺的，就是爲了要救我出來，與他們和解？這可不成！」

張千戶望了沈勝衣一眼。「你這位朋友果然是一條好漢。」

艾飛雨目光亦轉過來。「沈兄——」

張千戶替沈勝衣回答：「老弟你放心，不是這回事。」

小老人接道：「那麼幾位現在大概可以離開了。」

語聲甫落，一聲：「小心！」接一道劍光迎面向他刺來！

是沈勝衣的劍！

小老人一聽小心，眼旁已瞥見劍光，身形立即展開，跳躍騰挪滾閃，一連變了十三種姿勢，但仍然閃不開沈勝衣的劍。

驚呼聲中，劍光飛閃，突然一歛，飛回劍鞘之內，沈勝衣若無其事，盯着那個小老人。

小老人混身上下一點血跡也沒有，呆立在屏風之前，呆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接問：「這比你的無音神杵如何？」

小老人叫起來。「突然暗算，是什麼本領。」

沈勝衣道：「我只是要讓你知道，被別人暗算的滋味，你暗算別人，別人也一樣會暗算你，你若是不想死得胡裏胡塗，以後最好就不要開那種玩笑。」

小老人瞪着一雙眼，怔在那裏。

沈勝衣回首轉顧各人。「我們可以走的了。」

張千戶點點頭，隨即走前去，抱起楚烈的屍體，柳清風立刻走過來，道：「讓我……」

「誰也是一樣。」張千戶舉步走向門外，秦獨鶴柳清風雙雙跟上。

艾飛雨亦步亦趨，走得雖然顯得有些吃力，但並沒有停下，沈勝衣走在最後。

小老人突然又叫起來。「你封了我四十九處穴道，不給我解開……」

沈勝衣截道：「你清楚知道四十九處穴道被封，當然亦知道我劍上用的力並不怎樣重，一口眞氣運下來，便可以一一沖開。」

小老人破口罵道：「你不是個人，是個鬼！」

沈勝衣笑笑道：「幸好不是。」

秦獨鶴接道：「他若是個鬼，倒霉的就是我們。」

張千戶亦道：「小鬼見到了魔王，只有膜拜受命的份兒，那還敢開罪你這位魔王左右的小惡魔？」

小老人本來滿面怒容，聽到張千戶這些話，反而笑起來。「以後我不會再這樣罵人的了。」

張千戶沒有再理會他，只是往前行，沈勝衣亦只是還了一聲：「再見——」

「再見叔叔——」小老人的一隻右手，已能夠揚起來，一頓忙又道：「我們還是不要再見的好。」

這句話說完，他已能夠走動，躡手躡腳的遠遠跟在沈勝衣後面。

沈勝衣走出了廳堂，小老人忙就將廳門關上，他手短脚短，舉止看來特別滑稽，神態亦一樣，沈勝衣現在却一點可笑的感覺也已沒有。

他沒有回頭，也沒有放鬆警戒。

廳門在後面隆然關上，張千戶這才又有話說。「這個小東西古靈精怪，實在很逗人歡喜。」





秦獨鶴冷冷的道：「相信很多人就是這樣，胡裏胡塗死在他手下。」

沈勝衣道：「這個人雖然可怕，但躲過了他第一次襲擊，以後知所防範，便再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倒是他那個主人，莫測高深，才眞正的可怕。」

秦獨鶴道：「他還是要與我們談條件，讓我們離開這地方。」

張千戶道：「那只是因爲他知道硬拚之下，即使得勝，也要付出相當代價，對他非獨毫無好處，而且還會因此延誤他計劃的進行。」

秦獨鶴道：「什麼計劃？」

「不知道，但肯定事發之後，天下必也爲之震驚」張千戶嘟喃道「奇怪是，這些人我們竟然都一些印像也沒有。」

沈勝衣應道：「若是他們本來就不屬於中原武林，那便不足爲怪了。」

張千戶沉默了下去，艾飛雨揷口問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沈勝衣反問：「艾兄是在那兒給抓起來的。」

艾飛雨道：「在烟雨樓，給誘進了陷阱，墮進了水裏，昏迷前好像在一張大網之中。」

沈勝衣笑笑道：「他們是看準了你的弱點，所以才選擇在南湖下手。」

艾飛雨歎了一口氣。「我早就打定了主意，水性若沒有你的一半好，不會去那種地方的了，可是凭欄一望，烟雨樓台，實在很悅目，再給那個漁孃一嘍，還是上舟前去。」

張千戶道：「那個漁娘只怕也有問題吧。」

艾飛雨道：「現在想來，的確是太過熱心，可是我並沒有與這地方的什麼人結怨。」

張千戶道：「更奇怪的是，他們竟知道你什麼時候會經過，預先設下陷阱。」

沈勝衣接問：「你又是爲了什麼南下到嘉興？」

「只是閒着無聊。」

「你仔細想想，是否有那個人知道你的南下。」

「南下之前，我曾經修書一封，差人送與……」艾飛雨語聲頓一頓，「不可能，他不會是那種出賣朋友的人？」

他雖然沒有說出來，沈勝衣已知道他在說的是那一個，張千戶也想到了，嘟喃道：「万直是一個君子。」

艾飛雨混身一震，看着沈勝衣，却看見沈勝衣手摸着鼻子，陷入沉思中。

「是不是方直那兒出了什麼事？」艾飛雨不由這樣問。

沈勝衣無言點頭，艾飛雨追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方直現在怎樣了？」

「到現在爲止，相信他都還很好。」沈勝衣微喟。「可是，我們却都希望他不好。」

張千戶接道：「這句話你或者很奇怪，但當你知道事情的經過，便會明白爲什麼我們這樣希望。」

艾飛雨只是問：「到底是爲什麼？他不好對你們又有什麼好處？」

沈勝衣道：「那最低限度，他還是我們的朋友。」

艾飛雨怔怔的望着沈勝衣，張千戶亦是，倏的又問道：「老弟，這個人應該不會假的了？」

沈勝衣道：「前輩放心。」

張千戶一聲苦笑。「你們既然是好的朋友，我應該相信你的判斷，不知怎的，我還是不由得再這樣問。」

艾飛雨看着二人，一面莫名其妙的表情，沈勝衣解釋道：「我們在說你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

「什麼眞的假的，難道還有第二個相貌與我差不多的人？」艾飛雨一步正踏過門檻，一分神，冷不防一脚踏上長衫下擺，險些摔倒於地上。

「該死，怎麼給我換上一件這樣的怪衣服？」艾飛雨嘟喃着將長衫下擺抄起，塞在腰帶上。

沈勝衣隨亦跨過門檻，那個小老人即時從一叢花木後閃出，一陣風也似掠來，「隆」的將大門推上。

沈勝衣沒有理會，接對艾飛雨道：「非獨你有眞假，方直也有。」

艾飛雨突然省起什麼，道：「又是變化大法師那種伎倆？」

「猶有過之。」沈勝衣笑笑。「人上有人，一山還有一山高，這些老話，不無道理。」

艾飛雨道：「變化能夠將一個人改頭換面，變做另一個人。」

「他却不能變出兩個同樣的人來。」

「那麼白玉樓……」

「用的只是一種障眼法。」沈勝衣回頭一望緊閉的大門，他一再仰眼望天。「快天亮的了。」

張千戶接道：「老弟似乎還要再去一個地方。」

「不錯，」沈勝衣目光一落。「艾兄且隨三位老前輩，回張家莊歇息一下。」

艾飛雨追問：「沈兄還要到那兒？」

「找小方好好的談一談。」沈勝衣微喟。「只有他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南下，知道你畏水，還有，那個魔王雖然能夠將人一變爲二，却是需要模子。」

張千戶點頭。「所以他變出來的人與原來的模子都應該屬於他所有，由他來控制。這正如兩個歐陽立，都是接受他支配，兩個艾飛雨，眞的一個不服從，便得將之囚起來，而兩個方直，也本該如此。」

艾飛雨疑惑的望着張千戶、沈勝衣。

沈勝衣緩緩道：「其實我早就該想到沒有模子，怎能夠變出另一個一模一樣的人。」

「還有你看見兩個方直的時間地點相距並不大。」張千戶一頓一笑。「可是你仍然沒有懷疑他……」

「因爲他是我的朋友。」

張千戶搖頭。「因爲他是一個人所共知，人所景仰的君子。」

泰獨鶴冷冷插口。「我從就不相信天下間有所謂眞正的君子。」

沈勝衣淡淡道：「這其中也許另有蹊蹺，在未見到他本人問清楚之前，晚輩不敢武斷。」

泰獨鶴不怒反笑。「這是你比我們這幾個老頭兒可愛的地方。」

張千戶沉聲道：「我們想到的，魔王也會想到，他就算不是眞魔，也是一個眞正的聰明人。」

沈勝衣道：「所以這位君子的立場如何，在我到達之際，也應該有一個明白的了。」

張千戶想想：「那兒也許已經設置了陷阱……」

沈勝衣道：「時間未必來得及，而且，在目前來說，魔王應該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決。」

張千戶一皺眉。「那我倒有些擔心方直能否活下去了。」

沈勝衣點頭，身形突然開展，一支箭也似射了出去。

他的輕功造詣本來就很不錯，這下子全力施展開來，就是柳清風也自歎弗如。

艾飛雨實在很想進去一看究竟，却給張千戶擱下來，也很快給張千戶說服。

這件事沈勝衣一個人應該應付得來。張千戶精打細算，這一次又有沒有錯誤？

× × ×

長夜已將盡，黎明之前的片刻，那也是最黑暗的時候。

沈勝衣來到方家門外，一顆心亦沉了下去，他看到的也只是一片黑暗。

莊院內一點燈火也沒有，門前簷下的兩盞燈籠亦沒有燃上。

大門緊閉，沈勝衣一推不開，沒有拍門，身形倒退階下，一拔掠上滴水飛簷。

居高臨下望去，花徑上杳無一人，周圍一片死寂，沈勝衣目光一掃，身形一動，掠了下去。

他踏着花徑，一路步往大堂，一種不祥的感覺已然在心底冒上來。

上了堂前石階，仍然沒有任何發現，往堂內望去，亦是漆黑一片

沈勝衣不禁有些茫然，也就在這時候，兩聲「咳嗽」從堂內傳出

沈勝衣聽得清楚，目光一轉，道：「可是方兄？」

沒有回答，沈勝衣手往懷裏一探，一動，「刷」的剔着了一個火摺子。

火光迅速驅散了黑暗，沈勝衣終於看見了坐在牆壁屏風前面的方直。

方直左右並沒有其他人，偌大的廳堂就只得他一個人呆坐在那裏。沈勝衣緩步走了進去，火摺子突然脫手，飛向堂中垂着的一盞宮燈

火摺子穿破燈紗，正好落在燈盞中，這盞宮燈立時燃起來。方直可沒有動，也若無其事，眼睛也不一眨。

沈勝衣在方直前面丈許停下，道：「方兄——」

方直沒有回答，什麼反應也沒有，沈勝衣也沒有再說什麼，他終於從方直睜大的眼睛中看到了死亡。

一縷黑血旋即在方直的嘴角淌下，黑血過處，肌膚竟然消蝕。

旁邊的矮几上放着一張紙，寫着一行字，用一隻碧玉彫成的貓兒壓着。

沈勝衣清楚記得那是他數年前與方直在這裏剪燭夜話，興之所至，隨手以一方碧玉刻來

在彫刻方面他並無多大的研究，但手指靈活，又能夠掌握要訣，所以刻來也活靈活現。

這隻貓兒現在又回到他手上，再看紙上那九個字，更加感慨。

——天下沒有眞正的君子。

沈勝衣並不懷疑這九個字的眞實，到現在爲止，他只是遇上方直這一個君子，而這一個君子最後還是要令他失望。

他却也不能不承認一直以來方直都規行矩步，一切都非常淡薄。

到底是什麼原因令這一個君子改變？

沈勝衣想不透。

周圍也始終是那麼靜寂，那種靜寂也一樣給人死亡的感覺。

沈勝衣忽然想到方家的其他人，不由自主急步往內走去。

沒有血腥味，方家上下十七口都是毒



發身亡，那種毒與方直所服的顯然並不一樣，却一樣有效，從他們臨終的神態看來，死得並不辛苦。

有死在床上，有死在門邊，都顯得那麼安詳，彷彿完全不知道死亡已經降臨。

他們房間的東面窗外，都插着三支綫香，也都已燃盡。

窗紙上却都穿了一個洞，毒烟絕無疑問就是由這個洞吹進去。

是不是方直安排了家人上路，然後一個人在大堂上等候沈勝衣到來？

沈勝衣也一樣想不透。

看過了那十七具屍體，孤燈一盞，回到大堂的時候，沈勝衣的心情，惡劣到了極點。

方直竟然會下這個毒手，實在難以想像的。

方直頭顱的肌肉這時候已經消蝕殆盡，變成一個骷髏。

沈勝衣不忍卒看，吹滅了燈火，帶着那隻碧玉貓，那張只寫着九個字的遺書，悄然離開了方家。

長夜亦已盡。

× × ×

拂曉霧重。

那面池塘之上霧氣迷離，池塘當中那座水軒彷彿天外飛來，看來又是那麼的不眞實，彷彿隨時都會被曉風吹散。

韓奇將沈勝衣領到這座水軒中，說了兩句客氣話，悄然退回去。

張千戶也沒有讓沈勝衣久候，跟着來了。

不過一夜，他看來已經蒼老了很多，身軀也變得佝僂。

「這座水軒四面臨水，你我無論說什麼，都不用担心給別人聽到。」張千戶的語聲很沉重。「飛橋那邊有韓奇，那一個走來，相信都未必能夠逃過他的耳目。」

沈勝衣點頭。「這的確是一個說話的好地方。」

張千戶轉問：「我這樣請你到來，你是否有些奇怪？」

「在跟魔王談判的時候，晚輩已經知道老前輩有所發現。」沈勝衣接問：「那到底是什麼？」



張千戶道：「死人雖然不會說話，但未必不能夠告訴我們什麼。」

「楚老前輩的屍體上到底有什麼發現呢？」

「他一臉驚怒之色，眼瞳中也彷彿充滿了疑惑。」

「孫天成那一劍無疑很意外。」

「有一件事老弟還未知道。」張千戶緩緩接上話。「這一劍雖然很突然，但類似這樣的襲擊，我那個兄弟已有過經驗，而且這一劍還不算迅速，縱然能夠將他重傷，要殺他似乎還差一點兒。」

沈勝衣並不懷疑張千戶的話，以張千戶的精明，對楚烈的熟悉，應該不會作出太錯誤的判斷。

張千戶繼續說道：「最重要的是，在屍體左腰的穴道上，找到了赤紅一點，若是我推測沒錯，那是由一管針弄出來。」

「毒針？」

「不是——」張千戶一皺眉。「但給這一針射中，一口眞氣只怕很難提得起來，要閃開孫天成那突然一劍，當然亦甚成問題。」

沈勝衣不由問道：「當時是那一個站在那邊？」

張千戶道：「柳清風！」

沈勝衣一怔。「再過呢？」

「就是那面開着大小圓洞的牆壁，相距在兩丈之外，而你當時正在那面牆壁之後，若是有人向我們那邊施放暗器，相信逃不過你的眼睛。」

沈勝衣不由點頭，張千戶接道：「孫天成一劍得手，隨即被柳清風將頭斬下，而其後，柳清風一直抱着屍體不放。」

沈勝衣沉吟着道：「老前輩是懷疑那針管是由柳清風發出來，將屍體緊抱不放，就是伺機將那管針拿回去？」

「我的確這樣懷疑。」張千戶直認。

沈勝衣接道：「柳清風是怎樣的一個人，相信沒有人比老前輩更清楚的了。」

（未完）



三期完俠情短篇

馬　騰·文
盧　令·圖

血洗沉香令（上）

一戰成莫逆

大俠爲令亡

軟硬雙刀

江邊。

風急浪湧。

突岩上，一條修挺的身形挺立着，一任那急風將衣衫吹得翻飛，颯颯作响，拍岸的驚濤捲撲起的浪花洩洒在身上，頭上，却像一尊化石一樣，動也不動，只有兩道在殘夜將褪的昏黯夜色中，顯得有如兩道電光般的目光，不時閃射着，射向水天相接處。

——水天相接處，一綫曙光微現。

× × ×

旭日初升。

急風稍緩，波濤微平，曙光中，水天相接處，半輪像幪上一層薄紗的光輪，光芒炫炫地浮突在水天中，在水波的湧動下，漸漸，慢慢，一點一點，冒升而起……終於，突的一下，一輪旭日，躍升在水面上，天邊處。

湧動的波濤，被旭日散射出的光芒所耀，閃現出光燦的芒蛇，景像煞是壯觀奇麗。

「一天開始了。」突岩上那修挺的身形，似被旭日初升的奇麗壯偉氣象所感染，感慨讚嘆地說出。

× × ×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突岩上那修挺身形人的衣着，晨風獵獵中，一身淡青長衣隨風翻揚，浴着那旭日晨光，整個人似欲乘風飛揚。給人一種飄然出世的感覺。

由於面江而立，所以看不到此人的面貌，只能見到他的側面。

從此人修挺的身形，側面的輪廓，推測此人三十不到年紀。

此人好耐性，好毅力，站在突岩上，除了剛才出口的五個字外，依然一動也不動。

陽光璀燦，這人仍然眼也不一眨，注視着水天相接處的初升旭日。

第一聲鳥鳴响起，突岩上淡青衣人亦再次開了口：「可是鐵兄。」

就在淡青衣人話剛出口的同時，離淡青衣人站立的突岩六七丈處，一條修偉的身形像從地下冒升起，從空氣中顯現般出現，宏聲道：「羽兄，眞信人也！」

淡青衣人在突岩上慢慢轉過身來，目光淡淡地注視着突然在他身後顯現的人，清淡地道：「『硬刀』鐵銳，見面勝似聞名。」

被淡青衣人稱爲鐵銳的漢子，生就一張神威凜凜的臉孔，濃眉環眼，獅鼻海口，臉色赤紅，繞腮鬍子，身材偉岸，就連淡青衣人於轉身瞥見此人後，心內不由連讚幾聲：「好威猛的一條漢子。」

「硬刀」鐵銳目中精光炯炯，直視着姓羽的淡青衣人，宏聲道：「羽兄，鐵某亦久聞大名，今日一見，果然不凡。」

接又道：「羽兄依約而來，今天一戰，定要分個高下！『軟』，『硬』雙刀，

可分强弱！」

語聲斬釘截鐵！

× × ×

原來兩人就是近幾年來，被武林中人推許爲年青一輩中，最傑出的兩大刀客，「軟刀」羽冲，「硬刀」鐵銳。

江湖上提起「軟硬」雙刀，可說無人不曉，但，他兩人雖被人相提並論，却互不相識，只是互相慕名而已，想不到在這江邊，兩人却約戰於此！

「硬刀」之所以得名，不單止因爲他相貌長得威猛，而主要是因爲他的行事作風，自他四年前出道江湖，就像天降煞星般——黑道中人的煞星，在他斬馬長刀之下，遇上他的黑道兇星，綠林梟雄，沒有一個能逃得一命的，由於他對惡人心硬手辣，加上那威猛的相貌，江湖中人就給他起了個「硬刀」的外號。

至於「軟刀」，爲人謙冲含蓄，斯文淡定，乍看絕不像個武林人，却像個飽讀詩書的學子，出道三年，仗着一把緬鐵軟刀，羣邪披靡，但他却和「硬刀」作風迥異，先教而後誅，就算你是十惡不赦的大惡人，落在他手中，亦必定曉以大義，略作懲戒，使之改過自新，若還不改，被他查悉，則上天入地，必殺之而後已，江湖中人見既已有「硬刀」鐵銳，聯想到他的爲人行事，加上他使的是一把緬鐵軟刀，於是乎，就給他起了個「軟刀」的外號，與「硬刀」鐵銳合稱爲「軟硬雙刀」。

× × ×

回望一眼越升越高的朝陽，羽冲身形一動，如一片羽毛般飄落在鐵銳身側五丈處，嘴角泛現一絲淡淡笑意：「鐵兄，你我眞的要一戰？」

側轉身，鐵銳渾身上下散發出一股凌霸之氣，一點頭，沉聲道：「你既赴約，這一戰在所難免，不然，怎知『軟刀』勝，還是『硬刀』强！」

話出口，一雙目光，注視着羽冲纏扣在腰間的軟刀。

羽冲目光亦不由落在鐵銳斜掛在腰間，足有五尺長的斬馬長刀上。

淡淡一笑，羽仲平淡地道：「鐵兄，難道爲了一點虛名，你我就要拚個你死我活？」

鐵銳豪笑一聲：「既身在江湖，可說身不由己，羽兄，武林人以名爲第一，生命爲第二，想必你亦知道！」

羽冲聞言，無可奈何地一笑，他知道今天這一戰，是在所難免的了，但，他實在不想和鐵銳爲了那點虛名而決戰，不論勝負屬誰，以他兩人的武功刀法，必然不會有好的結果，他生性冲淡，眞想一走了之。

但回心一想，這次走得了，下次仍然躲不了，咬咬牙，心裏拿定了主意，目中精光一閃即沒，右手慢慢搭向纏扣在腰間的軟刀。

鐵銳一見羽冲伸手搭向腰間軟刀，目中神光大盛，威烈地一笑，手亦伸向腰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羽兄果然是明白人！」

嗆然聲中，鐵銳將五尺長刀拔出。

刀身寬厚，刀鋒薄銳，在朝陽晒射下，閃泛起一溜眩目的燦光，整把刀在陽光下，有如一道白芒，耀烈眩目！

長刀在手，鐵銳整個人看來，凌霸厲烈之氣，又添幾分。

羽冲目光直視着鐵銳手中那把在陽光下有如白虹一樣的斬馬長刀，眼也不瞇一瞇，脫口讚道：「好刀！」手一運勁，按動腰間軟刀機簧，「崩」聲微响中，一道淡青光弧彈閃，手中已多了把仍在矯顫不停的軟刀。

軟刀在陽光下，恍如一泓秋水，發射出淡淡的青芒，整個刀身如紙般薄，刀鋒發出一蓬淡青光芒，隨着顫動的刀身，閃射吞吐不已。

「好一把緬鐵軟刀！果然不是凡品！」鐵銳目光盯視着羽冲手中一下子挺得筆也似直的軟刀，激聲讚賞。

羽冲淡然道：「鐵兄，請！」

鐵銳斬馬長刀一斜，道：「請！」

兩把刀，在朝陽下，一白一青，一光一淡，果然刀如其人。

決戰

一個威猛若天神，一個深沉如潭淵，各有氣勢。

猛一聲宏喝，恍若晴空打了個霹靂，鐵銳首先發動了。

刀隨身進，長刀在空中連閃三閃，恍若三道虹彩，閃擊向羽冲腰身。

單看那氣勢，刀光，就知鐵銳決非浪得虛名。

羽冲一任那耀目刀光連閃，兀自卓立着，目光瞬也不瞬，直至刀光臨身，才倏的一個跨旋身，閃避過鐵銳如電閃虹飛般的三刀！

三聲嘶响，羽冲借着旋身的刹那，瞥見剛才自己站立的地方，地上竟然被鐵銳的刀勁砍裂三道裂縫。

心頭暗懍，若是人，豈不是被劈成三截！

不容他多想，「呼」的一响，鐵銳斬馬長刀廻斬斜削而上，斬削羽冲腿股！

鐵銳一上來，就用上了他仗以成名的刀法，「裂石刀法」！

羽冲不再閃避，口中清嘯一聲，軟刀橫沉，剛好迎上鐵銳斬馬長刀，「鏗」然脆响中，雙刀交擊，各退一步。

鐵銳激聲疾喝：「好身手！」長刀一閃，左五右六，一片耀目刀光中，疾斬羽冲十一刀。

羽冲軟刀如靈蛇般左右連閃，連串交擊聲中，連接鐵羽十一刀！

十一刀接一刀，羽冲於連擋十一刀後，刀勢不停，刀身倏的一彈一晃，靈蛇般的軟刀，刀身突的如鐵棒般硬直，嗖一下疾刺向鐵銳心胸。

鐵銳想不到羽冲反擊得如此快，出乎意料，心一懍。暴喝一聲，間不容髮間偏身急閃，軟刀貼胸而過。

於偏身急閃同時，鐵銳斬馬長刀反手一揮，挾着嘶風之聲，攔腰斬向羽冲。

羽冲彈足騰身，斬馬長刀在他足底揮斬過。鐵銳一刀斬空，見羽冲人在空中，足下一點，長刀在前，彈身追斬羽冲。

羽冲人在空中，剛想瀉落，瞥見鐵銳人刀如虹，彈射而至，急忙刀舞身前，刀光如幕，將全身上下裹了個密不透風。

青淡如水的刀幕與耀目如虹的刀光刹那相觸，一連串密如爆豆般的相擊聲響起，擊洩起點點星花，耀目刀虹，如亂箭閃射，硬是突不入淡青如水的刀幕中。

刀幕散，刀虹斂，兩條身形不分先後，瀉落地上，相距約有丈多寬。

鐵銳目光如隼，握刀右手青筋怒突，一字字道：「好刀法！」

羽冲臉上仍帶淡淡的笑意，軟刀斜垂，謙冲地道：「彼此彼此！」

鐵銳斬釘截鐵地道：「一定要分個高下！」

身形疾衝撲前，斬馬長刀在耀烈的陽光下閃劃出一道芒虹，飛斬羽冲頭胸。

羽冲苦笑一聲，也實在不想再打下去，他認爲這一戰毫無意義，但刀光已臨頭，不容他多想，或抉擇，軟刀橫彈，刀鋒恰好和鐵銳飛斬到的刀光擊個正着，「鏗」然激响中爆出一蓬星花。

這一接上，兩人身形帶着刀光，縱躍飛閃，時而但聞雙刀交擊串响，時而只見刀光飛繞劃閃，兩人鬥到激烈處，但見淡青光團與耀烈虹芒混融在一起，分不清誰是誰。

× × ×

這一戰，風爲之止，浪爲之平，連耀烈的陽光，在刀光下，亦黯然失却往日的光芒。

終於，「鏗」然一聲大震中，刀光散，人影現，「蹬蹬蹬」，兩人互退三步，峙立着，互相注視着。

兩人都粗重地喘息着，胸膛起伏劇烈，臉色脹紅，看來，這一戰，令到他們兩人消耗了不少體力，亦可見這一戰的劇烈。

表面看來，兩人這一戰，可說不分軒輊，因爲兩個人身上毫無損傷。

但羽冲却自動認輸了。

「鐵兄，羽某認敗服輸。」羽冲伸手指着自己長衣下擺上的兩道裂痕。

鐵銳目光隨着羽冲所指，也看到了羽冲長衣下擺上被他刀勁所割裂的兩道裂痕，目光一亮，臉露喜色，張口欲言，突的却臉色大變，左手疾撫胸前，目光一落，臉色不由「刷」的一下變得雪白。

——手撫處，離心臟不到一寸處，衣服上破了三個有小指尖般大小的洞，皮肉却絲毫無損。

若論武功手法，鐵銳已輸了。

從只破衣而不傷皮肉這一點，已足見羽冲刀法勁力拿捏之精妙，若不是羽冲存心不想傷他，鐵銳現在胸前，不會是三個破衣洞，而是三個血洞。

他現在亦不會活生生的站着，而是躺在地上，死人一個。

雖則鐵銳也在羽冲長衣下擺上砍劈出兩道裂痕，就算砍實了，羽冲大不了少了一條小腿，但，鐵銳却掉了一條命！

所以，論實情，這一戰，乃是鐵銳輸了。

而且輸了也不知，因爲若不是有一股風吹在他身上，風從衣服破洞中鑽進他體內，凉嗖嗖的，令他驀然驚覺，他還以爲自己贏了這一戰呢！

呆怔着，鐵銳不言不動，刷白的臉色慢慢又升起紅色，不一會變得血也似紅——羞愧令到他臉上充血。

羽冲一直沒有再出聲，定定地注視着鐵銳臉上的變化。

鐵銳雖然好勝，但却是個血性漢子，決鬥是他提出的，亦是他自己堅持要一決高下，如今敗了，就只有死。

武林人就是有這個缺點，勝榮敗辱。所以武林多紛爭仇殺，與比武勝敗大有關係，因爲很多武林人，或各門派，都敗不得！

鐵銳也敗不得——自他出道以來，從未敗過，如今一敗，羞愧的心情可想而知。死，就是他此刻的念頭。

臉上一連數變，最後一咬牙，鐵銳顫聲道：「羽兄，這一戰，勝的是你，敗的是鐵某！」

語聲未落，反手揚刀，一刀就刎向喉頭。

羽冲一直注視着他的表情變化，早就防到他有此一着，青光一閃，一下金鐵交擦聲，羽冲手中軟刀已然像蛇一樣纏鎖上鐵銳的刀身，一運勁，軟刀扯得筆直，刀尖部分仍然纏扣住鐵銳長刀，任鐵銳用盡渾身勁力，就是難近喉頸半分一毫。

鐵銳死意已決，左掌一揚，一掌向天靈拍落，但掌到中途，却突然停住了。

羽冲早防到他會有此一着，在他揚手的刹那，早已跨步進身，左手快逾電閃，後發而先至，一把抓拿住鐵銳左手腕。

鐵銳臉色脹紅得有如豬肝，嗔目怒吼道：「羽冲，鐵某要死，干你何事？快放手！」

掙了幾掙，那裏掙得動。

羽冲淡笑着，語氣平和地說：「鐵兄，何必如此！你認爲值得？」

不容鐵銳有張口機會，緊接道：「再說，你沒有輸，我亦沒有勝，這一戰，是個平局，因爲是你割裂羽某下擺在先，羽某刺破你胸前衣服在後，嚴格說起來，應該是羽某先敗了！」

鐵銳大聲道：「不！若不是你手下留情，鐵某早死了，勝榮敗辱，辱，則只有一死，難道你還想再侮辱我？」

苦笑着，羽冲直視着鐵銳道：「鐵兄，你如一死，無異是我殺了你，無論如何，羽某不能讓你死！」

鐵銳憤然道：「敗死勝活，是鐵某這一戰所抱的宗旨，鐵某要死，你是阻不了的！」

羽冲突的冷冷道：「鐵銳，羽某還以爲你是一條漢子，所以敬重你，想不到你却是如此頑愚、爲了一點虛名，竟然尋死覓活，以有用之身，作此無謂之事，你若一死，只會令到江湖奸惡之徒竊笑慶幸，說你是個大渾人，令武林正義之士，痛惜失去一份懲奸誅惡的力量。羽某不再阻你尋死，你若認爲值得，那你就死吧！」

說完，一下子鬆了纏扣在鐵銳長刀身上的軟刀，放開了抓拿住他左手腕的手，退了兩步，冷冷地看着鐵銳。

鐵銳却呆怔住了，拍向天靈的右掌，刎向喉間的刀鋒，一丁點也沒有再拍落，移動，就像木頭人一樣，動也不動。

現在羽冲沒有阻止他自裁，他反而不動了，眞奇怪。

羽冲一直霎也不霎地注視着鐵銳臉上的表情變化，唇角孕着一絲得意的笑意。

鐵銳臉上表情瞬息數變，陰晴不定，突的身形一動，雙膝一曲，「噗」的撲跪下，愧然道：「鐵某受教，多謝羽兄當頭棒喝，否則，鐵某變了一隻大渾蛋鬼！」

羽冲一見鐵銳跪下，慌得連忙上前一步，伸手拉鐵銳起來：「鐵兄快請起。」

一拉不動，「噗」的他也跪在地上：「鐵兄，你想通了就好，羽某爲你高興，快請起！」

鐵銳一見羽冲也跪下，忙伸雙手想托扶起羽冲，恰巧羽冲也伸手托扶他，結果兩人同時站起身，執手互視，好一會，兩人同時暴發出發自深處的豪笑聲。

笑聲中包含了眞誠，敬重，與互相了解。

× × ×

有人說一笑解千愁，羽冲、鐵銳兩人，却一笑成莫逆知交。因爲在笑聲中，他們兩人已表達出互相敬重，了解的心聲。

相逢恨晚，這是他們此刻的心情。

有些人相交一輩子，也成不了知己，但他倆却從你死我活的決鬥中，却成了知交。

所謂識英雄重英雄，他倆正是如此。

鐵銳目中盡是敬佩之色，緊緊執着羽冲雙手，豪快地道：「羽兄，兄弟今生今世也不後悔與你這一戰！」

羽冲亦緊執着鐵銳雙手，目中滿是歡快笑意，一字字道：「羽某也是！」

兩人同時又放聲大笑。

「爲咱們這一戰，羽兄，喝它個不醉無歸！」鐵銳帶着羽冲就走。

「不醉無歸！」羽冲隨着鐵銳邁步，手執着手。

笑聲中，兩人手執手，離開了江邊。

奪寶

酒舖內坐無虛席。

這間酒舖，是懷集上獨一無二的酒舖，平日，亦是酒客滿座，但沒有像今天這樣，連一副空的座頭也沒有。

酒舖內鬧哄哄的，獨一無二的店小二，送酒送菜，忙個不亦樂乎。

酒舖主人兼掌櫃，坐在櫃後，看着坐滿了店堂的酒客，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可不是嗎？若生意天天如此興旺，想不發達也難了！

生意人就是如此，眼睛盡往錢上面盯，可謂識錢不識人。

這個店主兼掌櫃的，就是這一種人，今天，他只瞧到酒客滿座，却沒有留意到有一大半酒客是粗野豪放的面生漢子。有幾個，腰間蓬然凸起，似藏有兵刃。不時拿眼往門外瞧。

× × ×

酒舖門外出現一人，酒舖內最少也有七八道目光射在那人身上。

目光一射即收。

門外出現的人，只不過是一身鄉農打扮的老頭子，手拿一個酒葫蘆，步入店內，和店主點頭招呼，店主招來小二，爲那老者打了酒，那老者提着酒葫蘆，轉身出門而去。

那老者才出門，突的又有一人出現在店門口，拿眼往店內迅速一掃，見店內座無虛席，一皺眉頭，舉步欲走；恰在這時，一人結賬離去，那人見有座頭，一步跨進店中，直往那空着的坐頭走去。

一邊走，一邊迅速地打量着店內各酒客。

奇怪，先前那老者來打酒，竟有七八道目光瞧向那老者，現在這人走入酒舖，舖內各人，竟然一個也沒有抬頭，只顧低頭喝酒，一眼也沒有瞧那人。

那人是個四十不到的漢子，滿身塵土，也許是趕了不少路，腰間挂着一把長劍，雙目中精光閃現，身材壯碩，臨坐下前，還用目光掃了一下店堂內的酒客。

店主見有客人到，早大聲呼叫店小二上前招呼。那人剛一坐下，小二已滿臉堆笑，上前放下杯筷，殷勤問道：「客官，可是先來兩壺酒？本店的酒，百里內出名的好酒……」

「一壺酒，二斤牛肉，一盤饅頭！」那人看也不看店小二，沉聲打斷了小二的嚕嗦。

「是！客官，小的立刻送上。」小二見客人不耐煩，忙一叠聲答應，轉身朝廚房走去。

一陣風般，小二飛快地爲那人端上酒食。

那人提起酒壺，斟了一杯酒，一仰脖子，喝了個乾。

就在那人喝酒的瞬間，左右背後，最少有七八道目光射向那人。

那人却不自覺。

那人放下酒杯，提壺再斟，背後却傳來一聲冷笑。

那人神情一動，提壺的手一窒，沒有回頭，繼續斟滿了酒杯。

不過他却沒有喝，就那樣坐着，動也不動，就像突然間凝結了一樣。

「酒已斟滿，爲何不喝？」背後左邊有人陰聲說。

那人像背後長了眼睛，執壺的手一動一抖，酒壺直朝背後發話聲處飛擲去，一聲驚呼中，那人已轉身站起，手按在腰間劍上。

目光及處，一人手撫肩頭，肩胸處濕了一大片，顯然被那人反手一壺擲中了。

被酒壺擲中的那人，是個形相猥瑣的漢子，目中露出兇厲之色，盯注着那人。

驚呼聲中，店堂中刹那有七八張桌子上有人站起，目光俱一齊集中在那人身上，有三四個的手，摸向腰間。

那人神色不動，目光冷冷掃了站起的七八人一眼，冷聲說道：「估道是誰，原來是南海三蛇客，滇邊毒蜈蚣，塞外四豺狼。」

這時，酒舖中其餘酒客，早被驚動，胆小的見將會鬧事，紛紛結帳走了，胆大的，亦不想禍及自己，亦結帳走出店外瞧熱鬧。

酒舖老板眼見原先還是酒客滿座，現在却鷄飛狗走，被這七八個人攪散了，心痛得連忙從櫃內走出，哭喪着臉，向那七八個人稟告道：「各位大爺，若要動手，請到外面，外面有的是地方，空得很，不會碍手碍脚……」

「先除去你這個碍手碍脚的討厭東西！」坐在被酒壺擊中的猥瑣漢子隔隣一桌的一名兇猛漢子，一揚手，一掌擊在店老

板胸腹上。

店老板想不到這人會向他下毒手，慘叫一聲，人被擊飛起，口裏噴出一溜血雨，摔跌在門口，寂然不動，九成是死了。

門外瞧熱鬧的人，一見店老板死了，嚇得一哄而散，走了個乾乾淨淨。

店小二早已在不知什麼時候，溜了個沒影無踪。

那人見兇猛漢子一掌擊斃店老板，目中精光閃射，憤然道：「果然不愧豺狼之稱，心狠手辣，濫殺無辜！柴二！于某今天若不殺你，便如此桌！」

一掌拍落身側一張桌子，「砰」然大震中，整張桌子碎裂紛飛！

被叫作柴二的兇猛漢子，嘿嘿一笑，沒有開聲。

「于伯仁，發什麼狠，你已自身難保，今天，你若能走出這店門一步，老子不姓吳！」

說話的是一個站在于伯仁身側八尺處，另一張桌後的一名臉色青黑的漢子。

× × ×

提起于伯仁，江湖上，武林中，可說無人不曉，個個欽敬。

他急人之所急，濟別人之所困，鋤强扶弱，救危誅奸，俠義滿天下。

故此，江湖武林人，都稱他爲仁義大俠。

提起仁義大俠于伯仁，可說白道景仰，黑道驚心，想不到，今天，却有八個不怕死的敢捋虎鬚。

難道這八個人吃了豹膽熊心，不懼于伯仁腰間長劍？

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八個人天胆也不敢平白無故輕攖鋒鋭，他們是有爲而來的。

「毒蜈蚣，話不是這樣說！」一個身穿灰衣，容貌和那被傷了肩膊的漢子一樣猥瑣的漢子開聲道：「只要于大俠肯將沉香令交出，咱們犯不着和于大俠結怨，各位，對嗎？」

在場八人，除了毒蜈蚣之外，個個點頭。

于伯仁聞言冷冷一笑：「佘大，你以爲于某會交出嗎？」

佘大目中異光閃現，惡毒一笑：「于大俠，佘某諒你也不敢不交出！」

「嘶嘶」微响中，不知怎的，佘大手中，已多了一條通體黑得發亮，亮得近乎透明，約有姆指粗細的小蛇，正在昂頭吐信，嘶嘶作响，狀極惡毒。

于伯仁目光盯注着佘大手中那條作勢欲噬的烏黑小蛇，心頭唔懍，臉上却毫不動容地說：「佘大，你以爲憑那條小蛇，就能嚇窒于某，令于某乖乖交出沉香令，那你就錯了！」

了字出口，身動劍光閃，一招八方風雨，一片劍光散罩向店堂中圍着他的南海三蛇客，滄州毒蜈蚣，塞外四豺狼！

于伯仁知道今天很難善了，故此採取了先下手爲强的策略，希望一招能够重創對方，減輕自己的壓力。

而對方八人，無不是窮兇極惡之徒，可謂殺之不枉，所以于伯仁才一動手，就用了他仗以成名的「風吹雨打劍法」的第一招殺着：「風雨八方」！

南海三蛇客料不到于伯仁會突然發難，雖則一直暗中戒備，反應仍然慢了一點，加上于伯仁那招「風雨八方」，威力甚大，但見劍光暴展中，慘哼厲吼連連，血現人倒，最少有三人被長劍斬殺！

一招得手，于伯仁豪氣更盛，繼「風雨八方」之後，接施一招「風雨雷霆」！

但見劍光暴洒中，隱隱有霹靂之聲，聲勢端的驚人！

及時閃避過于伯仁一招「風雨八方」，倖免於死的佘大，毒蜈蚣，佘三，柴二，柴四，驚魂乍定之下，見于伯仁第二招又到，遂紛紛動手。

首先是佘大，手中黑亮得近乎透明的小蛇脫手甩射向于伯仁，而毒蜈蚣亦於同時，一抖衣袖，袖中擲飛出一條二尺多長，通體血紅的大蜈蚣，撲咬于伯仁肩膊，佘三亦抖手擲下一條通體碧綠的毒蛇在地，蜿蜒爬向于伯仁脚前。

柴二、柴四，一見柴大及柴三慘死，早已兇性大發，各持狼牙棒，左右攻向于伯仁。

于伯仁這招「風雨雷霆」，威力比「風雨八方」大了幾近一倍，劍光如暴，雷聲隱隱，佘大的漆綫蛇，及毒蜈蚣的碧血蜈蚣，雖然經過調教，且有靈性，在空中想尋隙抵縫鑽撲入劍光中，却被于伯仁展佈的劍光絞了個寸寸斷，摔跌落地。柴二，柴四兩根狼牙棒與劍光相接，竟然亦被劍光削斷，兩人握着一截棒，驚惶蹌退。

就這剎那間，佘三放出的碧青色小蛇已然游竄近于伯仁脚前，一下子游纏上脚踝。這條碧青色小蛇，是海南特產，劇毒無比，人若被咬，剎那全身青綠而死，包括佘大那條已被于伯仁劍光絞碎的漆亮得近乎透明的小蛇，及毒蜈蚣的碧血蜈蚣，都是絕毒之物，江湖上不知多少好漢，死於這般毒物之口，亦正因爲佘大，毒蜈蚣等人身懷絕毒之物，很少有人敢招惹他們，對他們都敬而遠之，他們亦仗着上毒物，在江湖上爲所欲爲，幹盡壞事，兇狂不可一世。

于伯仁一招「風雨雷霆」後，劍勢不絕，正擬施出第三招，驀覺脚上有物纏繞，瞥眼間，不由臉色大變，佘三放出的碧青色小蛇，已纏上了他的腿肚，正張口欲咬，若被咬中，立時毒發身死！

于伯仁雖然心驚，但一驚即定，長劍廻落，如電光乍閃，削向那條碧青小蛇。

那條碧青小蛇正張口咬落于伯仁小腿肚，深具靈性，似覺有險，欲想扭動閃避飛閃到的劍光，那裏及得于伯仁志在必得的一劍快，劍光一閃，血現蛇頭飛，張着口的蛇頭，旋飛着，竟朝左方的柴四飛去，柴四欲閃，已自不及，一下子被碧青小蛇的蛇頭撞在肩頭上，可巧，蛇嘴一合，緊咬着他的肩頭。

柴四如遭雷殛般身軀猛一抖，眞快，臉色剎那青綠一片，張大的目光中，迅速泛出青綠之光，形狀妖異可怖，跟着，頸頰，手背，變作青綠色，頸脖脹起有如牛頸，雙手往頸脖上一陣亂抓，喉間發出「唔唔」聲，跟着全身一陣抽搐，倒地一陣亂滾，寂然不動。

于伯仁看着柴四毒發而死的經過，不由唔唔心驚，亦更加對佘大等人深惡痛絕

，决心痛下殺手，以免他們再爲害江湖。

另一方面，于伯仁亦對佘大等人加深了戒心。

佘大等眼見柴四竟然死在碧青小蛇被斬斷的蛇頭口下，實在大出意外，特別是柴二，眼見兄弟無辜慘死在自己人的毒物口下，死狀如此恐怖妖異。不覺心也寒了，兄弟四人，眨眼間只剩一人，他忽然生出了遁逃的念頭。

可惜，他念頭才生，已然身首異處。

于伯仁知道自己身陷險境，若想安然脫身，必須把握時機，痛下殺手，故此，他於柴二懍於兄弟慘死的一怔神間，長劍驟發，削斬向柴二項間，待到柴二驚覺，已然做了無頭鬼。

斷頭落地，項間噴血，柴二的無頭屍身，才「蓬」然傾跌在地。

佘大，佘三，毒蜈蚣三人，眼見劇變連生，驚呼未已，三人同時揚手抖身，剎那，從衣領處，袖口中，飛出一大蓬毒物，罩撲向于伯仁。

于伯仁知道慢不得，一慢，若被毒物纏上，只有死路一條。一咬牙，一招「風雨交加」，劍光如狂風暴雨，將全身罩裹了個密不透風！

大片毒物，如燈蛾撲火，觸及劍光，紛紛墮跌。

佘大三人，眼見心愛毒物，折損了一大半有多，不由驚怒交加，怪叫聲中，抖手又甩出一大片毒蛇蜈蚣。

于伯仁劍光運展，眞力連運，剎那劍光更盛，又有十多條毒蛇，蜈蚣，折墮在地。

佘大三人，只看得心痛不已，兇毒之性大發，三人怪吼一聲，撲上前去。

于伯仁正想他們撲上，劍光一片中，突的三劍驟出，「卜噗噗」三下輕響，三人進得快，退得更快，以手掩腹，指縫間有血沁湧出，三人齊齊慘吼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倒地死去。

劍光散，于伯仁粗重地喘了口氣，臉色有點蒼白，隨了右手長劍外，左手赫然握着一把一尺七寸長的短劍！剛才，他就是用這把短劍，驟出意料地，將佘大三人刺殺的！

掃一眼地上死去的佘大等八人屍體，看着滿地有些還在蠕蠕而動的蛇屍，蜈蚣節，于伯仁差點張口嘔吐，一轉身，快步向酒舖門外走去。

× × ×

經過酒舖老板的屍體旁邊，于伯仁滿含歉意地望了一眼，一步跨出門外。

就在他一步跨出，還未踏落地上的剎那，突的整個人如受重擊，身軀猛震了震，口角有血溢出，眼雙睜瞪，緩緩將頭擰轉。

鬼魅般，他看到酒舖老板正站在他背後，一隻手掌按在他背心，正咧開一張染滿鮮血的口，向着他笑！

于伯仁一雙眼睜得大大的，驚詫欲絕地瞪視着突然死去翻生的酒舖老板，語聲微弱地問：「你剛才裝死？」

酒舖老板用手抹一下嘴上血漬，得意地一笑：「我若不裝死，再多十個我，也殺不了你于大俠！」

于伯仁臉色雪也似白，張口咯出一口鮮血，唔聲道：「你……你是誰？」

「我就是酒舖老板！」酒舖老板目中滿是惡毒笑意：「多虧于大俠爲我除去佘大他們，否則，我可要大費一番手脚。」

于伯仁雙目盡裂：「你……你亦是想……奪取……沉香……令？」

酒舖老板神態一肅，道：「正是！」

「你……你到底是誰？爲何……要奪……沉香……令？」于伯仁張口又咯出一口血。

「你沒有必要知道，想知道，到閻王老五那裏去問吧！」酒舖老板兇厲地說。

于伯仁就在他說話的瞬間，猛伸雙手，一下子揑住了酒舖老板的咽喉。

酒舖老板雙眼一下子凸了出來，一張臉脹得血紅。

突的，酒舖老板臉上血色漸退，雙眼不凸。而于伯仁握揑着酒舖老板咽喉的雙手，亦漸漸放鬆。

酒舖老板粗長地喘了口氣，手一起一推，砰然一聲，于伯仁整個人仰跌在地。

倒地後沒有再動，腰眼處插着一把牛耳尖刀，只露出刀柄。

嘿嘿乾笑兩聲，酒舖老板拍了拍手：「要不是老子早有防備，差點翹了辮！」

一步踏前，蹲下身，雙手在于伯仁懷中一陣亂摸亂掏，倏的色然而喜，迅快地從于伯仁懷中掏出一物，打開包裹着的布巾，露出一個紫檀木盒，只有巴掌大，再輕輕打開木盒，只一眼，迅即合上，滿臉狂喜之色，一把將紫檀木盒揣入懷中，喜不自禁地喃喃道：「果然是沉香令，我取到了沉香令！」

霍一聲站起身，似有所覺，身形一晃，閃沒在屋角，不見了影踪。

× × ×

羽冲與鐵銳，終於來到懷集，才找到這間獨一無二的小酒舖。

鐵銳望着距離只有二三丈的酒旗，高興地大聲道：「羽兄，他媽的終於找到一間酒舖了！」

羽冲淡淡一笑：「鐵兄，只怕不大妙！咱們的酒喝不成了。」

「爲什麽？」鐵銳不解地問：「前面不是酒舖來嗎？」

這一說話間，他們離酒舖不到一丈。

「鐵兄，你聞到酒香嗎？」羽冲用力嗅了嗅，「我只聞到血腥味！」

鐵銳聞言一怔止步，隨用鼻朝空用力嗅了嗅，皺眉道：「奇怪，怎有這濃的血腥味？」

羽冲隨手一指兩旁店舖：「光天白日的，店舖關門，行人絕跡，到底發生了何事？」

鐵銳突然低叫道：「血腥味從酒舖那面傳來，莫不是酒舖中發生了事？」

羽冲目光隨即轉向酒舖，移步道：「咱們去看看！」

鐵銳默然點首，放開脚步，併肩與羽冲走向酒舖。

× × ×

越近酒舖，血腥味越濃，簡直令人作嘔，濃烈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兩人脚步，沒有放緩，臉色却凝重起來。

及至一步走近店門口，兩人不由同時

脚步一窒，睜大了眼，臉色同時大變。

雙目所及，呈現在他們眼前的，如地獄屠場一樣的情景。

近門處，一人仰天枕着門檻，身上，地上滿是血漬，口半張，目怒瞪，一臉死不甘心的樣子。雙手五指彎曲，像要捏握着什麼似的，伸曲在胸前。

店內，桌倒椅跌，碎木散了一地，店內地上，橫七豎八，倒了八個人，流了一地血，再一細看，兩人不禁臉色大變——他們看到了地上散跌着一大片肢截斷碎的蛇屍，蜈蚣屍。

兩人雖說終日在刀頭下過活，幾曾見過如此慘烈可怖的情景，兩人一時驚怔住了。鐵銳很快回過神來，目光一轉，落在門口地上屍體上，一聲驚呼發自他口中：

「這不是仁義大俠于前輩！」

羽沖聞言一震，目光隨落，瞥及地上屍體，神情一震，脫口失聲道：「正是于前輩！」

一步上前，俯身細看，一眼看到于伯仁腰眼上直沒至柄的刀柄，憤聲道：「于大俠是遭人暗算至死的！」

鐵銳亦蹲下身，注視那刀柄，沉聲道：「無錯，確是遭人暗算，以于大俠一身修爲，若明刀明槍，放眼天下，沒有一人能殺得了他！」

「看，于大俠像被人搜過身！」羽沖伸手一指于伯仁胸前凌亂的衣襟，「兇手像要在于大俠身上找一樣東西。」

鐵銳目光隨轉落：「是誰殺了于大俠呢？」

像問人，亦像問自己。

這是一個暫時無人能解答的問題——店內除了他倆是不知內情的人外，全是死人。

「咱們過去看看，或者可以找到一點綫索。」羽沖挺身轉向店內走去。

鐵銳跟着起身。

兩人忍着觸鼻欲嘔的血腥臭味，仔細地將店內八條死屍看了個遍。

當兩人看見柴四那恐怖妖異的死狀，兩人不禁打了個顫，一股寒氣從心裏冒升起。

「好毒的凉血畜牲，一顆蛇頭，竟然將一個活生生的人咬死！」鐵銳伸手指仍咬嚙着柴四肩上的一截蛇頭，望着柴四青綠色的臉龐，語聲有點顫。

羽沖目光彷彿也有點變得青綠，掃視了一下地上死屍，指點道：「南海蛇客佘氏三兄弟，毒蜈蚣吳絕，塞外豺狼柴氏四兇，想不到這幾個江湖上毒極的惡人，會一同死在這小酒舖內。」

隨又尋思着道：「究竟什麼原因將這八個互不來往，相隔千里的兇毒人物，聚引到這小酒舖中，一齊喪命在此呢？」

鐵銳突然道：「一定是爲了于前輩懷中之物！羽兄，他們八個都是被于前輩所殺的！」

羽沖點頭道：「他們是于前輩所殺絕無疑問，但，又是誰殺了于前輩呢？而于前輩懷中究竟是何物，竟令到他們在此冒死攔截呢？」

這，不但鐵銳答不出，連他自己也答不出。

鐵銳打量一眼地上的蛇屍死蜈蚣，激聲道：「若換了我，不要說殺他們了，早就被他們這般毒物所害了，遑論毀了這般其毒無比的毒物，進而殺了他們。于前輩確實好身手！好劍法！可惜，竟遭人暗算而死！」

語畢嘆息不已。

羽沖聞言，亦垂首不語，一臉黯然之色。

× × ×

兩個人一時之間，沉默着。

倏的，兩人同時神色一動，身形却沒有動，互相遞了個眼色。

「誰？」兩人目光同時射向櫃後，手同時搭向腰間。

櫃後一陣悉索聲。

鐵銳手握刀柄，暴喝一聲：「快滾出來！」

聲動屋瓦，櫃後即時傳出驚呼聲：「大爺饒命！小的出來！」

聲落人現，一個滿身油垢，一臉驚駭的人從櫃後哆嗦着站起身。

羽沖與鐵銳一見櫃後人現身，同時鬆了口氣，但仍握着刀把，鐵銳一聲猛喝，「你是誰？」

那人嚇得渾身一抖，顫抖着說不出話來。

羽沖一看那人的衣着樣子，就知是店小二之類，但仍溫聲問：「你到底是誰？怎會躲在櫃後？」

那人果是酒舖小二，滿臉驚駭地抖聲道：「小……小的……是……是店裏的……小二……他們……好兇……小的……小的恐被他……他們殺了……他們已殺了老板，小的嚇得……嚇得躲……在櫃後。」

一雙眼惶亂地看着兩人。

當一眼觸及店內恐怖的情景，口裏發出一聲呻吟，身子一軟，嚇得差點昏倒在地。雙手忙一撐櫃面，勉强撐立着。「怎麼……他……他們都……都死……死了，天啊——」

腿一軟，終於軟倒在地。

鐵銳不耐煩地踏前一步，喝叫道：「快站起來，有話問你！」

小二在櫃後一陣掙扎，終於再次站起身。

羽沖用眼色阻止了鐵銳的喝問，上前一步，平和地問：「他們被誰所殺？」

用手一指佘大八人的屍體。

小二咬着咀唇，艱澀地咽了口唾沫，雙目駭怕地看了兩人一眼：「小的……也……也不知……他們將……老板殺死後……小的就嚇暈了。」

隨又怯怯地道：「你們……你們是什……什麼人？」

鐵銳不耐煩地吼道：「什麼人不關你的事，快說，你還知道些什麼？」

小二被鐵銳一吼，嚇得雙腿一軟，差點又軟倒在地。

「小的見他們……他們和一個……剛進來的客人……吵起來……」小二目光一轉，看到門口死去的于伯仁，嚇得渾身一抖，急急收回目光，澀聲道：「就是那……那個死在……門口的客人！」

羽沖與鐵銳相視一眼，表示先前所料不差，佘大等八人是被于伯仁所殺的。

羽沖打量一眼地上的屍體，突然問：

「小二，你說你老板被他們打死了，屍體呢？」

鐵銳經羽沖一提，細一數，地上只有九具屍體，若連酒舖老板屍體算在一起，應該是十具，那麼，酒舖老板的屍體去了哪裏？

鐵銳抬頭，目光精光大盛，盯視着小二。

小二聞言亦是一怔，避開鐵銳如刀鋒一樣的目光，游目在地上掃視着，一臉駭異地道：「奇怪，怎會不見了老板的屍體，莫非屍變走了？」

說到「屍變」兩字，渾身不由一抖。

「胡說！」鐵銳怒叱。

羽沖溫聲道：「小二，你親眼看見老板被殺死？」

小二肯定地點點頭，用手一指躺在一張枱脚旁的柴二屍體，道：「就是被那人一掌拍在胸前，飛跌在門口，噴出一大口血，咽了氣的！」

隨又用手一指門口于伯仁屍體旁的一灘血。「老板就躺在那處死去的！」

兩人隨着他手指處望去，果見于伯仁屍體旁，有灘不大的血跡。

然則，人既然死了，何獨單單不見了他的屍體？羽沖忽的心頭一動，張口欲言又止，看了一眼小二，吐了口長氣：「小二，現在少了你老板的屍體，怎說？」

店小二無言以對，苦着臉道：「兩位爺，小的也不明白。」突的釋然而喜道：「或許老板沒有死，只是受了傷，後來醒了，見一地死人，驚怕下走了呢？」

羽沖聞言不由點一點頭，道：「有此可能。」

鐵銳亦不由點頭。

羽沖伸手入懷，掏出一錠足有二十兩重的銀錠，放在櫃面上：「小二，這錠銀子給你，煩你買幾具棺木回來，將他們殮葬了，記着，爲于大俠立一塊碑。其餘的葬了就成！」

隨手指着門口于伯仁的屍體。將于伯仁的姓名告訴小二。

小二一見白花花一錠大銀子，早巳眼睛放光，一迭聲點頭應是。

鐵銳見小二那見錢眼開的樣子，瞪目喝道：「記住，一定要爲于前輩的後事辦好，否則，活劈了你！」

小二嚇得連連點頭，連聲道：「大爺放心，小的一定辦妥當。」

羽沖一拉鐵銳，兩人走到于伯仁屍體前，臉上一片誠敬之色，羽沖俯下身，伸手將于伯仁大張的雙目眼瞼撫合上，直起腰，雙手垂落，低頭默哀了一會，才偕同鐵銳，快步離開了酒舖。

臨離開前，鐵銳握拳悲聲道：「于前輩，鐵某一定爲你查出殺害你的兇手，爲你報仇！」

× × ×

兩人悶悶地喝了一會酒，誰也沒有出聲，最後，鐵銳忍不住，重重放下酒杯。

「羽兄，你怎不說話？」

羽沖啞然望着鐵銳煩悶的表情，失笑道：「鐵兄，你要我說什麼？」

鐵銳聞言不由一呆，隨即連乾三大杯酒，直截道：「就說說于前輩被殺那件事，怎樣？」

羽沖聞言，望了鐵銳一眼。「說什麼呢？知道的巳經知道，不知道的怎樣說也不知道，鐵兄，不說也吧！」

鐵銳睜大眼睛，道：「說什麼？羽兄！難道你不覺得那酒舖老板失踪得有點可疑！」

羽沖聞言，左右望了一眼，苦笑着低聲道：「鐵兄，我早巳想到了，要解開于前輩被殺之謎，只有找到那個死後失踪的酒舖老板，眞相自然大白！」

鐵銳握拳道：「從種種跡像顯示，于老前輩是於殺了佘大等八人之後，於離開酒店時，才被人乘其不備，猝然下手暗算死的！」

羽沖點頭道：「一點不錯，但，到底是誰將于前輩暗殺的呢？」

「糟！」鐵銳突然大聲叫。

叫聲令到食館內的其他食客不由聞聲齊將目光集中在他們那張桌上。

鐵銳瞪目怒眉，朝四外掃視。那副威猛之相，凌霸之勢，嚇得各食客齊皆回首低目不巳。

羽沖在旁看了，不由莞爾而笑。

鐵銳見羽沖望着他笑，不由紅了臉，威態盡歛。

羽沖止笑淡淡說道：「鐵兄，何事言糟？」

鐵銳一拍大腿道：「羽兄，你還記得插在于前輩腰眼上那致命的一刀嗎？」

羽沖點點頭。

「那把尖刀可是條好綫索，咱們忘了取出它，走！咱們趕回那酒舖，將尖刀取出！」一拍大腿，站起身，說走就走。

羽沖却聽如未聞，安坐不動。

鐵銳本來拔腿就走，見羽沖安然不動，回身急道：「羽兄，你怎麼了，還不走，遲了就要費一番手脚。」

羽沖淡淡一笑，伸手拉鐵銳坐下：「鐵兄，不用去了，去了，才是白費一翻手脚。」

「爲什麼？」鐵銳不解地瞪目詫聲問道。

「很簡單，」羽沖看了鐵銳一眼，我在察看于前輩全身上下時，巳很仔細地察看過了那把插在于前輩腰眼上的尖刀，那只是一把極普通的尖刀，隨處可以買到，若從尖刀上去追查，根本追查不到一點綫索，倒是我發現了一點很重要的綫索。」

「什麼綫索，快說！」鐵銳目中閃光，迫不及待地問。

「于前輩在未挨那致命的一刀前，巳被那暗算他的人擊了一掌，受了極重的內傷！」

「眞的？」鐵銳問。

「傷在背上，偷襲的人是用內家重手法，將于前輩擊傷的。」羽沖敲着桌面道：「以于前輩的一身功力，很少有人能夠傷得了他，除非此人和于前輩功力不相上下，但，到底是誰呢？」

「會不會是那酒舖老板？」鐵銳將心中所疑說出。

「有可能！」羽沖一擊桌面，眼珠一轉，搖搖頭道：「以一個不死也受了重傷的人來說，不可能殺得了于前輩，但…」

但什麼，羽沖沒有說下去。

鐵銳見他吞吐沉吟着沒有說下去，忍

不住道：「羽兄，難道你心有所疑？」

羽冲一笑道：「要進一步求證才能確定，現在不說也吧！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先要找那酒舖老板，死要找到屍體。」

鐵銳點頭，喝了杯酒，突然提出一問：「羽兄，于前輩與佘大等八人究竟爲了什麼，在那小酒舖內拚起來？照那小二所說，佘大他們是有爲而來，早已在酒舖內等着于前輩。唉，眞叫人弄不明白！」

「肯定是一件極爲貴重的物件。」羽冲肯定地說：「于前輩必定身懷某一樣東西，是佘大他們必欲奪之而後已的物件，而那物件，最後被殺死于前輩的人奪去了。鐵兄，你還記得于前輩身上曾有被搜過的痕跡嗎？」

「記得。」鐵銳點頭道：「令到佘大他們甘冒一死而奪取之的物件，必是很有價值！」

羽冲同意地點頭，沉思着，似在想着一些什麼。

鐵銳沒有開聲打擾羽冲，悶頭喝酒。

良久，羽冲抬起頭來，一笑，道：「鐵兄，走，咱們一定要將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先去找那個『死』後失踪的酒舖老板！」

鐵銳聞言，高興地推杯而起：「那就快走吧！差點悶死我了。」

於是，一迭聲呼叫小二來結帳，然後相偕羽冲離開食館。

惡煞與大盜

心情狂喜的酒舖老板，一路急馳，飛奔在一條荒僻的野道上，不時回首四顧，臉上滿是緊張與興奮的神情。

不遠處，有一座破敗的小廟，酒舖老板直朝那座小廟奔馳過去。

一脚跨進破廟，迅速，警戒地掃視了廟內一眼，再迅快地擰頭朝身後廟瞥一下，一閃身，隱在廟內。

破廟內蛛網塵封，供的也不知是何方神聖——神像破爛得只剩半截，供桌亦只剩二條半腿，傾側在地，一眼就看出，這座小廟已長久沒有人到過，是一座被人遺忘了的破廟。

酒舖老板在廟內細察一會，確定這是個安全的地方後，放心地長舒了口氣，一屁股躍坐在神桌上——廟內，只有神案還原好。

說實在的，酒舖老板也確是累極了，自從酒舖中甘挨一掌，詐死行險襲殺仁義大俠于伯仁，奪得沉香令後，唯恐有人跟踪搶奪，他巳迂迴曲折地奔走了一日一夜，現在，他終於可以放心地，好好的歇一歇了。

摸着懷中冒死奪來的沉香令，酒舖老板臉上洋溢着興奮，貪婪的笑意，不時低笑出聲。

也難怪他這樣興奮，因爲，他懷中的物件，就是一宗巨大的財富。

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酒舖老板本以爲今生今世，要老死在那小酒舖中，想不到橫財自天而降，令他行險得到了這武林黑白兩道不惜一死都想得到的「沉香令」。

想着美好的將來，酒舖老板不由又輕笑出聲。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探入懷中——他急切想看一看懷中的「沉香令」是究竟是何樣子。

倏的，酒舖老板身軀一震，笑容驟斂，手在懷中疾快抽出，手中已多了一把寒光閃燦的尺長尖刀。

身形一動，悄無聲息地躍落地上，一閃身，藏身在殘破的廟門後。探首往外窺看。

廟門外荒野寂寂，只有荒草野樹，鳥也不見一只。

酒舖老板緊張地窺察了一會，毫無所見，放心地吐了口氣，但仍不放心，閃身躍出門外。

在廟門外游目四顧，入目仍是荒草野樹，人影也不見，不覺搖搖頭，自嘲地一笑，轉身進入廟內。

那知，才一轉身，酒舖老板像白天見鬼般，神情猛震，人亦不由倒退了幾步。

——廟中，一個灰衣人像從空氣中幻現一般當門而立。

酒舖老板駭異地瞪視着那灰衣人，張口結舌，却沒有叫出聲。

灰衣人樣子像個老實的平凡的鄉下人，任誰見了他，也不會對他稍加注意，更不會對他感到害怕。

但，酒舖老板却如見鬼魅般，一臉駭異的樣子，許是由於灰衣人出現得太突然，太詭異，令到他會如此震駭。

灰衣人平穩地一步跨出廟門。他目中含有深意地注視着酒舖老板良久，一言不發。

酒舖老板很快地從震驚駭異中鎮定下來，目光注定在灰衣人臉上，喝道：「你是誰？」

灰衣人淡淡道：「我就是我。」

酒舖老板狐疑地再次打量着灰衣人，喝問：「朋友，光棍眼裏不揉沙，你到底是誰？」

灰衣人哈哈一笑：「你連我也不認識，看來，你在那酒舖中呆得太久了。」

酒舖老板不由脫口問：「你怎知我是那酒舖的老板？」

灰衣人冷笑道：「因爲我到過那酒舖，並殺了那小二！」

酒舖老板眼色一變：「你因何殺了那小二？」

灰衣人平淡地道：「因爲那小二對我說得太多了，從這一點，我斷定他不是個守口如瓶的人，而我亦不想他對第二個人說，而要令他不對第二個說，最好的辦法，是將他殺了，所以我將他殺了，令到他永遠不會將他所知的對別人說出。」

灰衣人娓娓道來，就像說一件極平常，極應該做的事一樣。

也許，在他來說，殺一個人，是一件極平常，稀鬆的事。

但，無論你怎樣看，他也絕不像一個窮兇極惡，殘忍嗜殺的人。

酒舖老板怒道：「好狠毒的手段！」

灰衣人掀唇一笑：「你呢？」

酒舖老板明知故問：「我怎樣？」

灰衣人道：「別人也許不知，亦不敢斷定，但，我却可以斷定，于伯仁是被你殺死的，而且用的是下流手段？」

酒舖老板雖然早猜到他會這樣說，聞言亦不會臉上變色，問道：「你怎能如此肯定？」

灰衣人目中精光一閃即隱，一字字道：「你別以爲你躲在那小酒舖中六年，就能改頭換臉了，別人不知你是誰？但我却知道。」

酒舖老板震驚地退了一步，厲聲問：「你到底是誰？」

灰衣人一指身上灰衣：「你不至於在酒舖中呆得目力退化了吧？」

酒舖老板目光注定在灰衣人那件灰色長衣上，突的神色大變，再退一步，抬手指着灰衣人：「你……你……」

灰衣人笑問：「你現在想起來了？」

酒舖老板終於驚聲道：「你就是灰衣惡煞？」

灰衣人讚賞地道：「你終於想起了，不錯，我就是李老拐！」

× × ×

李老拐——灰衣惡煞，原來這個看起來就像一個老實鄉下人的灰衣人，就是江湖上有名的煞星，灰衣惡煞李老拐！

提起灰衣惡煞，江湖上，武林中，可說兇名卓著。

別看他樣子長得平凡老實，手段却兇殘得很，很多被他殺了的人，都是上了他相貌的當，以爲這個像鄉巴佬一樣的人，沒什麼了不起。

結果，都死在他手上。

正所謂人不可貌相，若以貌取人，豈止失之子羽，簡直是連命也失掉了——若你以貌來判別灰衣惡煞。

別看灰衣惡煞相貌長得老實平凡，身手卻高明得很。

自他十五歲出道江湖，殺的全是武林黑白道的有名人物。

十五歲出道，第一個被他殺的，就是當年威名遠播，人稱「七環三截槍」的聚義帮帮主司馬鎭遠。

接下來，被他所殺的有：少林羅漢堂主持空證大師，武當俗家弟子，三友莊莊主谷連雲，天山一鷹任翔天，無影神偷戴九空……等不下十數人之多，而這批人，都是在武林中大有名頭的人物，但却一一死在他手上。

由於他喜穿灰衣，而且殺人手段毒辣，故此，被人稱爲灰衣惡煞，而眞名李老拐，反而被人淡忘了。

只要你出得起價錢，他可以爲你去殺任何人，這是灰衣惡煞的殺人原則。

× × ×

酒舖老板望着面前這個催命煞星，不由抽一口涼氣，臉上一連數變，眼珠亂轉，幾個念頭在心頭閃過。

灰衣惡煞却悠然自得地笑望着酒舖老板，加重語氣道：「你莫想轉歪念頭，那只會令你死得更快！」

酒舖老板聞言，强自鎭定心神，厲聲道：「你想怎樣？」

灰衣惡煞目光注定在酒舖老板臉上：「不想怎樣，只想你交出在于伯仁身上奪得之物。」

酒舖老板左手不由按在腹上，急聲道：「你莫要亂講，我何曾有從于伯仁身上奪到任何物件！」

灰衣惡煞目光移落在酒舖老板按在腹上的左手上，咧咀一笑：「那你爲何將手按在腹上，快交出來！」

說着猛的跨前一步，刹那間整個人散發出一股無形的殺氣，老實平凡的臉上，變得猙獰可怖。

酒舖老板本亦不是無名之輩，要不，他怎能在接了柴二一掌後，裝死襲殺了仁義大俠于伯仁？

但，他可能懾於灰衣惡煞的兇名，心虛胆怯，隨着灰衣惡煞踏前一步，他亦不由退後一步。

「李老拐，你莫要欺人太甚，你既知我是誰，當知我不會怕了你。」

灰衣惡煞厲銳地尖笑一聲：「你莫吹大氣，我既然找上了你，就一定要得到『沉香令』！」

酒舖老板知道抵賴不了，眼珠一轉，道：「灰衣惡煞，到底是誰出錢要你搶奪得沉香令！」

酒舖老板知道，灰衣惡煞現身搶奪沉香令，背後一定有人指使，他想摸清楚，以便對付！

灰衣惡煞道：「你不必知道，我亦不會告訴你，一句話，你到底交是不交。」

隨着他的語氣加重，身上的殺氣又加重了幾份。

酒舖老板確定了灰衣惡煞是受人指使後，心裏定了很多，也有了主意，臉現笑容，試探着道：「李兄，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灰衣惡煞有點不耐煩地道：「別拐彎，有話快說。」

酒舖老板急忙道：「李兄，我可以給你雙倍價錢！」

灰衣惡煞哈哈笑道：「就算你堆兩座金山銀山在我面前，也要取到沉香令！」話巳擺明，絕無商量餘地。

酒舖老板一咬牙，道：「李老拐，別以爲我怕了你，既然如此，只好見個眞章了。」

說動就動，話聲未落，進步欺身，尖刀帶起一溜閃光，刺劃向灰衣惡煞胸腹。

灰衣惡煞是志在必得，見酒舖老板搶先動手，遂嘿嘿一笑，身形一偏，讓過刺劃而到的刀尖！

誰知道酒舖老板早巳打定主意，雖然來勢洶洶，但刀到半途停頓，整個人乘着前衝之勢，身形一側一躍，快疾逾跳蚤，朝相反方向彈躍起，落荒而逃。

灰衣惡煞想不到酒舖老板竟會來這一手。眼見酒舖老板身形往另一側斜縱而去，不由怒得悶吼一聲，身形一彈一縱，人如天馬行空般追截酒舖老板，身在空中，怒喝：「聶鬼！你還走得了！」（未完）

實用柔道學

混沌書生・文

一　柔道概談

一、一些普遍的錯誤見解

現在已經有不少文章——其中的一部份是荒謬之談——是着筆於柔道的神秘，奇詭的那一面。有些作者的動機是很明顯地想令到讀者有這樣的印象，以爲柔道是佛教、瑜伽和神道三者的混合物，和運動根本毫無關係。大家不要給這種說法所蒙蔽了。無可否認地，柔道是一種藝術，一種格鬥的藝術，其中包含了一個很重的優良的競賽運動的成份。

人們對柔道總是感到一種神秘性的原因就是因爲它是來自東方，原本是日本的國技。後來它漸漸西播，成爲了差不多所有的國家都採納了的一種運動。所以我們一方面承認日本是柔道的發源地，另一方面我們也須知道每一個國家自己有他們的組織，以管理和學辦這些運動。

爲了這緣故，柔道中的各種術語均被各國翻譯了過去，不過這樣僅是爲了方便而已。在所有的認眞的柔道圈子裏，所有的術語依然是採用日本的原文——不管那個國家是荷蘭還是土耳其，是英國還是瑞典。

大家所常聽到有關柔道的話有：「柔道是一種不講蠻力的斯文運動」，「柔道是四兩撥千斤，你用的是對方的力量」，「其秘密是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平衡」。如果你過於相信其表面的字義，那麽你便會給蒙蔽了。認爲柔道是一種不講蠻力的運動此一概念是沒有錯的，可是如果有兩位柔道家，他們的技術一樣精良，則力氣大的那一位自然會比另一位高一籌，這正如在別的運動中，力氣大的人總是佔了很大的便宜。

力量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得知道如何去運用它。其中的秘密就是把你的力量集中去攻擊對方的最弱之點，和他最難加以抗拒的地方。

二、柔道的裝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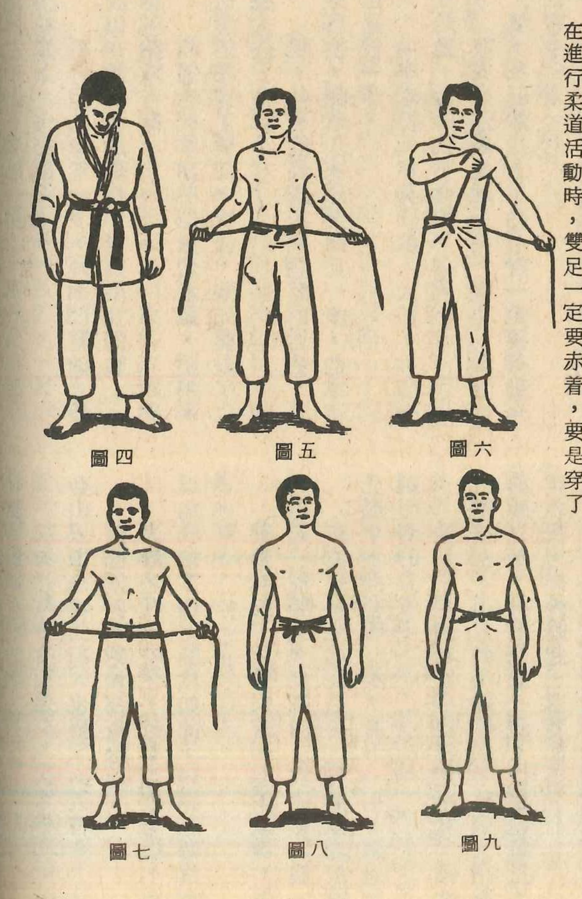
古語說得好：一件值得做的事，值得你認眞地去做好它。對柔道來說，這句話更是用得着；馬馬虎虎是對你毫無好處的。

所以，雖然在技術上並無突出的理由，以證明爲什麽普通的服裝不適宜在柔道的場合中穿，但是爲了要澈底地成爲一位柔道這種國際性的運動的成員，你就應該穿正確的柔道服裝。

柔道服是包括一件寬上袍，腰帶和長褲。上袍是長而寬，兩袖甚闊，長度僅略蓋過手肘。袍是沒有裝鈕的，也沒有袋口，以防在交手之時令人損失。腰帶把袍束住，其色代表該柔道手的造詣。帶長八呎，繞着腰部兩匝，然後打上一個特別的結。圖一、二、三和四表示這個結的結法。雙手拿着帶的中央，放在身前，將它圍向身後，再繞到前面，然後如圖三那樣把其中一端穿過第一匝，這才打一個結，如圖四。

長褲是以一條幼帶束了在身上，該帶是給縫上了褲頭後面的中央，褲前縫有一個圈。首先如圖五的那樣把帶拿着，先後將其兩端穿過褲前的圈，如圖六和七，然後打一個活結，如圖八，像結鞋帶那樣，最後將這結塞進褲內，如圖九，以防在交手時把結拉脫了。

在進行柔道活動時，雙足一定要赤着，要是穿了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一　圖二　圖三

鞋，則很容易在交手時把對方弄傷了。不過如果是在墊上進行時，大家都得穿上一種特製的拖鞋，以避免脚底將其他地方的塵帶上了墊上。

在初穿上柔道服時，它那種鬆動和空洞的感覺會令你很覺得奇怪。它給裁成這個樣子是爲了使你的動作完全不受衣服的束縛。只要你習慣了它，你會覺得它穿起來是十分舒服的。

三、等級和分級的方法

分等級是根據某一個人在比賽中所取得的成績，以及他作撲跌，空投和地面搏扭的動作的熟練程度而定的。比賽的給分是根據以下的標準的：

1. 比賽的勝的場數。
2. 作惡精神。
3. 其風格。
4. 出擊的次數（不論其出擊是成功或是失敗）。
5. 對動作的時間性的掌握。
6. 防守。　這六點的重要性大約是按以上的次序漸減。

在一個人初學柔道時，他可以很快地差不多在每三個月便升一級。這趨勢一般說到他達到三級（綠帶）之時便緩慢了下來。此時，評判員是着重於看他在比賽中的表現，以决定他的升級；因此在這個階段，他的升級便慢了起來。有時候，一個藍帶或是棕帶的柔道者常常會留級兩年之久。這現象多數是由於他本人的自滿，以爲已經把柔道中可以學到的東西，已經全部學會了；另一方面則由於他的求學心不熱烈。否則只要他是對這一門學問是感興趣的話，同時有一位好的教練加以指導，他一定會穩步向前進步的。

最初學柔道的人是佩紅帶的。這個顏色是非正式的，只不過是爲了容易辨認，使人一眼便知道他是初學者，還給考試及格之後，方能取得最低的一級（棕帶）的稱號。

在歐洲，各級所佩的腰帶的顏色是這樣分的：

六級——白帶
五級——黃帶
四級——橙帶
三級——綠帶
二級——藍帶
一級——棕帶

在六級之後，便到高級組。高級組的一至五級均是黑帶，以後則是：

六至八級——紅白相間帶。
九至十一級——紅帶。
十二級——白帶。

除日本人外，取得最高的一級是高級組第一級。日本人中能夠達到的最高級是十級。

四、建議的學習進度

對於一位對柔道已經有相當根底的人來說，他可以隨便按照此書中的任何一個式來練習，但是一位初學者便不能這樣的。他應該看看自己的功力達到一個什麽程度，然後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慢慢去學。只有當他是好高騖遠之時，心想一步便踏上青天，他才會遇到練習中受到傷的危險。因此，一個考慮週詳的學習進度是必須加以訂出，使初學者有一個指南針，指引他的學習。但是這進度表並非是硬性的，一些也不能更改的；它必須根據每個人的情形，而加以適當的修改，以求達到最大的收效。

如果一位初學者是參加了一個柔道會以學習柔道的話，則他最好採用他的教練所訂出的進度表，而不要理會我所建議的這個。其原因並非因兩者之間有很明顯的差別——這些進度表都是根據長時間的教導經驗所訂出來的，要是彼此之間存差異之時，這差異只是很細微的。

其最根本原因乃在於學者本身：他的學習能力的高低，他的練習的時間長短，以及他的肢體的柔軟性和他的身體是否強壯等。這些因素只有是他的教練在與他接觸之時，才會知道，因此他會把其進度加以適當的修改，以適合他的特殊情形。

不過，在沒有教練的情况下，我認爲對本書的各招的學習先後次序有必要加以列出，以爲初學者之參考。

我所訂出之進度表，雖然可以加以更改，以適合不同的情形，但是它可以安全地給採用，作爲基本的教材。爲了使學生不致感到硬板，同時令他們的興趣增加，我把進度的每一階段分爲三個部份，每一部份都應該加以完全的掌握了，才可進展到另一部份。同時在學習一個新部份時，一定要加入些以前學過的，以爲溫習。

當學生逐漸進步之時，他會很容易地體會到戰略之改變可以如何迅速地扭敗局爲勝利。他會學會了把各種空投法合用，以某一個空投法來嚇對方，使他在趨避之時令身體顯出弱點，因而可以用另一個空投法來進攻他。在地上搏扭之時，他能一眼便看到對方的破綻，因而使出臂鎖法，把他扣到動彈不得；或者是在他給弄跌到地上，而不是以空投法把他

摔倒時，如何去進行攻擊。

以上各點，從實踐和觀察中去學，都比只是看書要來得有效得多。在這方面，集體學習（如參加柔道會）無疑是比自己一個人來「自修」要有利了。如果能夠有多些機會，以觀察他人的動作，他的成績是會突飛猛進的。

以下是我建議中的進度表：

第一階段：向後跌，向側跌和向前撲。

第二階段：平衡，臂空投法和箍頸按倒法。

第三階段：後摔法、外掃腿法和上壓按倒法。

第四階段：前摔法、拉踝摔倒法和側上壓按倒法。

第五階段：

橫腿前摔倒法、橫腿側摔倒法，交叉手窒息法，覆掌交叉手窒息法，正反掌交叉手窒息法和腑下鎖臂法。

第六階段：肩臂空投法，十字上壓按倒法，單手壓喉法和摔倒鎖臂法。

第七階段：半蹲肩前投法，反箍頸按倒法和背後繞臂壓喉法。

第八階段：低肩空投法，背後壓喉法和千字形鎖臂法。

第九階段：架腿臀投法、掃膝摔倒法和跨坐鎖臂法。

第十階段：前踝摔倒法、側掃踝法和側仰體鎖臂法。

第十一階段：單腿摔倒法、半躺鎖臂法和前滾法。

第十二階段：踢腿臀投法、後掃踝法和側後掃踝法。

第十三階段：穿腿壓踝摔倒法、穿腿摔倒法和撐腿後空投法。

五、動作的連貫性

在柔道中，所有的動作都是一氣呵成的，看不出某一個動作自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另一個在何時接上來。但是為了講解容易，所以不能不把每一個動作分列開來，例如腿、臂、身體的各個動作；不過在講解中，我特別照顧到動作的連貫性這一點。在撲跌一章中，我甚至把整個動作分為各個階段，加以講述。這樣，我希望能夠幫助大家理解到各個動作的要點，同時指出一個學習它們的循步漸進的方法。

我不能過於強調大家應把柔道的動作看作一道暢流着的河，中間完全沒有起點或是終點，而不應把它視作一個一個環扣起來，成為一條鐵鏈。

我還要指出另一點，就是此書中的所有招式，都是可以同時適用於左或是右方的。為了方便起見，我只講及向單一個方向的動作。大家在看時把左改為右，右改為左，則可以得到相反方向的動作的步驟了。每一位柔道的學生，均應當對左右的動作十分純熟。否則如果他只會單一個方向的動作時，倘若對方所站的位置對他來說是不就手時，豈非他便變成束手無策，完全失去了戰鬥力？

六、放　鬆

在整本書中，大家會不斷地看見「放鬆」這字眼。這一重複是必要的，因為柔道的每一個動作都是須要身體的肌肉在相當放鬆的情形下而進行的。不過「放鬆」並不是說把所有的肌肉完全鬆弛下來，以致不能擔任它們的指定工作；這是指它們不應該硬繃繃地，緊張地拉緊着，而是保持着其靈敏度，隨時可以行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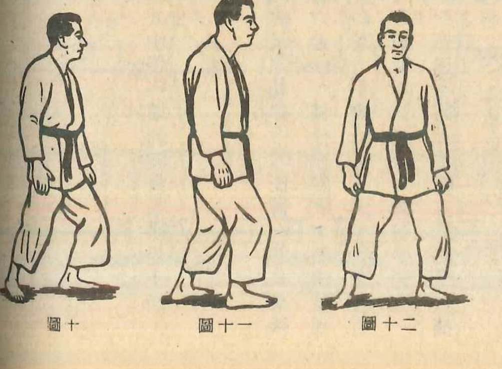
我可以舉一個例來說明此要點。你可以把兩根硬度不同的棒大力地擲在地上，其中一根是硬的，另一根是柔軟的，結果前者在受到硬地面的反作用時，因為受不起而折斷了；可是後者的柔順性吸收了地面的反作用力，絲毫無損。我們的身體四肢就像一根棒那樣，要是把肌肉拉緊，情形便與那根硬棒無異，很容易便會在跌在地面上時受到傷，甚至是折斷了。如果放鬆着，那麽安全性便大很多了。

七、平　衡

柔道的最基本原則乃是設法保持自己身體平衡，同時儘量去破壞對方的身體的平衡。身體不平穩是由於放鬆得不好，以及動作不小心。

大家可以留心觀察家裏的貓的悠然和放鬆的行動，向牠學習。注意牠的樣子是如何自然優美，注意牠的脊骨是如何地柔順，同時注意牠的足趾是永遠正對着前方的。學柔道的人應該像牠那樣移動着身體——放鬆、平穩、膝部微曲，足常與前進方向相平。

圖十是正確的以左足向前行的姿勢。圖十一是右足向前的動作，請注意足掌與前進方向平行。圖十二是以左足向左橫踏出，在此情形下，左足應在保持着舒適的限度下，儘量左移。不要踏得過左，以覺得不舒服了。圖十三是與十二相反方向的動作。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足部的位置對身體的平衡是極端重要的，特別是在你學習空投法之時。當你準備把對方投出去之時，你那支持着身體的脚趾部應指向你想把對方摔出去的方向。對膝部來說，情形也是一樣——它一定應與趾端在同一垂直面上，並保持這一位置，如圖十四及十五。

在向前踏出一步之時，踏出了的脚那一邊的肩部的位置也應與膝部、趾端在同一垂直面上，如圖十六。圖十七是不正確的姿勢，因為身體的重量集中了在後脚上了。

在橫踏出一步之時，膝部仍然要與趾端在一垂直面上。

圖十八中的學生在向右踏出了一步之後，身體保持着平衡。但在圖十九中的他的右肩和右膝超出了右脚掌的綫，因此他有被在右方給空投出去的危險。同時只要對他加以向右輕輕一推，他便會應聲倒了。這一點是柔道中最常見的毛病。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八、手部的位置

當在柔道中兩人相搏時，習慣上是他們各以右手抓着對方的袍的左邊開口處；手的位置約與胸齊。左手則抓着對方右手肘底的衣服，如圖七十一。

雖然手部抓着對方的位置各有不同，但是上述的這一個在實際應用中已給證明了是能夠適合大部份招數的，因此初學者必須加以採用。

在所有的空投中，最重要的是始終要抓着你的對方的袍。如果是空投向左，則以左手抓着；向右方時，便應該用右手。看見對方給自己脫手摔出去，在空中飛着，落下在數呎開外的地方，無疑是十分令得自己開心的事。可是這是不甚聰明的。因為你的手一旦離開了他，你便失去了對他的控制，又要重頭再把他設法置於掌握之中；同時除非你這一摔做得十分漂亮，否則你所得的分數並不會令你勉強滿意的。

你應該不要脫手把他扔出，使你依然抓着他的袍。因為這樣做對你只是有利，你可以緊接着重新對他發動攻勢，以臂鎖法或是按倒法將他完全控制了。

最後還有一點好處——這在練習中時是特別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在投出對方時仍然抓着他的袍的則他的去勢便會減緩，不致蓬然掉在墊上，因而受了傷。

九、腿、臀和身體的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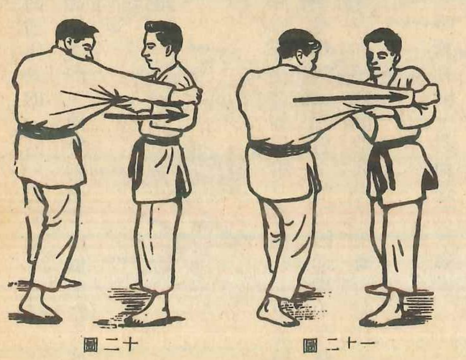
在柔道中，一個成功的動作是有賴於各組肌肉的巧妙的配合而達成的，這一個結果永遠不能只用單一組肌肉便產生得到。例如像圖廿那樣，你只用雙手把對方拉向你，而完全不用你的身體任何其他部份，那麽你所傳到他身上的力量，不過是微之又微。同樣地，如果你只用肩部肌肉，如圖廿一，則情形也會如此。

現在你把身體擺成正確的姿勢，如圖廿二，膝微曲着，兩手抓着對方的袍。開始時身體向左轉，左足往後移，如圖廿三。在你這樣做時，把身體微向前傾——這是能使你發出最大力量的姿勢——同時左手猛力一拉，右手往前一推，劃出一道與左足移動的相同方向的弧綫，如圖廿四及廿五。這即是說，整個身體都在移動着，各部份互相配合，以產生最大的效果。（注意圖廿五中，右方的攻擊者支撐着身體的右脚，其脚趾所指的方向是與他對手將會跌倒的相同。）

這個把左腿往後移的動作是很重要的。在看此書或是在聽到教練這樣對你說時：

「把你的左腿移後。」

他實際指的是把左臀移後，同時左腿和身體跟着它移動。臀部動作的另一作用就是它能使得你的所有動作都能成為弧形運動。圖廿五所示的就是左



圖二十　圖二十一

臂、左臂和左腿所作的弧形運動，以令到對方失却平衡，向其右方跌倒。

圖廿六的輪子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例子。軸心從A控制着輪子的轉動。當輪子轉動時，B點的速度遠比A點爲大，因此在這個同心圓內，此圓的圓周比內圓者爲大，因此在同一時間內，B點所要走的距離要比A者爲大，所以其速度也要大。

在柔道中，把對方摔倒的人是位於點A點，而被摔倒者是在B點。因此之故，前者的動作轉慢，同時受到節制；可是後者則給急速地轉着，而且他的身體的移動速度大，他便越容易失去平衡和對自己的控制力。所以站在A處的人有很大的便宜，他必須以任何代價來守着這一個陣地。假使他踏離他的中心一步——例如圖左廿五中，他把右脚移離中心位置——他會破壞了他本身的轉動的韻律，使得對方有機可乘，將他自己變成中心點A，於是便反被動而變成爲了主動了。

在柔道中，此類弧形運動在各平面中給運用到。只要你仔細觀看書中的插圖，你便會發現到這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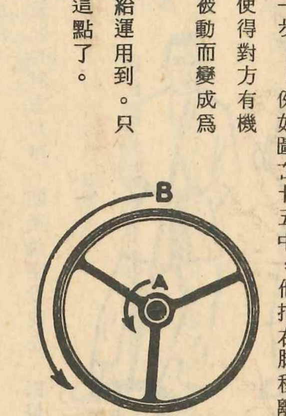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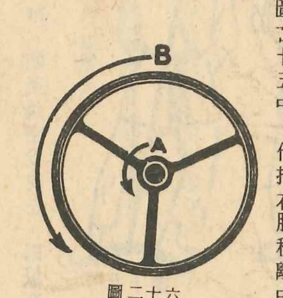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三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圖二十六

十、把對方面向前摔倒

柔道的摔的招式可以分爲兩大類，一種是使對方向前仆跌的，另一種使他向後倒。此外還有些是令到他向側面跌倒的，不過這並不在本書範圍之內，同時初學者亦無須在這個初學的階段來分心去學它。

使對方向前仆跌的招數是用來對付以下的敵方的：

1 對方身體挺直，向你迫近前來。

2 對方身體挺直，站着不動，準備向你迫近。

對付把身體半蹲着，採取着戰鬥姿態的敵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施用第二種招數，把他摔個四脚朝天。爲了要使對方向前跌倒，你一定要避免與他作正面相對；但正因這樣，你便很容易地把自己放在一個十分易受攻擊的不利位置，除非你已經使他失去了平衡，而且是一直保持他失却平衡。要記着的要點是：

1 不要在對方自行平衡，或者是由你使得他失去了平衡之前，對他進行攻擊。

2 在他摔倒的過程中，使他一直處於失却平衡狀態。

3. 另一方面，始終要保持你自己的平衡。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圖三十

這三點雖然對使用第二類招數也是一樣重要，但由於使用第一類招數會令到自己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因此其重要性更爲明顯。

十一、把對方摔個四脚朝天

你在此時應記着以下各點：

1 你一定要在一開始攻擊之時便把他控制得站在地上，移動不得，同時身體的重量集中了在脚跟。如果你讓他在你前進之前有機會退却了，則你的攻勢便完了。請參看圖廿七。

2 你的身體一定要向前彎，一足向前，以使對方失去平衡，同時把你的重量加於他身上，如圖廿八。

3. 你的前足——即是在空投對方之時，支持着你的身體的那隻脚——一定起碼要與對方在後撤中的脚相齊，如果能伸到在它後面則更佳。參看圖廿九。

4. 你的手臂的用力方向是垂直向下，如圖卅。

十二、敬　禮

有過一段時候，在柔道的每一個回合的開始和結束時，與賽雙方都互行坐禮拜。坐時曲着膝，臀部壓在兩脚的足跟，雙手按着膝部，如圖卅一。兩人相對而坐，距離開約六呎。當大家都預備好後。一同把手放在前方地下，身體向前傾，把頭頂朝向對方，如圖卅二。

但是在一些不甚隆重的場合中，立敬禮則較爲流行。姿勢是直着身體，兩手按着腿的前方，把上身前傾爲體，如圖卅三。



圖三十一

圖三十二

圖三十三

下期刊出「撲跌之術」

練功秘訣之二十七

蜈蚣跳

靈空子

蜈蚣跳之法，亦練習手指足趾之力，而兼練躍者，與臥虎功約略相同，先亦用兩手掌兩足趾抵地，支持全身，胸腿等部，約離地三四寸，此爲預備時之姿勢，然後身體之中部，向上聳起成弓背形，兩掌猛力向地上一按，兩足尖猛力向後一點，全身完全凌空，乘此按點之力，即躍出數尺，仍以掌趾柱地身體仍離地三四寸，與起勢前相同，此法較臥虎功爲難，一不留意，胸腹等部，非但觸地犯忌，無意之間，亦易受傷，故最好先將臥虎功練成之後，再進而練此，則較爲易成，迨用掌之跳躍，練至純粹時，則更變爲拳，依法行之，然後更進用三指按地之跳躍，末後亦習一足點地之跳躍。至皆能隨意進退，斯可矣，以之臨敵，非但手指，足趾之功，可以制人死命，而跳躍亦足以助退避之用，使敵人出於意表之外，而不及措手，誠制勝之妙法也。





俠情鬥智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黑幕英雄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田懷邦決定與貝天鴻講和，乃在天都酒樓二樓擺下「和事酒」，邀請貝天鴻前去歡宴，共釋前嫌。是日，貝天鴻只帶了唐船及彭森依時赴會，再無其他手下追隨同來。田懷邦雖感奇怪，也不知對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雙方略事寒暄後，即展開談判，田懷邦當席提出的條件，貝天鴻不予接受，雙方僵持不下，即時動武，田懷邦人多勢衆，貝天鴻當然不是對手，但唐船此時拿出一隻玉鵰猴子，在田懷邦面前一揚，田懷邦一見，面色大變，之後，唐船提出雙方作一次公平決鬥。翌日，雙方人馬都依時到青塢頭決戰。第一個回合鄔木郎被利青霖所殺……

獵犬山上喪　五爺刀下亡

連十血

（一）

決鬥已結束。

鄔木郎的性命也已結束。

雖然雙方都已劍拔弩張，但却沒有釀成更大的火併決鬥。

田五爺在鄔木郎還未倒下去之前，早已坐上汽車，絕塵而去。

唐船也沒有追上去的意思。

他只是用一種充滿仇恨的目光，瞧着那輛汽車。

利青霖忽然走過來，對他說：「小瓶兒的仇已報，我也該走了。」

唐船目光一閃：「甚麼？你這樣就走了？」

利青霖說道：「現在不走，還待何時呢？」

唐船道：「你以為小瓶兒的死，只須由鄔木郎一個人承担責任？」

利青霖嘆了口氣，道：「我知道，田五爺也是害死小瓶兒的，但我已累了。」

「累了？你做過了甚麼事？這麼快就說這種喪氣的說話？」

「我不知道，」利青霖閉上了眼睛，緩緩的說道：「我只知道，這種大都市的生活，對我來說，並不適合。」

唐船冷冷一笑：「你是為了享受才來到這裏的？」

「不！」

「既然不是，那你就要咬緊牙關，再澈底的幹下去，否則小瓶兒在黃泉之下也不會原諒你！」

小瓶兒的倩影，又湧上了利青霖的心頭。

「田懷邦，你這個老混蛋！」唐船皺眉冷笑，「我絕不會放過你，小利也不會任由你在這裏橫行無忌！」

利青霖默然。

直到很久之後，他才對唐船說：「為了小瓶兒的血仇，田懷邦不能容於世上，為了那些被欺壓的善良百姓，更不能任由

田懷邦肆虐！」

「對！」唐船正色說道：「你這些說話，才總算是說對了門路，你留下來，咱們一起去對付田懷邦！」

（二）

夕陽西墮，樓頭一片昏黃景象。

貝琪兒這幾天變得很沉默，和平時的她判若兩人。

知女莫若父，貝天鴻當然知道她為了甚麼而在發愁。

就在這天的黃昏裏，貝天鴻來到了女兒的房中，對她說：「你是不是在怨恨唐船，一直都不向妳說實話？」

貝琪兒昂起了臉，冷笑道：「這是你們男人的事，對不對我說都沒關係！」

貝天鴻嘆了口氣，道：「妳若在怪責唐船，那可是寃枉了他。」

「我不會寃枉任何人，更不會寃枉他。」貝琪兒的聲音聽來有點顫抖，那是因為她在憤怒之中，「無論他是個正正當當的生意人也好，是個黑帮頭子也好，都跟我完全沒有半點關係。」

貝天鴻苦笑。

「但倘若我也是個黑帮頭子呢？」

「這種說話根本沒有值得討論的必要，因為我知道你不是，你是個銀行家，在社會上有名譽有地位的大亨。」

貝天鴻長長的吸了口氣，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這只是別人看見的表面，在骨子裏，我並不如妳想像中那麼崇高和偉大。」

貝琪兒楞住。

「不！你說謊！」

「我何必騙妳？說實話，我不但是銀行界、商界上的大亨，同時，也是黑帮大亨！」

貝琪兒的臉色已發青，搖着頭：「不！你在說謊，就算你本來是那種人，你也不必告訴我，也絕不敢告訴我知道的。」

貝天鴻點點頭，嘆道：「事實上本來如此，但到了這個地步，我已無法再隱瞞下去，與其讓妳日後發現才傷心，不如早一點把一切說出。」

貝琪兒眞的呆住了。

在此之前，她怎樣也沒有想到，自己的父親，竟然是個黑帮頭子。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才喃喃的說道：「爹，你已很有錢了，為甚麼還要幹那些不合法的生意？」

貝天鴻苦澀地一笑：「在我還未曾成為銀行業鉅子之前，便已承受了妳外祖父用血汗拚回來的江山，那時候，妳母親還在世，她也不贊同我在黑道上混。」

貝琪兒瞧着他，問：「你為甚麼不聽她的說話？」

貝天鴻道：「妳可知道，外祖父是怎樣死的？」

貝琪兒搖頭。

「直到現在，所有親戚朋友，還以為他是心臟病發而死的，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貝天鴻的情緒有點激動起來，「他是給人用鐵棒擊碎內臟，吐血身亡的！」

貝琪兒吃了一驚：「誰下的毒手？」

貝天鴻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說道：「殺他的人，是一個身份很神秘的殺手，直到五年前，我才查出，他叫連十血。」

貝琪兒道：「你既已查出兇手，就該為外祖父報卻這段血仇！」

貝天鴻道：「妳認為我該怎辦？」

貝琪兒怔了怔，道：「叫巡捕房的劉伯伯去把他抓回來！」

貝天鴻苦笑。

「劉晏權雖然是巡捕房的老大哥，但他就算有十顆胆子，九條性命，也不敢去動連十血一根毫髮。」

貝琪兒皺着眉：「這怎可能，這本來就是他本身的職責嘛。」

貝天鴻道：「那也要看對付的是甚麼人，有種人，本身就是一團火焰，一包毒藥，等閒之輩，絕對不敢碰它一碰！」

貝琪兒說道：「那劉伯伯原來是個膿包。」

貝天鴻搖搖頭，嘆着氣：「妳還年紀輕，而且只是個女兒家，許多事妳是不會明白的。」

貝琪兒坐在一張絲質的軟沙發上，托着腮，確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貝天鴻緩緩地接着說下去：「為了要抓住連十血，咱們的人一直都在暗中調查，終於發現了一個秘密。」

貝琪兒急問道：「甚麼秘密？」

貝天鴻道：「連十血原來和田五爺、褚錫山都是同一道上的人，早在十多年前，這三人還暗中幹過偷運軍火的生意。」

「褚錫山又是個怎樣的人？」貝琪兒是越來越感到茫然也越來越感到興趣。

貝天鴻臉色凝重，緩緩道：「褚錫山比田五爺出道略遲，但為人精警毒辣，手段之兇殘，尤在田懷邦之上。」

貝琪兒道：「連十血既是和褚錫山有所聯繫，他們會不會為了田五爺的事，來找你的麻煩？」

貝天鴻笑了笑，道：「妳爹並不是劉伯伯，他們若敢來找我算帳，那才是正中下懷。」

貝琪兒瞧着自己的父親看了很久很久，才嘆道：「我們現在已很有錢了，何必還幹這許多不合法的生意？」

貝天鴻道：「爹早已想退出這個圈子，而且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別人都不知道，爹也是黑道上的人。」

貝琪兒道：「你現在打算怎樣？」

貝天鴻道：「以靜制動，看看他們的來勢，然後再給這夥壞蛋重重一擊。」

「不！我不是說你怎樣跟別人拚命，而是說你將來打算怎樣改變這一切。」貝琪兒說。

貝天鴻沉思半晌，道：「我們去漢堡，在哪裏，我早已購買了一座比這裏更寬闊的花園洋房，而且妳的姨丈、表哥、表弟妹都是隣居。」

「你不騙我？」貝琪兒跳了起來。

「傻孩子，爹幾時騙你來着？」貝天鴻笑着說。

「小安呢？」

「當然也一起去，除了她之外，還有黃媽，小球兒、忠伯，當然還有我。」

貝琪兒怔怔的瞧着貝天鴻，終於忍不住再問：「還有呢？」

貝天鴻大笑：「妳儘管安心，唐船也一定會和我們去的。」

貝琪兒興奮極了。

她在父親的臉上親吻了一下。

貝天鴻笑容滿面，但心中却是心事重重。

「妳不再怪責爹和唐船了？」

「我不怪你們，」貝琪兒眸子裏閃動着美麗的神采，「因爲我知道你們就算不是好人，也絕對不會很壞！」

貝天鴻終於忍不住大聲笑了起來。

他覺得女兒這兩句評語，實在是精采極了。

(三)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點正，一列遠程火車載着數以千計已很疲倦的旅客，來到了這個大都市的火車總站。

旅客大多數都携帶着沉重的行李，但其中却有幾個人只携帶着很少量的行李。

那甚至也不能算是甚麼行李，他們只是每人帶着一隻很輕巧的皮袋子而已。

那總共是六個人，其中一人年紀較大，兩鬢已然花白。

在他身旁的，也是個中年人，但却顯得比較年輕，只是一張臉龐很蒼白，兩顴却高高聳起，令人看來，似是帶着一種邪氣的感覺。

這兩人都是穿着深棕色的西服，襯衣却潔白如雪。

唯一不同的，就是年紀較大一人，結着一條灰色的領帶，而面龐蒼白的瘦漢，他的領帶却是一片血紅之色。

走在他倆前頭的，是四個白衣漢子。

他們的步伐很急速，臉上絕無半點倦容。

車站外早就有兩輛汽車在恭迎着。

一個青衣人，很有禮貌地，把這六人分別請上了兩輛汽車內。

其中一輛汽車的司機，身材異常魁梧，看來簡直就像是隻巨熊一樣。

那青衣人向那面龐蒼白的漢子說：「他叫大雄，是五爺的遠房親戚！」

那面龐蒼白的漢子甚麼話也沒有說，甚至沒有半點任何的表示。

汽車即將開動。

但就在這時候，這面龐蒼白的漢子突然對青年人說：「你是否已查出，誰偷了我的老婆？」

青衣人一怔，一時間答不上話。

面龐蒼白的漢子嘆了口氣，搖頭道：「你查出與否都沒關係，因爲我自出娘胎直到如今，還未成親。」

還未成親的人，當然不會有老婆。

既沒有老婆，却問「誰偷了我的老婆？」這人的神經莫非出了毛病。

但青衣人知道，這人精明厲害，絕對不會神經有問題。

那麼「誰偷了我的老婆」一語，顯然是一句語。

只有田五爺的手下，才會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才會知道如何答覆。

但他並不是田五爺的手下，所以答不上來。

既答不上來，那麼自己一干人等的身份，都必已暴露無遺。

青衣人心念電轉，已暗覺不妙。

他反應極快，又迅速地從腿旁抽出一把尖刀，就向這白臉漢子身上刺去。

颯！

他這一刀刺得兇狠而快捷，但却不是刺在白臉漢子的身上，而是刺在軟綿綿的坐墊上。

「喔！」他突然一聲悶哼，喉管已被一把小刀割斷。

他瞪着眼睛，瞧着這個面無血色的中年人。

「不愧是……連十……血……」

中年人臉上木無表情。

那身材魁梧若熊的司機已揮出一拳，「蓬」的一聲打在他的左頰上。

(四)

這個面龐蒼白如雪的中年人，就是連十血。

和他一起來到這裏的，還有褚錫山和四煞星。

褚錫山，連十血僕僕風塵趕到，顯然是要助田五爺一臂之力，對抗貝天鴻和唐船。

田五爺當然已派出了手下，去迎接他們。

但這些人，都已給青安帮半途截下。

青安帮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褚錫山和連十血擊殺於道上。

那身材魁梧若熊的司機，其實就是金大將。

× × ×

連十血挨了金大將一拳，却仍然端端正正的坐在車廂裏，連動也不動。

他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金大將一聲咆哮，雙手已向連十血的脖子上揑去。

褚錫山和他的四煞星也動了手。

七八個黑衣漢子，給四煞星打得東歪西倒。

褚錫山背負雙手，冷眼旁觀。

突聽一聲巨响，金大將的龐然軀體，有如一頭巨象般從車裏滾下來。

他的左脇下已中了一刀，血漬染紅了半邊身子。

他的眼睛也鮮紅如血。

「連十血！這裏就是你葬身之地！」

他雖然已受傷，但仍然是那麼兇悍。

連十血冷冷道：「我和你素無仇怨，你爲甚麼一定要和我拚命？」

金大將咆哮如雷：「老子先斃了你，然後再把田懷邦一片片撕開。」

連十血「噢」的一聲：「原來你和田五爺有仇，却連我也要一併幹掉。」

金大將厲聲道：「你說對了。」

他又再向連十血撲去。

但他的身子撲前三尺，背心已中了一把鋒利的飛刀。

那是四煞星中，號稱「刀煞」崔么的傑作。

金大將雖然身材魁梧健碩，但這一刀已足够使他所有的動作完全停止，包括心臟跳動在內。

(五)

下午四點零五分，田五爺在大廳內大發脾氣。

他派了六個手下去迎接褚錫山和連十血，想不到在半途中已給青安帮的人截下，六個人中只有一個帶着滿身傷痕回來。

「他奶奶個熊，貝天鴻實在是欺人太甚了！」田五爺的一張臉簡直變成了紫醬

色。

就在這時候，兩個日本武士從外面走了進來。

那是池竹太郎和坂秀夫。

「飯桶！飯桶！統統都是他媽的飯桶！」田五爺仍然在大發脾氣，不斷的在罵人。

坂秀夫突然說道：「老闆是不是在罵我們是不中用的飯桶？」

田五爺一怔道：「你們是甚麼時候進來的？」

坂秀夫道：「就在剛才不久。」

田五爺一頓脚，道：「貝天鴻那混帳的傢伙，目中無人，簡直是想把老子活活擠死。」

坂秀夫沉吟半晌，道：「老闆的事，也就是我們兩人的事，這些日子以來，你却沒向我們提及過。」

田五爺眉心一緊：「你有何辦法？」

坂秀夫道：「聽說褚大爺和連十血已到了這裏？」

田五爺點頭，心裏却還是爲了手下被截的事忐忑不安。

坂秀夫道：「貝天鴻雖然一直暗中支持着唐船跟老闆作對，但有了褚大爺，連十血的援助，我們不難一舉收復失地。」

田五爺面色稍爲緩和。

坂秀夫又道：「我們兩人自從到了五爺麾下，一直都沒有甚麼表現，今次大擧反擊，我們願爲先鋒。」

田五爺吸了口氣，道：「這得要靠你們了。」

坂秀夫道：「對付青安帮，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但……」

田五爺目光一閃：「你有甚麼看法，不防直言。」

坂秀夫神色肅穆，沉聲說道：「你們中國人有句說話，叫引狼入室，褚大爺與連十血從老遠趕到，未必就是爲了一個『義』字。」

田五爺凝視着他，過了很久很久，才緩緩道：「你能看出這一點，可見你對褚錫山，連十血這兩個人，也有很深切的了解。」

坂秀夫道：「我們不怕貝天鴻，不怕唐船，不怕青安帮，就只怕引狼入室！」

田五爺嘆了口氣，道：「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除了向他們求助之外，我們是敵不過貝天鴻的。」

坂秀夫說道：「這一點我也承認，但防人之心不可無。褚錫山，連十血此番南下，恐怕是心存大慾，老闆切莫以等閒視之。」

田五爺嘴角忽然有了一點笑意：「但在貝天鴻，唐船未曾倒下去之前，他們總還不敢先拿老子開刀。」

坂秀夫點點頭道：「這倒是可以確定的。」

「唔……」田五爺淡淡一笑，道：「那麼我們就當這是一局形勢險惡的棋子，只要對方錯走一步，嘿嘿，嘿嘿！……」

就在這時候，一個跟隨着田五爺已有二十年的老僕匆匆走進來，說：「褚大爺來了，褚大爺來了。」

坂秀夫，池竹太郎互望一眼，雙雙退下一旁，兩人的臉上都是平平淡淡的，就像是兩塊日本的木屐子。

中日大決戰

(一)

五月二十四日，回暖中的天氣突然轉變，晨風中帶着一種說不出寒冷之意。

六點零五分，唐船，利青霖，彭森都在墳塲上。一副嶄新的棺木，默默地埋葬在一坯黃土之下。

棺中人，就是在火車站外被擊殺的金大將。

唐船神色黯然，一張臉龐顯得又青又白。

彭森忽然說：「他是個好人。」

沒有人答話。

利青霖目注遠方，臉上木無表情。

過了很久，他們才離開這座地處荒僻的墳塲。

但他們沒有走遠，就已給一羣人阻攔住去路。

其中兩人，穿着寬大的和服，腰間俱懸長而略彎的東洋刀。

「坂秀夫，池竹太郎！」彭森冷笑。

坂秀夫向前踏出三步，向三人環掃一眼，突然說：「我是坂秀夫，自到中國以來，從未遇到眞正的高手。」

彭森冷笑。

坂秀夫瞪着他，忽然用一種很古怪的語氣問：「你算不算是個高手？」

彭森冷冷的說：「你若要見識一下中國的武功，彭某自信不會使你失望。」

「當眞？」坂秀夫的眼睛瞇成一綫，點頭不迭的說道：「那好極了，我是用刀的，你呢？」

彭森從腰間摸出一柄斧頭：「我用這個。」

坂秀夫眉頭一皺：「你不嫌它太短一些。」

彭森大笑。

「武器不在乎長短，最重要的是能否給予對手致命的一擊。」

坂秀夫又點頭：「有理。」

彭森笑聲忽歛。

他忽然用一種很嚴肅的口吻對坂秀夫說：「倘若你敗了，怎樣？」

坂秀夫道：「我若敗了，你們三人可以走，我們絕不會加以留難。」

彭森道：「倘若我敗了呢？」

坂秀夫道：「你若敗在我刀下，這兩人就得死。」

彭森搖頭：「這樣不對！我反對。」

坂秀夫一怔：「你想怎樣？你認爲怎樣才算公平？」

彭森道：「你若敗了，你們馬上滾，我們決不加以留難便是。」

坂秀夫聽得一呆。

究竟是誰留難誰？這倒是弄得一場糊塗了。

只聽得彭森又說道：「倘若我敗了，你們也得馬上離開，而且絕不能動他們分毫。」

坂秀夫乾笑着。「你很聰明，說來說去，無論是贏是輸，還是要我們走！」

彭森冷冷道：「你若要見識一下中國的武功，就得完全依從這些條件。」

他這句話，連自己都覺得說不過去。

敵人已包圍着自己，但他還是大言炎炎，去跟對方討論「條件」，眞是笑掉別人的大牙。

但坂秀夫却居然說：「好！你的條件，我答應便是。」

唐船却在這時候說：「我現在也有個條件非提出不可。」

「又有甚麼條件？」坂秀夫皺着眉。

「我的條件就是，由我來代替他跟你決鬥！」

坂秀夫盯着他，忽然問：「你是不是唐船？」

「不錯。」

「我早已聽過你的名字，不但想領教閣下的武功，還想殺了你立功勞。」

唐船盯着他，說：「你倒很坦白。」

坂秀夫道：「聽說你武功不弱。」

唐船道：「我是個高手！」

這句話本來很狂妄，狂妄得跡近乎滑稽。

但現在，他的說話也許狂妄一點，却絕不滑稽。

因為坂秀夫本來就想找個眞正的中國高手一決高下。

「不能！」坂秀夫突然說：「我已先答應了他，除非他悔約，否則我的對手仍然是他，而不是你！」

彭森大聲道：「我不悔約！」

「森！」唐船沉聲喝叫。

彭森知道他是担心自己，但在這時候，他絕不想退縮，滅了中國人的威風。

他知道眼前這個日本武士並不好惹。

但他不怕。

（二）

風更冷，殺氣逼人眉睫而來。

彭森倏地發出一聲巨喝。

雖在曠野之地，這一聲巨喝仍然令人有震耳欲聾的感覺。

坂秀夫雙脚微微移動，刀鋒散發着奪人眼目的光芒。

彭森的斧已揮出，斧鋒在暴喝聲中急落，疾劈坂秀夫面門。

也就在這刹那，一道弧型寒芒，閃電一樣破空飛來，猛擊在彭森斧鋒之上。

彭森不懼。

刀雖鋒利，但份量不及斧頭沉重，這兩種武器交擊，他可說是大佔便宜。

但也幾乎在同一刹那間，坂秀夫的刀勢已變，他的身形也已變。

彭森一斧落空，既未劈中坂秀夫，也沒有和對方的刀鋒交擊。

刷！

「吔介依！」也不知坂秀夫嘴裏在叫些甚麼，他的人突似已變成瘋狂，刀更瘋狂。

彭秀夫雖也勇猛，他的斧頭雖也犀利，但仍然不如坂秀夫的刀凌厲。

唐船臉色一變，突見彭森一個踉蹌，連人帶斧仆下。

坂秀夫以殘酷絕倫的一刀，幾乎把彭森的臉龐從中劈開為二！

刀尖低垂，血滴如縷。

坂秀夫這一戰贏得很清脆玲瓏，唐船無話可說，利青霖亦無話可說。

即使彭森現在還能說話，他也只能說一句「佩服」而已。

×　×　×

雖然已是七點十二分，于空間還是一片灰濛，沒有半點陽光。

彭森已倒下，唐船，利青霖已在敵人重圍之中。

坂秀夫瞧着唐船，忽然說：「你我之勢，衆寡懸殊，我現在要殺你，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唐船沒有答話。

坂秀夫又說：「但我現在不殺你。」

唐船道：「何以如此仁慈？」

「我不殺你並不是因為仁慈，而是因為我已答應了這位中國高手，讓你們活着離去。」說着，坂秀夫向倒臥在血泊上的彭森一指。

唐船冷笑道：「你倒很遵守諾言。」

坂秀夫回刀入鞘，甚麼話也不再說，掉頭就走。

池竹太郎和他的手下，也一併離去。

直到他們遠離後，利青霖才冷冷的對唐船說：「彭森無辜死在別人的手下，想不到你竟然會無動於衷。」

唐船倏也怒喝：「閉嘴！」

利青霖冷笑：「彭森為你賣命，你却不敢去動坂秀夫一根毫髮。」

唐船額上青筋凸現，怒道：「你可曾聽過一句說話：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利青霖冷冷道：「只可惜你不是君子，而且在十年之後，恐怕像你和坂秀夫這種人，早已死得不明不白。」

唐船突然揮拳。

但他這一拳打空，利青霖却反而一拳打在他的下顎上。

唐船怔住，繼而苦笑。

「你已打算離開青安帮了？」

利青霖冷冷笑道：「我根本就不是甚麼青安帮的人，我要來便來，要走便走，誰管得着？」

唐船說道：「別忘了，我還是你的朋友。」

利青霖冷然道：「我當然還沒有忘記這一點，否則我不會揍你一拳！」

唐船長長的吸了口氣：「直到這個時候，你怎麼還是那末固執？難道你沒看出，坂秀夫為甚麼不向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襲擊？」

利青霖道：「他是為了守諾！」

「守諾？」唐船陡地大笑：「你看錯了，他不再作進一步的襲擊，並不是為了守諾，而是另有兩項緣故。」

利青霖眉頭一皺。

唐船嘆了口氣，緩緩接道：「他是個高手，早已看出你我絕非易與之輩，這一仗繼續硬拚下來，他們就算能夠擊殺我們兩人，也必將付出極大的代價。」

利青霖搖頭。

「這一點理由絕不正確！」

「何以見得？」

「在這種有利的形勢下，他們還不來一記重擊，將來就很難再有這種機會。」

唐船道：「那麼，你不妨再聽聽第二個理由。」

利青霖只好聽下去。

唐船接道：「坂秀夫不殺我們，一來是要保存己方的元氣，另一方面，乃是要把這一場硬仗，留給另一個人。」

利青霖目光閃動一下，沉聲道：「褚錫山！」

「還有連十血！」唐船淡淡的說道：「這兩個老江湖，已從老遠趕到，他們表面上是田懷邦的生死之交，田懷邦給咱們反擊，壓得透氣不過，褚、連二人趕到援以一臂之力，那本是很正常的事。」

利青霖吐了口氣：「照你的看法，他們其實也在互相勾心鬥角。」

「坂秀夫把我們留給褚錫山和連十血是想坐收漁人之利，反正他已殺了彭森，總算是立下了一件大功，在田懷邦和褚錫山面前，他已足夠交待有餘。」

利青霖想了想，嘆口氣，終於還是同意他的見解。「現在我們該怎樣？」

唐船淡淡的說：「你不走了？」

利青霖苦笑：「我們畢竟還是一場朋友……」

唐船笑了：「不錯，只要你還記着這一點，敵人來勢再兇，陰謀再毒辣，咱們也無所懼。」

利青霖道：「你有甚麼計劃？」

唐船道：「現在還沒有。」

利青霖道：「到了明天呢？你是否已可以把對付敵人的計劃全盤擬好？」

唐船搖搖頭：「不必等到明天，今天晚上，我們就要聚集青安帮的弟兄，把整個計劃定好，然後給予田五爺最致命的打擊。」

利青霖道：「你有把握？」

唐船道：「只要你在我身邊，我就有把握！」

「好，我不走！」利青霖用一種充滿信心的口吻說：「為了小瓶兒，為了金大將，還有彭森，我要親眼看見田懷邦倒下去！」

（三）

五月二十五日，陰霾密佈。

上午九點四十五分，彭鐵雲帶着滿身酒臭，怒打刁雄勇。

彭鐵雲是青安帮著名的小霸王，雖然和彭森沒有任何親戚的關係，但別人都說他們長得很相似。

彭鐵雲很崇拜彭森，認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大英雄，眞好漢。

但在昨天，他的英雄偶像，已血肉模糊的死在墳塲上。當彭鐵雲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居然像個小孩子般哭了起來，然後就發狂的向路上飛奔出去。

沒有人能追得上他。

他生平有「三大快事」。

第一：吃得快。

第二：跑得快。

第三：拳頭够快。

他一直都對別人說，他的拳法是彭森教他的。

其實，彭森的拳並不比彭鐵雲更快，但却比他更重。

很少人能捱得彭森兩拳。

至於彭鐵雲，他的拳雖然不及彭森那麼重，但若給他連揍四五拳，可也是一件要命的事。

×　×　×

刁雄勇，江西人，現年三十二歲，長得像是一頭犀牛。

他皮厚肉韌，打架的時候永遠都是勇往直前，只要能揍人一拳，就算自己挨上別人五六拳也絕不在乎。

刁雄勇是鄔木郎的表親，自從鄔木郎死後，田五爺就把他調到坂秀夫那裏，跟隨左右。

彭森在墳塲被殺，刁雄勇是親眼目睹的。

他回來之後，就到處向人誇耀，說坂秀夫的武功怎樣了不起。

他說的口沫橫飛，就像是以前恭維鄔木郎的時候，同一嘴臉。

他的確皮厚肉韌，連面皮也是一樣。

彭鐵雲聽到這消息之後，就決定去找坂秀夫和刁雄勇算帳。

他沒找着坂秀夫，却在一個騷寡婦的被窩裏，把刁雄勇揪了出來。

刁雄勇還是赤條條的，形態醜惡之極。他還是睡眼惺忪的，就已給彭鐵雲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雖然他皮粗肉韌，但彭鐵雲却拳快如電，甚至連平平無奇的脚法也快了起來。

他拳打刁雄勇臉龐，脚踢小腹下要命之處。

刁雄勇根本連對方是何方神聖還沒有看清楚，人已像一堆霉肉般癱軟在地上。

彭鐵雲在騷寡婦家裏的厨房，找到了一把菜刀。

那騷寡婦嚇得臉都青了。

「好漢，饒命！好漢饒命！」

彭鐵雲「呸」的一聲，喝道：「閉上妳媽的鳥嘴！」

騷寡婦立刻閉上嘴巴，只是嚇得渾身顫抖。

彭鐵雲把刁雄勇的兩隻耳朵割了下來，用一塊黃布包好，對騷寡婦說：「把這東西送給田老烏龜，妳若沒辦妥這件事，俺明天就找十來個兄弟，把妳姦死！」

騷寡婦早已花容失色，連連點頭不迭，說：「好漢放心！這件事我一定辦妥，一定辦妥。」

彭鐵雲大笑。

他的笑聲已不像人，而是像一隻瘋狂了的野獸。

他又在包裹着耳朵的黃布上揮筆大書，寫道：「大滅田老烏龜手下威風者，乃彭森同姓好漢鐵雲是也！」

他讀書不多，識字也不多，但寫上這兩行字之後，却不由大讚：「俺文武雙全，足見青安帮人材濟濟，非同小可！非同小可！哈哈！哈哈！」

騷寡婦忍不住問：「那……那田老烏龜是誰？」

彭鐵雲彎下了腰，嘔吐一番才說：「田懷邦便是！」

聽見了田懷邦這三個字，這騷寡婦的臉色更是變得有如死人一般難看。

內鬨

（一）

——大滅田老烏龜手下威風者，乃彭森同姓好漢鐵雲是也！

田五爺瞧着這兩行歪歪斜斜的字，簡直氣得連鼻子都要冒出火來。

這時候，還沒到正午十二點。

褚錫山接過那塊黃布，臉上的神態也是顯得說不出的沉重。

「青安帮的人，是越來越不像話了，再鬧下去，對五爺的威名，自有相當的損害。」

田五爺吼叫着，道：「誰去給老子把那混蛋抓回來，重賞五千！」

一人應聲而出，大聲道：「我去！」

這人身高不滿五尺，短小精悍，擅用一把响馬大盜慣用的大刀。

他叫陸猛，平時和刁雄勇並不咬弦，可說是貌合神離。

但五千塊賞格的誘惑力，實在不小，陸猛遂自告奮勇，去對付彭鐵雲。

田五爺打量着陸猛，半晌才說：「你去？」

陸猛說道：「小的與刁大哥情同手足，他出了事，小的前往營救，那是義不容辭。」

田五爺臉色一寒，冷笑道：「你與刁雄勇情同手足？你在騙誰？」

陸猛眼色一變：「老闆……」

田五爺忽然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喝道：「滾開去！連刁雄勇都不是人家的對手，你去了，那豈不是白白送死？」

陸猛面如土色，忙說道：「是！是！是！」

說着，急急退下。

褚錫山却把他攔住，笑道：「這位兄弟勇氣可嘉，只要由四煞星陪同，那可惡的傢伙自可手到拿來。」

田五爺目光一閃，倘由四煞星親自出動，那是最好不過，只是宰鷄用牛刀，未免太大陣仗罷？」

褚錫山微微一笑：「管它甚麼牛刀鷄刀的，先把這可惡的傢伙拿下，別的事回來再從長計議好了。」

田五爺滿意的一笑：「如此有勞四煞星了，那麼，就且讓陸猛一同去見識見識罷。」

陸猛吐了口氣。

他的目標，是五千塊！

現在，他仍然有希望可以獲得這筆賞格。

（二）

「溫柔鄉」已變成了充滿着酒臭的地方。

刁雄勇沒有死。

但現在，他寧願自己已經死掉。

他的兩耳已給割下，鼻子、下巴、胸腹、腎囊以至膝蓋，都曾給彭鐵雲無情地撞擊。

就算刁雄勇眞的是一頭犀牛，他也經受不起。

彭鐵雲又在騷寡婦家裏，找到了兩瓶酒。

他本已醉得很厲害，再喝掉這兩瓶酒，終於醉得不省人事。

直到四煞星和陸猛來到的時候，他和刁雄勇都像是死人般躺在地上。

× × ×

門外已有汽車恭候着。

陸猛撐起彭鐵雲，再瞧瞧躺在地上的刁雄勇，心裏暗暗幸災樂禍：「姓刁的，想不到你也有這樣的一天！」

他只是想着要把彭鐵雲撐回去領功，根本就沒有把刁雄勇的死活放在心上。在他想像中，刁雄勇死了更好。

但有一點是他永遠想不到的。

刁雄勇還沒有死，他却忽然給人一刀刺穿了咽喉！

× × ×

在門外那輛汽車裏的司機，不知何時已給人以重拳擊暈。

陸猛撐着彭鐵雲，正待上車，車旁忽然閃出一人，向他微微一笑。

陸猛也茫然地一笑。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把尖刀「颯」的迎面而來，陸猛要閃避，已來不及。

他甚至連悶哼也叫不出來，已連同彭鐵雲一起仆跌在地上。

四煞星緊隨其後，俱是神色一變。

在這屋子四週，不知何時已出現了十幾個滿臉殺氣的漢子。

（三）

下午一點三十分，田五爺已等得有點不耐煩。

陸猛和四煞星已出去很久，但到現在還是音訊全無。

「他們是不是出了意外？」褚錫山忍不住問。

田五爺「哼」的一聲：「青安帮的兔崽子神出鬼沒，誰知道他們在打些甚麼主意？」

連十血淡淡的說道：「照五爺的看法，他們已經中了青安帮的埋伏？」

到了一點三十五分，陸猛和四煞星終於回來了。

他們是被一輛汽車載回來的。

這五個人精神奕奕的出去，回來的時候却沒有一個還有呼吸。

× × ×

田五爺，褚錫山瞧着這五個被載回來的死人，他們的臉色和車上的死人般同樣難看。

他們死狀極慘，俱是滿身血污，尤其是四煞星，幾乎是「支離破碎」，慘不忍睹。

田五爺突然大聲道：「是誰把這車子開到這裏的？」

沒有人回答，因為根本沒有人看見這輛車子怎樣駛進來的。

田五爺不由手心冒汗。

他這座田公館，倒似已變成了無人之境。

褚錫山也是面如土色。

他一直都在計劃着，來到這裏之後大展拳脚。

表面上，他只是帶着連十血和四煞星到此，但實際上，他的其餘黨羽，已暗中分批抵達，形成了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

他本有很足够的信心，可以消滅青安帮，繼而再佔奪田懷邦所擁有的一切。

但四煞星忽然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實在使他的計劃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就在這時候，連十血忽然在汽車裏找到了一把刀。

那是染滿了血跡的東洋刀。

褚錫山臉色驟變。

「坂秀夫和池竹太郎在哪裏？」連十血冷冷的問。

田五爺一怔，說：「老弟，你想到甚麼地方去了？」

連十血拿這起把血跡猶存的東洋刀，

冷冷說：「這豈非是坂秀夫所用的刀？」

褚錫山拿起這把刀，勃然變色的問田五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還望你好好解釋清楚！」

田五爺接過這把刀，看了好一會，道：「這不是坂秀夫的刀！這絕不是坂秀夫的刀。」

連十血冷冷一笑：「但刀柄上却刻着一個日本人的名字，你看見了沒有？」

田五爺仔細一瞧，只見刀柄上果然刻着三個很細小的字。

這三個字是：「坂秀夫」！

「不！」田五爺的身子不斷向後退，一直跟隨着他的幾個保鏢已把他護着。

田五爺怒道：「這幾個字絕不能證明甚麼，這只是青安帮的詭計，難道你們連老子的說話都不相信？」

褚錫山冷冷一笑：「只可惜現在證物齊全，你要賴也賴不掉了。」

「好！直到現在，老子才眞的相信，自己是引狼入室了！」田五爺怒笑不已，「但你們要逞兇，還須看看這裏是甚麼地方！」

連十血冷冷一笑：「田老闆，你以為田公館是龍潭虎穴？錯了，在連某眼中看來，那只不過是一個豬窩而已。」

「連十血，你太放肆了！」坂秀夫的聲音突然响起，他的東洋刀也已出鞘。「我的刀一直不離手，而且也從來沒有在刀柄上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

連十血冷笑：「只可惜現在無論你怎樣解釋，都已是多餘之舉。」

坂秀夫冷然道：「不錯，因為你們早就不安好心！」

褚錫山突然大喝：「先殺坂秀夫，再殺田老闆！」

這就是他在田公館裏所下的第一道命令。

這命令剛發出，田公館門外就已有二十幾個白衣漢子，如狠似虎般砍殺進來！

借刀殺人

（一）

褚錫山的潛力在這一戰中表露無遺。

雖然四煞星已被殺，但褚錫山其餘手下的戰鬥能力仍然極强。

他們總共是二十四人，而且沒有任何人的年紀超過二十四歲。

初生之犢不畏虎，這二十四人打架時那種拚命的氣勢，眞使人為之不寒而慄。

田五爺也是個久經大陣的老江湖，但這二十四人衝殺進來的時候，他還是不禁冷汗直冒。

「褚錫山，你眞是老子的好兄弟！」他恨得牙癢癢的，好像恨不得活活的吃掉褚錫山。

褚錫山乾笑着，說道：「彼此彼此而已！」

× × ×

但這一戰却未免來得太早了。

可以說，這是完全不合時宜的。

青安帮强敵未除，他們便已先來一番劇烈的火併，這固非田五爺所願，也不是褚錫山所樂意看見的事。

但現在火併已爆發。

沒有人能制止，那就像是星星之火，經已燎原，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在這時候，每個人的腦袋都好像已有點不穩。

人人都在先求自保，那裏有空閒去想及其中關節？

（二）

這是一場規模龐大的火併。

在這裏的人，都似已變成了野獸，甚至比野獸更殘暴，更可怕。

一刀砍在骨頭上，斧頭劈爆頭顱時的聲音，究竟是怎樣的？

在這裏，每個人都可以聽得很清楚，而且這種聲音就像是敲鑼打鼓一樣，此起彼落，連續不斷。

這個把月來，田五爺與青安帮爭持激烈，先後損兵折將在實力上已大打折扣。鄔木郎之死，對於田五爺來說，實在是一項無可彌補的損失。

幸而他還有坂秀夫和池竹太郎，這兩個日本武士，對田五爺倒是很賣命的。

可是，池竹太郎武功不如坂秀夫，混戰不及五分鐘，他已經給人用一根鐵棍擊中後腦，登時倒下。

坂秀夫力戰連十血，形勢也是異常的兇險。

激戰中，田五爺突然悄悄的掏出了一柄手槍。

「砰！」

一人中槍慘死倒地，那是褚錫山！

× × ×

褚錫山雖死，但那些白衣漢子並未喪失鬥志。

田五爺又再放槍，這一槍他是向連十血射擊的。

但很不幸，他的槍法並不很好，這一槍沒有射中連十血，反而擊傷了坂秀夫的右肩。

坂秀夫刀法雖然厲害，但忽然給一顆子彈射中了，也是令他大感震駭的。

他並不是個呆子。

他看見田五爺的神色，就已知道他並不是存心射殺自己，而是誤中而已。

田五爺一槍射失，不敢再度放槍。

坂秀夫受了槍傷，武功方面難免打了一個折扣。

連十血見機不可失，更是施展渾身解數的功夫，務求把這强敵除去。

但坂秀夫不愧是東瀛高手，雖然負傷，但刀法仍然毒辣異常，連十血稍有失愼，說不定還要給他一刀砍為兩段。

激戰繼續。

田五爺看見形勢不妙，急急從偏廳逃遁。

他打算從後花園子穿過後街，暫避一時。

但他還沒走遠，連十血已握着一把刀攔住了他的去路。

田五爺悚然一驚。

那是坂秀夫的東洋刀！

（三）

坂秀夫的刀為甚麼會落在連十血的手裏。

答案實在很簡單，頭腦再愚笨的人都不難想像出來。

田五爺又驚又怒。

「連十血，你好狠！」

連十血淡漠地一笑：「若不是田老闆槍法如神，連某恐怕還敵不過那位東瀛武士。」

坂秀夫終於還是死了。

若不是田五爺槍傷了他的一條臂膊，坂秀夫未必會敗在連十血的手下。

田五爺實在是深切後悔。

在剛才那種混亂的形勢下，他是不適宜開那一槍的。

「褚錫山已給你打死了，這口氣我們實在很難吞得下去。」連十血冷冷的說：「我現在爲他報仇，你說是不是天經地義的事？」

田五爺氣得差點吐血。

「你是在爲他報仇？說得好漂亮！你以爲老子是甚麼人？會看不破你的詭計？若不是你從中煽動，咱們絕不會糊裏糊塗的就內鬨起來！」

連十血冷笑：「說够了沒有？」

田五爺怒道：「老子現在已想通了，汽車裏的那柄刀，本來是你勾結青安帮的人放下的，藉着這條導火綫，就讓老子和褚錫山拚個你死我活！」

連十血微笑着：「田老闆不愧是個老江湖，只可惜現在才看破這一點，已是太遲了。」

田五爺突然拔槍。

連十血手裏的東洋刀也同時發難。

槍聲一响，刀聲急落。

田五爺放的一槍，射上了半空，連十血的刀却已貫穿過他的胸膛。

田五爺死了。

× × ×

他臨死前，覺得自己唯一做對了的事，就是在三天之前，已派人把自己唯一的兒子，送到一個很秘密的地方。

他這一個決定沒有錯。

但除此之外，他這一生所做的錯事，却是太多太多了。

（四）

强援變成了催命煞星！

消息傳出，爲之哄動。

現在，田公館已易主。

新的主人雖然還沒有取得屬於自己的房契，但這只不過是遲早的事。

誰也想不到，田五爺竟會栽在連十血的手裏。

至於褚錫山，雖然他是給田五爺開槍打死的，表面上看來和連十血毫無關係，但實際上，褚錫山也是連十血要剷除的對象。

他製造了這場內鬨，使田五爺和褚錫山的性命都提早結束。

這無疑是一個極理想的結果。

連十血很滿意。

唐船也是一樣。

× × ×

金大將並不是連十血親手殺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之下，那也沒有太大的分別。

總之，金大將是給連十血那些人殺掉的，那是毫無疑問的事。

利青霖就以這一件事，直接向唐船提出質問。

「金大將的仇你也許已經忘記了？」

「沒有！絕對沒有忘記！」唐船矢口否認。

利青霖冷冷道：「你既然還沒有忘記，爲甚麼一直不對連十血採取報復的行動呢？」

唐船道：「連十血這人雖然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但若不是他，我們也不會這麼輕易，就把褚錫山和田懷邦這兩條老狐狸置諸死地。」

利青霖皺着眉，道：「雖然如此，連十血這兇手仍然不能輕輕放過！」

唐船道：「你以爲連十血是個很容易對付的人？你以爲他這裏沒有勢力？」

利青霖道：「剷草不除根，等到將來他的勢力更加根深蒂固的時候，恐怕你這個帮主也做不長久了。」

唐船道：「你認爲該怎樣？是不是馬上去撼垮連十血？」

利青霖瞪着眼：「難道你害怕？」

唐船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的確有點害怕。」

利青霖一怔。

只聽得唐船緩緩接道：「我只怕貝琪兒知道之後，不肯原諒我。」

利青霖嘆道：「莫非這就叫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英雄！」唐船苦笑：「像我這種人，配得上稱爲英雄嗎？」

「英雄莫問出處，」利青霖正色說道：「只要你幹掉連十血之後！改邪歸正，那你就是個了不起的英雄。」

唐船道：「你要我和貝琪兒放棄這裏的一切？」

利青霖道：「你不捨得？」

唐船搖頭：「問題不在我，而是貝天鴻。」

利青霖道：「你爲甚麼不提起勇氣，把心裏的一切向他說？」

唐船又是一陣苦笑。

「他會容許我和貝琪兒一起離開這裏嗎？」

「最少，你該向他說個清楚！」

唐船考慮了半晌，終於毅然點頭：「好！我去向他說！」

英雄是最寂寞

（一）

唐船終於去找貝天鴻，把心中想的一切說出。

在他想像中，必將遭遇到貝天鴻的反對。

但出乎意料地，貝天鴻對他說：「你的建議很對！和我們父女心中所想的完全一模一樣。」

唐船怔住，甚至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貝天鴻嘆了口氣，緩緩地接道：「雖然我們在這裏很容易賺錢，但却也是位高勢危，無時無刻不在敵人的威脅中。」

唐船道：「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我已對這個圈子感到厭倦。」

貝天鴻點點頭，道：「我也是一樣，但在這裏，無論是誰，只要沾上這一門子邪氣，想要擺脫却是極難，即使是你我也難例外。」

唐船道：「所以，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遠走他鄉。」

貝天鴻道：「我們去漢堡。」

唐船一怔：「德國漢堡？」

貝天鴻說道：「不錯，在哪裏，我有一座寬闊舒適的房子，而且只要有錢，無論去到任何地方，都是天堂，都是人間樂土。」

唐船道：「我們不乏無錢。」

貝天鴻道：「所以，我們可以走，而且一走就再不回頭。」

唐船看着他，忍不住問：「你捨得拋下這裏的一切？」

貝天鴻一笑：「除了貝琪兒之外，我還有甚麼拋不下的？」

唐船道：「我們甚麼時候走？」

貝天鴻道：「我兩家銀行的股權，在十天之內即可完全辦妥轉移的手續，那時候，我不再是銀行的董事長，你也不再是青安帮的帮主。」

唐船道：「但倘若我們就此一走了之，對帮會裏的兄弟，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一點。」

貝天鴻微微一笑，道：「這一點我早已有了安排，當我們走的時候，我會留下一筆錢，分派每一個兄弟，我也希望他們能藉着這些錢，幹點正當的買賣。」

唐船沉吟着，道：「這本來不錯，但連十血……」

貝天鴻的臉色一沉，冷冷地道：「連十血心機深沉，手段兇殘猶在田懷邦之上，在這十天之內，他有可能會對我們作出攻擊。」

唐船道：「與其如此，不如先發制人，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貝天鴻搖搖頭：「不！我們既已有脫離江湖之意，又何必去冒這個險？」

唐船皺眉道：「但金大將是因連十血而死的，我們任由他勢力坐大，又怎對得起金大將？」

貝天鴻楞住，繼而嘆道：「你說的也不無道理，而且在這十天之內，連十血必將有所行動。」

唐船毅然道：「我去找他！」

貝天鴻目露關切之色，但却是沉吟不語。

唐船又道：「除了我之外，還有利青霖，和帮會裏的幾個兄弟！」

貝天鴻長嘆一聲，喃喃地說道：「人在江湖，身不由主，這兩句說話果然是不錯……」

唐船默然。

他默默的離開了貝家。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了貝琪兒。

貝琪兒却好像沒有看見他，只是在整弄着一盆正在盛開着的紫羅蘭。

（二）

黃昏，荒山下。

又是一場充滿肅殺意味的對峙。

連十血已等待着這一天很久很久了。

他知道，只要擊敗了唐船，他在這都市裏的地位就更加鞏固。

但他還是很有禮貌的問唐船：「你一定要跟我拚命？」

唐船搖搖頭，道：「我不是來跟你拚命，而是來取你性命的。」

「你要取我的性命，我也同樣要取你性命，」連十血居然嘆了口氣，道：「倘若我們的願望都一起達到，那還不是拚命嗎？」

唐船道：「一命換一命，是拚命，但你這條性命我是白拿的。」

連十血臉色沉下，冷冷道：「你太自負了。」

唐船冷然道：「你敢在這地方上插上一脚，何嘗不是自負非凡？」

連十血道：「也許我們都是同一類型的人，自負，非凡，跡近乎狂妄。」

唐船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看來，你最少已很了解自己。」

連十血道：「我若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也不敢貿貿然在這地方上插上一脚。」

唐船忽然瞧着他的手。

「聽說你曾練過鐵砂掌。」

「你聽到的這個消息並不正確。」連十血淡淡的說：「我練的不是鐵砂掌，而是大力鷹爪功。」

「無論是鐵砂掌也好，鷹爪功也好，閣下都可算是一位高手。」

連十血傲然道：「這一點連某倒是不必否認的。」

唐船抱拳說道：「如此，還請賜教一二。」

連十血補充道：「還有一點，你切莫忘記。」

「哦？」唐船說道：「在下正洗耳恭聽。」

連十血目不轉睛的盯着他，慢慢的說道：「你並不是來向我請教武功，而是來取我性命的！」

唐船淡淡一笑。

連十血的人已在這時候向他衝了過來，其勢子之快，就像是一隻從半空疾衝而下的兀鷹。

（三）

唐船一直都靜靜的站在那裏。

當連十血向他撲過來的時候，他還是動也不動。

「呼！」的一聲，連十血左爪倏伸，直抓唐船的面龐。

果然是大力鷹爪功。

他出手很快，但唐船却竟比他更快。

他一側身，閃開這一爪，接着右腿飛踢他的小腹。

連十血冷笑，右爪也已伸出，「颯」的一聲，猛然向唐船的膝蓋部位抓去。

但唐船的身子突又急轉。

「蓬！」

一記冲天拳，打在他的下顎上。

連十血挨了這一拳，似是連站立都有點不穩！

誰知他身子踉蹌一轉之下，竟然連環劈出五掌。

這不再是鷹爪功，而是如假包換的鐵砂掌。

他真正擅長的武功並不是大力鷹爪，而是鐵砂掌。

× × ×

唐船拳快如電，連十血的掌法也絕不稍慢。

唐船連續閃開四掌，第五掌却是再也閃不開去。

一聲悶响，連十血一掌擊在唐船左邊的肋骨上。

他的人幾乎立刻被打得飛了出去。

連十血沉聲猛喝，乘勝追擊。

他拳如雨下，忽然又挾着幾招似有實無的鷹爪，虛虛實實之間，實在令人難以捉摸。

站在一旁的利青霖，他的瞳孔已在收縮。

他還是沒有動手。

他知道唐船還沒有到了全無還手之力的時候。

就在連十血不斷狂攻猛打的時候，唐船突然一脚飛起，踢向連十血的咽喉。

利青霖當然認識這一脚。

在少年時，他們曾在這一脚功夫上，花過不知多少時間研究，對拆。

這一脚沒有甚麼名堂，甚至沒有招式的名稱。

但是，這却是救命絕招，也是殺敵絕招。

無論是誰挨了這一脚，都必將有性命之虞。

一聲異响，連十血已中招倒下。

唐船大喝翻身，撲前反擊。

他已勝劵在握。

他有絕對的信心，可以立刻把連十血擊殺當場。

誰知就在這一刹那間，剛倒下去的連十血突然又再翻身躍起。

他竟然從襪管中掏出了一把短小的手槍。

「小心——」利青霖大喝一聲，同時撲前。

一聲槍响，唐船閃避雖快，也已給子彈擦傷了左腰。

連十血獰笑，再度放槍。

「砰！」

槍聲再响，有一人了無聲息的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却不是唐船，而是利青霖。

× × ×

這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刹那。

連十血這一槍本來是轟向唐船的，但利青霖却在這時候不顧一切的向他衝撲過去。

子彈快，人亦快。

子彈嵌進了利青霖的心臟裏，血默默流，人也默默的倒下！

又是「砰」然一聲，連十血第三次放槍。

但是，他這一槍却射向雲堆裏，不知所踪。

因爲唐船已像一頭豹子般撲過來，一手就揑住他握槍的右手。

手槍跌落在地上，雙方的打手齊聲呼喝，混戰立刻展開。

（四）

這一場混戰的時間並不長久。

因爲唐船憑着一股無法抑制的怒火，在不足十秒鐘的時間內，就把連十血的肋骨最少打斷了七八根。

連十血武功雖然高，但當唐船把他的手槍擊落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已經完了。

這一戰終於結束，而且結束得比任何想像中更快。

連十血並不是死在唐船的拳頭下，而是死在自己的手槍下。

一個和利青霖很談得攏的青安帮打手，悄悄的拾起那柄手槍，在連十血的臉上連轟三响。

三槍之後，現在已再沒有人能認出，這人原來就是連十血！

× × ×

唐船又是個勝利者！

他已成爲青安帮的英雄。

環顧這個大都市，已再沒有任何人能在他的地方上分一杯羹。

但你若瞭解他現在的心情，就會明白到，不但「自古聖賢皆寂寞」，就連「英雄」也會同樣寂寞的。

（五）

在小瓶兒的墳旁，又起新墳。

那是利青霖的墓。

唐船帶着整箱酒，除了傾酒了一半在墳前之外，還有一半幾乎都已灌進他的腸胃裏。

酒本香濃。但唐船却覺得自己的咀很乾，舌根滿是苦味。不但如此，他的頭也越來越大了，簡直比天上的雲堆還大。

「英雄！誰是英雄？誰是英雄？」他狂笑，又似在狂哭。

白雲飄過，忽又飄來。

但雲已變色，天地也已變色。

夜幕低垂，唐船的眼簾也漸低垂。

他咀裏猶自喃喃地說：「小利！是我連累了小瓶兒，也連累了你……」

× × ×

夜色中，一個身材窈窕的女孩，躲在一株樹後輕輕飲泣。

她是貝琪兒！

她並不是那種很容易就會哭起來的女孩。

她甚至也不知道現在自己爲甚麼會哭泣。

暮色已臨，夜霧漸起。

× × ×

夜茫茫，霧也茫茫。

每個人都有傷心的時候！

唐船曾經傷心，曾經醉臥在荒郊墳墓上整整三日三夜。

但他的傷心終於成爲過去。

當他知道，貝琪兒一直也在附近暗中陪伴着自己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不但連累了小瓶兒和小利，也對不起貝琪兒這個痴心的女孩。

他終於清醒過來，貝琪兒却已因爲不斷的陪伴着他，身子虛弱得連站都站不起來。

貝天鴻並非毫不知情！

但他沒有阻止唐船大醉，也沒有阻止女兒在荒郊上苦苦陪伴着唐船。因爲他也是一個人，而且也曾經年青過。

他瞭解年青的一代，就像他太瞭解黑道上的險惡風雲一樣。

他們終於帶着貝家的婢僕離開了這個大都市。

但他們也沒有眞的去了漢堡，那是因爲唐船忽然患了思鄉病。

他們回鄉，回到唐船的老鄉。

半年後，他們這一大夥人又走了。

他們仍然沒有去了外地，而是到了杭州府。

原來貝天鴻是杭州府人，他也和唐船一樣，染上了思鄉病。（全文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延昭和蕭克英均中了「九爪鷹王」戚九淵所施奇毒，一白衣少女送來一粒解藥給柳延昭，柳延昭故設謊言使蕭克英服下解藥，而柳延昭却暗自離開金剛寨，追尋戚九淵，以解决本身所中劇毒，途中柳延昭又遇上一位美艷少女，其相貌竟然與先前贈藥的白衣少女相似，柳延昭上前叫聲玉姑娘，話一出口才知是認錯了人，對方不以爲怪，還熱情與他談話，雙方互道姓名後，柳延昭更將自己身中毒劇，現欲追尋戚九淵之事道出，少女聞言，立即拿出一粒解藥給柳延昭服下，隨後，少女還以小菜及美酒，與柳延昭對飲暢談……

玲瓏俏嬌娃　原是天魔女

柳延昭深恐說明「色煞」中，有甚不便出口之言，遂只請玉嬌娃指教名號。

玉嬌娃笑道：「我說了半天，業已口乾舌燥，來，柳兄，陪我乾了這杯！」

話完，把杯中「回春甘露」，一傾而盡！

柳延昭起初對於玉嬌娃，的確略存戒心……

但既承對方贈以解毒聖藥，又互作長談以來，竟印象越來越好，警戒之心，也越來越淡……

如今見玉嬌娃已先乾杯，自然無法推辭，也把那第三杯「回春甘露」，喝了個乾乾淨淨！

玉嬌娃見他飲酒之時，劍眉業已略呈微蹙，遂不再爲柳延昭繼續斟酒，嫣然一笑說道：「所謂『色煞』，號稱『天魔玉女』……」

柳延昭詫道：「『玉女』？這『玉女』二字，何等高潔？怎會與『天魔』，暨『色煞』等俗惡字樣，連在一起？」

玉嬌娃笑道：「『玉女』之稱，有兩種道理，第一種道理是這位姑娘的姓名中，有個『玉』字……」

柳延昭聽得爲之吃了一驚，劍眉緊蹙地，接口說道：「怎麼又是一位姓名中帶有『玉』字的姑娘？……」

玉嬌娃失笑道：「對，這是第三塊『玉』，或第四塊『玉』了，柳兄有沒有覺得，你彷彿與『玉』，特別有緣？」

柳延昭臉上一紅，岔開話頭，向玉嬌娃繼續問道：「除了姓名中有個『玉』字以外，這位『色煞』有『玉女』之稱的第二種道理，又是甚麼？」

玉嬌娃笑了一笑，緩緩答道：「由於那位女郎直到如今，還是威蕤處子！」

柳延昭搖頭道：「奇談，奇談，威蕤處子怎會稱『色煞』，又號『天魔』？」

玉嬌娃笑道：「不是奇談，柳兄知不知道武林各派中，有個『天魔門』？」

柳延昭道：「聽是聽說過，但據聞『天魔門』早以式微，甚至業已絕傳……」

玉嬌娃不等柳延昭再往下說，便接口笑道：「式微是實，但未絕傳，那位『天魔玉女』，便是『天魔門』的唯一傳人，也是『天魔門』的第七代門主！」

柳延昭目注玉嬌娃道：「『天魔門』只剩一人，足見冷僻，玉姑娘彷彿竟知之甚詳？」

玉嬌娃對柳延昭之問，未加解釋，只是嘆了一聲道：「『天魔門』當然不是正派，所練武功旣邪，門中規律，也有些怪僻得令人咋舌之處！」

柳延昭笑道：「玉姑娘請說來聽聽，使柳延昭增廣見聞，長點見識！」

玉嬌娃道：「放下屠刀，旣能成佛，柳兄相不相信，由魔亦能證道？」

柳延昭連連點頭，正色說道：「相信

，我絕對相信，只要生具慧眼，能够孽海知非，雖墜不迷，有所頓悟，則任何人皆能證道！」

玉嬌娃道：「凡入『天魔門』，並繼承門主道統之人，均立有血誓，在二十四歲以前，必須保持清白身心，習練基本武功，但在屆滿二十四歲之時，却必須破身，方許進參本門三六秘學，否則，便應誓縱火自焚而死！」

柳延昭皺眉道：「這種規律，着實稍嫌邪門，但大概就因有這種限制，才使那位第七代的『天魔門主』，不得不保持處子之身，獲得了『天魔玉女』稱謂……」

玉嬌娃搖頭道：「柳兄誤解他了，據我所知，那『天魔玉女』，最恨淫徒，凡遇淫男蕩女，一律必殺，才獲得『色煞』之稱……」

柳延昭大出意外地，「哎呀」一聲，失驚說道：「原來這『色煞』二字，竟是這種解釋，那我對於這位『天魔玉女』，倒是有點失敬……」

玉嬌娃笑道：「何況那位『天魔玉女』，目高於頂，根本看不上普通男人，故雖飄蕩江湖，一直威甤自守，並決定於今夜的子正時分，穿了『天魔門』門主的道統法服，縱火自焚！」

柳延昭聽得駭然道：「甚麼？『天魔玉女』要於今夜子正，縱火自焚？……」

玉嬌娃頷首笑道：「柳兄，你忘了我適才所說『天魔門』留傳的邪門規律麼？今日正是『天魔玉女』的二十四歲生日，她若活過今夜子正，便算違背神前誓願，江湖人物講究的就是寧敎命不在，不敎諾不立……」

柳延昭聽到此處，義形於色地，接口急急說道：「那『天魔玉女』如今何在？我們不知此事便罷，既知此事，總要設法救一救她！」

玉嬌娃笑道：「我們的『們』字，應該去掉，因爲我是愛莫能助，柳兄倒眞可以救那『天魔玉女』一命……」

柳延昭方一愕然，玉嬌娃又向他秋波流情地，含笑說道：「那『天魔玉女』雖然看不起一般庸俗男子，但對於柳兄這等頂天立地的美男子俏英雄，定也傾慕備至，你們二人，只要一宵繾綣，結段霧水姻緣，『天魔玉女』便應了誓言，無須再縱火自焚，而可繼續作她的第七代『天魔門主』，進參那幾已絕傳的三大秘學！」

柳延昭聽得俊臉通紅地，劍眉深蹙，連連搖頭說道：「荒唐！荒唐……」

玉嬌娃失笑道：「荒唐是的確有點荒唐，但此事除了你知我知外，別無人知，『天魔玉女』更不會招搖傳說，柳兄只當是隨興風流，救她一命後，依然嘯傲江湖，不牽不掛，絲毫無損俠譽！」

柳延昭目中神光電射，朗聲說道：「除了你知我知以外，還有天知地知，與自己對人始亂終棄的良心責備！……」

這幾句話言，似乎使玉嬌娃聽得全身一震！

柳延昭此時突覺丹田奇熱，有股邪火上騰，但他盡力克制地，向玉嬌娃正色問道：「玉姑娘，那位『天魔玉女』，現在何處？你且引我見她，我不相信憑我們彼此的智慧能力，就想不出其他的補救的途徑？」

玉嬌娃銀牙微咬下唇，站起嬌軀，點頭說道：「好，我帶柳兄去見『天魔玉女』，她就在這洞內！」

柳延昭也邊自起身，邊自問道：「哦，『天魔玉女』就在這洞內麼？她究竟叫甚麼名字，是姓玉？還是名中帶玉？」

誰知不站起來還好，這一站起身形，奇異藥力流動，全身烘的一熱，柳延昭玉面火紅，對於自丹田興起的狂騰慾念，已無法克制得住！

這時，玉嬌娃伸出柔荑，與他手携手地，併肩入洞，並嬌笑說道：「柳兄既問，我就告訴你吧，那位『天魔玉女』，是姓玉，名叫『玉嬌娃』……」

慾念狂騰，柳延昭心中已知不妙，再聽得「天魔玉女」名叫「玉嬌娃」之語，更恍然大悟，自己是上了惡當，如今所飲甚麼「回春甘露」的藥性已發，大概英雄難逃美人關，非作上一次「天魔快婿」不可！

殘存靈明，至此也被「天魔門」的獨門秘藥毀盡！

柳延昭是在前半段路因藥性半發，想抗拒而不由自主，後半段路則藥性全發，根本不想抗拒的情形之下，與玉嬌娃手携手兒，入了洞府。

於其說是洞府，不如說是一所帶有恐怖意味的洞房，比較來得恰當。

所謂「洞房」，是指這石洞中，佈置得繡帳珠簾，宛若女兒閨閣，並有一張極舒服的錦衾羅褥大床。

所謂「恐怖意味」，則是在大床週圍，堆滿了乾柴枯枝，以及硫磺松香等引火之物！

由這些東西看來，玉嬌娃所說不虛，假如今天不與文武兼資，風神絕世，又具有「乾坤聖手四海游龍」響亮名頭的柳延昭巧遇，她確實因看不上一般俗子凡夫，不願意委身臭男人，而準備向「天魔門」祖師，應驗血誓，用大床四周的乾柴烈火，來結束她二十四歲的最後一晚！

柳延昭進入石洞，只看見繡榻香衾，看不見乾柴烈火！

這是因爲他的神智，已爲「天魔門」的秘藥「回春甘露」所迷，心中祇有歡愉，沒有恐怖！

男欲歡來，女有意，衣裳盡化蝴蝶飛！這是柳延昭主動的，轉瞬之間，他使玉嬌娃身無寸縷，成了「眞正的玉嬌娃」，自己也變成了個最原始的男人。

就在這緊要關頭，玉嬌娃突然長嘆一聲，目中含淚地，推開了他。

她不單推開柳延昭，並翻身下床，走到石洞一角，供有「天魔門」祖師神位的小桌之前，披髮焚香，拜倒在地口中並喃喃禱祝！

柳延昭心中急得如火，眼中却看得發呆……

玉嬌娃滿面神光地，終於來了，她含笑登榻，宛轉投懷！

但比她白嫩嫩，香馥馥，軟綿綿嬌軀先到的，却是她戳向柳延昭脅下，兩根堅如鋼鐵的春葱玉指。

玉嬌娃才一點柳延昭的穴道，便向他口中塞進兩粒淡綠色的靈丹！

然後，再度投懷，其實不是投懷，是她主動輕伸玉臂，摟着柳延昭，雙雙倒臥榻上，並扯幅香衾，蓋住了兩具偎胸貼股的赤裸胴體！

柳延昭眞急了……

現在的急，與剛才的急，在性質上完全不同！

剛才，他是慾火在煎燒，急於一逞大慾！

如今，却是靈明頓復，恐懼玉嬌娃再施展挑逗動作！

柳延昭靈明頓復之故，自然是由於玉嬌娃所喂他服食的那兩粒淡綠丹藥，發生了祛解「回春甘露」靈效！

但靈明雖復，穴道未解！

柳延昭總是男人，是個毫無生理缺陷，風神俊逸的年輕男人。

玉嬌娃總是女人，是個胴體豐滿，曲綫玲瓏，容貌美艷絕倫的成熟女人。

在這種偎頰親肌，貼胸交肌，赤裸同衾的情況之下，玉嬌娃倘加挑逗，慢說是柳延昭，就是他「柳家門」中，比他更有名的「柳下惠」，他必防綫崩潰，血脈賁張地，而欲大張旗鼓！

還好，玉嬌娃沒有向他挑逗，甚至於連動都不會動上一下！

她只像一頭極乖巧，極溫順，極可愛的小貓，蜷伏在柳延昭雄健而溫暖的胸懷中，妙目微闔，香息微沉地，睡着了覺！

可憐！

可憐的，是柳延昭！

玉嬌娃睡得着，他却睡不着！

在這種情況下，他驚也驚得睡不着，疑也疑得睡不着，何況綺念時生，必須以靈明克制！

於是，懷擁美女，赤裸同眠，原本是最美好最風流的事兒，但對柳延昭却成了最難熬，最難堪，而最難過的滋味！

床邊的妝台上，點有一根紅燭！

紅燭一分分的燃燒，但所燃燒的不像是燭油，而像是在燃燒柳延昭的心血！

終於，一聲輕爆，蠟燭成灰！

洞外，也透進了淡淡曙色！

玉嬌娃妙目微睜，在柳延昭的懷中，作了第一次的蠕動，並自言自語地，呢聲說道：「這一覺，我睡得好不滿足，好不舒服……」

柳延昭穴道被制，口不能言，心中却暗暗叫着道：「你好不滿足，好不舒服，我這一夜却好不担心，好不空虛，好不難過？……」

玉嬌娃低聲道：「柳兄——我弄不清楚究竟應該叫你『柳兄』？或是叫你『弟弟』，但男孩子多半喜歡逞强，富英雄感，有領導慾，故而不必計較年齡，我還是叫你柳兄……」

柳延昭心中忖道：「錯了，我二十三，你二十四，你應該是我姊姊！」

玉嬌娃忽又改口道：「不對，你太嫩，我看你像我弟弟，還是叫弟弟比較親熱，反正我們之間，已有這麼一段溫馨旖旎的親密交情，在稱呼上，雖然親熱一點，你也不會反對……」

柳延昭聽了「溫馨旖旎」四字，再承受到懷中凹凸分明的女體熱力，心中簡直不知是享受？還是慚愧？充滿了一種奇異滋味！

玉嬌娃道：「弟弟，請原諒我，在我未說完我的想法作法之前，我不解開你的穴道，因爲我不需要你的答話，但却不願意聽到你有半句違心之語，或是對我鄙視之言！」

柳延昭眞想叫她先替自己解了穴道，大家各啓心扉，好好談上一談，却苦於無法開口。

玉嬌娃幽幽一嘆，低聲說道：「昨夜，我若不替你解去『回春甘露』藥力，或是忝不知恥的力加挑逗，我們的關係必會更進一層，成了『歡喜寃家』，片刻『歡喜』，永世『寃家』，你在事了後，必將對我鄙視到了極點，甚至不顧一切的生死相搏！」

柳延昭心中嘆道：「玉姊姊，你判斷得絲毫不錯……」

玉嬌娃道：「那樣一來，不論結果如何，都毀了兩個人，毀了你這『四海游龍』，也毀了我這『天魔玉女』，故而，我在上床以後的情慾奔放之中，臨時變計，覺得何必兩人同毀，不如犧牲一個，來成全另外一個……」

柳延昭聽得心中微跳，暗忖：「玉姊姊，你準備犧牲誰，昨夜既强制情思，貞關不破，難道你今天還要應驗『天魔血誓』，縱火自焚？……」

玉嬌娃喃喃說道：「於是，我推開了你，走到『天魔門』祖師神位之前，披髮焚香，通誠默禱，自願應誓，但請祖師靈明，稍加憐憫，允許我把『焚身』之舉，延後三年……」

柳延昭由於玉嬌娃强守貞關，未加侵犯，心中已對這位玉姊姊極有好感，聽得她自願應誓，已驚得心內怦怦，更弄不懂她延後三年之請，又是何意？……

玉嬌娃苦笑道：「我要好好利用這請求緩死的三年光陰，前半年到一年的時光，我要痛下苦功，研參本門秘學『天魔三絕』，以使自己功力，更上層樓，後兩年半或兩年的時光，則完全盡力助你成就英雄事業，並設法促成你與其他兩位『玉姑娘』的美滿姻緣！因爲『醉酡道士』說得對，由於『尊天會』，暨『七煞』，甚至還有更厲害的凶邪蠢起，武林中血腥瀰漫，已罩重憂，你術道降魔，任重力薄，我應該不惜任何犧牲，來帮助你這位好弟弟的一臂之力！」

柳延昭聽得鼻問發酸，感傷得有點想哭……

玉嬌娃繼續說道：「三年之內，我將以各種面目，遊戲塵寰，處處對你暗助，三年以後，則仍應血誓，擧火自焚，以求無愧師門！但柳弟弟儘管放心，你玉姊姊清清白白的來，清清白白的去，今夜我既能和你貼胸交股的一夜風流不下流，三年後我擧火自焚之時，定會讓你看到，我點在右上臂的一顆『守宮砂』，依然瑩如紅玉！」

柳延昭眞的哭了！

他穴道被制，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眼淚却可以流得出來！

玉嬌娃是蜷伏在柳延昭胸懷之中，低低說話，兩人偎頰親熱，自然立即感覺到這兩條代表感動，代表感激，更代表了感

情的順頰爬行的淚水！

柳延昭在哭，玉嬌娃在笑！

她眼皮略抬，看見珍珠般淚水，正從柳延昭俊目之中，不斷湧出，不禁發自內心的，慰然笑道：「够了，弟弟，英雄有淚莫輕彈，你的幾滴淚兒，是我的生命之珠，勇氣之泉，獲得了它，玉嬌娃縱然骨化灰飛，九泉含笑！」

這位「天魔玉女」，彷彿眞能從色中悟道，魔中參禪，居然在語音一了後，立即退出柳延昭的溫馨懷抱，穿着衣裳，不再有絲毫迷戀！

如今，「回春甘露」的媚力早解，但柳延昭的兩道目光，却緊緊盯在玉嬌娃逐漸加衣，不再赤裸的美妙嬌軀之上，流露出貪婪期盼神色！

這是由於感情變化！

柳延昭已被玉嬌娃强制人慾的一片眞情，深深感動！

人，總是人，既已動情，如今只消解開他被制穴道，便叫柳延昭當眞作個「天魔女婿」，與玉嬌娃眞個銷魂，他也心甘情願！

「巾幗之雄」秦文玉是第一塊玉，松下贈藥的玉姑娘，是第二塊玉，玉嬌娃是第三塊玉。

但在柳延昭的心湖中，前兩塊玉，根本蕩然無存，佔據他整個心房的，只是「第三塊玉」！

他看見玉嬌娃在穿衣，知道這位「玉姐姐」就要走了，懷內餘溫猶在，枕邊蘭麝猶馨，不禁有點惜別傷感，巴不得玉嬌娃再多陪他一會，或是乾脆不要走了，從此結爲道侶，並轡江湖！

玉嬌娃是何等脚色，一發現柳延昭目中露出貪婪期盼神色，便立卽懂得他的心意……

這時，她已穿衣服，遂走到床邊坐下，柔情萬種地，嫣然笑道：「弟弟，我不能不走，因爲萬心去，公孫智太以難門，廉不和又是殺人不眨眼的凶暴魔頭，『尊天會主』黑白天尊更號稱功高絕世，爲了帮助你降魔衞道，爲了和這些邪神魔鬼，盡力周旋，我不能不充實自己！而若是不離開你，爲情所困，道心難堅，我却怎樣參修我的師門絕藝，『天魔三絕』？」

柳延昭聽她這樣說話，知道慢說自己不能開口，縱令能够宛轉陳情，也無法留住這去意已決的「玉姐姐」了！

英雄多半爲情種，第一難堪是別離……心內一覺悽涼，便又鼻頭發酸，目中淚湧！

韻事又發生了！

這次發生的所謂「韻事」，並不是昨宵那等赤裸裸的投懷送抱，而是玉嬌娃竟湊過玉頰，伸出丁香，在柳延昭目下腮邊，把他所流出的眼淚，一顆顆地，舐食吃掉！

這是多旖旎而又多悽涼的美妙畫面，身爲畫中人的柳延昭簡直如醉如癡！

還是玉嬌娃比較有把握，她一發覺柳延昭淚湧如泉，便趕緊停止了那令人銷魂的舐食眼淚動作，站起身形，搖頭苦笑說道：「不行，再這樣纏綿下去，你和我都恐怕會把持不住，於其縱慾，不若留情，弟弟，我眞要走了……」

抬手微掠鬢間散亂雲鬢，忍了一口長氣，略定心神，含笑說道：「『天魔三絕』未練成前，我們不可能相見，功行滿後，江湖道上却隨處都可相逢，但柳弟弟請記住，不要主動向我打招呼，並顯示出我們間關係，因爲我可能由於謀略運用，有時會站在你的敵對方面，釜底抽薪之效，往往會勝過面對面狠幹……」

語音略頓，指着床邊几上的一個白玉小瓶，又道：「那白玉瓶中，還有我僅存的一粒解毒靈藥，弟弟請帶在身畔，以備不測！在這鬼域江湖中，蓋世英雄，每每毀於宵小鼠輩，千萬大意不得，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要記住這經驗之談才好！」

說至此處，玉指微伸，一縷冷風，飛襲腋下……

柳延昭以爲穴道已解，正想起身撲去，玉嬌娃却搖手笑道：「弟弟不要心急，這穴道要在頓飯光陰則解，等你活動血脈，穿好衣服，我早在十里之外，南北東西，天涯莽莽，你不必胡亂找了……」

她說來大方，其實還不是强忍心碎，如今也不禁妙目之中，淚光微閃！

玉嬌娃不願讓柳延昭看見自己也在流淚，遂趕緊轉身，走向洞外，邊行邊自嘆道：「賈寶玉吃胭脂，我玉嬌娃今天却吃了眼淚，是孽？是緣？三年如夢，落花明月，萬古相……思……」

饒她强力控制，但說到後來，那「相……思……」二字，仍然語不成聲，使人明顯聽得出是嗚咽含淚而語……

柳延昭急得大叫道：「玉姐姐……」

「玉姐姐」三字出口，玉嬌娃不肯回頭，嬌軀閃處，電掣般出了石洞。

柳延昭起初眞還相信她穴道要頓飯光陰以後才解之語，但自己聽得自己已能叫出「玉姊姊」，方知玉嬌娃是在騙人，其實着指之間，穴道已解！

於是，他揭衾而起，追向洞外。

柳延昭曾對孟贊、焦艮說過，一身絕藝中，以劍術暨輕功兩技，最爲擅長，以他的修爲，玉嬌娃又剛出洞口，先行不過百十丈距離，應該足可追趕得上！

但未及洞門，柳延昭却身形一滯，廢然止步。

因爲他在冷風襲體之下，才發現自己如今見不得人！

全身上下，片縷未掛，此刻洞外萬一有人？……

柳延昭無可奈何，趕緊胡亂穿衣。

等他匆匆穿衣，再出洞外，却空山寂寂，那裏還有玉嬌娃的窈窕身影？

遠麼？不會遠！饒她玉嬌娃走得再快，此刻最多也不過走出了三數里之遙！

追麼？沒法追！因爲南北東西，天涯莽莽，找不出往那兒追才是能够追得上玉嬌娃的正確方向。

柳延昭面對青翠空山，知道無法再追尋玉嬌娃了，只得滿面情思，頓足長嘆，星眸中淚光閃動。

在含淚頓足後，柳延昭一轉身形，再度進入石洞。

他再度入洞之舉，不是去回味昨夜溫馨，而是去取那隻小小玉瓶，因爲瓶中有粒袪毒聖藥，也是玉嬌娃留給他的唯一紀

念之物。

取了玉瓶，略一徘徊，便含着滿懷惆悵，出洞而去。

所中奇毒，既已祛除，柳延昭便不必再急急趕出「山海關」，前往「小興安嶺」了。

他是回轉「金剛寨」，生恐蕭克英與孟贊，焦艮見自己失蹤以後，心中焦急，有所妄動！

整整一夜只風流而不下流的恩情，柳延昭的心扉，已被玉嬌娃整個佔據！

第一塊玉——「巾幗之雄」秦文玉，與他尚未謀面，自然印象不深！

第二塊玉——松下贈藥，尚不知姓名的「玉姑娘」，初通欵曲，便告別離，這種不太深的印象，也被他拋到九霄雲外！

深鐫柳延昭心扉，使他印象極好的，是第三塊玉——他的「玉姐姐」玉嬌娃。

柳延昭如今心中有椿願望，就是期盼玉姐姐早日煉成「天魔三絕」，重出江湖，自己只要與她再度遇上，便決不放過，立即求婚，既可獲得一位江湖劍侶，又可使一夜情緣，有了着落，更或可勸服玉嬌娃脫離「天魔邪教」。

即令玉嬌娃遵諾重誓，堅持不許，自己也不惜來個「霸王硬上弓」，逼令玉嬌娃以已非處子之身，無法再實行在「天魔派祖師」神位前的縱火自焚慘劇！

柳延昭便由於打定了這項主意，才引起以後旖旎溫馨，幾乎令他分屍拆骨的奇妙事故！

其實玉嬌娃離他並不遠，他要找玉嬌娃也不難！

玉嬌娃根本不會遠去，一出石洞，便藏在洞頂上方的大堆藤蔓之中。

人之尋物，多半只尋暗，不尋明，只望遠，不望近！

柳延昭凝立洞口，極目東西南北，只見飄渺雲烟，却偏偏忽略上方，不曾揭動頭頂數尺以上的大堆藤蔓。

他第一次因赤裸縮足，以及第二次在洞口含淚頓足情況，自然全看在玉嬌娃眼中，這位善解人意，玲瓏剔透的「天魔玉女」，自然明白了自己强制情慾，於魔中悟道的一夜風流，並未使柳延昭鄙視，而在這位柳弟弟的心中，留下了良好印象！

於是，柳延昭在含淚頓足之際，玉嬌娃目送情郎，竟彷彿從柳延昭背影中，看出四海遊龍的滿腔惆悵！

她越發珠淚狂流，白衣盡濕！

直等柳延昭有點蹣跚的背影，在目中消失良久，玉嬌娃才抑制住激動情思，飄身回洞。

她回洞之意，與柳延昭却不相同，一來「天魔三絕」就藏在「天魔門祖師」神位之中，二來玉嬌娃認爲自己與柳延昭多半只有這一夜之緣，爲了好好回味已經決定就在這洞府之中，靜參「天魔三絕」！

傷心最怕傷心地，前度劉（柳）郎不再來，玉嬌娃極能捉摸旁人心理，她斷定柳延昭絕不會再來這「傷心之地」，使自己的已堅道心，再遭魔擾！

她對麼？……她對的！……

柳延昭絕對不會再來這傷心地了，因爲柳延昭如今正展盡脚程，電掣風馳般，趨向「金剛寨」！

× × ×

柳延昭是爲了不使蕭克英等，顧念自己安危，有所妄動，才趕回「金剛寨」。

但他回到寨中，才知道自己一走，「巾幗之雄」秦文玉竟來，拆穿自己謊言，急於自己奇毒未解，已兵分兩路，和蕭克英、孟贊、焦艮，一齊趕向關外！

柳延昭知道事情弄得大亂，「尊天會」實力極强，更有甚麼「酒、色、財、氣」、「天、地、人」等「七煞」，紛紛出世，江湖之中，險惡無比，自己必需追上孟焦兩位盟弟，暨秦文玉、蕭克英兩位俠女，爲他們打個接應！

但由「伏牛山金剛寨」，去往關東「小興安嶺」的可走路徑，無計其數，柳延昭心想正確追蹤，却苦於無從選擇！

想來想去，終於啞然失笑！

他啞然失笑之故，不是猜出了秦文玉、蕭克英，或孟贊、焦艮兩路人馬中，那一路的正確途徑，而是發現自己鑽了牛角尖！

由此處奔「小興安嶺」，路徑雖有無數，樞紐却只有一個。

所謂「樞紐」，就是被稱爲「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

除了渡海以外，要去關東，必須經過此處！

而不論是秦文玉、蕭克英二女，或孟贊、焦艮二男，他們爲了追尋自己，必不渡海，定在沿路探詢。

自己何必盤算途徑，只要搶先到達「山海關」，等待他們，必然可以相遇！

而「尊天會」的地盤，是在關外，「山海關」內的這段行程，憑秦文玉等的經驗功力，也應該不會有太大凶險！

主意一經打定，足下立似電掣雲飄！

柳延昭當然要快，因爲他已落後了半日光陰！

好在秦文玉、蕭克英，暨孟贊，焦艮，沿途必會向江湖人物，探詢自己蹤跡，自己則沒有這種躭延，再加上輕功絕世，盡力飛馳，仍然有望搶先到達「山海關」口！

人在沒有選擇之下，往往會走熟路！

柳延昭便是如此！

離開「金剛寨」，飛馳數十里後，柳延昭又經過「銷魂洞」！

所謂「銷魂洞」，自然是他與「天魔玉女」玉嬌娃一夜「銷魂」却未「眞箇」的那座洞府！

洞是銷魂舊地，人是前度劉郎，但柳延昭只在經過洞口時，投過一瞥惆悵眼光，便毫未停留，飛馳而去。

但他若知道業已惹起他刻骨相思，立誓要天涯海角，苦苦相尋的「玉姐姐」，就在這洞府中參煉「天魔三絕」，則必將暫撤前緣，立圓舊夢，而以後一切奇中生奇，險中弄險，錯中鑄錯的無數熱鬧情節，也將完全改觀！

柳延昭一路，秦文玉與蕭克英一路，孟贊與焦艮一路，共分三路人了，先寫那一路呢？

那一路都不寫，來個節外生枝！

山東道上，接近山林，有座佔地不小，相當寬敞的酒肆……

燕趙本多慷慨悲歌之士，此處又是前

往河北的交通要道，在這天欲黃昏的進食之時，理應滿座酒客，最少也要上個七八成座才對。

今日，情形有點特殊，足容兩三百人的偌大酒肆之中，只有一位酒客。

但上至帳屋掌櫃，下至跑堂小二，都毫無不悅之色，一齊堆滿笑容地，對那唯一酒客，不住添酒送菜伺候得特別巴結。

照此情形看來，這位唯一酒客，定然不同凡俗，有甚特別之處。

人，沒有甚麼特別，不過是個大頭、矮身，五十來歲的微胖中年漢子。

所特別的，是他的面前桌上的那隻酒杯！

好大，好罕見的杯兒，估計上去，足可容酒五斤，並黃澄澄的，似乎是隻「金杯」？最低限度也含有不少黃金成份！

果然不錯，店小二正抱着一隻五斤酒罎，向杯中斟酒，等杯兒斟滿，罎中已空，店小二並向那酒客，陪笑說道：「東方大爺，這是第三杯了……」

那酒客神情相當和善地，點頭笑道：「小柱子不要担心，我最愛你們店中的自釀『梨花春』酒，十餘年來，每過此處，最多只飲六杯，今天更是另外有事，飲上五杯就走，酒錢仍照往例，十兩白銀，並加賞你一個金錁子，够你娶老婆了……」

那名叫小柱子的店小二，聞言之下，自然喜笑顏開，千恩萬謝，並哈着腰兒，陪笑問道：「東方大爺，少東家前些時在山上打了頭鹿，醃了幾隻鹿腿，要不要蒸一條來，給東方大爺助助酒興？……」

話方至此，陡然聞得有人在酒肆入門處，以霹靂般的聲音喊道：「小二！」

這間酒肆，既佔地甚廣，店中小二當然不止一個。

但因這複姓東方的酒客，性情特別，每次一來，其他酒客均見而遠避，成爲獨飲狀態，遂只留下一個伺候他慣了的小柱子，其餘執事，也就樂得休息。

如今，居然有人這等高呼，顯然定是過路生客。

小柱子微怔之下，回頭看去，只見酒肆入門處，站定二人，一個是宛若山神，身高七尺的巨靈漢子，一個是容貌秀美無比，風神俊逸的白衣少年。

他方心中怙惙，一苦臉兒，那複姓東方的酒客，已含笑說道：「小柱子，你快去招呼人家，每次來飲『梨花香』，店中只有我一個酒客，也着實寂寞無趣……」

小柱子無可奈何，只得走過，因適才「小二」喊聲，宛如霹靂，顯然是那巨靈壯漢所發，遂向他陪笑問道：「客官喊我則甚，要飲酒麼？」

巨靈壯漢喉中怒哼一聲，雙目方瞪，那秀美白衣少年，已含笑說道：「小二哥問得多餘，且把你們的上好酒菜，儘量取來，自有重重賞賜！」

小柱子見了那巨靈般的壯漢，滿臉都是兇相，心中害怕，那敢多言，只是「喏喏」連聲，更因酒菜現成，又無別客，剎那間便擺了滿桌。

「小二哥，你這酒肆之中，酒醇菜好，地方又這麼寬敞，怎麼會沒有甚麼生意呢？……」

這句話兒，問得小柱子難於置答，有點吶吶無法出口。

但他口中雖然吶吶，却以眼角餘光，向先來那位複姓東方的唯一酒客，略略一掃。

白衣少年是個聰明絕頂之人，「哦」了一聲，把頭微點，彷彿業已會意，不再言語。

但這時那巨靈般的壯漢，却又聲如霹靂地，向小柱子喝道：「換杯！」

小柱子嚇了一跳，趕緊哈着腰兒，陪笑問道：「爺要換甚麼杯？是不是酒性甚烈，嫌這杯兒太大？」

巨靈般的壯漢雙目一瞪，射出令人生畏的烱烱寒光，沉聲說道：「我是嫌杯太小，連日趕路辛勞，你們店中的酒又不錯，才想痛痛快快的喝上一頓……」

小柱子着實有點怕這比自己幾乎高了一半的巨靈壯漢，趕緊順着他的話兒，接口陪笑道：「是，是，小的去與爺換隻大杯……」

誰知那巨靈壯漢，還有花樣，竟一翻眼皮，高聲說道：「不要普通大杯，我要那種特巨金杯！」

邊自說話，邊自伸手向那複姓東方的酒客桌上一指。

這一來，却要了小柱子的命，弄得他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應付？

那複姓東方的酒客，突然「哈哈」一笑向小柱子問道：「小柱子，我今天喝了幾杯？」

小柱子知道今日多半出事，遂心魂欲飛地，顫聲答道：「東方大爺，您……您已經喝……喝了三杯……」

東方酒客從鼻孔「哼」了一聲道：「既有三杯，業已略可潤喉，我就把自鑄金杯，借給這位朋友用用，倒看他能有多大酒量？」

語畢，手揮，面前那隻特巨金杯，帶着滿滿一杯斟而未飲的「梨花春」美酒，便向那巨靈壯漢，凌空飛過。

巨靈壯漢伸手一接，不由臉色立變。

原來那隻金杯本已頗爲沉重，再加上滿杯美酒，和東方酒客暗加的內家眞力，來勢幾達千斤。

這巨靈壯漢，也有一身上好武功，雖還吃得住，但因事出不意，坐下木椅，却「咔嚓」脆響，硬吃震裂，杯中美酒自然也有一些濺到巨靈壯漢身上。

巨靈壯漢方自怒吼一聲，白衣少年已神色不動地，含笑說道：「戚堂主莫要妄動，對方不是尋常人物……」

原來那巨靈壯漢，就是遠赴「金剛寨」奪霸求親，碰了「妙姹金剛」蕭克英釘子的「花花太歲」戚如山。

白衣少年就是「尊天會」少會主，「黑白天尊」愛徒，武功極高的司馬玉人。

只是未見戚如山之父，「九爪鷹王」戚九淵，和另一名「尊天會」中人物。

司馬玉人語音一頓，向戚如山微伸右手，示意索杯！

戚如山對於這位「少會主」十分敬畏，不敢違拗，只好遞過金杯，却向那東方酒客，狠狠瞪了一眼。

司馬玉人接杯在手，目注東方酒客，含笑說道：「金杯特巨，重達數十斤，足見閣下之酒量，罕世無敵，莫非竟是武林

人物稱爲『酒煞』的『金杯追魂』東方白麼？」

那東方酒客，看了司馬玉人一眼，笑嘻嘻地，點點頭說道：「少年人，你的眼力不差，東方白久已未在江湖行走，我以爲武林人物對我這『酒煞』二字，忘記得差不多……」

「忘記得差不多了」，一語的最後一個「了」字，尚未出口，陡然面現驚訝神色！

原來司馬玉人是單手擎杯，如今那隻特巨金杯之中，突然升騰起裊裊青烟，和奇香酒氣，彷彿整杯美酒，已被司馬玉人以極高內功，隔杯燒滾！

司馬玉人笑道：「巧遇高人，無以爲敬，溫酒示意，略表寸心，東方大俠接一杯吧！」

話完，也把那隻金杯，向東方白隔坐拋過。

東方白想不到這看來秀美無倫的白衣少年，竟有這高功力，遂絲毫不敢怠慢，先行功凝右臂，化掌成鋼，然後才伸手接酒。

因爲美酒既沸，金杯奇燙可知，自己若不準備，萬一在這年輕人手下出了洋相，豈不半世名頭，立付流水？

這位「金杯追魂」，把自己的特製金杯，接回手中，目注司馬玉人，目閃神光，揚眉問道：「年輕人好俊功夫，你怎樣稱謂，是那派人物？」

司馬玉人笑道：「酒肆之中，驚世駭俗，東方大俠可否北面山邊一談。」

東方白略一點頭，立即掏出十兩紋銀，當作酒資，並向那業已嚇得簌簌發抖的小柱子手中，塞了個小小金錁。

司馬玉人自也不會吝嗇，給了豐厚酒錢，與「金杯追魂」東方白一齊出店。

這酒肆本就接近山林，故而出店不遠，便是山壁下的一片靜寂所在。

東方白止步卓立，目注司馬玉人道：「少年人約我至此，有何見教？你該先報你的姓名來歷了吧？」

司馬玉人抱拳答道：「在下司馬玉人，東方大俠知不知道『尊天會』？」

東方白頷首道：「我因少出江湖，最近才聽說過『尊天會』是由『黑白天尊』領導，崛起於關東『小興安嶺』，是個雄心勃勃武林組織！」

司馬玉人肅立恭身，以莊敬神色道：「『黑白天尊』是在下授業恩師……」

東方白「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尊天會』的司馬少主，難怪有這俊的內家功力！」

司馬玉人指着戚如山道：「這是本會戚如山堂主，東方大俠對戚堂堂主上尊人『九爪鷹王』戚九淵，可能不太陌生？」

東方白哈哈笑道：「豈單不會陌生，我和這位『北六省的綠林總魁』，還相當投契地，喝過幾次酒呢！」

這樣一說，東方白竟成了戚如山的父執，不由使那「花花太歲」有點面紅耳赤！司馬玉人向東方白拱手笑道：「東方大俠既與本會戚總堂主相熟，便不算外人，司馬玉人敬邀東方大俠，到『小興安嶺九迴谷』中一聚！」

東方白微一沉吟，目注司馬玉人，揚眉含笑說道：「我久已未出關東，去遊賞一趟白山黑水的景色也好，但不知貴會的『九迴谷』總壇之中，有沒有特殊的好酒呢？……」

司馬玉人因師傅「黑白天尊」曾密令自己，儘量延攬異人，爲「尊天會」增强實力，如今聽得「金杯追魂」東方白願去「九迴谷」總壇，自然十分高興，遂立從懷中取出一面小小鐵牌，雙手捧過，含笑說道：「這是本會特製的貴賓牌，東方大俠何時駕臨『九迴谷』，只消一示此牌，立獲隆重接待！」

司馬玉人對此牌說得相當貴重，東方白却未怎在意地，隨手接過，揣向懷中道：「司馬少主先請吧，我因需在此等待一位老友，約莫半月之內，定會前來，你請『九爪鷹王』戚總堂主，替我準備一些好酒便了。」

司馬玉人聞言，也不再多話，只向東方白施了一禮，便與戚如山相偕別去。

東方白目送對方遠去，搖了搖頭，自言自語說道：「被他們這一攪鬧，酒未喝得過癮，我還是再回小柱兒的酒肆，再補上十斤『梨花春』吧……」

他一面轉身，一面自語，但自語至此，突聽有人接口笑道：「東方大俠，你已上人惡當，還有心情喝酒麼？」

隨着語聲，有個身材矮胖臃腫，看來毫不起眼的四十來歲，短裝之人，從距離適才自己與司馬玉人談話處，約莫十一二丈的亂石堆後走出。

東方白見此人能潛伏石後，未被自己和司馬玉人發覺，便知他貌雖猥瑣，輕功却着實不弱！

微愕之下，一面舉步迎上，一面詫異發話問道：「尊駕何人？怎樣認識我東方白……」

話猶未了，那四十來歲之人便接口笑道：「酒煞金杯震四海，天下何人不識君？在下尉遲巧，是武林無名末卒，久仰東方大俠盛名，又在酒肆門外，見了你那隻可作招牌的特製金杯，那還會不知道遇見了何等人物？」

東方白近年確實少在江湖走動，以致不知道尉遲巧就是號稱「妙手空空」的當世第一神偸，因對方說話，恭維得體，遂對尉遲巧印象甚好地，含笑道：「尉遲兄，你剛才認爲我不應該再有心情飲酒，却是爲何？」

尉遲巧笑道：「我認爲東方大俠可能業已中了『尊天會』的特煉奇毒？」

東方白雙眉微挑，凝望着尉遲巧，默然不語。

尉遲巧知道他是在行功默察體內情況，遂負手閒立，不加打擾。

片刻過後，東方白滿面怒容地，向尉遲巧拱手道：「尉遲兄，多蒙指點，我果然受了那相當陰險的司馬小賊算計……」

說至此處，從懷中取出那面「貴賓牌」來，鋼牙一咬，便欲擧掌毁去。

尉遲巧連連搖手，向前接過那面鐵牌，微笑道：「東方大俠何必如此，奇毒又不是由此牌轉送，這東西在異日問罪『小興安嶺九迴谷』時，或許還有點用處？」

話完，他竟老實不客氣地，把那面「貴賓牌」，揣向自己懷內。（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寶通鏢局保了一支人頭鏢——自稱寡婦王氏及其幼子，一路上多次遭遇截殺，但均被鏢師林成方打退。總鏢頭萬壽山覺得事有蹺蹊，何以沿途有人攔截，乃召集各鏢師研商，可是也研討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一天，雷冲，青葉道人，周金雲等人先後攔途阻截，林成方於問明原委後，才知道王氏的眞正身份乃係爲害武林，惡名昭彰的斬情女，但碍於鏢局行規，又不得不保護投保者之安全，雙方爭執不下終於動武，結果均被林成方的武功慴服而退避。斬情女因感於鏢局恪遵行規，擬加酬金，但爲萬壽山所拒，將斬情女護送至目的地……

滿途皆荊棘 一步一驚心

萬壽山道：「好！就這麼決定了，咱們把斬情女保到徐州去。」

這幾句話說的聲音很大，似乎是有意讓斬情女等全都聽到。

篷車又向前行去。

林成方和章明走在前面，萬壽山和韓二兩人，走在篷車前面。

田昆也從車中，抽出了兵刃，放在車前。

情勢已經擺明，他們似乎已準備兵來將擋，加以應付了。

行約四五里路，到了一座三岔路口。

一排四個人，站在路中，擋住了去路。

林成方在距離四人三丈處，一勒馬韁，健馬停了下來。

章明也跟着下了馬，緩緩迎了上去。

林成方舉動很文靜，緩緩取下馬鞍上掛的長劍，迎了上去。

章明走的很慢，一直緊瞄着林成方，保持着適當的距離。

雙方距離六七尺左右，停了下來。

章明抱抱拳，道：「四位是……」

站在左首的一個大漢，冷冷答道：「襄陽四傑……」

章明道：「久仰，久仰。」

左首大漢道：「不用客套，各位已經連闖了數道攔截，足見高明，但不知對咱們四兄弟，如何開銷……」

林成方緩步越過了章明，接道：「四位可是刦鏢的？」

一面目光轉動，打量了四人一眼。

四個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但却用着不同的兵刃。

兩個人佩刀，兩個施用的是軟鞭。

四個人的年歲，大約在三十四五至四十之間。

林成方瞧出了這四人都是具有一身內外兼修的武功，但却無法知曉四人的身份。

也許章明知道，但他却忘記告訴林成方。

爲首黑衣人道：「不錯，咱們如若不是想刦鏢，怎會站在大道上吃灰塵，喝北風。」

林成方點點頭道：「這就是了，敝局已經見識過了幾道攔截的高人。」

左首黑衣人道：「所以，我們沒有輕視你，閣下準備動手呢，還是交出斬情女來？」

林成方心中暗道：無論如何？應該先知道他們姓名之行，總不能糊糊塗塗的打一仗？

心中念轉，口中笑道：「寶通鏢局子，小店小號，人手不多，自然在江湖上，也沒有什麼的名氣！」

左首黑衣人道：「很多人都低估了貴局，貴局這一戰，不論能否闖過十道截攔，都將是名動江湖了。」

林成方道：「四位，都是大有來歷的人，又何苦和我們爲難！」

左首黑衣人哈哈一笑，說道：「閣下，事實是很會說話，何不乾脆了當的問我們姓名！轉了這麼一大個圈子，我相信，你是不認識我們！」

林成方道：「兄弟眼拙、兄弟眼拙。」

左首黑衣人道：「襄陽四傑，閣下沒有聽說過嗎？」

林成方確然沒有聽說過，但却不得不從容，抱拳一拜，道：「久仰，久仰。」

左首黑衣人輕吁一口氣，道：「咱們不是交朋友，也不用這些客套了，我們四兄弟，練過一種合搏之術，叫作『鞭中刀陣』，在江湖道上，也算稍有名氣，你可以傾盡貴局的實力，和我們一戰。」

林成方道：「敝局店細人少，能動手的，也不過三兩個罷了，我姓林的是打旗的先上，接過四位此陣就是。」

左首黑衣人點點頭，道：「好！」一抬腕，佩刀出鞘。這四人是義結金蘭的兄弟，所以，四人年齡也就不過是四五歲的差別。

都正在年富力强的時期。

三個黑衣人，依序亮出了兵刃。

他們依年序排列，老大、老三，施的長刀，老二、老四，各抖出一條十三節亮銀軟鞭。

林成方看四人臉上一團正氣，急急搖手，道：「慢來，慢來。」

爲首的黑衣人，已然揮刀擺陣，聞言停下，道：「閣下，還有什麼話說？」

林成方道：「不錯，兄弟心中有些疑問，必得先問個明白，咱們才能動手。」

爲首黑衣人道：「你請說。」

林成方道：「襄陽四傑，不是綠林道中人吧？」

黑衣人道：「宋鴻保四兄弟，還有一點清名。」

林成方道：「既是俠義中人，爲什麼出手刦鏢，就不怕有傷你們四兄弟的清譽麼？」

宋鴻保冷笑一聲，道：「閣下是明知故問了，你們保的什麼鏢，用不着宋某人點破，那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女妖，我們四兄弟受人之邀，爲世除害，有何不可？」

林成方點點頭，道：「這麼說來，你們和斬情女，也是全無過節了？」

宋鴻保道：「沒有，完全是除害之行？」

林成方道：「宋兄，不論斬情女在江湖上聲譽如何？我們已經接下了這趟鏢，保地是徐州，到徐州，我們就可以不再管事，能不能給我們一個面子，到徐州之後，四位再下手不遲，斬情女在江湖時日很久，急也不在一時。」

宋鴻保搖搖頭，道：「不行，我們應邀除害而來，並非只有我們兄弟四人，就算我們答應了，別人也不會答允。」

林成方道：「那是別人的事了！」

宋鴻保道：「有何不同，咱們兄弟如不出手，別人擒獲了斬情女，豈不是對我們是一種譏諷。」

林成方道：「宋兄，敝局因行規所限，不能放手，宋兄……。」

宋鴻保一揚手，制止住林成方再說下去，接道：「這已不是言語間，可以解說的事，貴局不放手，只有動手一途。」

林成方道：「好吧？宋兄一定要見個勝負，兄弟只好奉陪了。」

口中說話，人也緩步向前行去。宋鴻保右手輕揮，四個人迅快的佈成了一個碗形之陣。

所謂「鞭中刀陣」，並非什麼陣法上變幻之妙，而是四個人兵刃上的配合。

林成方藝高膽大，緩步行入了那陣之中。

韓二心中大急，低聲對章明道：「章兄，快叫林鏢頭退出來，襄陽四傑的合搏之陣，兇厲非凡，不可輕敵大意。」

這時，萬壽山也快步行上來，越過章明，韓二，直趨陣前。

宋鴻保目光凝注在林成方的身上，冷冷說道：「閣下只有一個人麼？」

林成方笑道：「在下不成了，還有別人接手，四位不用客氣，請出手吧！」

宋鴻保冷冷說道：「閣下如此狂傲，那就別怪咱們手下無情。」說話聲中，單刀一起，領先攻去。刀光一閃間，兩條亮銀鞭，也同時出手，兩條鞭如銀龍一般，捲襲而至。

另一把長刀，却在雙鞭之後，閃電而至。

鞭網，刀光，組合成一片冷芒，光牆，合擊而至。這是凌厲無匹的一擊，合擊之勢，有如排山倒海般壓了下來。

林成方皺皺眉頭，他也未想到，鞭刀合手一擊，竟有如此威勢。

林成方心中驚震，手却未停，長劍一招「法輪九轉」，一把劍，幻成了一片輪光劍幕。

但聞一陣兵刃交擊的響聲，密如爆花，兩鞭，兩刀，盡爲劍光封擋開去。

但林成方仍被困於原地，未能破圍而出。兩鞭，雙刀也被一劍震開，保持了一個不分勝負的局面。

宋鴻保暗暗驚心，忖道：十餘年來，從沒有一個人用這等方法接下他們刀鞭合擊之術。

這是硬碰硬，內力要强，劍光要密，如若有件兵刃擋不開，本身就可能會受到傷害。

林成方心中也是有些嘀咕，暗道：這四人的合搏配合，已極佳妙，再加上他們兵刃的軟、硬有別，更增威勢，我也不能太過逞强，以免遭殃。

心中念轉，口中却朗朗一笑道：「襄陽四傑的鞭中刀陣，在下總算見識過了，四位小心，在下反擊了。」

事實上，他已根本不再給對方出手的機會，話說時，長劍已遞了出去。

話說完，已然攻出了七劍。

這七劍連環相接，劍招直指宋鴻保。

宋鴻保刀封人閃，勉强把七劍接下，但却被逼退了五六尺遠。

這四人，久習合搏之術，心靈上默契純熟，宋鴻保保向後退，另外三個人，也跟着退，全陣跟着移動。所以，林成方一收劍，兩條亮銀鞭，加上一片刀光，已疾襲而至。

林成方身形側閃，避開了襲來刀勢，長劍上封，擋住了一條亮銀鞭，另一條亮銀鞭，却斜裏擊至，迫的不得不走險招，吸一口氣，一個大轉身，直向那執鞭的懷中攻去。

長鞭來勢如風，疾落而下，林成方已然很快避開這一擊。但亮銀鞭，長過一丈，林成方以快速的身法，欺近了五尺距離。

顯然，林成方已準備拚受一擊之苦，舉劍還擊。這鞭中刀陣，本有着很嚴密的組合，宋鴻保一把單刀，本可封擊林成方的來勢，但因宋鴻保被林成方一連七劍的攻勢，迫的喘息未定，未及出手，留下了這個空隙。

那人手中的亮銀鞭，本可擊中林成方，但數鞭的威力，都在鞭梢之上，這等近身距離，鞭上威力大減，却正是林成方長劍可及之處。

事實上，林成方的長劍，已然隨着向前行進的身子舉了起來，劍芒直指前胸。

只聽宋鴻保大聲喝道：「二弟快走。」單刀一揮，橫裏掃來。

執鞭人心中也明白，手中長鞭，縱然擊中對方，也只能使對方受傷，但對方的長劍，却必然擊中了自己的致命所在。

用不着宋鴻保招呼，他已疾快的向後退。

林成方行險發招，完全搶制了先機，以快速的身法，直欺而上，堪堪避開單刀，左手一揮，抓住了軟鞭，長劍一招，指上了前胸。

說來容易，事實上，林成方已連冒奇險，完全憑藉着靈巧快速的身法，估算的準確，一時間，制服了强敵。

不用林成方喝叫，另外三人，眼看老二受制，已然自動停手。

宋鴻保放下手中單刀，輕輕歎息一聲，道：「閣下眞高明。」

林成方道：「承讓，承讓，四位是立刻撤走呢？還是要鬧出流血慘局?」

那執鞭大漢怒道：「要殺便殺，襄陽四傑，不是貪生畏死的人。」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閣下如是眞想死，在下成全……。」

宋鴻保高聲說道：「鏢師且慢……。」

林成方的長劍已刺破了那執鞭人的衣服，倏然却停手，道：「宋兄有何吩咐?」

宋鴻保望望老三、老四，緩緩說道：「咱們兄弟的鞭中刀陣，既無法困住閣下，那就證明了咱們非閣下之敵。」

話已說白，林成方收了長劍，道：「宋兄能賞臉給敝號一個面子，在下是感激不盡。」

宋鴻保道：「慚愧，慚愧……。」

林成方道：「宋兄，言重了。」

宋鴻保一面喝令三兄弟收起兵刃，一面還刀入鞘，道：「在下還有一個不情之求，不知鏢師是否見允?」

林成方道：「但得力能所及，兄弟自當答允。」

宋鴻保道：「咱們久聞斬情女之名，似乎是江湖上一大妖人，因此，敝兄弟才受邀而來，準備除此妖女。」

林成方道：「哦!」

宋鴻保道：「但咱們兄弟學藝不精，只好愧對邀約好友，但空入寶山，就此而返，亦覺失望，所以，咱們想見那斬情女一面，不知鏢師意下如何?」

林成方道：「這個在下不便作主，必需得商請斬情女姑娘同意才行?不過，兄弟可以奉告的是，我們確實保送斬情女直行徐州。」

只聽一個銀鈴似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林鏢頭不用爲難，賤妾閱人多矣!還在乎被人瞧瞧麽!」

車簾啓處，斬情女已然緩步行了過來。

襄陽四傑，八隻眼睛，一齊投注在斬情女的身上。只見她杏眼桃腮，果然是動人無比。

宋鴻保歎口氣，道：「姑娘能傾倒衆生，果非平常姿色。」

斬情女道：「也許我有機會到襄陽一行，那時定會趨府拜訪。」

宋鴻保道：「姑娘最好別去，但如果一定要去，敝兄弟至少可以保證姑娘在襄陽地面上的安全。」

斬情女一欠身，道：「小妹先行謝過。」

宋鴻保一揮手，道：「姑娘請上車，咱們兄弟告辭了。」轉身向前行去。

望着襄陽四傑的背影，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人人都要殺你，但眞正見到你時，都似是已失去了那份非殺你不可的意念。」

斬情女道：「衆口鑠金，江湖上把我斬情女說成了斬情滅性，斷義絕親的兇惡之徒，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事實上，江湖兇人，正不知有多少比我斬情女兇惡十倍。」

林成方道：「姑娘所以能名動江湖，照在下的看法，似乎不全是因爲姑娘心狠手辣。」

斬情女嫣然一笑，道：「這麽說來，林鏢頭又發覺我斬情女多了一項罪惡，還望不吝賜教，小妹這裏洗耳恭聽。」

林成方道：「姑娘容色照人，想來也是成名原因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多謝林鏢頭誇獎。」轉身登上篷車。

章明快步行了過來，道：「林兄，高明啊……高明!」

林成方道：「爲什麽?」

章明道：「襄陽四傑，也是白道中人，在襄陽一帶，甚具俠名，林少兄放他們一馬，那是最好不過。」

林成方道：「咱們只闖過了一半埋伏，看樣子，闖過這十道埋伏，不是容易的事情。」

韓二快步行了上來，低聲道：「往後去，一邊强過一道，林兄要小心一些才好。」

林成方笑一笑，道：「保鏢闖關，可算是會完中原道上的高人。」

韓二道：「林鏢頭，除了中原道上的高手之外，只怕還有不少南北高人，斬情女結下的仇人，也不止中原武林道上人，所以，這一次攔刦斬情女的人，不但是中原道上的人，而且包括了大江南北道上的人。」

林成方道：「這麽說來，咱們對付的人，包括了大江南北的高手。」

韓二道：「是，所以還望多多小心了。」

林成方點頭道：「我會小心。」

幾人一面交談，一面向前行去。

這時，又到了一個轉彎所在。只見兩個中年大漢微閉雙目，站在大路之中。

這兩個人，一個穿着白色長衫，一個穿着黑色長衫。身上都佩着長劍。

韓二神情莊重，雙目凝注兩人身上瞧了一陣，低聲道：「林鏢頭……」

其實，林成方也注意到了這兩個人，這是兩個很怪異的人。

第一是他們很鎭靜站在路中，明明是攔人去路，但林成方到了他們身前五六尺處，兩個人仍然靜靜的站着不動。

第二是他們那份冷漠，臉上看不出一點表情，站在那裏，好像兩個泥塑石雕的人像。

林成方心中明白，一個眞正的劍手，靜如山嶽，動如閃電。愈是沉靜的人，出劍愈快。

暗暗吸一口氣，嚴作戒備，一面說道：「兩位似乎是攔住了去路?」

兩個人仍然是靜站着未動。

似乎是根本就沒有聽到林成方的話。

韓二快步行了過來，低聲道：「林兄，這兩個人，你認識麽?」

林成方搖搖頭，道：「不認識。」

韓二道：「這兩位是江湖上有名的陰陽劍，兩人同時出劍，從未失手，劍下很少有逃命之人。」

林成方道：「哦，好!你們站開一些。」

韓二道：「林鏢頭，請小心一些。」

林成方點點頭，又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道：「兩位朋友，請讓讓路如何?」

那穿白衫的人，緩緩睜開雙目，望了林成方一眼，道：「你跟我說話麽?」

林成方道：「不錯。」

白衣大漢道：「什麽事?」

林成方道：「麻煩兩位讓個路，咱們借借光。」

白衣人道：「哦!要我們走開是麽?」

林成方道：「不敢，借個光，借步路。」

白衣人冷笑一聲，道：「這個麼?很容易

，只要閣下按規矩來?」

林成方道：「甚麽規矩?」

白衣人道：「兄弟讓一步，一萬兩銀子，由這裏到前路邊，大約是十步吧!」

林成方笑一笑道：「一步路，一萬兩銀子，太貴了，這價錢，我們出不起。」

白衣人道：「出不起，各位只好換個地方過了。」

林成方已因爲看出今日之局，難以善干罷休，笑一笑，道：「兩位，兄弟想請教一件事，不知兩位兄台可肯賜告?」

白衣人閉上咀，不再理會林成方，黑衣人却開了口，道：「什麽事?你說吧。」

林成方道：「小號在江湖上藉藉無名，兩位却是武林大家，這價錢，咱們實在付不出，不過，其他方面不知是否可以補償一二?」

黑衣人道：「補償，怎麽一個補償法?」

林成方道：「譬如說小號能拿得出……」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倒有一件東西，貴號一定有，只不知，你肯不肯給罷了。」

林成方道：「說說看吧，只要我們有，總好商量。」

黑衣人道：「斬情女，或者是她項上人頭，總之咱們只要一個。」

林成方哦了一聲，道：「這索價還是太高，這麽吧，在下還個價錢如何?」

黑衣人道：「好，你開過來。」

林成方道：「咱們保護斬情女的總價是紋銀五百兩，分一半給諸位如何?」

黑衣人突然一瞪雙目，兩道冷厲的目光，凝注在林成方的身上，道：「你可是在尋你二爺的開心麽?」

林成方笑了一笑道：「這言重了!」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找死。」喝聲中寒芒如電，直擊過來。

林成方的長劍，也出了鞘。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兩個人在一刹那間，對了七劍。

黑衣人先出劍，搶去先機，攻出了四劍。

林成方封開四劍後，還攻了三劍。

兩個人的身子，都穩穩的站在原地，劍仍緊緊的握在手中。這說明了兩個人功力悉敵，劍上的力道，也是半斤八兩。

黑衣人目光流現出訝異的神色，林成方心中也是暗暗震動，這是他出道以來，第一次遇上了高手，勢均力敵的高手。

四目相注，良久無言。萬壽山已悄然移步而上，越過了韓二、章明。

他在兩人劍光交擊之中，已瞧出了林成方遇上强敵。單是這一個黑衣人，林成方也許可以抵拒得住，但如加上了這個白衣人，雙劍合擊，以那黑衣人的出手劍法，很可能三五劍砍傷了林成方。對這等第一流的劍手，萬壽山不能不嚴作戒備。

黑衣人忽然縱聲大笑一陣，道：「想不到啊?一個小小的寶通鏢局子，居然會有着這樣一流的鏢師。」

雙方對過七劍，林成方心中也一直保持着森嚴的戒備，黑衣人劍未還鞘，林成方也一直執着寶劍，淡淡一笑，道：「閣下誇獎了。」

黑衣人停下了笑，臉上的神情，一下子變的十分冷漠，道：「貴鏢局像閣下這樣的鏢師，不知還有幾個了。」

林成方道：「在下上有總鏢頭，至於鏢師麽，五七個總是有的!」

黑衣人問道：「人人都像閣下這樣的身手麽?」

林成方道：「十個手指也不能一般齊，有人比在下高明，但也有比在下差一點的。」

黑衣人目光一掠萬壽山，韓二，章明，道：「除閣下之外，還有他們三位?」

林成方目睹萬壽山已選好了方位，笑一笑，道：「朋友，不覺着問的太多了麽?」

黑衣人出手幾劍之後，反而對林成方有些敬重起來，笑一笑，道：「說的也是，但閣下的大名，可否見告呢?」

林成方反問道：「兩位又怎麽稱呼呢?」

黑衣人道：「『陰陽雙劍』，兄弟是陰劍郭相。……」

白衣人接道：「陽劍馬候。」

林成方道：「兄弟林成方。」

郭相道：「林鏢頭不肯留下鏢車，果是有些仗恃，不過，就算林鏢頭能闖過咱們兄弟這一關，下面三關，只怕也無法渡過。」

林成方道：「郭兄的意思是……」

郭相道：「如若林兄願交咱們兄弟這個朋友，何不賣個交情?」

林成方道：「哦?」

郭相哈哈一笑，道：「林兄交出斬情女，咱們兄弟，願擔保貴局過關，不受留難。」

林成方道：「盛情可感，不過，敝局如肯放人，早就留下來了。」

郭相冷哼一聲道：「這麽說來，林兄是不肯賞臉了。」

林成方道：「鏢行有鏢行的規矩，咱們如若交出人，不但敝局無法再開下去，保鏢的這一行，也不會放過敝局中人。」

郭相目光一掠馬候，道：「兄弟，這麽看來，咱們得有場火併了。」

林成方道：「郭兄，敝局承保此鏢，只到徐州，如是兩位眞的可以放咱們一馬，何不讓咱們過關?」

郭相搖搖頭，道：「林兄，在下不願和林兄捨命一戰，但事實上，我們似是已無法選擇了。」

林成方道：「郭兄既是這樣爲難，兄弟也只有勉强應命了。」

陽劍馬候突然開了口，冷冷說道：「姓林的，你有沒有帮手?」

林成方道：「帮手，什麽帮手?」

馬候道：「我們陰、陽雙劍合璧，速戰速決，你林兄一人，決非我們之敵!」

林成方正待答話，萬壽山已然大笑而出，道：「林鏢頭，本座和你配合。」

馬候道：「閣下是甚麽人?」

林成方道：「敝局總鏢頭。」

馬候目光轉注到萬壽山的身上，道：「怎麽稱呼?」

萬壽山道：「寶通鏢局中人，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人，說了只怕閣下也不知道。」

馬候長劍一擺道：「郭老大，出手吧!」

郭相輕輕咳了一聲，道：「兄弟，這檔事，小兄覺着咱們得合計合計?」

馬候道：「合計什麽?如是陰陽雙劍，留不下一個小鏢局的鏢，此後，咱們在江湖上，還有什麽顏面立足。」

郭相道：「話是不錯，不過……。」

馬候接道：「沒有什麽不過，出手吧!」

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他出手一劍，正是陰陽劍合搏的起手式，一劍刺出之後，不管對方是封架，閃避，馬候人已移動了位置。

身後，留下了空門。

郭相如若不及時的補上那個位置，那位置就可能留下了一個很大空隙，馬候整個的後背，都暴露在林成方的劍勢威脅之下。

所以，郭相不得不及時揮劍攻出，同時，人也向另一個方位移動過去。

這就是陰、陽雙劍的佳妙配合，陰陽轉動，有如劍之兩刄，人雖兩個，攻勢則一。

林成方已然全力運氣戒備，長劍疾如輪轉

，封擋對方的劍勢。

但覺陰陽雙劍交流的攻勢，愈來愈快，而且，劍上的力道也越來越大。

佳妙和精密的配合，使得林成方完全沒有反擊之能。

一開始，就完全被陰陽雙劍搶去了先機。

萬壽山全神戒備，但却並未出手。

他知道林成方的劍上造詣，已到了相當的境界，林家的家傳劍法，以迅快出名。

陰陽雙劍天衣無縫的合作，威力逐漸增大，兩個快速轉動的人影，似乎是已合而爲一。

一團流轉劍光，却攻出兩種不同的力道。

一劍是陽剛之勁。一劍是陰柔之力。但在人的目光，却無法分辨出兩種不同的力道。

林成方立刻被迫的陷入了窘境。

這才是陰、陽雙劍合璧的精妙之處。

陽剛之勁，勢道强大，劍招中，帶一股極大的衝擊之力。陰柔力道，却來的無聲無息，把林成方劍上的力道，承受化解於無形之中。

這就像一輛馬車走在起伏不平，忽高忽低，崎嶇的山道上，林成方劍招封架收發之間，必須消耗倍於平常的內力，才能封開對方的攻勢。

片刻之間，林成方頭上已見了汗水。

萬壽山冷眼旁觀，也看的暗暗點頭。

如是一對一的動手相搏，不論是陰劍、陽劍，林成方都可從容對付，游刃有餘，但這雙方一配合，威力增長的，却不止一倍。

韓二已瞧出情形不對，再讓林成方獨撐下去，很可能會使得林成方傷在陰陽雙劍之下。低聲道：「總鏢頭，林鏢頭愈來愈艱苦了。」

萬壽山身上未見兵刃，使得韓二心中更爲緊張。其實，萬壽山已開始行動，雙手探入懷中，摸出了一副手套戴上。

那是跟皮膚顏色一樣的一對手套，但却相當的厚，不知是何物作成。忽然間，萬壽山身子一側，衝入了劍影之中。

但見他雙掌揮動，硬封劍勢。只聽波波幾聲輕響，陰陽雙劍快速的攻勢，在萬壽山配合林成方的劍招，對擋之下，攻勢爲之一緩。

就是這一緩之勢，萬壽山忽然間，一揮右手，五指如拏，把馬侯的長劍抓住。

他戴的手套，似是不畏劍刃，右手抓劍，左掌一揮，切在劍身之上。

一聲脆響，馬侯手中的長劍，竟被那一掌，切成兩段。

林成方少去一半威脅，劍法忽然一變，連環三劍，迫向郭相。

凌厲的劍勢，硬把郭相逼退了三步。

陰陽雙劍的合搏之勢，生生被分了開去。

馬侯手中餘下一截斷劍，不禁爲之一呆。

高手過招，瞬息必爭，馬侯這一怔神間，已被萬壽山切斷長劍的左手扣住了右腕脈穴。

郭相的處境，也好不了多少，被林成方全力反擊，迫的完全沒有了還手之力。

萬壽山冷笑一聲，道：「住手。」

林成方本是個很有修養的劍士，但在陰陽雙劍逼迫之下，激起了他的怒火，這一輪猛攻，大有置郭相於死地的用心。直到聽得萬壽山呼喝三聲，林成方才收住了劍勢。

萬壽山目光轉動，掃掠了陰陽雙劍一眼，道：「兩位現在作何打算。」

馬侯棄去了手中斷劍，道：「閣下要殺就殺，咱們兄弟認了。」

郭相却輕輕吁一口氣，道：「陰陽雙劍，今日失敗之慘，前所未有，兩位請給咱們兄弟一個痛快，咱們兄弟承情於九泉之下就是。」

口中說話，右手棄去了長劍，一閉雙目。

萬壽山忽然鬆了馬侯的腕穴，道：「兩位請便吧！」

馬侯怔了一怔道：「你放了我們？」

萬壽山道：「是，兩位已盡了心力，也對得住邀請兩位來助拳的朋友了。」

郭相回顧了馬侯一眼道：「兄弟，咱們走吧！」

馬侯歎息一聲，轉身而去。

萬壽山望着兩人遠去的背影，回頭對林成方道：「世兄是否覺着老夫不該放了他們？」

林成方道：「這兩人合搏的劍術之上，化去了不少心血，殺了他們，也是可惜的很。」

萬壽山目光一掠章明、韓二，道：「兩位，這陰、陽雙劍在江湖上的聲名如何？」

章明道：「萬兒很響，但一向活動在西北道上，很少進入潼關之內。」

韓二道：「這兩個人，介於亦正亦邪之間，他們沒有什麼惡行，但生性冷厲，一旦上了火，不分善惡，下手極毒。」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剛才也該給他們一點苦頭吃吃才是。」

萬壽山突然回頭望着斬情女乘坐的篷車，說道：「姑娘可否請下車，老朽有事請教！」

車簾啓動，斬情女緩步行了下來，欠身一禮，道：「總鏢頭，有何見教？」

萬壽山道：「姑娘想必看到了咱們和陰陽雙劍動手的情形了。」

斬情女道：「陰陽雙劍在江湖上聲威喧赫，但仍然敗在了兩位手中。」

萬壽山笑一笑，道：「姑娘少灌迷湯，萬某人不吃這個……」

語聲一頓，接道：「陰陽雙劍雖然敗了，但下一道攔截咱們的力量，只怕又十倍於陰陽雙劍，這要在下如何應付呢？」

斬情女道：「不瞞總鏢頭說，小妹還不能妄動眞力，如是小妹未受傷，單是在開封府，他們就沒有法子對付我。」

萬壽山道：「姑娘，經過了陰陽雙劍這一戰之後，老夫深覺着，這十道攔截不易一闖，如是我們闖不過去，那就很可能栽倒這裏，寶通鏢局爲了招牌砸了事小，只怕無法把姑娘保到徐州了。」

斬情女道：「只要你們盡了力，能不能保住小妹這條命，那就無關重要了。」

萬壽山道：「區區要說的，就是這幾句，姑娘請上車吧！」

斬情女回身行了幾步，突然又停了下來，道：「總鏢頭，要不要小妹幾個人來，助兩位一臂之力。」

萬壽山道：「哦！你能約到助拳之人？」

斬情女道：「小妹試試看吧！」

林成方道：「除了這位田兄之外，還有別的人麼？」

斬情女道：「這個，小妹還不敢誇口，約到他們之後再說如何？」

斬情女回頭對田昆低言數語，田昆點點頭，突然騰身而去。

他身法快速，一躍數丈，去如疾風。

林成方望着那閃電一般的快速身法，點點頭，道：「這位田兄好修養，竟然甘心屈爲趕車的人。」

斬情女粉臉突然一紅，笑道：「林鏢頭，他不過螢火之光，怎能和你林兄皓月爭明。」

寶通鏢局的人車，完全停了下來，似是要等待田昆的回音。

斬情女理一下鬢邊的散髮，低聲道：「總鏢頭，林兄，要不要到小妹的篷車中坐坐？」

萬壽山道：「不用了，咱們站在這裏，可以看到敵勢，動靜，也好有個準備。」

斬情女微笑道：「兩位都是君子人物，小妹不敢再作邀請，咱們就在樹蔭下談談吧！」

章明、韓二和那趟子手，立刻把車圈了起來，三個人各選了一種有利形勢，監視四週。

林成方道：「姑娘，篷車中還有一位小兄弟……」

斬情女笑一笑，接道：「他個子雖然長的很小，但他的年紀不小啦，說起來，也算是中原道上有名的人物。」

萬壽山和林成方都非久走江湖的人，斬情女雖然說的已經明顯了，兩個人還是不知道。

看兩人愕然神色，斬情女笑一笑，道：「看來，兩位都非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了？」

林成方道：「姑娘，咱們的閱歷是不太够了。」

斬情女道：「他叫二尺金童丁勝，算年紀麼，今年也應該有二十四五了，比起小妹麼，還大一兩歲。」

林成方道：「姑娘今年才二十二三？」

斬情女道：「怎麼？看起來，我是不是比實際年齡老一些？」

林成方道：「那倒不是，事實上，看姑娘的年齡，很像十八九歲，祗不過算姑娘的盛名，在江湖上已經有很多年了。」

斬情女道：「我十七歲出道，兩年內成名，算起來，應該有三四年了！」

林成方道：「難得啊，兩年時間就成名江湖，該是件太不容易的事。」

斬情女道：「這是機會，就以貴局和林兄說吧，如若諸位眞的能把我平安的送到了徐州，貴局和你林兄，都會一舉成名了。」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咱們還要仗憑姑娘了。」

斬情女道：「那倒不敢當，主要的還是要諸位保護我斬情女的安全。」

林成方四顧一眼道：「姑娘，有一件事，在下十分擔心，不知姑娘以爲如何！」

斬情女道：「什麼事？」

林成方道：「聽說江湖上，有一個專門殺人的組合，計價取命，就算咱們僥倖的闖過了這些埋伏，攔截，但不知他們會不會找上那些殺人的組合？」

斬情女道：「希望他們不要找？」

林成方道：「咱們是這樣希望，但不知他們會不會如此？」

斬情女道：「如若他們眞的要找這麼一個組合來，取我之命，那我就不用在顧忌了。」

她似是言未盡意，但却倏然住口不言。

林成方心中暗道：聽她口氣，似乎是和那些組合無關了。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姑娘，如是他他們眞的找了，咱們又將如何？」

斬情女道：「那組合既然是計價取命，能受他們委託，也自然能受我的委託了。」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那是比銀子的事了，他們能出一萬兩，我就能出兩萬。」

林成方道：「姑娘很有錢？」

斬情女道：「薄有積蓄，一、兩百萬兩銀子，我還能拿得出來。」

林成方道：「大財主啊！不過，他們人多，聚沙可以成塔。」

斬情女道：「我也可以借，而且，會有很多人借給我。」

林成方歎口氣道：「姑娘，既然知曉了江湖上有那麼一個組合，爲甚麼不托他們保護姑娘到徐州，却把我們寶通鏢局子拖下了水。」

斬情女道：「那一個組合，只管殺人，而且，要限定目標，依那被殺人的身份，計價算酬，而且，他們也不好找。」

林成方道：「姑娘的仇人，如此衆多，那該是他們最大的一個客人了。」

斬情女道：「我沒有甚麼仇人？祗是人家仇視我罷了，我不想殺任何人，也沒有可殺的對象，祗是別人不顧放過我，我不願束手待斃，就這樣我結了很多的仇人。」

林成方道：「這些人爲什麼要殺你？」

斬情女道：「你不會問問他們麼？」

林成方道：「不用問，事實很明顯，他們要報仇，因爲，你傷害了他們的兄弟與子姪，他們要報復，這就是仇恨。」

斬情女道：「林鏢頭，我不會無緣無故的殺害一個人，物必自腐，而後虫蛀之，我的名譽不好，天下無人不知，他們却來招惹我…」

林成方接道：「所以你就害死了他們。」

斬情女道：「我沒有，他們有些是自覺惶愧，解不開正人君子的枷鎖，自絕而死，有些是爭風吃醋，互相拚了命，但也有些是師門規法處死。」

林成方道：「千句歸一句，他們的死，都和你有關？」

斬情女道：「林鏢師，你該知道，一個人就怕走錯了路，一步走錯了，那就永遠走不對，所謂一步錯，步步錯。」

林成方道：「姑娘，在下也有一句話，奉勸姑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斬情女笑道：「林兄，我沒有屠刀，所以，無刀可放，我殺人的利器，就是我這張臉，和這副曲綫玲瓏的身材，以及我這份性格。」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性格我可以改，但我這張臉不能毀去。」

林成方歎息一聲，欲言又止。他忽然間，想起自己是鏢師的身份，不應該問的太多。

這時，只見田昆疾奔而來。田昆身後兩個人，竟然是陰陽雙劍，郭相和馬侯。

林成方怔住了，一面凝神戒備，一面留心敵勢。斬情女站起身子，迎向了陰陽雙劍，笑一笑，道：「兩位，久違了。」

因爲他們早見過，竟是熟人。

陰劍郭相冷笑一聲，道：「姑娘，見你一次，似乎是很不容易。」

斬情女道：「兩位受人之託，截殺小妹，如若小妹驟然出現，雙方勢必敵對，兩位是出手好呢？還是不出手好？」

馬侯道：「姑娘似乎是永遠有理。」

斬情女道：「兩位，現在已然對朋友有了交代，也盡了心力，小妹再請兩位回來，有一事相求。」

郭相道：「請說吧？」

斬情女道：「目下兩位是否願受小妹的邀聘？」

郭相接道：「受你邀聘，幹什麼？」

斬情女道：「保護小妹到徐州。」

郭相笑一笑，道：「寶通鏢局的鏢師，大約是天下最好的鏢師了，似乎用不着我們這敗軍之將相助了。」

斬情女道：「小妹邀約兩位，也是就受了寶通鏢局的影响，他們對兩位雙劍合璧之威，讚賞不已。」

馬侯道：「慚愧，慚愧，人敗，劍折，還讚什麼呢？」

斬情女道：「兩位，小妹話已經說的很淸楚，兩位願否帮忙，還望給小妹明白的答覆，自然，小妹也不會要兩位白白相助……」

郭相接道：「寶通鏢局呢？」

斬情女道：「萬總鏢頭，一言九鼎，答應了保護我到徐州，自不會中途變卦。」

馬侯道：「姑娘邀咱們來此，只是想我們動寶通鏢局。」

斬情女道：「那倒不是，小妹請兩位來，是保護我，不但這一路，平平安安，到了徐州之後，還想借重兩位。」

郭相道：「姑娘，咱們兄弟先到徐州恭候如何？」

斬情女道：「我能到徐州，大約已活了十之八九，重要的是咱們還要闖幾關。」

郭相苦笑一下道：「下面兩關，就算比我們稍強一些，但也擋不住寶通鏢局，如再有我們兄弟相助，實不難輕易度過，問題是最後一關。」

斬情女道：「最後一關是什麼人把守？」

郭相道：「好像是少林一位高僧爲首。」

馬候道：「最重要的是，你們一路行來，勢如破竹，輕輕鬆鬆的闖過了幾道的埋伏，所以，使他們提高了警覺，重新調整，把人手集中在最後一關。」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你可知道，那位少林高僧，法名爲何？」

郭相道：「不知道，那位高僧，似乎是很神秘，我們一直沒有見過他！」

斬情女道：「這就奇怪了，我一直沒有惹過少林寺中人？」

林成方道：「聽說少林門下，也有俗家弟子。」

斬情女笑一笑，道：「不錯，少林也有俗家弟子，不過，在我的記憶中，確沒有招惹過少林門人，除非我受了欺騙。」

林成方道：「怎麼？姑娘和一個人來往之時，先要瞭解他的出身來歷？」

斬情女道：「是！但用不着我問他，他們自己會告訴我得淸淸楚楚。」

林成方笑一笑，道：「原來如此。」

馬候輕輕咳了一聲，道：「斬情女，在下有幾句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斬情女道：「那你就請說吧。」

馬候道：「咱們受人之邀，助拳而來，而且，剛剛還和寶通鏢局子裏的人動過手，此刻，一下子，轉了個大彎子，回頭搏殺，面子上，實在有些拉不開。」

斬情女哦了一聲，道：「馬兄原來有這多顧慮，小妹處境險惡，才請兩位帮忙，請是我請，帮不帮忙却是兩位的事了，所以，我覺得兩位也不用爲難，你們如有拉不開面子的地方，那就請便了，小妹也不敢多所留難，帮了我有報答，不帮我，是兩位的本份。」

馬候呆了一呆，道：「姑娘，你們誤會了，這一次，咱們受邀而來，確實不知對付的就是姑娘，等到知曉了內情，已然無法下台，一半也是咱們願意留下來，俟機助姑娘一臂之力，但聽到了寶通鏢局子連闖數關之後，激起了咱們兄弟一點好勝之心……」

斬情女接道：「寶通鏢局怎麼樣？」

郭相道：「很高明，當今之世幾個大鏢局子，只怕也找不出這麼高明的鏢師。」目光轉到馬候的身上，接道：「兄弟，咱們早已存心帮忙，早晚帮忙都一樣，面子事不用顧慮。」

斬情女道：「郭老大究竟是老大，看事情是透澈多了。」

馬候道：「老大決定，兄弟自是遵從。」

斬情女道：「小妹受了暗算，大約還有三天就可以復元了，那時候，小妹也算一份。」

郭相道：「咱們決定了，就不會更改，姑娘請上車吧！如是有人能殺你，他們得先殺死陰陽雙劍。」

斬情女笑笑道：「小妹這裏先謝謝兩位……」語聲一頓，接道：「蛇有頭，鳥有翅，軍有主帥，兩位來帮忙，可不能喧賓奪主，一切都要聽寶通鏢局萬總鏢頭和林鏢頭的調度。」

郭相道：「這一點，不勞姑娘費心，你上車吧！要闖，咱們得早些闖，拖延時間，對咱們有害無益。」轉身對萬壽山，林成方一抱拳，道：「兩位，咱們陰陽雙劍能擔任甚麼個脚色，兩位盡管調度吩咐，咱們一切從命。」

萬壽山道：「兩位言重了。」

林成方心中暗道：「這斬情女果然是有些門道，竟然使這兩個江湖大兇，服服貼貼。」心中念轉，口中接道：「老實說，咱們還要仗仰兩位帮忙，咱們對敵情，知曉不多，調度倒不敢當，但咱們得好好商量商量。」

合作的事實，已經造成，何況就形勢而論，寶通鏢局子，也需要幾個助拳的高人，再說，林成方忽然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斬情女這一位名滿江湖的小妖女，有如一座寶藏，越挖掘越豐富，越瞭解發覺她越神奇，這正和平常的人人事事相反。

萬壽山很少說話，這一位淸閒半生，悠遊林泉數十年的高人，仍拖入了江湖紛爭之中，無法得償他閒雲野鶴的素願。

他是深通君子不重則不威，多言有失的道理，所以也很少說話，有意的把事情推到了林成方的身上。

郭相對林成方一番盛意受用，笑一笑道：「林少兄有何垂詢，我等知無不言。」

這時，斬情女已登上了篷車，而且，也放下了垂簾。林成方一面吩咐準備上路，一面說道：「郭兄，江湖上黑白兩道，一向有如冰炭，這一次，怎會合作？」

郭相道：「那是因爲斬情女結仇太多，不論黑、白一口吞，受邀之人，大部份都和她有點仇恨，但也有一些是慕名而來，這就促成了一樁千古奇聞，黑、白兩道大聯手。」

林成方道：「除了兩位之外，是否還有和兩位同一目的而來，明是參予截殺，暗中却存心助拳。」

郭相道：「大概還有人，只不過會不會如我們兄弟一樣肯立刻轉向，那就很難說了。」

林成方道：「這件事，總該有一個主事的人，不知是那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郭相道：「這件事，說起來有些奇怪，邀約我們的，只說對付一位江湖上人人痛恨的妖女，下面署名的是中原四省黑、白兩道中人，並沒有那一個出面具名，但他們耳目很廣，邀請到的人，確然不少。」

林成方道：「這眞是一件奇怪的事，一封沒有頭尾的邀請書，竟然會有這樣多的高手趕來。」

郭相道：「妙處也在此了，如是書有具名人，受邀者，必須掂掂那邀請人的份量，能不能主事條件，來的人至少會少了一半，正因爲人人心存好奇，不自禁趕來此地，既來之，則安之，大部參加了這場打殺。」

林成方道：「聽郭兄這麼一說，倒有一番道理，但郭兄等到此之時，總該有一個接待的人。」

郭相道：「妙在那封邀請書函，說明了時間地點，那是幾家大客棧，但却不在開封城中，接待的是店中的小二，一切都安排的很妥當，但要說那一個主持其事，兄弟到現在，還無法說得出來。」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郭兄，是否覺着這件事，有些玄奇？」

郭相歎息一聲，道：「這一點，在下也想過，有那麼一個人，暗中主持，只不過，他的才慧很高，一直隱在幕後，事事假手於人，自己却一直不肯露面。」

篷車已開始向前行，轆轆輪聲，劃破曠野的靜寂。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郭兄，那一位少林高僧，是不是個中首腦。」

郭相道：「少林行事，一向光明正大，似是用不着要出這樣的花招。」

林成方笑一笑，道：「咱們總會遇到那位主事人，我想他化費了如此心機，總不至於本身會置於事外。」

郭相道：「就算咱們遇上了，只怕也不知道是他。」

林成方突然一轉話題，道：「郭兄，小弟有幾句話，很想說出來，但又怕出言不妥，使郭兄見怪。」

郭相哈哈一笑，道：「林兄，可是想問咱們兄弟，爲什麼那樣遷就斬情女麼？」

林成方道：「兄弟正是此意？」

郭相道：「林兄，你不覺得斬情女有一種動人的魅力麼？」

林成方道：「哦！」

郭相道：「如若咱們能平安的到了徐州，只怕林兄，也會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斬情女的役用之人。」

林成方笑一笑，道：「有這等事，兄弟倒是不覺得了。」

郭相道：「等你覺得時，已無法自拔，這就叫色不迷人人自迷……。」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林少兄，這斬情女三個字，來亦有自，別人太多情，多得她不得不斬。」

林成方點點頭，道：「領教了。」

談話之間，又到了一道截擊的所在。五丈外的官道上，一排站了三個人。三個穿着一色反穿羊皮袍子的人。

郭相停了脚步，道：「林少兄，認識這三個人麼？」

林成方道：「兄弟閱歷太淺，不識三位高人！」

郭相接道：「雪谷三怪，這三人，住在一座冰雪封凍的山谷之中，一年四季，都穿着這麼一件皮袍子，結果便成了三人的標誌，不論寒暑冷熱，他們都是這個打扮。」

林成方訝道：「他們爲什麼把皮袍反穿起來呢？」

郭相哈哈一笑，道：「林兄，你雖然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不多，但你這份觀察入微的才智，却非常人能及，在下故意說的很含糊，希望你林兄能够再問。」

林成方道：「難道這中間，還有什麼驚人之處？」

郭相道：「不錯，聽說那皮袍上，藏有暗器，叫作羊毛針，這些針混在那些羊毛之中，不知它在什麼時候，忽然會發了出來。」

林成方道：「他用什麼手法發出來？」

郭相道：「這就不淸楚了，在下也只是聽到傳說，他如何發出毒針，在下沒有見過，據說那羊毛針發時無聲無息，叫人防不勝防。」

林成方道：「羊毛針，混入了羊毛之中，借搏鬥時發拳、飛脚，發出毒針，那實在是一樁不太容易閃避的暗器。」

郭相回顧了馬候一眼，道：「兄弟，咱們闖這一關吧。」

馬候道：「好！咱們一起上。」

林成方笑一笑，道：「不敢勞動二位，這一陣，還是由小弟來吧！」

突然舉步而行，直逼近雪谷三怪身前五尺處。

林成方借機會打量了三人一眼。

三個人的臉色，一般蒼白，白的像冰雪一般，白的透明。

三個人六隻眼睛，齊盯在林成方的身上。

但三個人都緊閉着嘴吧！不肯說話。

林成方一抱拳，道：「在下寶通鏢局子的鏢師林成方，給三位見禮。」

居中而立的白袍人冷笑一聲，道：「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林成方道：「在下初出茅廬，本來名不見經傳，三位自然不識了！」

居中一人道：「你要說什麼？」

林成方道：「在下請三位讓讓路。」

居中人道：「江湖上借路有借路的規矩，你準備如何一個借法？」

林成方道：「敝號小鏢局，無財無勢，以三位在江湖上的名望，大約是不會刦敝局的鏢了。」

居中人道：「你閣下說的剛好相反，咱們兄弟，正是要刦下貴局的鏢。」

林成方道：「咱們保的東西不是黃、白貨不值什麼……」

居中人道：「我知道你們保的是人，人是活寶，可以價值連城。」

林成方道：「咱們接下這趟鏢的代價是五百兩銀子，由開封保人到徐州，如是朋友有什麼急用，咱們願全數奉上。」

居中人雙目中神芒一閃，道：「你敢戲弄於我。」

林成方道：「在下說的很眞實，但如閣下不肯聽，在下就……。」

居中人接道：「銀子事小，貴局如是需要，咱們奉送一千兩，留下你們的鏢。」

雪谷三怪，一向脾氣暴躁，一言不合，就立刻出手。

大約是，他們也聽到了寶通鏢局連闖數關的事，所以，三個人言語間，還算客氣。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三位，都是成名江湖的豪雄人物，這話怎能說得出口，咱們寶通鏢局子，不是大鏢局，但可也不能壞了鏢行的規矩。」

左首反穿皮袍的人，冷笑一聲道：「老大，不用和他們多費口舌，做翻了他們算了。」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咱們吃鏢行飯的人，別的沒有，就是不怕死，如是三位一定要動手，在下奉陪就是。」

右首皮袍人，怒聲道：「放肆。」右手一揚，一道寒芒，疾射而出，直擊前胸。

林成方拔劍一揮，快如閃電一般，噹的一聲，封開了寒芒。

那是一管軟索亮銀槍，被林成方一劍直封開去。

居中人道：「貴局能連闖過數道埋伏，果然是有幾下子。」

雙手齊揚，兩道寒芒，分由兩個袖管中射了出來。

林成方早已戒備，長劍左蕩右封，噹噹兩聲，又把兩道寒芒封開。

那是兩把帶有軟索短劍。

林成方輕輕咳了一聲，道：「三位，難道一定要打麼？」

居中人道：「沒有法子，閣下不肯留下人，咱們只有領教了。」

林成方吁一口氣，道：「三位，相打無好手，一定要打，只怕是難免會有傷亡。」

居中人道：「看來，林鏢頭，似乎是很有把握能够對咱們了。」

林成方道：「三位皮袍上毛裏藏針，恐是世上最毒的暗器之一了，在下不得不先設法保我之命了。」

左首人冷笑一聲，道：「老大，我先出手，教訓這小子一頓。」

一提氣，身子陡然間，向前衝了過來。

他來勢很快，疾如飄風。

人到跟前，兵刃也到了手裏，雙手向前一送，兩道寒芒，刺向前胸。

林成方長劍如虹，劃過身前。

劍上力道奇强，錚、鏘兩聲，硬把刺向前胸的兩把月牙刀，分擋開去。

這兩柄月牙刀，長不過一尺二寸，但除了兩個可以手握的刀柄之外，全是刀身。

後面也帶着軟索。

雪谷三怪，都亮了兵刃，一個是軟索亮銀槍，軟索短劍，軟索月牙刀。

林成方封開了兩刀之後，冷冷說道：「三位，都已和林某人過了一招，但不知是否還要再打下去。」

居中人冷然一聲，道：「不錯，咱們三兄弟，各攻一招，都被閣下封開去，寶通鏢局子的鏢師，的確高明，但咱們三兄弟的眞正拿手絕招，還沒有開始施用。」

林成方道：「彼此交手一招，咱們心中都該有數了，如是一定要火併下去，對雙方都無好處，再說，林某人聽到的消息是，精銳集中於最後一關，準備在那裏和咱們決一死戰。」

居中人道：「不錯，所以，咱們攔截貴局的佈置，有了很大的調整。」

林成方道：「區區和三位，各過一招，兄弟相信，咱們彼此的心中，都有了一個感受，那就是三位想在短短的搏殺中，勝過兄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居中人道：「是！」

林成方道：「所以，咱們打下去，可能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如是傷了敝局中人，那還好，如是傷了你們貴兄弟，對三位而言，那就有些划不着了。」

雪谷三怪互相望了一眼，突然轉身而去。

郭相快步行了上來，道：「林鏢頭，這作法，有些不對？」

林成方道：「郭兄指教了。」

郭相道：「雪谷三怪，武功不弱，如是我們能把他們殲滅於此，那豈不是減弱了一些阻力，如是要他們加入了最後一道攔截的決戰，那豈不是增强了咱們敵對的實力。」

林成方笑一笑，道：「郭兄說的是，不過，兄弟的想法，有些不同。」

郭相道：「請教。」

林成方道：「袍中藏針，防不勝防，除非一動上手，就全力以赴，全力求勝，使他們還未施放毒針時，一舉取了他們的性命，那必將是一場很冷酷的殺戮，前車可鑒，必將會激起他們最後一道的拚命之心。」

郭相道：「林鏢頭的意思是，想把他們安排在最後一關中決戰麼？」

林成方道：「不錯，這對他們有利，但對我們也有利，他們都集中了不少的人手，但我們也可以保留了很多沒有用出來的武功。」

郭相道：「啊！原來如此。」

林成方笑一笑，道：「在下這打算不一定對，不過，這是對咱們雙方面，有着同一的利害，他們可以多保留一些人手，我們可以保留一些未出手的武功，至於，到時候，他們能不能够帮上忙，那還不一定呢。」

郭相道：「林鏢頭之言，大都有理，只是最後這句話，說的叫在下不懂，他們多一個人，自然是多一分力量。」

林成方道：「江湖上高手搏殺，和行事佈陣不同，那要看地理形勢，和他們武功上是否能配合得宜，有時候人數雖多，反而無法帮得上自己人的忙，成了一種累贅。」

郭相道：「哦！這倒也有理。」

林成方笑一笑，道：「郭兄，如若他們有七八個人，合攻咱們一兩個人，雪谷三怪那羊毛針，就無法施展。」

郭相點點頭，道：「這倒有理。」

談話之間，又到了一道關口前面。

這一道關口，是兩個中年婦人，各執長劍一把，穿的竟是長羅裙。

落地的裙邊，掩去了雙足。

這一下林成方楞住了，一皺眉頭，道：「郭兄，他們怎麼穿的長裙子？」

郭相道：「林鏢頭不認識這兩個人麼？」

林成方道：「不認識。」

郭相道：「這是江湖上有名的裙裏脚。」

林成方道：「裙裏脚，那是什麼武功？」

郭相道：「她們最可怕的，不是手中的長劍，而是那長裙中的隱藏一對蓮足。」

林成方道：「哦。」

郭相道：「聽說，她們踢出之足，快如閃電，而且，還能踢出暗器。」

林成方道：「這倒是從所未聞的事了。」

郭相道：「在下也未聽見過，這一陣讓給我們了。」

林成方道：「好！那麼兩位多多小心。」

這兩個婦人，都有三十六七的年紀，偏偏一個穿着一身綠，一個穿着一身紅。

那紅衣的冷笑一聲，道：「陰陽雙劍，你還知道姑奶奶的什麼事，一股腦兒都告訴他們吧！」

郭相笑道：「你們兩姊妹，咱們兩兄弟，二對二，才打的過癮，你郭大爺是……」

紅衣婦人冷冷接道：「郭相，你如再敢出言輕薄我們姊妹，當心你的狗命。」

郭相笑一笑，道：「我說大姑娘，你說這話難道還能威脅到人麼？咱們出手過招，那就是拚命的事。」

紅衣婦人道：「彼此過招，爭的是勝負，不一定非要拚命不可，但你如出言傷了咱們，咱們就是一場生死之搏。」

郭相臉色一整，道：「姑娘，不用客氣，陰陽雙劍一出手，向來全力施為，兩位姑娘有甚麼看家的本領，盡管請施展出來。」

這時，那綠衣婦人，突然開了口，道：「你們陰陽雙劍，本來就是主人請的助拳人，要你們對付寶通鏢局和斬情女，想不到，如今你們竟然反口相噬，對付邀請人了。」

郭相笑一笑，道：「二姑娘，在下雖然被邀而來，却不知邀我們的主人是誰，這一點二姑娘是否知道。」

綠衣女子怔一怔，道：「這個，我倒沒有留心，但無論如何，你們不能反過來，對付邀請人，心中不滿意，何不就此離去。」

郭相道：「老實說，咱們兄弟，也不希望和貴姊妹動手，能肯善罷，那是最好不過，如是兩位姑娘，也不知道邀你們助拳的是何許人物，那就似乎用不着替別人賣命了。」

綠衣女子冷笑一聲，道：「我們姊妹雖然婦道人家，可也不是隨便聽人擺佈的人，我們要對付斬情女，就算未曾受邀而來，我們聽到這消息，也會趕來參與這件事。」

郭相道：「聽口氣，你們對那斬情女，似乎是懷恨極深。」

綠衣女子道：「不錯，我們對她是懷恨極深。」

郭相道：「爲什麼？能不能告訴咱們。」

綠衣女子道：「告訴你也不要緊，咱們姊妹有一位朋友，被斬情女所害，我們作姊姊的，該不該爲他報仇。」

林成方聽得心中一動，暗道：看來，這斬情女，果然是結仇不少。

郭相點點頭，道：「應該……不過……」

紅衣婦人接道：「話已經說明白了，如是兩位不願捲入這場是非之中，現在退出還來得及。」

郭相道：「只怕是來不及了！」

紅衣婦人道：「爲甚麼？」

郭相道：「咱們兄弟，很喜歡銀子，斬情女答應付給我們兄弟一筆相當豐富的酬勞，咱們兄弟，答應了保她平安闖過攔截……」

綠衣女子接道：「貴兄弟的性命用錢就可以買到麼？」

郭相哈哈一笑道：「二姑娘，俗語說得好

，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是買人命了。」

綠衣女子道：「既然兩位是賣命，咱們也想問問價錢。」

郭相道：「相當的高，只怕兩位姑娘出不起。」

綠衣女子道：「漫天討價，就地還錢，咱們姊妹，也薄有積蓄，說不定價錢會高過斬情女。」

郭相道：「二姑娘一定要問，兄弟就開個價了。」

綠衣女子道：「小妹洗耳恭聽。」

郭相道：「咱們兄弟兩個人，大約每人一個數。」

綠衣女子道：「一個數是多少？」

郭相道：「一萬兩……」

綠衣女子道：「一萬兩銀子，不算太貴，不過，咱們姊妹，也買得起。」

郭相笑一笑，道：「二姑娘，斬情女很有錢，放眼當今江湖，比他錢多的人，老實說，還不太多。」

綠衣女子道：「我們姊妹，正正經經的作人，當然比不過斬情女的錢多。」

郭相道：「姑娘，陰陽雙劍兩條命，只各賣一萬兩銀子，是不是少了一些？」

綠衣女子道：「不會是一萬兩黃金吧！」

郭相道：「只怕是不幸被你言中了。」

綠衣女子道：「一萬兩黃金，我不信斬情女會有那麼多的錢。」

郭相一笑道：「信不信是姑娘的事了，但咱們陰陽雙劍，收不到這個價錢，不會賣了自己。」

綠衣女子道：「太貴啦，咱們姊妹確出不起。」

紅衣女子道：「妹妹，你聽他在胡說些什麼？出手吧！」

綠衣女子應了一聲，忽然一劍刺了過去。

這一劍，兇厲無匹，幻起了兩朵銀花，點向了郭相的前胸。

郭相人向旁側一避，左手劍已出鞘，人退劍出，噹的一聲封開了綠衣女子手中的劍勢。

他心中早已有備，知道她這一劍下去之後，立刻會有人一脚踢出。

隱在長裙中的一對蓮足，才是致命攻勢，江湖之上，不知有多少人，死傷在這對蓮足之下。

郭相防患未然，對那裙中突出之足，心中有些畏忌，所以，他雖明明能封開這一劍，也不肯冒險，閃身避開她蓮足所能及之處。

林成方看得很用心，倒希望她能踢出一足，看看這「裙裏脚」，如何一個快法，能够名動江湖。

但郭相對「裙裏脚」似是有着極大的戒備，一直小心應敵。

手中長劍，竟然當作大砍刀施用，大開大闔，身體一直和綠衣婦人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兩人纏鬥了十餘招，都無法施用出眞正的絕學。

郭相以守爲主，那綠衣女子一連攻出了十餘招後，突然收住了手道：「姓郭的，咱們這樣打下去，那一天，才能分出勝敗呢？」

收劍退了兩步，郭相笑一笑，道：「在下本來，就不想和姑娘在此地分出勝敗！」

綠衣女子道：「不在此地分出勝敗，那是什麼意思？」

郭相道：「主持人，把他自認爲的可用之材，全部調集最後一關，準備在那裏和咱們一決生死，如若兩位姑娘，在此地完全施爲，不論勝敗，對兩位似乎是都沒有什麼好處？」

綠衣婦人道：「爲什麼，咱們姊妹如能殺了你們陰陽雙劍，一定可以大出風頭。」

郭相道：「紅姊綠妹裙裏脚，在江湖上已經是風頭很健的人了，用不着借我們陰陽雙劍出名，再說，姑娘至少應該看清楚一件事！」

綠衣女子道：「什麼事？」

郭相道：「兩位本來是以多爲勝，但目下在場之人，却是我們强過貴姊妹。」

那個紅色長裙的姊姊，似是已經想通了個中的道理，嗯了一聲，道：「對！妹妹，咱們總不能傻兮兮的先在此地和陰陽雙劍拚個死活出來！」

綠衣女子道：「大姊，他們要保護斬情女，不肯讓步，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紅衣女子道：「就算咱們務要和陰陽雙劍，見個高下出來，也不是在此時此地，咱們走吧。」

轉身當先而去。

綠衣女子望了郭相一眼道：「你不錯，三言兩語的就把我姊姊給說服了。」

郭相道：「令姊相當的聰明，領悟之力甚高，在下一點就透了。」

綠衣女子微微一笑道：「我姊姊是一個很不好說話的人，你竟然能輕輕的說服了他，實在高明。」

郭相道：「二姑娘，你最好再轉告令姊一句話。」

綠衣女子道：「甚麼話？」

郭相道：「我們是被敵重圍的人，難免會作全力以赴之搏，最好不要先擋銳鋒。」

綠衣女子道：「我明白了。」飛身一躍，急奔而去。

林成方笑道：「好，攻心爲上，這兩姊妹，似是已被郭兄說服了。」

郭相道：「好說，好說，在下不過是跟林兄學步罷了。」

望着二女遠去的背影，林成方微微一笑道：「這兩位姑娘一撤走，局勢已經擺明了。」

郭相道：「擺明了什麼？」

林成方道：「他們似是已經放棄了十道攔截咱們的計劃，要在最後一道中，跟咱們見個勝負了。」

郭相道：「林少兄，這對咱們是有害，有利，兄弟實有些弄不清楚。」

林成方道：「沒有利，全是害，不過，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們集中於一處，對咱們之害，較輕一些罷了。」

郭相道：「在下的看法，却一直和林兄有些不同，如是我們一路施展毒手殺過去，也許能够先寒了他們的膽子，最後一戰之中，對咱們有些帮助。」

林成方笑一笑，道：「一動上手，也迫人同樣的全力以赴，以命相搏。」

郭相微微一怔，道：「林兄，這個麼？倒也有理。」

兩人邊談邊行，又到了一處埋伏的所在。

這一次沒有多費口舌，敵人就撤了下去。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郭兄，那最後一道埋伏，在什麼地方？」

郭相道：「不太遠，前面就是了。」

林成方抬頭看去，只見前面一道起伏的土嶺，兩側盡是矮林，雜草。

但寬闊的大道之旁，却開了兩處，乘營酒飯的茶棚，而且生意相當的好，經常坐有過往打尖休息的行商。

輕輕吁一口氣，林成方緩緩說道：「他們準備在土嶺之上呢？還是土嶺前面。」

郭相道：「好像是土嶺之上，這些人，大都是受邀而來的高手，要他們藏在道旁的草叢林中，只怕他們大半都不會同意。」

萬壽山接了口，道：「這麼說來，他們是準備坐在茶棚中等咱們了。」



郭相道：「好像是如此吧！」

萬壽山道：「那也好，這等正大的攔刦，比他們隱在暗處算計的手段，要光明多了。」

郭相道：「總鏢頭，他們撤了後面數道關卡，把所有的人，都集中於此，那土嶺上，有一片很廣大的草地，對他們而言，似乎是利多害少。」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如若他們單打獨鬥，一個一個的來，咱們可以應付，只怕他們一擁而上，那時，咱們就算可以迎敵，只怕很難分身保護斬情女的安危了。」

郭相道：「在下亦是這樣顧慮。」

林成方回顧了趕車的田昆一眼，道：「那位趕車的田兄，郭兄認識麼？」

郭相道：「還不知他是何許人物！」

林成方道：「斬情女一直沒有說的很清楚，在下倒也不便多問，不過，看他身手，不是個簡單人物。」

郭相道：「林兄聽說過鈴鏢這個人麼？」

林成方道：「在下走鏢的時間不多，對很多江湖高人，都未聽聞過。」

郭相道：「他就是鈴鏢田昆。」

林成方道：「鈴鏢，那是說這位田兄會打一種暗器，叫作鈴鏢。」

郭相道：「一種帶有鈴响的飛鏢。」

萬壽山道：「飛鏢上帶有鈴聲，那豈不是失去暗器的作用了。」

郭明笑道：「鈴鏢是江湖上有名的暗器之一，但它的威力如何，老實說，我也沒有見過，不過，等一會，强敵衆多，他非要施展出手不可了。」

林成方低聲問道：「斬情女武功如何消失的？」

郭相道：「就在下聽到的傳說，她武功並未失去，只是身受重傷未癒，不能妄提眞氣，只要傷勢養好，武功立刻可復。」

林成方道：「郭兄，知己知彼，才能戰無不勝，如今對方的虛實，咱們全無所知，這知彼的功夫，是顯然的不夠了，所以，只有在知己方面，多下些功夫了，在下如若是問錯了什麼，請郭兄擔待。」

郭相急道：「不敢，不敢，林鏢頭有什麼事，但請吩咐就是。」

林成方道：「斬情女有些什麼武功？」

郭相道：「你是說，斬情女最厲害的武功麼？」

林成方道：「對！包括她的暗器手法。」

郭相道：「她會用一種很厲害的暗器，叫作子午追魂釘。」

林成方道：「淬毒暗器？」

郭相道：「就在下所知，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淬毒，一種沒有。」

林成方點點頭，道：「一個人用暗器，能用無毒和有毒的兩種，那就證明了這個人，還存有一點良知……。」

語聲一頓，接道：「郭兄，咱們就事論事，談談斬情女在江湖上的作爲如何？」

郭相道：「她不是好人，至少，不是端莊正派的人，不過，她也不是江湖上傳說的那麼壞？」

林成方道：「郭兄，人人找他報仇，說他害了很多的人，不知道是眞，是假？」

郭相笑一笑，道：「林鏢頭，酒醉人，但酒何辜，色迷人，錯不在色，如是人人都能參透禪理，四大皆空，斬情女又能害到何人？」

林成方笑一笑道：「郭兄高見，不過，酒以自招，色以示人，如若斬情女能深藏不露，安於家室，縱有絕世美色，如何會造成今日四面楚歌之局。」

郭相哈哈一笑道：「林兄，土裏藏不住夜明珠，斬情女居茅廬，草舍，亦會有人找上門去。」

談話之間，人已到了土崗前。

萬壽山打量那土崗形勢一眼，招來了韓二低言數語。

林成方却對田昆一揮手，道：「深藏不露，兄弟本不敢勞動田兄，但此刻情勢不同，咱們的人手太少，保護斬情女的事，還要田兄費心了。」

田昆道：「兄弟盡力而爲。」

林成方笑一笑，道：「情勢如有需要，還望田兄能施展絕技。」

田昆道：「兄弟決不藏私。」

篷車中傳出來斬情女的嬌笑之聲，道：「林鏢頭，小妹也會稍盡心力，田昆特別多造了百隻鈴鏢，屆時，自會施展。」

田昆微微一笑，未再多言。

郭相回頭望了馬候一眼，道：「兄弟，走！咱們先上，走在前面開道。」

馬候應了一聲，快步追上郭相，兩人加快了脚步，直登崗上。

林成方緊追在二人身後。

萬壽山却和鏢車同行，和三人保持了十餘丈的距離。

一直登上土崗，竟未遇攔刦之人。

這一條土崗不算高，但上面的地方却很大兩側的茶棚，已坐了不少人。

就算是完全未走過江湖的人，也能一眼瞧出來情形不對。

那土崗中坐的人，大都是疾服勁裝佩帶着兵刃的大漢。有瘦、有肥、有矮、有高。

郭相放緩了脚步，道：「林兄，幾個主要人物，大概都躲在茶棚後面，咱們是留下吃杯茶水？還是一道過去？」

林成方道：「能過去，咱們最好是過去，只不知他們肯不肯放手？」

郭相道：「咱們這三個人，大概他們是不會攔住，但他們不會放過篷車。」

林成方道：「至少，咱們不先找別人的麻煩，只有靜觀其變了。」

三個人只是行過高崗，也沒有進入茶棚，站在了大道中間。

坐在兩側茶棚中的人，大都把眼光投注三個人的身上。

心中早已經有了很充份的準備。所以，對兩側茶棚中注目的强敵，也未放在心中。

林成方已然打量過四週，就在大道中低聲和郭相談了起來，道：「他們人多勢衆，最好是能把我引到那後面寬闊的草地上，放手一搏。不過，咱們不能讓他們如願。」

郭相道：「林兄，準備如何對敵？」

林成方道：「就在這官道上和他們動手，兩側茶棚，限制了他們的羣攻人數，只要造成了混戰的局面，就算他們安排好了埋伏，也就無法施展了。」

郭相道：「對，咱們就這樣辦，他們應該先攔咱們的，想不到他們故示大方，讓咱們佔了一個很有利的形勢。」

林成方低聲說出了假想對敵之法。

語聲還沒有說完，篷車已登上了土崗。

這時，兩面茶棚中也同時有人行了出來。

郭相和馬候，也很快移動身軀，向一側跨去，和林成方相隔丈許距離。

但對方也似是早有安排。

左面茶棚中，行出了雪谷三怪，身後跟着十餘個佩帶兵刃的大漢，走向了陰陽雙劍。

右面茶棚中，行出了一紅一綠「裙裏脚」兩姊妹。也帶了十幾個佩帶兵刃的大漢，圍向了林成方。

（未完）